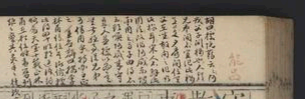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v1

杜工部詩史舊集序

王洙原叔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覊天寳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冑曹天寳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䟽論琯有才不宜廢

CENTRAL LIBRARY ROC

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栢貞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暦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録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云召試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

（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遁赴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註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自東川入朝拜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寄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須溪先生云甫詩家可考而傳史蹤略至此他不可考奈何）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録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意茲未可謂盡他日有得尚圖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杜工部詩後集序

王安石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

成都草堂詩碑序

胡宗愈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

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牴牾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荆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懽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涼略不可記今丞相吕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録先生之詩刻

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

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蔡夢弼

少陵先生博極羣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侔哀樂交貫揄揚敘述妙達乎眞機美刺箴規該具乎衆體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爲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況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而閱之重復叅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作詩歲月之先後以

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若干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外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已也黃者乃魯直也刊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爲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杜脩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解復叅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

存之以俟博識之决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凝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豈不快哉大宋嘉泰天開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目録

卷之一

遊龍門奉先寺　贈李白
望嶽　石門宴集
尋范十隱居　題張氏隱居二首
贈李白　登兗州城樓
對雨書懷　已上人茅齋
房兵曹胡馬　畫鷹

寄臨邑舍弟　冬日懷李白
龍門　假山植慈竹
春日憶李白　李監宅二首
與許主簿遊南池　過宋貟外舊莊
夜宴左氏莊　鄭駙馬宅宴洞中
重題鄭氏東亭　陪李北海宴歷下
亭　登歷下貟外新亭
㟙山湖亭懷李貟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次昭陵　飲中八僊歌
贈汝陽王　贈蕭郎中
今夕行　寄河南韋尹丈人
贈韋左丞丈濟　贈韋左丞丈
高都護驄馬行　謁玄元皇帝廟
贈衛八處士　贈張學士
重經昭陵　故武衛將軍挽詞
三首　兵車行

登慈恩寺塔　簡成華兩縣諸子
杜位宅守歲　寄元逸人
樂遊園歌　贈鄭諫議
送韋書記　贈太常張卿
贈鮮于京兆　貧交行
白絲行

卷之二

贈哥舒翰　送高書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崔于二學士　遊何將軍山林十
首　醉時歌
上韋左相　麗人行
重過何氏五首　渼陂行
渼陂西南臺　城西陂泛舟
送張參軍　寄高書記
喜雨　丈八溝納凉二首
送裴虬　秋雨歎三首

苦雨寄隴西公　贈陳二補闕
贈田舍人　寄沈東美
崔駙馬山亭宴集　九日寄岑參
楊奉先會崔明府　歎庭前甘菊
示從孫濟　東靈湫作
橋陵詩　過王倚飲
沙苑行　送蔡希魯
贈田判官　陪李金吾飲
醉歌行　簡鄭廣文
夜聽許十一誦詩　夏日李公見訪
宴渼陂　九日曲江
自京赴奉先詠懷　劉少府山水障歌
天育驃騎歌　驄馬行
官定後戲贈

卷之三

簡薛華醉歌　崔少府高齋

三川觀水漲　贈高式顏
彭衙行　得舍弟消息二首
哀王孫　月夜
遣興　曲江三章
悲陳陶　悲青坂
對雪　寄韋氏妹
春望　憶幼子
寒食夜對月　哀江頭

送孔巢父　贊公房四首
雨過蘇端　喜晴
鄭駙馬池臺飲　達行在所三首
述懷　得家書
送從孫侍御　送樊侍御
送從弟亞　送韋評事
送郭中丞　送楊六判官
哭長孫侍御　贈嚴八閣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留別賈嚴二閣老　晚行口號
獨酌成詩　徒步歸行
玉華宮　九成宮
羌村三首　北征
月　聞官軍臨賊境
收京三首　潼關吏
留花門　塞盧子
送鄭虔　瘦馬行
畫鶻行　臘日

卷之四

和賈至早朝　晚出左掖
紫宸殿退朝　晚出左掖
題省中壁　春宿左省
送賈閣老　送翰林張司馬
陪鄭南史飲　曲江二首
曲江對酒　曲江值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尋崔戢李封　送程録事
題松障　陪鄭駙馬韋曲二
首　荅岑參
贈王維　送許拾遺
寄旻上人　憶弟二首
得舍弟消息　送李校書
偪側行　題鄭著作
得舍弟消息　贈畢四曜
義鶻行　胡馬行
端午日賜衣　酬孟雲卿
移華州掾　題鄭縣亭子
望嶽　早秋苦熱
雨晴　初月
觀安西兵赴關中二首
九日藍田崔氏莊　崔氏東山草堂
寄高詹事　遣興八首

貽阮隱居　至日遣興二首
劉顥宅宴飲　姜少府設鱠
贈秦少府　呈楊綰

卷之五

洗兵馬　觀兵
不歸　獨立
所思　不見
新安吏　石壕吏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　夏日歎
夏夜歎　立秋後題
赤谷西崦　昔遊
佳人　懷鄭司戶
遣興五首　遣興二首
秦州雜詩二十首　野望
天河　東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山寺　阮隱居致薤
從人覓胡孫　蕃劍
銅鉼　寓目
即事　歸燕
促織　螢火
蒹葭　苦竹
日暮　夕烽
秋笛　擣衣
月夜憶弟　遣興
夢李白二首　遣興三首
天末懷李白

卷之六

喜薛璩畢曜遷官　寄高使君岑長史
寄李白二十韻　寄賈司馬嚴使君
寄張山人　前出塞九首
後出塞五首　示姪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佐還山後寄三首　宿贊公房
遣懷　廢畦
除架　西枝村二首
寄贊上人　太平寺泉眼
空囊　病馬
送人從軍　送李判官
送遠　別贊上人
吳侍御江上宅　發秦州
赤谷　鐵堂峽
鹽井　寒峽
法鏡寺　青陽峽
龍門鎮　石龕
積草嶺　泥功山
鳳凰臺　同谷縣七歌
萬丈潭　發同谷
木皮嶺　白沙渡

水會渡　飛仙閣
五盤　龍門閣
石櫃閣　桔柏渡
劍門　鹿頭山
成都府　散愁二首
恨別

卷之七

酬高適　酬李都督
卜居　王司馬弟遺草堂
貲　堂成
遊修覺寺　後遊
賓至　狂夫
有客　蜀相
石笋行　漫興九首
題新津北橋樓　雲山
杜鵑行　爲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梅雨 田舍
江村 江漲
題韋偃畫馬 題王宰畫山水
戲韋偃爲雙松圖 寄陶王二少尹
過常少僊 丈人山
出郭 泛溪
贈閭丘 野老
一室 北鄰
南鄰 村夜
簡高使君 寄楊譚
西郊 和裴迪
覓桃栽 覓榿木栽
覓松栽 於韋少府乞瓷盌
早起 琴臺
漫成二首 客至
江畔尋花七首 春水生二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春夜喜雨　遣意二首
春水　江亭
徐步　寒食
石鏡　少年行二首
花卿歌　高柟
惡樹　戲爲六絶

卷之八

寄杜位　送裴五
送韓十四　送劉主簿弟
和裴廸登新津寺　簡王明府
重簡王明府　寄高適
聞斛斯六官未歸　徐卿二子歌
贈花卿　百憂集行
石犀行　江漲
朝雨　晚晴
病柏　病橘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枯椶　枯柟
所思　進艇
草堂即事　徐少尹見過
寄范員外吳侍郎　請王侍御邀高使
君　王攜酒同高見過
寄別馬巴州　觀造竹橋
觀橋成呈李司馬　高使君成都回
詣徐卿覔果子栽　奉待嚴大夫

江頭五詠　野望
三絕句　畏人
可惜　落日
獨酌　寄楊長史
寄張判官　送段功曹
魏侍御就弊廬別　從韋明府覔竹栽
贈別何邕　贈鄭鍊
重贈　嚴中丞見過

酧嚴公　遭田父泥飲
野人送朱櫻　寄嚴公
舟前小鵝　官池春鴈二首
和嚴中丞　短歌行
入奏行　苔嚴公見憶
詰王錄事　謝嚴中丞送酒
江上值水　戲贈友二首
水檻遣心二首　屏跡二首
題玄武師屋壁　翫月呈漢中王
相從行　嚴氏溪放歌
述古三首　秋盡
野望　陳拾遺學堂
故宅　贈李四丈
謁文公上方　早發射洪縣
通泉驛　過郭代公故宅
薛稷書畫壁　薛稷畫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陪王侍御宴　登東山
建都　遠遊
聞官軍收河南北　梓州登樓二首
花底　柳邊
題郪使君兄　送人赴成都
郭明甫茅屋　送崔都水翁
陪四使君登寺　送韋班
香積寺　送竇九
送路侍御　泛江送客
上牛頭寺　望牛頭寺
上兜率寺　望兜率寺
送魏倉曹　登牛頭山亭
送何侍御　陪李梓州泛江（二首）
送王少尹　送韋司直
絕句　短歌行
送辛員外　又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江漲呈竇使君
又呈竇使君二首
行次鹽亭縣
倚杖
泛房公西池
得房公池鵝
荅楊梓州
甘園
題江外草堂
宴南樓
臺上
送王判官
餞崔都督
隨章留後送諸君
餞竇少尹
章梓州水亭
寄漢中王二首
椶拂子
送元二
送路使君
簡梓州幕府
客舊館

卷之十

九日 之七
薄暮
薄遊
酧十一舅
送二十四舅
送十一舅
南池
放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嚴二別　贈裴南部
對雨　警急
王命　征夫
漁陽　西山三首
遣憂　巴山
早花　城上
送李卿曄　發閬中
歲暮　舍弟占歸草堂
桃花杖引　東狩行
山寺　留別章使君
收京　贈別賀蘭銛
有感五首　寄賀蘭銛
愁至　避地
閬山歌　閬水歌
送班司馬　送司馬入京
泛江　送辛別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陪二使君泛江（二首）　傷春五首
釋悶　餞蕭遂州
滕王閣　玉臺觀
滕王亭　玉臺觀
渡江　暮寒
憶昔二首　寄章侍御
逃難　寄別李劍州
遊子　雙燕
百舌　赴蜀山行三首
別房太尉墓　寄嚴鄭公五首

卷之十一

春歸　歸來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絶句六首　題桃樹
登樓　朱山人水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寄崔錄事
寄司馬山人　贈王侍御
别唐十五誡　長吟
歸鴈　絕句二首
曹將軍畫馬圖引　送韋諷
丹青引　寄李貟外
寄董嘉榮　青絲
黃河二首　揚旗
寄沈八劉叟　立秋日雨
和嚴鄭公　晚晴
到村　村雨
倦夜　遣悶
宿府　樹間
送弟穎三首　嚴鄭公堦下松
竹　岷山沱江圖
摩訶池泛舟　北池臨眺

初冬　張舍人遺褥段
至後　山水圖三首
哭鄭司戶蘇少監　去矣行

卷之十二

正月歸溪上　營屋
寄高常侍　春日江村五首
春遠　四安寺
絕句三首　屏跡
天邊行　柟樹爲風雨所拔歎
喜雨
莫相疑行　赤霄行
去蜀　宿青溪驛
狂歌行　喜雨
宴楊使君東樓　候嚴侍御
撥悶　聞高常侍亡
宴忠州使君姪宅　禹廟

題龍興寺壁　哭嚴僕射
放船　旅夜書懷
懷舊　茅屋爲秋風所破
八月十五日夜月二首
九日陪諸公宴　雨
長江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
石硯　三韻三篇
諸將五首　聞房相公靈櫬歸
二首　別常徵君
近聞　遣憤
鄭典設自施州歸　寄裴施州
趙公大食刀歌　王兵馬使角鷹
賀陽城王　冬深
將曉二首　十二月一日三首
又雪　送王侍御

卷之十三

立春　懷錦水居止二首
老病　雨
南楚　子規
簡嚴雲安　往在
客居　客堂
杜鵑　贈鄭賁
別蔡著作　荅鄭十七郎
寄王承俊　寄韋有夏
杜鵑行　八哀詩（王思禮　李光弼）
（張九齡　汝陽王璡　蘇源明　嚴武　李邕　鄭虔）

卷之十四

移居夔州郭　船下夔州郭
漫成　上白帝城
謁先主廟　武侯廟
八陣圖　贈崔公輔
曉望鹽山　陪宴越公堂

白帝城最高樓　上白帝城二首
古柏行　負薪行
最能行　愁
遣悶　覽柏中丞除官制
詞　遣懷
王十五前閣會　暮雲
寄常徵君　園官送菜
課伐木　除草
引水　園人送瓜
信行遠脩水筒　催宗文樹雞柵
示獠奴阿段　貽柳少府
峽中覽物　憶鄭南玭
寄李文嶷二首　雷
火　熱三首
終明府水樓二首　呈元曹長
牽牛織女　毒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雨三首　種萵苣
晚晴　宿江閣
白鹽山　灩澦堆
瞿塘懷古　黃草
柏中丞宴將士二首
奉漢中王手札　覽鏡
聽楊氏歌　（秋日）夔府（詠）懷書（寄鄭）一百韻
存殁口號二首　送十五弟侍御
送李功曹　別崔漠
贈四舅　簡蘇徯
贈蘇徯　別蘇徯

卷之十五

壯遊　白帝
雨　雨晴
垂白　洞房
宿昔　能畫

鬬雞
歷歷
洛陽
驪山
提封
偶題
吾宗
寄弟豐二首
送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哭王掄
覆舟二首
峽口二首
秋風二首
西閣二首
社日二首
江月
吹笛
孤鴈
遣愁
夔府書懷
十六夜翫月
贈李十五丈別
送覃判官
江上
寄崔評事
西閣雨望
吴郎見過
九日諸人集于林
夜
題鄭監湖亭三首
秋興八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寄柏學士　詠懷古跡五首
張旭草書圖　畫鷹
送楊監赴蜀

卷之十六

孟冬　悶
雷　朝二首
南極　晚
西閣夜　月圓
中宵　不寐
鷗　猿
黃魚　白小
麂　鸚鵡
雞　昔遊
寄杜位　送鮮于萬州
西閣期嚴明府　西閣曝日
小至　縛雞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玉腕騮　黑白鷹二首
送柏別駕　閣夜
瀼西寒望　送十七舅
送王判官　不離西閣二首
謁眞諦寺禪師　赤甲
入宅　江雨懷鄭典設
雨不絕　崔評事許迎不到
晝夢　熟食日示兩兒
又示　晴二首
雨　卜居
題瀼西賃屋五首　諸節度入朝十二
首　得弟觀書
喜觀卽到二首　寄薛郎中
卽事　懷灞上遊
月　晚登瀼上堂
李潮八分小篆歌　醉爲馬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十七

豎子至　槐葉冷淘
園　歸
上後園山脚　諸葛廟
弟觀歸藍田二首　張望補稻畦水歸
返照　灔澦
送弟韶　夔州十絶
請鄉翁修武侯廟　又上後園山脚

夜雨　更題
峽隘　東渚耗稻
阻雨　柴門
甘林　小園散病
月　見螢火
寄劉伯華　草閣
月　十七夜對月
白露　孟氏

摘蒼耳　同元使君舂陵行
寄狄博濟　寄韓諫議
寄岑嘉州　魏將軍歌
秋峽　日暮
月　曉望
別李祕書　九月一日
過客相尋　孟倉曹惠酒醬
移牀三首　溪上
中夜　復愁十二首
搖落　九日五首
季秋江村　江樓宴三首
暮歸　送孟倉曹
覓舊莊　耳聾
小園　夜
酧薛十二丈　送李祕書
贈李祕書　送韋中丞

聞惠子過東溪　太覺高僧蘭若

卷之十八

移居東屯四首　簡吳司法
又呈　柏太兄弟山居二
首　覃山人隱居
柏學士茅屋　東屯月夜
東屯北崦　夜三首
收稻二首　秋野五首
傷秋　雨
秋清　瞿唐兩崖
暝　雲
晨雨　天池
即事　獨坐二首
雨四首　返照
向夕　九月三十日
十月一日　俳諧體遣悶二首

復至東屯三首
往白帝還東屯
刈稻了
柳司馬至
自平
期王將軍
虎牙行
寫懷二首
舞劒器行
有歎
園樹
白鳧行
冬至
寄弟觀三首
別李義
送高司直
錦樹行
白帝城樓
呈元曹長
西閣口號
寄從孫崇簡
送卿翁還江陵
白帝樓
夜歸
夜聞觱篥
前苦寒行二首
晚晴
復陰
後苦寒行三首
元日示宗武
又示
懷弟潁觀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歲日　聞賊退口號五首
得觀書　人日二首
江梅　庭草
贈南卿兄果園　送大理封主簿
白帝城放船　汾州唐使君宴別
田侍御津亭宴　寄唐使君
松滋江亭　行次古城
入行軍六弟宅　上巳日宴集
宴胡侍御書堂　月下賦絕句
逢李龜年　南征
地隅　歸夢
送李長史　送馬大卿
泛鄭監湖亭　蠶穀行
三絕句　和宋太少府
重泛鄭監前湖　惜別行
送崔侍御常正字　送宇文石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懷李尚書　水宿遣興
江陵望幸　虢國夫人
遣悶　陽城三新樓
奉衛王　江邊星月二首
舟月對驛近寺　舟中
荊南述懷　江漢
遠遊　折檻行
送蘇明府　哭李尚書
重題　獨坐
哭李常侍二首　宴王使君宅二首
久客

藍筆鄭繼之先生善夫評閱　紫筆胡遯叟先生震亨評閱
墨筆王千秋評閱　墨筆有蒙叟曰者摘錢牧齋初學集
墨筆旁用硃筆△者蓮亭程穆衡惟惇父考訂諸書補註
是書刊於嘉靖丙申下迄崇禎之癸未已一百八年而舊時書面有識曰順
治七年重裝訂則我朝庚寅歲也又歷八十二年為今雍正九年辛亥通計
是書已閱一百九十七年矣茲余重補葺之可復歷此年所料將來一百九

十七年中山泯海竭人事變遷有何紀極是書之得登篋衍親鉛墨無異今日而此嶽嵩歷落之人當什沒蓬門燈炧壁柱籤釋蠹魚攷訂甲乙者亦已黃土長埋白雲幻滅矣與言及此痛可言耶昔虞山錢謙益書宋板漢書前曰此書去我之日殆難為懷李後主辭教坊雜曲揮淚去國其一段淒涼悲愴彷彿相似況於此致功多者而以貽諸不知誰何之人也哉東坡謂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蓋以吾人自有一息而可千古者其意初不假外物為輕重然又嘗云餘紙留待五百年後作跋尾則知此情雖達者終未能排遣也書此語已亦留紙寸餘以待後賢倘吁我為寒漢君此物此志將毋同之至於是書之讀法詳見余肇悅危談中茲不贅暢月望日逕亭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大明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

遊龍門奉先寺

〔魯訔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黃鶴曰〕唐志河南自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然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按馮翊與河中府爲鄰而河中有龍門縣又有龍門山志云卽導河至龍門之地土記云梁山北有龍門並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關龍門倉九域志云河南縣有龍門鎮又有關塞山云卽龍門薛仁貴傳云絳州龍門人則絳州亦有龍門公自秦赴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十七年中山泥海遇人事變遷有何紀極是書之得登蓬衍親鉛墨無異今日而此嶽嵩歷落之人當廿沒蓬門燈昏壁柱簽釋蠹魚孜訂甲乙者卒已黃土長埋白雲幻滅矣興言及此痛可言耶昔虞山錢謙益書宋板漢書前曰此書去我之日殆難為懷李後主離教坊雜曲揮淚去國其一段淒涼悲愴彷彿相似況於此致功多者而以貽諸不知誰何之人也哉東坡謂君子可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蓋以吾人自有一息而可千古者其意初不假外物為輕重然又嘗云鉛紙留待五百年後作跋尾則知此情難遣者終未能排遣也書此語已亦留紙寸餘以待後賢嗚呼我為寘漢君此物此志將毋同之至於是書之譜法詳見余聲悅危談中茲不贅暢月望日遅亭書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大明嘉靖丙申玉几山人校刻

遊龍門奉先寺

〔魯訔曰〕龍門在東都河南縣地志云闕塞山一名伊闕而俗名龍門〔黃鶴曰〕唐志河南自龍門山東抵天津有伊水然後漢志唐志俱云馮翊有龍門山按馮翊與河中府為鄰而河中有龍門縣又有龍門山志云即導河至龍門之地土記云梁山北有龍門並在河中之境故河中有龍門關龍門倉九域志云河南縣有龍門鎮又有闕塞山云即龍門薛仁貴傳云絳州龍門人則絳州亦有龍門公自秦赴同

信

[illegible]初學集云予按
[illegible]眺[illegible]集伊
[illegible]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對相
對此杜詩注脚也[illegible]
不足信

谷道經龍門鎮則秦成間又有龍門嘗考絳至河中不滿三百里馮翊至河中不滿百里兩地相接按地理河南卽春秋時屬魏地後魏兼置雍州乃屬秦州宜此山之跨數郡是詩乃公開元二十四年後遊東都作

巳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靈籟月林散清影天闕象緯逼雲卧衣裳冷（卽字可虛可實用天）闕語渾若天闕天闕豈不牽強耶

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師古曰釋書招提皆古佛號故寺謂之招提或名伽藍或名道場其實一也靈籟卽風也備雨曰靈雨蔡夢弼曰本一作虛籟蔡條西清詩話荊公云天闕當作天閱對雲卧爲劍切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焉此龍門詩也用闕字無疑（初本）

贈李白（夢弼曰時李白將爲梁宋之遊鶴曰詩云李侯金閨彥亦）

有梁宋遊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按公壯遊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而李白傳云天寶初已到剡中則此詩當在於開元二十四五載作蓋公詩云二年客東都又有梁宋遊殆是初遊齊趙時梁權道編在十二載非 古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

常不飽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脫身事幽討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膻腥故思青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跡豈願見此機巧者乎舊解屑屑難合此其至淺者王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學林新編云陶隱居登眞訣有乾石青精䭀飯䭀音迅謂食也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鷖珠食之延年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杜修可曰丹書抱陽山人藥證曰夫大藥者須錬沙中汞能取鈆底金黃芽爲根蔕水火錬功深王洙曰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注金閨金馬門也鮑彪曰白嘗供奉翰林故云趙次公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也山海經始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爲瑤草江文通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師曰瑤草乃珊瑚樹之類仙家用以合丹藥服餌）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嶽而言即齊魯青未了五字雄蓋一世○青未了語好夫字誰何跌蕩非湊句也齊魯跋涉廣）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胷生層雲（對下句苦○盪胷語不必可解登高意豁自見其趣）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鄭昂曰岱宗泰山也今屬兗州升中告代于此是山爲五嶽之長故曰岱宗趙曰陰

陽割昏曉如史記言崑崙日月所相避隱其光明也割者分也（洙曰）張衡南都賦涓水盪其胷（鄭曰）盪他浪切（師曰）曾與層通（趙曰）眥目睫也音墻細切司馬相如賦弓不虛發中必决眦此借用其字

[illegible]

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鶴曰）按唐志瑕丘縣本魯負瑕邑屬兖州石門屬齊州

律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無可取○（洙曰）漢制以曹官爲掾如屋之掾也言其有所負荷晉潘岳夏侯湛美容觀每同行人謂之連璧（張詠曰）史記注古人以一鎰爲一金一鎰二十兩也（沈括曰）漢書班超傳注胡樂有橫吹之名（洙曰）馬融長笛賦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illegible]

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

樹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更想幽期處還尋北郭生入門高興發（下注脚不得終待親見自喻耳）侍立小童清落景聞寒杵屯雲對古城向來

吟橘頌誰欲討蒪羹（誰恐是惟字）不願論簪笏悠悠滄海情（洙曰陳書陰鏗字子堅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趙曰東蒙山在兗州洙曰後漢姜肱兄弟同被而寢趙曰北郭生桓言范十隱居修可曰楚詞有橘頌趙曰晉張翰在齊王冏府見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蒪羹鱸魚鱠遂命駕而歸）

題張氏隱居二首

（鶴曰按舊唐書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於徂徠山號為竹溪六逸又子美雜述云魯有張叔卿意叔明叔卿止是一人與明有一誤耳不然亦兄弟也是詩題張氏隱君嘗甘人[illegible]詩中不貪遠害之句疑[illegible]與雜述意頗合）

律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鶴曰石門見前注洙曰史天官書敗軍敗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令詩意謂不貪故夜識其氣也師曰虛舟喻虛己以遊世洙曰莊子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偏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

男打幼社子夫以小
時閒服家同往入
詩為詩门户

過扁省庭

險歸醉每無愁（洙曰濟濟作霽杜康善造酒潘岳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飛揚跋扈亦謂太白耳正是妙意舊注以爲祿山且淺交淺○鶴曰晉書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北史齊高祖謂世子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常有飛揚跋扈之志）

登兖州城樓 律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

圓是詢格
六本稿但略
少者氣
此等語正好
入高建程正
契不如並也
以白少年而作
批為商諸家
為雅此詩雅列
省兩公好之

入青徐（師海槩語何地無之）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洙曰兖州漢之東郡要鶴曰公父閑當爲兖州司馬公時省侍之故云趨庭是時張玠亦客兖州有分矧玠子乃建封也王禹偁曰海岱東海泰山也青徐二州皆與兖相接洙曰史記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李斯作文唐志兖州魯郡也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漢恭王餘所立也遭漢中微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悉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鶴曰兖州任城縣是也） 律

東嶽雲峯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

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洙曰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魏略魏太祖時酒禁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漢書陳平家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

已上人茅齋（歐陽公曰僧齊已也善吟詩知名於唐）律

[illegible]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洙曰白羽謂扇也學林新編云天棘蔓青絲蓋天門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纏竹木上葉細如青絲寺院庭檻中多植之可觀後人改蔓字爲夢又釋天棘爲物皆非也趙曰歐陽公善本夢作蔓字夢弼曰博物志抱朴子皆言天門冬一名顛棘蓋顛天聲相近也趙曰晉支遁字道林講維摩經許詢常設問難）

[illegible]

妙品

房兵曹胡馬 律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眞堪託死生（彷彿老成亦無玄黃亦無牝牡）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洙曰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鄭曰宛於爰切批篇迷切趙曰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洙曰顏延

年赭白馬賦

品藝驍騰

畫鷹 律

素練風霜起（素練如霜謂未畫特綃色耳注誤）蒼鷹畫作殊攫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以碧眼言之）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鄭曰攫句房切洙曰攫身猶竦身也隋魏彥深鷹賦立如植木望似愁胡鄭曰絛他刀切絲繩也鏇徐釧切圓轆轤也黃山谷曰勢可呼謂可呼以備也）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隄防之患簿領所憂因寄此詩用寬其意

（鶴曰按唐地理志臨邑縣屬齊州河南道又按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七月伊洛及支川皆溢是秋河南河北二十四郡水）排

二儀積風雨百谷漏波濤（大家數語）聞道洪河坼遙連滄海高職司憂悄悄郡國訴嗷嗷舍弟卑棲邑防川領簿曹尺書前日至版築不時操難假黿鼉力空瞻烏鵲毛燕南吹畎畝濟上沒蓬蒿螺蚌滿近郭蛟螭乘九皋徐

刪

闕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隨事有氣無不可寫）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倚賴天涯釣猶能掣巨鼇（洙曰漢書考城令王渙謂主簿仇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鮑曰汲冢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以黿鼉爲橋梁洙曰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鶴曰齊地紀云渤海東有碣石徐開府齊地也洙曰山海經東海度索山有大桃屈盤三千里名曰蟠桃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釣而連六鼇）

[illegible]

冬日有懷李白

律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此與出處別謂他種樹爲隱者之詩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詩故也）袒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洙曰左傳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韓子賦角弓既享有宴于季氏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漢書貢禹袒褐不完注云袒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也鄭曰袒徒旱切褐胡葛切師曰還丹九轉丹也九遍循環然後成就洙曰晉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後漢龐德公攜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返）

龍門

（鶴曰龍門在河南此詩云往來時屢改當是天寶初作。天寶）

（初東都作）律

龍門横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公自注山有佛寺金碧照耀最爲勝槩）往來時屢改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曾南豐曰皇居謂洛邑也洪覺範曰佛地有金色世界綠色世界）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與我太夫人堂下累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竹蓋茲數峯嶔岑嬋娟宛有塵外數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鶴曰按唐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爲尚書侍郎之南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今題曰南曹小司寇則小司寇爲刑部侍郎而專木闕以侍郎判南曹從郎亦得稱爲小司寇耶太夫人乃公之祖母盧氏按年譜天寶三載盧氏卒）律

一匱功盈尺三峯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惟南將獻

右一長随
按第一字
の説

壽佳氣日氛氳（洙曰書爲山九仞功虧一匱　匱土籠也師曰陸機草木疏云南方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又謂孝竹述異記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羣臣作孝竹頌　洙曰詩如南山之壽）

春日懷李白

（鶴曰按舊史李白天寶初客遊會稽與吳筠隱於剡中今公詩有江東之句蓋其時也）

律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鄭曰庾信字子山在周爲車騎將軍開府洙曰鮑照字明逸爲宋臨海王參軍遯齋閑覽云或問王荊公云編四家詩以子美爲第一太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子美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不知變也至於子美則悲懽窮泰發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奥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子美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謂兼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子美期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子美贈白詩則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

云

郭注三五兩字
全無勘

（陰鋞鋞之詩又在鮑庾下矣李泰伯云渭北子美所居江東白也所在也）

李監宅二首

（趙曰按靈怪錄李令問開元中爲秘書監好美服珍饌以奢聞於天下有炙驢罌鵞之屬修壽取味令詩有異味重之句）

（登令問千）律

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屛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朱曰唐高祖皇后竇氏父毅仕周尚武帝姊襄陽公主毅曰此女有奇相何可妄與人畫二孔雀屛間請昏者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一目遂歸于帝師曰隱如隱几之隱黃希曰異味字見左傳薛夢符曰楚國先賢傳孫儁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玄之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大是酒筆

華館春風起高城煙霧開雜花分戶映嬌燕入簷迴（點綴纖婣）一見能傾座虛懷只愛才鹽官雖絆驥名是漢庭來

郭云只字無着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鮑曰任城縣屬兗州）律

秋水通溝洫城隅集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

亂鳴蟬麦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遙憶舊青氊（朱曰晉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室獻之語云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illegible]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公自注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

於代故有下句（趙曰）按史宋之問虢州弘農人嘗爲考功員外郎之問居陸在渾而有莊在首陽之間弟之悌以驍勇聞又按中宗時增置修文館學士擇朝中文學之士之問與杜審言首膺其選數之間有送杜審言詩云卧病人事絶嗟君萬里行[illegible]之問有祭文公與之蓋有世契也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祇從入吟詩許更過（謂之[illegible]作矣一任作詩過之尊慕[illegible]前篇自歎之詞趙注何足以知）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他人問花野草之感眞不知其可歎耳）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夢弼曰河南郡境界薄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趙曰）凡杜道而遊者猶住其入况能詩者而不許其過乎公自負可知也（朱曰）後漢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師曰）將軍樹謂員外弟執金吾也）

夜宴左氏莊

[illegible]

風林纖月落（是起興）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景語閑曠）檢書燒燭短看劒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豪縱自然結趣蕭散○〔趙曰〕本一作說劒〔鶴曰〕公未鄉貢之前遊吳越下第之後遊齊趙此詩云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illegible]

鄭駙馬（潜曜）宴洞中（〔鶴曰〕按鄭潜曜尚明皇臨晉公主而廣文學士虔之姪也史稱潜曜有孝行又按臨晉公主皇甫淑妃所生公與潜曜有舊天寶四載閒嘗爲作皇甫淑妃碑詩此詩在其先後也○天寶四載東都作）律

[illegible]

主家陰洞細煙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氷漿椀碧碼碯寒悞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如此秦樓鄭谷亦是創見）時聞雜佩聲珊珊（〔鄭曰〕磴丁鄧切磴道也〔洙曰〕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谷謂鄭子眞耕於谷口也）

重題鄭氏東亭（〔公自注〕在新安界〔鶴曰〕新安縣屬河南府前篇宴洞中是夏作此詩乃秋作故云重題）律

刪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鱗衝岍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洙曰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夢弼曰詩注水成文曰漣水衣也隼鷙鳥也）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公自注時邑人蹇處士等在鶴曰李北海即李邕也按唐史天寶初邕爲汲郡北海二郡太守歷下亭在齊州以有歷山故名又按邕天寶五載好賍事發此詩當作於天寶四載）

東藩駐皁蓋北渚淩清河海右此亭古濟南名士多（題詩適當如此）雲山已發興玉佩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湧波蘊眞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夢弼曰青齊皆山東之國故稱東藩北渚即北海郡清河乃濟河郡北渚與清河蓋相近也洙曰後漢志中二千石皆皁蓋朱兩幡夢弼曰曹大家東征賦望河濟之交流洙曰謝靈運詩表靈物莫賞蘊眞誰爲傳江淹詩悠悠蘊眞趣）

刪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公自注亭對鵲湖）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

廿三詩[illegible]
松語[illegible]
[illegible]辭秋
年

海岳深（此藉此溟亦爲北海牽帥）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
今芳宴此時具哀絲千古心主稱壽尊客筵
秩宴北林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甫吟（師曰清湖指鵲
湖也今齊州廨舍中大地是也按地理志歷下亭在清湖之北跡籍臺觀舊謂此亭有圖
籍載後齊所築今之方因其舊跡故新亭也氣溟海岳深謂此城憑岳帶海海岳之氣溟
濛然深邃也鄭曰堞徒協切城上垣也具本一作興趙曰禮記絲聲哀深曰詩賓之初筵
左右秩秩蜀志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員外李邕宗孫之芳也時出守齊州）
登歷下古城員外孫新亭亭對鵲湖

時李之芳自尚書郎出齊州製此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
冰延樂方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
泊煩促永懷清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
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歌吉祥（邕詩始不可曉師曰
曾冰延樂方謂此亭夏月陰涼如積冰然可以延引歡樂之方耳方讀如方術之方
也洙曰易既有典常又含弘光大老子域中有四大此借用言四方廣大無所不見）

也

暫如臨邑至䃌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illegible]臨邑縣屬齊州䃌山李白詩題所謂[illegible]）

（[illegible]）

律

野亭逼湖水歇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卻望懷青關藹藹生雲霧唯應促駕還（[illegible]故有回望之句）

行次昭陵（[illegible]唐太宗陵在醴泉縣西[illegible]按天寶五載公自東都西[illegible]）

舊俗疲庸主羣雄問獨夫（有典）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風雲隨絕足日月繼高衢（[illegible]）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往者災猶降蒼生喘未蘇指揮安率土盪滌撫洪鑪壯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玉衣晨自舉鐵馬

汗常趨（上句寂寥下句清爽皆玄意入冥矣）松柏瞻虛殿塵沙立暝途寂寥開國日流恨滿山隅（〔洙曰〕庸主謂隋煬帝）羣雄謂李密之流也按唐紀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蘇秦傳秦虎狼之國也今云威定虎狼都謂先定關中也[illegible]曰高祖[illegible]德可[illegible]也〔師曰〕風雲隨絕足謂李靖之輩從高祖而起也〔趙曰〕魏文帝與孫權書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歐曰〕盪滌撫洪鑪謂陶成天下如洪鑪爾〔洙曰〕漢書黃帝鑄鼎於荆山下鼎成而仙去後人名其地爲鼎湖〔修可曰〕玉衣貴人死者珍異之衣〔洙曰〕宣帝賜霍光玉衣梓宮耿秉死亦賜玉衣〔夢弼曰〕漢武故事高皇廟中御衣自篋中出舞於殿上冬衣自下在席上平帝時哀帝廟衣自在匣外

△飲中八僊歌

（〔洙曰〕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修可〕曰蔡絛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體[illegible]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浙人不喜騎馬而喜乘船杜蓋嘲之）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銭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尌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醉趣古無此體無此妙）

謂爲八仙甚稱。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見佳趣第難爲拘撿者道耳洙曰賀知章會稽人少爲秘書監汝陽王璡睿宗之孫讓皇帝憲之子師曰唐史拾遺汝陽王嘗於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漢福祿縣地武帝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洙曰唐史李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初代牛仙客爲左丞相後爲李林甫所中罷政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晉何曾日食萬銭容齋三筆云杜子美八仙歌銜杯樂聖稱避賢正用適之詩語今所行本誤以爲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洙曰侍御史崔宗之謫金陵與白詩酒唱

刘

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修可曰蘇晉珦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頭時人無識之者定功曰范傳正作白墓碑曰玄宗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或云蜀人謂衣領爲船妄也洙曰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迺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爲神因呼曰顛後漢張芝好草書草仲將謂之草聖師曰唐史拾遺云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曰爲

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彥輔曰按史睿宗長子憲本名成器立爲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成器懇讓儲位封爲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加特進）

特進羣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興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言其不藉貴勢語獨精嫩）仙醴來浮蟻奇毛或賜鷹清關塵不雜中使日相乘晚節嬉遊簡平居孝義稱自多親棣萼誰敢問山陵

（山陵指祖宗此十字家有體氣味甚長）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筆飛鸞聳立章罷鳳騫騰（詩亦健壯）精理通談笑忘形向友朋寸腸堪繾綣一諾豈驕矜已忝歸曹植何知對李膺招要恩屢至崇重力難勝披霧初歡夕高秋爽氣澄樽罍臨極浦鳧鴈宿張燈花月窮遊宴炎天避鬱蒸硯寒[illegible]金井水簷動玉壺冰瓢飲唯三逕巖栖在百層諺持蠡測海況挹酒如澠鴻寶寧全祕丹

稱庶可陵淮玉門有客終不愧孫登（上下不相紹徒）押韻見意後事陳黃祖述皆過。〔宋曰〕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特進漢官也兩漢魏晉以加官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又鵬之徒於南冥也摶扶搖而上九萬里劉孝標論不雜風塵魏志邯鄲淳嘆曹植之才謂之天人今云已忝歸曹植公以況已之與汝陽王也後漢杜密李膺俱坐黨錮而名行相次時人亦稱李杜以前有李固杜喬今云何知對李膺公謙辭也晉衛瓘奇樂廣曰見此人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夢弼曰陳無已本作巖栖異一膝神姿切稽畦也〔宋曰〕漢東方朔論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蠡瓠瓢也來戈反左傳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注澠食陵切水名東

（出齊國漢書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注云鴻寶苑祕書並道術篇名藏在枕中不漏泄也謝靈運詩躡步陵丹梯漢淮南王安好古愛士招致賓客有八公之徒晉書隱逸傳孫登好讀易撫一絃琴嵇康從之遊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贈比部蕭郎中十兄（〔公自注〕甫從姑之子〔鶴曰〕唐比部屬刑部）排

有美生人傑由來積德門漢朝丞相系梁日帝王孫蘊藉爲郎久魁梧秉哲尊詞華傾後輩風雅藹孫騫宅相榮姻戚兒童惠討論見知眞自幼謀拙愧諸昆漂蕩雲天闊沈埋日月奔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中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寧紆長者轍歸老任乾坤（〔朱曰〕漢丞相蕭何梁武帝姓蕭東觀漢紀桓榮溫恭有蘊藉周勃傳勃魁梧奇偉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嵇康爲中散大夫居山陽性絕巧而好鍛鄭曰鍛都玩切〔修可曰〕韓非子齊桓公入山問父老此何谷曰臣舊畜牛生犢以子買駒少年謂牛不生駒遂持而去傍鄰以臣爲愚遂名爲愚公谷〔朱曰〕長者轍

奇[illegible]品

注見前

新蒲一秋[illegible]帰老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
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爲歡娛馮陵大叫呼五
白袒跣不肯成梟盧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
豈即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
儋石輸百萬（不深不淺語○［朱曰］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棊古者烏曹作）

博尹文子曰博盡闌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說文曰塞行棋相塞謂之塞也莊子問穀奚事

[illegible]

則博塞以遊塞先代切［夢弼曰］左傳馮陵敝邑［洙曰］宋玉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注云五白博齒也梟勝也牟倍勝也謂倍勝而呼發子數也宋劉毅於東府聚樗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又慕容寶與韓黃李根等樗蒱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袒跣大叫［師曰］梟盧博采也如今之博采有豬有豹是也［洙曰］南史桓玄聞劉毅起兵曰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漢蒯通傳守儋石之儲者闕卿相之位應劭云齊人名甖爲儋石受二斛

晉灼云石斗石也師古云儋者一人之所負儋也音義云儋丁濫切

奉寄河南韋尹丈人（〔公自注〕甫故盧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故有下句〔鮑曰〕韋濟韋嗣立子自河南尹遷尚書左丞。天寶七載在長安作）排

有客傳河尹（今人稱河南尹曰河尹豈不傳笑）逢人問孔融青囊仍隱逸章甫尚西東鼎食爲門戶詞場繼國風尊榮瞻地絕踈放憶途窮濁酒尋陶令丹砂訪葛洪江湖漂裋褐霜雪滿飛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術空謬慙知薊子眞怯笑揚雄盤錯神明懼謳歌德義豐尸鄉餘土室難說祝雞翁（〔趙曰〕漢李膺爲河南尹而孔融造門爲上客時韋濟尹河南故公得以孔融爲比〔洙曰〕晉郭璞妙於陰陽算曆嘗受業於鄭公得青囊中書九卷孔子居宋冠章甫之冠〔趙曰〕鼎食者列鼎而食以言韋尹之貴下句又美其善詩能繼詩之國風也晉陶淵明字元亮性嗜酒嘗爲彭澤令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洙曰〕漢書貢禹裋褐不完詩首如飛蓬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旣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生上常數百人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揚雄傳雄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雄作解嘲曰）

[illegible]

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虞詡傳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治政咸稱神明漢地理志偃師有尸鄉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上下養雞百餘各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

贈韋左丞丈濟（公自注濟之兄洹亦爲給事中）

排

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時議歸前列天倫恨莫俱鴒原荒宿草鳳沼接亨衢（兩語叙其兄弟世美有前弔後賀之意而讀之亦自可傷）有客雖安命衰容豈壯夫家人憂几杖甲子混泥途（自謂。用事不用事）不謂矜餘力還來謁大巫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蹰老驥思千里飢鷹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隊川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省事糾擧憲章洙曰漢韋賢及子玄成皆以經術爲相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檀弓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皇池諸君賀我耶中書疑邃晉人比天上鳳皇池月令養衰老授几杖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孟召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乃武之罪也吳志陳琳答張紘書曰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魏武樂府云老驥伏

櫪志在千里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孫楚鷹賦飢則易呼夢弼曰按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爲尚書左丞子承慶嗣立承慶爲鳳閣舍人承慶嗣立武后時亦代爲天官侍郎及知政事嗣立二子恒濟恒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三世並爲省轄世罕與比

天宝末載晴西蔵中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後乃陳）情也公以開元二十四年預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因長安故云早充觀國賓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轂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已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

具品

故云主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末云况懷辭大臣公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詩別韋云○韋濟天宝七載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　遠）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敘辭悲憤具見起語）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語本誇大但得破字猶言近萬）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料他人不能敵看惟有子建或近下）（又用同時前輩二人英氣橫出）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隣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

顔氏家訓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恨不可今有錯卷見[illegible]與貫[illegible]之下生[illegible]林吟[illegible]之序

踆立也伏也退也 [illegible]

俗淳此意竟蕭條行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無縱鱗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眞（入得磊落）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怏怏秖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

[illegible]古曰訊[illegible]也 [illegible]

沒浩蕩（沒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語勢當是沒字相應）萬里誰能馴（此起結皆可慨然非乞怜語也韋自知杜必當薦而不達故有心怏怏走踆踆之嘆未止如此悲壯未衰○朱曰前漢班氏敘傳班伯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也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也夢弼曰漢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趙曰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前漢揚雄傳雄好詞賦每作賦擬相如黃曰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師曰唐李邕有才名後進想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王翰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卜居使汝與王翰爲鄰夢弼曰唐新書甫少貧不

白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洙曰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終南山長安南山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修可曰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曰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洙曰史記范雎傳一飯之德必償睚眥之怨必報東坡志林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

△高都護驄馬行

（鶴曰按新舊史高仙芝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舊注以爲高適非也）

安西都護胡青驄聲價欻然來向東（俚）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亦是精語）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此氣骨不可少）腕促蹄高如踣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

[illegible]

城知青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横門道（只如）此語絶是。〔洙曰〕唐安西都東至烏蓍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臨吐蕃西連疏勒去葱嶺七百里北拒突厥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欵許勿切忽也顔延年赭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劉曰〕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夢弼曰〕相馬經馬髀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踣匍匐切踏也曾冰層冰積之冰也曾與層同〔孝祥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嶠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洙曰〕天馬歌體容與兮馳萬里又曰霑赤汗兮沫流赭〔宋曰〕馬善行者追風追電走過如掣電言其疾也〔夢弼曰〕古樂府青絲纏馬尾黄金絡馬頭三輔黄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横門門之外有橋曰横橋如淳曰横音光

[illegible]

真品

[illegible]

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公自注廟）有吳道子畫五聖圖〔趙曰〕玄元皇帝李老君也〔洙曰〕天寶初玄元皇帝降于丹鳳門之通衢告錫靈符在尹喜之故宅上遣使得之乃置玄元廟於天寧坊二年追尊大聖祖玄元皇帝仍詔天下諸郡建紫極宮。天寶八載自長安徙東都作

排

配極玄都閟憑高禁籞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金莖凡諸變化氣象）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句政欲如此清映耳）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仙李盤根大猗蘭弈葉光世家遺舊史道德付今王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森羅移地軸妙絶動宮墻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盡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逈得霜風筝吹玉柱露井凍銀牀身退卑周室經傳拱漢王（在周時爲柱史畢矣然能使後代拱而師事之此詩意也）谷神如不死養拙更何鄉（瓘曰以廟在洛城之北故曰配極玄都丹臺仙真之

[illegible]

所也故以言廟深洙曰漢書音義禁苑之禁折竹以懸繩遮之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春官守祧注遠廟曰祧遷主之所藏也又地官掌節注節猶信也趙曰碧瓦琉璃瓦也洙曰班孟堅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定功曰老子生指李樹爲姓而唐以爲聖祖故曰仙李盤根大洙曰漢孝景皇后夢日入其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弈葉猶累世也世家遺舊史謂太史公不作老子世家而置於列傳道德付今王謂老子道德經明皇親注也吳道子陽翟人畫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像於玄元廟天寶間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字風筝謂掣筝挂之風際風至則鳴也銀牀井欄也古詩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史記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

[illegible]

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師曰經傳拱漢皇謂漢文景間崇尚黃帝老子之術也洙曰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

△贈衛八處士（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齊名相友善時寓年歲少就小友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翦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陽關之後此語爲暢○洙曰昭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闕伯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曹子建詩主稱千（[illegible]）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

贈翰林張四學士垍（鶴曰垍張說之子尚寧親公主明皇眷之卽禁中置內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紫泰承山詩雖極典雅流動而殊蒸而俊逸而殆不損言上等罪閑之是戒者也

翻云峰中之意而歲之夕因注螢山而予時情名不自注史法人其自如云

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兩截不成對）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兼綰六經聚螢皆如戲耳）內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無復隨高鳳（謂鳳飛於高何物小兒政是用人名戲筆與桃紅李白騙了鶯歌等其親狎狔別不見痕跡轉換而故人厚者自知之耳）空餘泣聚螢此生任春草垂老獨漂萍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夢鶴曰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過華蓋言密邇帝座也漢成帝微行常與張放偶騎童謠云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洙曰漢光武與嚴光共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趙曰拾翠殿在東內景福殿之東南望雲亦在西內景福殿之西鶴曰制誥本集賢學士領之今翰林學士得分掌故云兼綰洙曰以紫泥封誥故曰紫誥寫誥辭於黃麻紙上訓辭謹嚴如六經翰林拜命日賜金荔枝帶高鳳後漢逸民也車胤囊螢照書晉嵇康阮籍爲竹林之會山陽康所居也向秀後經山陽作聞笛賦）

顯慶三年十月伊見司空李勣極而

重經昭陵

（遼道行軍副總管總伊高麗男建男）

排

（黃御業檢河之郎質言至京師甲子獻于昭陵經李九年十慶等至京師獻于昭陵明昭不承武威者也）

草昧英雄起謳歌曆數歸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翼亮貞文德丕承戢武威聖圖天廣

[illegible]

妙品

大宗祀日光輝陵寢盤空曲熊羆守翠微再窺松栢路還見五雲飛（師曰草而不齊昧而不明言隋末之亂也）（洙曰書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又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又丕承哉武王烈陵山陵也寢寢廟也熊羆守陵寢之兵也翠微山杪也夢弼曰符瑞圖京房易飛候云大明八年宣太后陵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有五綵雲在松下如車蓋焉）[illegible]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律

嚴警當寒夜前軍落大星壯夫思敢決哀詔惜精靈（上下含蓄有美有限）王者今無戰（借用語）書生已

[illegible]

勒銘封侯意疎闊編簡爲誰青（洙曰晉陽秋云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諸葛亮營俄而亮卒鍾士季檄蜀文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後漢吳祐傳青簡注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汗簡）

舞劍過人絶[illegible]鳴弓射獸能銛鋒行愜順猛噬[illegible]失蹻騰赤羽千夫膳（指鷹爲炙）黃河十月氷橫行沙漠外神速至今稱（夢弼曰銛思廉切利也言兵威之行寇無不欣然效順者蹻音喬壯貌言如猛虎之鷙噬而蹻騰者爲之失喪其性命也修可曰家語赤羽若日白羽若月千夫膳言所膳者千兵也）

哀挽青門去新阡絳水遙路人紛雨泣天意颯風飈部曲精仍銳匈奴氣不驕（匈奴尚畏其部曲則進者可知書生善頌者也）無由覩雄略大樹日蕭蕭（頌放得是）（○希曰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或曰青門絳水指絳州而言○洙曰漢光武紀注大將軍營有五部三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兵車行（師曰此詩爲唐玄宗用兵吐蕃而作託漢武以諷刺也）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公自注云古樂府不聞耶孃哭子聲但聞黃河之水流濺濺）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欄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

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洙曰）秦國風有轔轔注衆車聲車攻詩蕭蕭馬鳴注言不讙譁何覬曰咸陽橋即長安城外橋師古曰點行者漢中謂之更行以丁籍點照上下更換差役防河謂築隄備河水泛決營田如漢趙充國獻營田之策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寓兵於農之意（洙曰）里正一里之長也嚴武傳武帝好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夢弼曰）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里唐哥舒翰傳築神威軍於青海上吐蕃攻破之又築城於青海中（趙曰）時有事于吐蕃乃青海之地哥舒翰所立功處也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公自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洙曰）西京雜記西京外郭城進業坊慈恩寺隋無漏寺之故地武德初廢貞觀中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故以慈恩爲名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所立天寶十載在長安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

[illegible]

飜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戸河漢聲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秦樊察序本如此近是）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鴈各有稻粱謀（洙曰王簡棲頭陀寺碑正法既沒象教陵夷注謂爲形象以教人孫興公天台賦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有遐想而存之鄭曰仰穿龍蛇窟謂塔間竅迴屈曲而升也撐抽庚切邪柱也塔每級之下蓋多枝撐至其盡級高處則爲出枝撐幽矣希曰寺在長安塔高三百尺則秦山居東且遠自應不能爭高涇渭雖爲大川亦以塔高而水不可見也宣和間樊察序鴈塔題名亦云杜詩所謂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蓋言其高遠洙曰山海經南方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也穆天子傳周穆王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又曰天子升于崑崙之丘以觀皇帝之宮趙曰此暗記慈恩寺之東南望蒼梧託虞舜以思高宗西望瑤池託西王母以思文德皇后也洙曰韓詩外傳夫黃鵠一舉千里禹貢陽鳥攸居注隨陽之鳥鴻鴈之屬也希曰鴻鴈事多用稻粱本出戰國策）

[illegible]

全篇悽壯
絕無字句
之恨矣

純古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鶴曰舊本次此詩爲成都作是以成華爲成都華陽兩縣今以詩考之乃在長安作疑是咸陽華原二縣咸誤作成也）

古

赤縣官曹擁材傑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早荒穢青門瓜地新凍裂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況乃疎頑臨事拙饑臥動即向一旬弊裘何啻聯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趙曰京邑謂縣有赤有畿其浩穰者爲赤縣曰杜陵野老公自稱也杜陵乃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揚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蕭何傳召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城東之門謂之青門董京威衣百結之衣[illegible]）

律

杜位宅守歲（鶴曰時公在長安從弟杜位宅守歲是年公四十歲）

[illegible]

守歲阿咸家椒盤已頌花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誰能更拘束（拘束接得慷慨）爛醉是生涯（結皆頹暢能自言則逹矣○咸一作戎洙曰晉王戎字濬仲阮籍與戎父渾爲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鶴曰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吾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歲林烏櫪馬鬪諠譁正用公此詩也夢弼曰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庾信詩椒花逐頌來易勿疑朋盍簪也言朋友會宴也列炬散林鴉言燭之明鴉驚飛也）

[illegible]

玄都壇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夢弼曰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師曰元逸人隱道士也有神仙之術○天寶十一載在長安作）

古

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飜知君此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鏁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洙曰東蒙以蒙山在東曰東蒙地理志屬兗州趙曰蒼精龍劍也蔡曰春秋繁露云劍佩於左）

蒼龍之象洙曰後漢公孫端鯛銘含景吐商
夢弼曰三秦記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
谷名梟斜長安志王莽有意慕漢通子午道
時名爲子午谷劉曰周穆王與上母會於瑤
池雲旗霓裳擁族自天而下夢弼曰漢武内
傳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
按道藏經昔時有戍卒屯於子午谷入谷之
西澗水窮處忽見鐵鎖下垂約百有餘丈戍
卒欲攀引而上
有虎蹲踞焉

△樂遊園歌（自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朱曰按西京
記樂遊園漢宣帝所立亘長安中太
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
寬敞每上巳重陽士女於此祓禊登
高車馬填塞就中詞人賦詩翌日傳
於京師鶴曰唐志德宗時李泌請廢
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乃著令
與上巳九月爲三令節自是
前此以正月晦日爲節也）

妙品

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
筵勢最高（勢字似無見）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
瓢示眞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
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詄蕩蕩曲江
翠幕排銀牓拂水低迴舞袖翻緣雲清切歌
聲上（婉約有態）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

悲歎莖白髮郍拋得白罰深杯亦不辭（語違自別）
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
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每誦此結不自堪。吾嘗墮淚）

於此崒昨没反山貌歎本作耿趙傁定作訣
鶴曰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
川道曰長生木瓢乃木瓢修長而生者用之
以酌酒夢弼曰西京記唐玄宗開元間築夾
城自大明宮至曲江芙蓉園伏天子來幸之
儀也洙曰漢禮樂志遊閶闔觀玉臺應劭曰
閶闔天門也又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讀
如迭詄蕩蕩天體堅清之狀晉潘尼洛水詩
翠幕映洛湄沱泂林屋館記崑山平圃銀牓
相輝夢弼曰西京記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
望歸之曲後宮齊唱聲入雲霄

敬贈鄭諫議十韻 排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
孰敢爭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
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譬字）浮生
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築居仙縹緲旅食
歲崢嶸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
重欻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夢弼）

且破的先峰皆以比諫議之詩筆也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洙曰）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之士也使人以幣先焉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辯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曹操怒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爲祖所殺季布傳楚士曹丘生謂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晉阮籍爲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送韋書記赴安西

律

夫子欻通貴雲泥相望懸白頭無藉在（藉在如聊賴師爾謂無人復慰藉如韋也故與哀憐爲對以爲通籍殊非）朱紱有哀憐書記赴三捷公車留二年欲浮江海去此別意茫然（夢弼曰晉丁彬書雲泥異途邈矣懸隔藉本作籍非千金翼論老人之性必恃其老無有藉在希曰唐志元帥節度使有掌書記一人洙曰詩一月三捷漢東方朔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夢弼曰按唐書張說）二子均垍明皇時說在中書垍自翰林學士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此篇兼美其父子兄弟也（鶴曰）舊本題作贈均非

排

[illegible]

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絶古今迷（言其出使荒遠絶跡特非常語故未易論耳舊註皆誤也建標猶立柱彷彿其持節之意）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公子如此想像出塵）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鸊鵜友干皆挺拔公望各端倪通籍踰青瑣亭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駛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班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游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眞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錬才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洙曰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有馬韓辰韓弁韓三種故曰三韓禹貢注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太常卿掌樂者也故用伶官夔樂事漢禰衡在黄祖座上作鸚鵡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鸊鵜水鳥也膏中

[illegible]

瑩刀〔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爲友于日月爲居諸黎民爲周餘子孫爲詒厥新昏爲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爲波借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于不忍恩絶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夢弼曰〕晉唐騣傳騣乃虞潭之兄子王導謂騣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莊子不知端倪注端緒也倪畔也〔洙曰〕漢元帝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弟兄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鏤天子制也後漢官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梁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承注言漏刻之體以龍承水也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漢紀重譯師古曰譯謂傳言也〔趙曰〕適越遊梁公自謂也公本傳少貪客吳越又公贈李白詩亦有梁宋遊是也〔洙曰〕馬援戒兄子書云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莊子孔子見老聃出謂顏回曰丘之於道其猶醯雞歟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乃鍊乃鑠萬辟千灌注云鍛鍊刻苦成材之義此言張衡思玄我雖滓而自熟鍛鍊之未至爾〔夢弼曰〕揚雄從孝成帝羽獵因作賦以風呂望釣於磻溪得玉璜遇文王載與俱立以爲師公意蓋有望於張卿之薦已

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範曰鮮于仲通也）排

王國稱多士賢良復幾人異才應間出爽氣必殊倫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驊騮開道路鵰鶚離風塵（意氣自御非御驊人以此）侯伯知何筭文章實致身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脫略蟠溪釣操持郢匠斤雲霄今已逼台衮更誰親鳳穴雛皆好龍門客又新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途遠欲何向天高難重陳學詩猶孺子鄉賦念嘉賓不得同晁錯吁嗟後郤詵計踈疑翰墨時過憶松筠（流落無所可入故知此言之悲）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且隨諸彥集方覬薄才伸破膽遭前政陰謀獨秉鈞微生霑忌刻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洙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趙曰諸何足筭也此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筭而鮮于之致身則實以文章也洙曰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使匠石斲之山海經丹穴之山有名

能品

（鳳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詩鹿鳴宴嘉賓也漢晁錯晉郤詵皆舉賢良高第公嘗舉進士不第故有此嘆夢弼曰兩都賦序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紫宸殿名明皇詔天下有一藝詣闕就選李林甫恐士或斥已建言請委尚書先試問遂無一中者公應詔退下是爲林甫所沮故下有破膽陰謀之語也趙曰鹽鐵論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只從俗諺或證古意。洙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白絲行

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紅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着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佳處）

蒙叟云 [illegible]

[illegible]

（。適得箇中）香汗清塵污顔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此殆自況竇主聞意不合無限慨嘆。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射食亦切熨紆物切火展布也）

補遺

贈韋左丞（范元實詩眼云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語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又將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贈韋詩前後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

（韋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可謂頓挫高雅矣東臯雜録云有問荊公老杜詩何故妙絶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奉寄韋尹（蔡興宗正異云尸鄉餘土室誰話祝雞翁難詰從一作事見列仙傳正文作難說乃字之訛也呪一作詶音州又音祝）

謁玄元廟（復齋漫録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以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尚升平公主賦集李端擅場送別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山谷答王立之曰凡作詩賦要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爲師略依放其步驟乃有古風杜詩云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蓋古人於能事不獨求誇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耳）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一

NCL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v.2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鄭曰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哥舒部之裔也鶴曰翰自隴右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加河西節度進封西平郡王○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排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須贊有體得故事外意）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CENTRAL LIBRARY ROC

[illegible]不知作也

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此語在報贈中有氣若鋪寫宮闕則俗矣作者自知之）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壯新[illegible]婚）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軒墀曾寵鶴（此語深擢上大夫）畋獵舊非熊（謂得之微賤詩中關合無限類亦略舉其似）茅土加名數山河誓[illegible]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勳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

崆峒[illegible]

[illegible]

東省[illegible]

草歇今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歸倚語不倫相○洙曰漢武帝作麒麟閣以畫功臣像高祖論功行封以蕭何功爲第一師曰兩隅謂北征突厥西伐吐蕃洙曰翰築城青海中吐蕃不敢近趙曰胡人每把在則傳箭爲號洙曰天山即祁連山匈奴謂天爲祁連夢弼曰廉頗趙之良將伐齊攻魏皆破之襄四年傳魏絳勸晉侯和戎有五利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湟江岷間以翰兼河西節度欲得其收復之洙曰漢伐大宛國得天馬乃作歌閔二年傳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邵氏聞見錄云左傳注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以爲病惟知）

李璧

[illegible]

詩者能辨之洙曰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熊非羆非虎非龍乃霸王之輔也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歸以爲師禹貢註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苞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名數謂等其爵位輕重而爲之名數也高祖封功臣爲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成都有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晉孫楚字子荊自負材氣多所陵傲參石苞驃騎將軍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吳呂蒙字子明隨姊夫鄧當擊賊職吏輕之蒙殺吏出校尉袁雄承間言於孫策策奇之引置左右師曰崆峒山在西正當吐蕃右入之道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鮑曰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哥舒翰表爲掌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忠愛典至但四句後全不相涉○崆峒指闕遠而言猶言原湃非必其地也洙曰一大地麥熟豈欠少藉王師徒妨刈麥耳況兵馬崆峒亦此義蘇注更拙撰可笑矣）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飢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杜詩每以飢附爲當然亦是偏見又以況人）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

[illegible]

一書記所娓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宋曰飢鷹注見前曹子建詩借問誰家子幽并游俠兒晉山簡遊高陽池有童兒歌曰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籬舉手問葛彊何如并州兒鶴曰[illegible]有罪者或謫唐時參軍簿尉受杖非此[illegible]赴江陵詩云栖栖法曹椽何遽事卑陬何況親犴獄敲榜發奸偷此豈身受杖如漢諸署郎耶師曰武威即涼州洙曰豫讓云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王仲宣有從軍詩）

奉留贈集賢院崔（國輔）于（休烈）二學士

（鶴曰公以天寶九載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俾待詔集賢院召學官試文章崔于二學士當是試文之學官也）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青

因儒不便大夫起
只家起云

鄭云朴雅

雲猶契闊、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家聲庶已存此語可念不過而自決云爾）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欲整還鄉旆、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夢弼曰天老指宰相也春官指禮部也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鵷與鴛同劉敞曰龍門在封州魚登者化爲龍夢弼曰杜陵者南北杜昔名家公詩有云名家莫出杜陵人故山指襄陽之峴山公本襄陽人桃源在鼎州襄陽至鼎無三百里師曰禁中有東西兩掖垣乃禁牆也）

二公名衙杜鴻漸之[illegible]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鶴曰鄭虔鄭州人）

律

十首第四首
而截法二五
此二句七首也

[illegible]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便自流動）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趙曰第五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西南夢弼曰谷口鄭子眞與王鳳有舊洙曰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看起兩句境）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字字形容趙曰漢食貨志木千章注大材）

（曰章）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坼漸離披（吾讀此再四感歎甚多以其首尾備至故也○趙曰戎王子或以爲月支之花名月支西域國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此花也）

旁舍連高竹、踈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又極幽僻）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除、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子美因美何林之趣至欲盡賣書結茅甚形容其志願也○蔡曰碾渦碾轉開水渦旋也鄭曰捻正作拈奴兼切廣韻指取物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剩水謂引江作池殘山謂破石作洞）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五字足以狀其好事而貧亦可見以客故爾）興移無灑掃、（五字自喜）隨意坐莓苔、（鶴曰漢武紀至碣石注此石著海旁碣石特立之貌）（洙曰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御晉阮孚爲常侍以金貂換酒）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

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趙曰巖石林之遺也巨訢翻居雲潑羅山門）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清晨出。山精白日藏。（各一）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趙曰生菜茵蔯春藕魚腦亦其食單鋪於棘樹之下陰亦與涼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䍠。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希曰唐安樂公主請昆明池爲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池言勝昆明也（師曰）右有杯酒器也白接䍠巾也（洙曰）郢楚都也吳楚之人善操舟與泳水也乞丘既物與也）[illegible]

床上書連屋。階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言外亦與也叙）醒酒微風入。（倒諳意嫌）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凉月白紛紛。（不乏趙曰白紛紛言其在蘿薜之間知此也）[illegible]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水自無住）

[illegible]

（但出何氏林便覺境別如此寧是妙境）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醉時歌（公自注贈廣文館學士鄭虔夢弼曰按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在官貧約甚澹如也）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但能痛飲即爲吾師非謂鄭也）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illegible]鄭盡蓋之至老不厭不厭○希曰漢高祖謂列）

侯食邑皆賜大第室注云有甲乙次第故曰
第（夢弼曰）哀皇謂伏羲氏也屈宋謂屈原宋
玉也轗音坎說文車不平也軻音可又苦賀
反折軸車也一曰轗軻失志也或作坎坷義
同（鶴曰）按舊史天寶十三載八月京城霖雨
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
甫於長安故亦在日糴之數（洙曰）禰衡與孔
融作爾汝交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
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親滌器於
市中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王莽誅棻以獻
符命被流竄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
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
閣上自投
下幾死

上韋左相二十韻

（鶴曰韋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為左相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時投下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
載在長排安作）

[illegible]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
轉洪鈞（頌相業多矣未有如此軒豁快意者）霖雨思賢佐丹青
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騏驎沙汰江河
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
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樟深出地滄海闊
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鑑

[illegible]

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隣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遵長尺牘與驚坐倒迎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化）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洙曰昭十七年傳鳳）

鳥氏曆正也注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黃帝名軒轅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

也書高宗命傅說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光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雄即充國圖像而頌之此謂見素之父秦也萬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此言見素以材見用也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即位為丞相史記范雎字叔更名姓曰張祿入秦昭王說之拜為客卿封應侯相秦傳經即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為漢相也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下之有北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師曰）書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見素時為相率百官故云領縉紳又先為吏部侍郎銓序平允故云持衡留藻鑑（洙曰）漢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時見素兼

妙品

兵部尚書故云（夢洞曰）魏志管輅字公明周易無不精微按見素傳肅宗時有星犯昴言祿山將死皆驗（宋曰）前漢陳遵字孟公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吳志周瑜云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司馬相如字長卿常有消渴病檀弓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列子有神巫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又豈足貴耶

[illegible]

○

△麗人行

（鶴曰）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鄰居每聯鑣或並轡入朝及夫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第三第四語便爾親切蓋身親見之自與想像者殊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樂府 [illegible]）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語特迭蕩稱前魚肉互見）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形容驕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氣象後來東坡借用貼出得又明）御廚

信

[illegible]

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晝出次第宛然楊花青鳥兩語極當時擁從如雲衝拂開合綺麗駿捷之感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炙手可熱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此兩語結上明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泰甚也意極可想○［楊曰］晉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爲題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夢弼曰］蜀葉婦人鬢邊花以翠爲鑄飾其狀輕微也腰衱謂今之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垂也蜀鳥合反衱居業反雲幕謂鋪設帟幕大如雲霧之垂也［洙曰］漢書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唐書貴妃三姊封韓虢秦三國爲夫人［夢弼曰］駝謂紫駝其脊上肉高如峯者味最美［洙曰］詩執其鑾刀注刀有鑾者言割中節也［希曰］漢書師古曰禁中黃門謂閹人居禁中但黃門之內給事者［洙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謂淳熬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山海經注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丞相指楊國忠也）

重過何氏五首　律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謂得其報書即顛倒而前既至便如吾廬高枕而眠寫意圓美）花安

信

鸎捎蝶。溪喧獺趂魚。（此與蜻蜓立釣絲閑趣畫景兩極自然）重來休沐地。眞作野人居。（猶吾廬也）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屧向東籬。（夢弼曰翠微寺在終南山之上皇子陂在萬年縣西南以秦葬皇子起塚陂北原上得名）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春風桐葉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鏁甲。苔臥綠沈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白日不待夜夢而見○師曰桁下浪切夢弼曰甲言金鏁謂以金線連鏁之也槍言綠沈謂以綠色之物沈沒其柄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云王逸少筆經曰有人以綠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老杜所謂苔臥綠沈槍蓋謂是也洙曰陶潛夏日虛閑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

[illegible]

妙品

好林泉。何日霑微禄。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
遂。把酒意茫然。（師曰判年謂半年也）

〇

渼陂行（趙曰按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十道志云陂魚甚美因名）
（之渼音美鮑曰以水味美故配水以爲名）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游渼陂。天地黤
慘忽異色。（美陂下語輒如此其關可想）波濤萬頃堆琉璃。
琉璃漫汗泛舟入。（接疊兩字語如樂府）事殊興極憂思
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
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
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沉竿續蔓深莫測。菱
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
終南黒。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
船舷暝戛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illegible]景入[illegible]標波）
（遠近變態具足）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
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慘憺之容窈窕之思曰寺常賦）

[illegible]

（樂事則所經歷駭怪者豈不復道昔者湧西湖風雨誦此語如同身歷同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希曰路南長安志山也〔洙〕曰木玄虛海賦中深漾〔趙〕曰雲華山名在鄠縣東南有大定寺其田隔在藍田縣東南馮夷河伯也〔鄭〕曰舜二妃以舜南巡不反沉湘而死列仙傳鄭交甫游漢江見二女解佩與之〔宋〕曰漢郊祀樂志金支秀華庶旄翠旌）

[illegible]

渼陂西南臺 補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去聲得出）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彷像識鮫人空濛辨魚艇錯磨終南翠顛倒白閣影崷崒增光輝乘陵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驊騮吾甘雜鼃黽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洙〕曰莊子目擊而道存搜神記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從水中出寓人家賣綃〔趙〕曰鮫與濛字同〔洙〕曰終南白閣並山名〔鮑〕曰崷崒山峻貌上慈由切下子恤切〔夢〕弼曰嚴君平隱於成都鄭子真耕于谷口皆修身自保〔張〕子房辟）

（棄人間事所曼容免官歸志自修）

○城西陂泛舟（【鶴】曰城西陂即渼陂也）律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佳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夢弼】曰檣帆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洙】曰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律

[illegible]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隨意點染愁絶如畫）御史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洙】曰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晉郗超爲桓溫參軍府中語曰髯將軍以超髯故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律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

絃且得慰蹉跎（趙曰）（主將哥舒翰也嵯峒隴右山也）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夢弼曰）（白水縣屬左馮翊同州舅氏崔十九翁時爲白水縣尉）律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濕白水
雨偏多（正晴又濕所以見此邑雨偏多也曰解誤）精禱既不昧歡
娛將謂何湯年旱頗甚今日醉弦歌（洙曰）（湯之時大旱七年）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備曰）（丈八溝是韋堅所通之漕渠大曆初京兆尹奏開漕渠入花園八尺深一丈豈未有是渠至是又開歟）律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
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
黑應是雨催詩（魯訔曰家語黍以雪桃注雪拭也）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
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
颯陂塘五月秋

何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夢弼曰裴虬字深原永嘉温州）

也

律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絶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遊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洙曰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爲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爲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趙曰謝靈運爲永嘉守好遊山水時號謝公今其地有謝公岩）

秋雨歎三首（鶴曰按是年秋大霖雨六旬不止帝憂之揚國忠取禾之善者以獻曰雨雖多不害稼也）

古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决明顔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修可曰本草云决明夏初生苗七月有花黃白色束晳志林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寒餓守節如故）

闌風伏雨秋紛紛（伏嶷伏或又疑長愈失本真）四海八荒

何

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荆公曰〕伏當作仗〔山谷曰〕當作長趙曰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其風雨之不已也〔朱曰〕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趙曰〕朝野僉載秋雨甲子禾頭生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鴈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朱曰〕詩衡門之下注横木爲門記儒有環堵之室注環堵面一堵也玉版爲堵宋玉九辨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兮得乾走讀作奏）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公自注〕隴西公即漢中王瑀王徵士琅琊王徽）古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羣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超然懽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

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希曰按唐志滻爲關內大川滻素簡切趙曰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夢弼曰周禮六尺爲馬洙曰莊子澤雉不蘄畜乎樊中注樊中所以籠雉也師曰雨潦阻礙所式瞻取適者止於北鄰南巷耳掛席掛帆也）

贈陳二補闕　律

世儒多汩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語自風致）皁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希曰後漢圖書在東觀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揚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師曰皁鵰御史以比補闕諫官也修可曰大宛馬乃天馬之種也夢弼曰始音試）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洙曰武后初置匭以受四方之書設理匭使玄宗改爲獻納使）律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

啓

西漢書出此句從
不錄之語

食收封事。（卻是要點綴）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雲篇。（白雲篇不必所出若晴窓字更別）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洙曰）劉公幹詩拘限清切禁（夢弼曰）詩退食自公漢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青瑣注見前范彥龍詩編官青瑣闥漢成帝時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祭后土還上河東賦此蓋公托雄以自况時公獻三賦又作封西岳賦欲奏正有望於田君之吹噓也

食收封事卽令宮女開函以惟又集但不知輕[illegible]
宮石也女作多久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郞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公自注）府掾四人同日拜郞 排

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郞通家惟沈氏謁帝似馮唐詩律群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未暇申安慰（安慰唐人必時有此語然詩語俗甚）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賤人事略經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棟梁徒懷貢公喜颼颼鬢毛蒼（夢弼曰）長安卽漢之西京言西京假漢以美唐也（希曰）南省郞曾

[illegible]

謂禮部〔夢弼曰〕馮唐爲郎中署長事文帝帝以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具以實言此以比東美晩年除郎也〔希曰〕宋之問傳魏建安後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學者宗之號爲沈宋此以喜東美長於詩也〔趙曰〕唐沈旣濟有良史才爲史館修撰今詩謂儒門舊史長則東美乃其冑也〔夢弼曰〕寓寄也直謂直舍也晉潘岳秋興賦序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省漢明帝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趙曰〕公大父審言嘗爲膳部員外郎故云司存何所比而默有感傷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絶交論王陽登而貢禹喜

崔駙馬山亭宴集

律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師曰〕蕭史乃秦女弄玉之婿以比崔駙馬踏鳳毛即吹簫隨鳳去之意也〔夢弼曰〕洑房六切洄流也海賦朝波泊起洄洑萬里〔趙曰〕唐武后使東方虯宋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

九日寄岑參

[illegible]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情境宛然）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

曾

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醉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若乾〇〔師曰〕列子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天〔趙曰〕蒲地有名涌泉古語地近淵天終歲不〔洙曰〕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酎酒）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夢弼曰〕奉先縣）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洙曰〕潘岳自河陽轉懷縣令陸雲出補浚儀令此以指楊奉先與崔白水也世說桑落河多美酒〔趙曰〕有劉墮善釀酒熟於桑落之辰因得名庾信就蒲州守乞酒詩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

歎庭前甘菊花

古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

妙品

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京瓜沙等州其谷產菊可以入藥）

示從孫濟（師曰濟字應物終給事中京兆尹）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illegible]）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好）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師曰刈葵教其爲人少自見勿參讀望耳）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師曰詩噂沓背憎噂猶噂噂沓猶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傳[illegible]）

具品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師曰靈湫在驪山湯）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君來語輕）（[illegible]）

樹羽臨九州陰火煑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閬風入轍跡廣原延冥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漭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沉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蝦蟆出見盖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遺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鉤浩歌綠水曲清絕聽者愁（希曰揚雄校獵賦鴻濛沆茫師古曰廣大貌鴻胡孔切濛其孔切趙曰長安志云開元後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盡而歸詩崇牙樹羽洙曰木玄虛海賦陽氷不冶陰火潛然趙曰崑崙一名閬風周穆王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洙曰廣原乃崑崙東北鄉名也天台賦遠寄冥搜海賦洪滯瀇汗鮫人水居織綃者夢弼曰曽重也祝史也穆天子傳天子至河宗奉璧曽祝佐之祝沉牛馬羊豕又文山之民獻牲牛天子與之豪馬豪牛注云似犛牛也此言）

[illegible]

[illegible]

玄宗幸温泉至靈湫駐車祭龍畋人獻緒以爲幣曾祝沉牛以爲牲也（趙曰）唐五行志有載蝦蟆色如金者或云驪山上有古碑載之矣（洙曰）漢制給事中黄門侍郎日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洙曰）馬季長笛賦中取度於白雪綠水莊二曲名

橋陵詩三十韻因呈縣内諸官

（鶴曰橋陵）唐睿宗陵在奉先縣之西北豐山也（趙曰）本同州蒲城縣建橋陵改爲奉先文昇爲赤希曰舊史奉先縣以管橋陵制官員同赤縣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即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厚

地卻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敲銅餅中使日夜繼惟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高嶽前嵂崒洪河左瀅濴金城蓄峻趾沙苑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岧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眞可聽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無味）遺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轗軻辭下杜飄颻陵濁涇諸生舊裋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廨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朱曰漢書宮車晏駕注天子初崩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楚辭招魂象設君室靜安閒些易習坎重險也蜀王本紀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修可曰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岐外希曰自唐以來內宮謂之中使趙曰禮記備物之享又視於無形趙曰高岳謂嵩山洪河謂黃河也漢呂郵切崒昨没切山高貌嵳鳥定切榮于爲切小木也修可曰金城地名在唐爲蘭州郡鶴曰金城乃京兆屬縣兼州亦有金城宮此與橋陵近沙苑肆左馮翊朱曰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焉岩崒高也莊子刀刃若發於硎奚京切砥石也後漢魯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崔瑗高於文辭有座右銘傳於世王喬爲葉令入朝數帝令太史伺望言有雙鳧飛來乃舉羅得隻舄焉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七月七日乘白鶴於

[illegible]

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漢書師古曰下杜即今之杜城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謂我在王生如渴如飢生又美）（我衍羨甫讀皆不可曉）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旋老馬爲駒總不虛（毛詩背詩別謂老馬反如駒之健味不顧其後耳上下亦通有味）當時得意況

老夫先病後
遇飲衣依形
嫉寄情極經
亦可憐

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此等創造亦合自然之情懷頗寫此欲如此非俱也蒼頡曰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中央其上多麟鳳仙家煮鳳喙麟角合煎作膠名曰續弦膠一名連金泥此物能續弓弩斷弦及斷折之金以膠連使力折擊它處乃斷續處不復斷也韻曰胝丁尼反皮厚也說文曰菹酢菜也酥羊乳所為也色白如練文公曰土酥者謂彼土之乳酪也或注為蘊菹并[illegible]韻曰割鮮謂新殺者西都賦割鮮野食[illegible]切謂手脚輕欲旋舞也或作漩沫曰[illegible]者馬反為駒不顧其後）

老年漫辭他山揚名已

「沙苑行」

（鶴曰按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唐置沙苑監掌牧養此詩當是其年奉教都使奏就章校中驗馬時作）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群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塠阜

林甫

藏奔突往往坡陁縱超越（賦沙苑至此方有趣）角壯飜同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兩語竒）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言其浴之處龍精氣往往與龍交也解者失之○豪）氣勳捷又勝實劍篇語○夢弼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古馮翊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有白水縣以水白故名白沙即沙苑也自沙苑至白水有百餘里以墻圍遶牧馬監于此〔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又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握洼於佳切西域大宛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詩騋牝三千周禮夏官庾人掌攻駒注攻駒乗其驂驥者閑之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馬融曰驌驦馬也馬似之驌息逐切驦色莊切魏武樂府老驥伏櫪詩在坰之野顔延年赭白馬賦雄志倜儻精權奇倜它歷切儻它朗切〔夢弼曰〕塠阜言此中山塢可以藏馬之奔突坡陀言此中沙汀可以縱馬之超越也塠都回切〔洙曰〕顔延年赭白馬賦角壯永埒〔夢弼曰〕浮深謂馬浴於水也海賦戲廣浮深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公自注〕時哥舒翰入奏勒蔡子先歸○天寶十四載在長安作）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胡健兒寧鬬死壯士

杜氏通典涼州貢白小麥十石

恥爲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非闕字非歐語殊不覺其異）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城赴上都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糊。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賜突將且前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洙曰〕漢書注挑戰擿撓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挑徒了切〔夢弼曰〕金匼匝謂金絡頭也上口荅切下作荅切〔趙曰〕駝背負物而以錦帕蒙之故曰模糊〔洙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漢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夢弼曰〕隴西記諸州深秋採白麥釀酒〔洙曰〕魏志陳留阮瑀字元瑜都護曹洪欲使管記室瑀不爲屈〔師曰〕公欲因問高適故以元瑜比之〔歐公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後得一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爲詠公何不用將字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

。贈田九判官梁丘（〔鶴曰〕梁丘爲哥舒翰府判官時從翰入朝）律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

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趙曰〕彼節指哥舒翰降王謂吐谷渾納欵也〔洙曰〕大宛馬嗜苜蓿草宛汾爰切〔夢弼曰〕漢書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音飄搖勁疾皃陳留阮禹注見上漢田鳳爲郎容儀端正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邵氏聞見錄〕子美詩霍嫖姚對春苜蓿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有以也夫又云子美以郎季對文章春苜蓿對霍嫖姚或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陪李金吾花下飲（〔鶴曰〕金吾李嗣業漢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

律

長呂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取其不經意。即事體寫如拂石吹絮之類武人重客往往盡興）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夢弼曰〕世說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毳充芮切細毛也）

○

醉歌行（〔公自注〕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

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泣零。（人有此情寫得不濃至否止）（洙曰）（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鶻二歲曰鴘）（蘇曰）（鷙鳥擊鳥也）（修可曰）（三峽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洙曰）（漢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史記楚有養由基者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夢弼曰）（漢趙壹傳咳唾成珠玉）（何曰）（秦東亭即京城門外東亭送別多於此處）

其品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古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趙曰）（唐史稱鄭虔在官貧約乃引子美贈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則知公之詩真史矣）

東

太善刻ヨ傷ヨ情缺卻不可揣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鶴曰許當是居五臺學佛者）

古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清心語好）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惜極形容）君意人莫知人間夜

鶴曰河北有五臺山即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趙曰佛經以善業爲白惡業爲黑夢弼曰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寺近五臺山趙曰粲則僧粲可則慧可佛書貪着禪味是菩薩縛夢弼曰維摩經一心禪寂攝諸亂惡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易九二包蒙上九擊蒙項羽傳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夢弼曰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洙曰前漢匈奴傳冒頓作鳴鏑應劭曰髇箭也趙曰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涬鴻濛洙曰陶謂陶潛謝謂玄暉靈運惠連也項籍傳諸將讋服莫敢枝梧注小柱爲枝斜柱爲梧西京雜記文帝良馬名紫燕爾雅駮如馬鋸牙食虎豹渾一作混夢弼曰燕舊作鷰歐公定作燕

[illegible]

89 如此方是勝

△夏日李公見訪（公〔自注〕李時爲太子家令〔鶴曰〕按宗室世系表李公當是李炎）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實事它人以爲不足寫）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自得遠然）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爲君謀。（〔趙曰〕城南樓長安城南公之所居也〔洙曰〕古今注蓮花亦名水花）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得寒字（〔鶴曰〕鄠縣屬京兆陂在其境）律

應爲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雲子終不可解）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荅翠琅玕。（〔趙曰〕雲子指言菰米飯也〔師曰〕漢武內傳王母曰太上之藥乃有風實雲子〔夢弼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

[illegible] 林寫有雲子

信

九日曲江（夢弼曰西京記曲江以流水屈曲故名）

綴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荊門此路疑晚年高興盡搖蕩菊花期（洙曰桓溫九日宴龍山其地在荊州門外公疑龍山景物與曲江相似也）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夢弼曰奉先屬京兆時公妻子在奉先按是年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覬豁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内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

[illegible]

自遣放歌頗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戞君臣留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裋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

[illegible]

慄況聞内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雜見風味）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疑是崆峒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

曾

[illegible]

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朱曰能子敎落無所容注猶廓落也詩注）契闊勤苦也（潘曰）劉毅云丈夫蓋棺事方定矣（趙曰）明皇開元天寶間無歲不幸驪山故云御榻在嵽嵲嵽徒結切嵲音齧山高皃（趙曰）蚩尤乘輿前導之旗羽林扈駕之軍也（夢弼曰）膠葛歐公及荊公改作膠葛相如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殷靜作隱按唐

青天子幸溫泉賜從臣浴（趙曰）形庭天子庭以丹飾之（洙曰）內金盤尚方器用也（趙曰）衛霍皆以后戚而貴此以比楊國忠輩也（洙曰）官渡即曹操袁紹相持之處崒兀高峻貌崒藏沒切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夢弼曰）窸窣聲不安也上息七切下蘇骨切（趙曰）淮南子曰未有天地鴻濛澒洞上胡孔切下徒揔切（夢弼曰）掇都活切拾也魏武詩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東坡志林）子美自許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希曰奉先次赤故蒲城縣劉爲奉先尉以其邑之山水爲障）

曾

[illegible]

能品

[illegible]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情景）

玄淡脫活自在○夢弼曰祁岳鄭虔皆善畫隋楊契丹傳於契丹故以爲號洙曰玄圃在崑崙蕭湘二水名黃曰吳越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夢符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竹斑妃死爲湘水神貌莫角切十朋曰南史何胤字子季隱居不仕以會稽山多

何

澗城四年以蒲城
奉先縣元名蒲城
以會宴山陵改名奉
先也至此蒲擇在武
百詩亦於活擇錢
為年

[illegible]

靈巽徃遊焉居
若耶山雲門寺

天育驃騎歌（朱曰）天育廐（名驃匹妙切）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便自）
（踈齒）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爲
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
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考
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守天育（守即養也）別養
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
盡下（如第二句）故獨寫眞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
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
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夢弼）
曰穆天子傳天子之馬走千里〔師〕道曰蕭梢
者擢尾之貌〔鄭〕曰縹普沼切青黃色趙曰唐
兵志監牧之制其官領以太僕張景順開元
時人爲監牧都副使大奴王毛仲也其父高
麗人坐事沒爲官奴時毛仲領內外廐按張
說作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開元初牧馬二
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上顧謂張景順曰
吾馬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
也臣何力之有焉〔周禮〕庾人掌攻駒〔洙〕曰世
說支道林嘗養馬曰貧道重其神俊耳驍於

洛陽中子須先仲為
大叔先生之書字

具品

（皎切褭奴了切神馬也驊騮色如華而赤王良善御伯樂善相馬）

△驄馬行（公自注云太常良卿勑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崷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肉騣碨礌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無紧）

（要有風味）卿家舊物公能取天廄眞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麒麟地上行（洙曰晉王濟解相馬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大宛花驄注見前崷自秋切崒昨役切〔趙〕曰張衡西京賦隅目高眶注隅目謂目有角也顔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夢弼〕曰肉騣者肉突起碨礌然也碨烏罪切礌力罪切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連錢也〔東坡志林〕余在岐）

仁

下見秦州進一馬騣如牛領下垂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騣（洙曰）西域傳武帝遣使者持千金以請宛善馬（夢弼曰）涇渭二水在西幽并二州在北相去幾千里晝洗涇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洙曰）顏延年賦旦刷幽燕晝秣荊楚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春秋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

就陸自路巖庵 今自治自陸年 起有此

○官定後戲贈（公自注）時免河西尉爲右衛率府兵曹（鮑曰）公進三大禮賦上使待制集賢院令宰相陳希烈試文章爲希烈所忌試後止送有司參列選序權河西尉不拜改授右衛率府參軍

不作河西尉。凄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風刺得體）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洙曰）陶潜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潜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即解印賦歸去來

杜工部詩二卷補遺

漢陂行（山谷曰）菱葉荷花靜如拭拭訓淨雜記雜人拭筆注拭淨也

秋雨歎（漫叟詩話）云禾頭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作木字非事見齊民要術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木當作禾也

示從孫濟（山谷曰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此引前漢永平部權門請託殘吏放手字意）

湯東靈湫作（蔡興宗正異云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拂字從一作兼畫馬詩有云翠華拂天來向東正文作沸非也）

簡鄭廣文（山谷曰廣文到官舍置馬堂階下舊本繫馬堂階下繫馬乃合詩人之語時時乞酒錢乞與也丘既切）

赴奉先縣詠懷（山谷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乃用孫子新書楚莊攻宋厨有臭肉尊有餘酒而三軍有飢色舊引孟子殊非蔡興宗正異云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別本禾字一作禾今從之按此詩十一月作禾字明矣昌黎謂年登而妻啼飢實此意也）

山水障歌（誠齋詩話云詩有驚人句老杜山水障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又對月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類是也）

驄馬行（王彥輔曰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皆出於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荊楚子美驄馬行曰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趍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曰雞鳴刷燕暮秣越蓋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

（長信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見注[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及陷賊中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第能此走不患辭窮）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氷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

（長信哉）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

不見注[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三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天寶十五載自奉先挈家避地鄜州及陷賊中作）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第能此走不患辭窮）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氷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

太白與山水每
於驚服自遠矣
陶謝之風自多
在山李白

篇中詩法高亡
忍老年閑適之
白思秀為飄楊
言極博悲哭此
來以前句公杜
樣不滑性

已枯槁。座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内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此老歌行之妙）有不自知其所至者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絶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可哀）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豪俠。趙曰書正月上日注上日朔日也故王烱賓興以正月一日爲上日洙曰詩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何劉沈謝謂何遜劉孝綽沈約謝朓也鮑照字明遠修可曰宋景文公筆録今人多誤鮑照爲鮑昭李商隱詩有肥亭鮑照之句昔金陵人有得池中石刻作鮑照墓武后名照唐人讀照爲昭爾洙曰晉衛玠談道平子絶倒左傳有酒如澠）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鶴曰特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少府詩中云相公軍指哥舒翰時祿山反召翰守潼關）古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遊衍闃。清晨陪躋

信

兵吉

其多處固為長揖然則亦眾目施於雀蓋何天以為為我

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智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㝠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玆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爲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覿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拆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蛟蚄地亦實事非設寓言也空雷如此安得入地孛之用此起興說到時事也作詩皆然豈有解詩專作寓言使人厭見）煙氣譪崷崒魍魎森慘戚崑

日狂萬十丈蛟之諛乃雪新孫當傳眠而豈以影菊賦之乎

崙崆峒巔廻首如不隔前軒頹反照巉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玉觴淡無味胡羯豈强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猛將紛塡委廟謀畜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

宴罷難拒幽明迫三嘆酒食傷何由似平昔（幽明迫酒食傷皆俚拙。洙曰傳再宿曰信宋玉招魂曾米粱些希曰汝南先賢傳郭欽夷隱于蟻陂之陽洙曰天台賦靈仙之所窟宅夢弼曰雕胡菰米也宋玉賦主人之女爲徑炊雕胡之飯洙曰謝靈運詩引領冀良覿海賊盤渦谷轉渦烏禾切水坳也殷於謹切崷自秋切崒昨律切高峻貌希曰同川西岳南至華州皆不滿百里故華岳見於前軒趙曰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玉觴本中曰北言至尊旰食雞鳴而無味然有桓公之軍胡羯亦不足敵也洙曰書命畢公保釐東郊又徐夷並興東郊不開史帶甲百萬罷一作疲程曰左氏傳魏子曰惟食忘憂吾子置食間三嘆何也）

長篇甚佳

其品

[illegible]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鶴曰三川縣屬鄜州以華池水黑水洛水會同得名華原指華原郡豈非公自白水經華原而後至鄜州也）

古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踣恐泥竄蛟龍（敖遠恐泥如此）（引緪可笑）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礧磈共充塞

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狀意不刻更高更險與寄浩然）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坼岸去漱壑松栢禿乘陵破山門迴斡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沉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黲黷浮生有蕩汩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鄭曰豗呼回切水相擊也蓊烏孔切匌口荅切謂氣之蓊鬱也夢弼曰踣蒲北切言浪高陰崖爲之沉踣也泥乃計切查與槎同礧洛罪反磈口罪反礧磈沙石也言水勢漂蕩枯查與沙石同共隘塞也薛曰江河淮濟是謂四瀆鄭曰漂匹妙切浮也夢弼曰華原縣有三門山洙曰春秋括地象云地有三千六百軸夢弼曰寰宇記鄭州洛交水在縣南乃洛水交會之所及關謂潼關也鄭曰黲千敢切黷徒卜切黲黷垢黑也）

贈高式顏（夢弼曰按高適集式顏乃適之族姪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使在睢唐則入中對矣）故人

一作情話
五十字中

讀之令人感動

[illegible]

妙品

還寂寞削迹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語見賓次賓主兩得之〇洙曰）世說晉王戎過黃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云亡以來便爲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師曰）公少與高適李白常入酒壚論文酣詠自亂離以來相失今見式顏則平生飛動之意不能自已也

△彭衙行（夢弼曰左傳晉侯及秦師戰下彭衙漢爲彭衙縣其故城在同州白水縣東北）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十字最是情痛）癡女饑咬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

杜詩皆若杜
皆以物因云
之類也非若
杜杜序實事
之數也

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彭衙行是痛定思痛非絕行比也○（洙曰）書顏厚有忸怩濘乃定切餱乾食也（夢弼曰）同家窪即同州同谷窪烏瓜切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希曰）孫宰當是三川之宰（鶴曰）漢息夫躬絕命辭云涕泗流兮萑蘭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夢弼曰）夫子指孫宰也患胡官切）

二首悲痛之
極

能品

得舍弟消息二首

律

近有平陰信遥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鶴曰平陰屬河南郡（洙曰）烽燧有寇則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棠棣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恩

哀王孫

（王洙父曰時安祿山陷潼關玄宗倉卒西幸夜半出延秋門諸王及公主之在外者皆不及從其後多爲祿山所害即有脫者此）[illegible]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illegible]）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徂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忠臣之盛[illegible]倉卒之[illegible]）

隱語偶盡情[illegible]夢弼曰延秋門京城之西門漢書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韻會曰東來橐

[illegible]

馳謂賊自東都進也舊都謂長安（洙曰）史思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馳遞兩京御府珍寶於范陽不知紀極（師曰）朔方健兒指哥舒翰領朔方兵守潼關也翰出禦小蕃稍精兵而令為賊所敗故云何愚也（洙曰）天子謂肅宗即位於靈武（師曰）南單于即回紇也回紇以花門自號剺面謂披其面以度示誠懇也（洙曰）時回紇來兵助順要約曰漢耿秉卒匈奴聞之舉國號哭或至梨面流血梨即剺字剺割也古通用（師曰）狙竊窺也（洙曰）五陵漢五陵也趙曰後漢蘇伯阿望春陵城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illegible]

○月夜

律 好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愈緣愈悲俛仰具是）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師曰鄜州今陝西路鄜芳無切幌戶廣切帷也）

遣興

排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最是鎮鏡）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儻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落魄怨極能自道者。語少意

郭云真率寫 工

（多書自吏。洙曰驥子公之子宗武也後漢龐德公攜妻子入鹿門山蘇武傳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仰魚向切）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捎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謂卿此歌也。洙曰宋玉風賦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莽補切宿草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鄭豪放集語盡氣盡。古人所棄說爾更不足道。洙曰杜曲在長安之南公之所居也漢李廣射居藍田南山中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

悲陳陶

（鶴曰是年十月辛丑房琯及祿山戰于陳陶斜敗績癸卯琯又以南軍戰敗希曰陳陶斜在咸陽縣而公止云陳陶蓋斜者山澤）

其品

（之名故又曰陳陶澤東坡志林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琯之敗也唐書作陳濤不知孰是時琯臨敗猶欲持重以有所伺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古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宋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趙曰羣胡指祿山安西回紇大食兵相助討賊然夷狄之性不無殘擾故房琯雖喪兵而都人不願胡兵討賊只望官軍至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不見往

「悲青坂 古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晚蕭颼，青是烽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夢弼曰地理志伊吾郡有太白山青坂去太白凡五里唐書志太白山在岐州郿縣按房琯時起軍於太白古樂府飲馬長城窟希曰奚兒謂祿山所發同羅奚契丹室韋之衆黃頭謂以黃蒙其頭也颼一作野飋色櫛切）

刪

○對雪 律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
舞回風瓢棄樽無綠爐存火似紅（一字變態）數州
消息斷愁坐正書空（杜曰酒曰綠酒沈休文詩憂來命綠樽　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元日寄韋氏妹（至德二載在賊中作）律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
舊國移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
使啼痕滿面垂（洙曰鍾離縣屬濠州　夢弼曰郎伯乃妹之郎伯謂韋氏也　補曰長安上直北斗故謂之北斗城　希曰春城疑是秦城　夢弼曰郢楚地也言郢乃紀妹氏之所寓也）

斗柄運乃知春

真是佳篇
傳誦久矣

○春望 律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
短渾欲不勝簪（收得是如此○更深更長乃不及此○司馬溫公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近世唯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它皆類此不可徧舉

憶幼子（洙曰公之幼子宗武小名驥子）律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趙曰澗水柴門指言鄜州羌村寄家之地）

一百五日夜對月 律 別內已一百五日 歲時記云冬至一百五日為寒食

右宋山谷云國安 [illegible]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語貴不泥怨而不傷狂而不直評者不能及此）仳離放紅蕊（五字本不可解），想像顰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青波顏師古云言月光穆穆如金之波流也夢弼曰仳離別離也仳匹婢切詩有女仳離紅蕊桂花也趙曰青蛾或作娥非本作蛾翠眉之謂也洙曰牽牛織女三星世說牛女隔河而居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夢弼曰曲江爲京都勝賞之地遭祿山焚劫之後荒涼公故有感也）古 雅曰觀篇中語及胡騎滿城句當是在京都陷賊中作

[illegible]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汙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城北（如何一句道盡第常諷之云耳）

司馬溫公曰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有司於兩岸建亭館焉

殿[illegible]

喻[illegible]

遣[illegible]

夢[illegible]

尚[illegible]

殄厥慍不隕厥問始文王其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

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枘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若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洙曰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少與李白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起江淮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古

中反蔡侯乃孔平附通問之者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不必有所從來不必有所指玄又玄衆妙門。七字浩然以其將隱也）蓬萊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兩君具賓主）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其跌蕩劍體類自得意故成一家言。洙曰莊子鴻）

六有紀詰四

句

濛捫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希曰）淵明詩彭祖愛永年掉頭不可住（夢弼曰）巢父善屬文吟詩有徂徠集行於世（趙曰）珊瑚樹生海底石上見晉書（洙曰）左氏傳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夢弼曰）靜者謂蔡侯之爲人恬靜而其懃意有餘也除庭除也空中書謂寫傳書也（趙曰）禹穴在會稽山上（洙曰）南尋禹穴見李白一作若逢李白騎鯨魚（希曰）法華經問訊如來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魯訔曰大雲寺在長安贊公爲大雲寺主）

燈影照無睡心淸聞妙香（便覺超悟）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天黑閉春院地淸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翺翔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如此自句。修可曰維摩經菩薩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得藏三昧希曰琅璫字見漢書皆以爲長鎖公今所用蓋指爲鈴鐸故東坡有風動琅璫月向西洪龜父有琅璫鳴佛屋之句皆本此洙曰玉繩星名趙曰陸倕石闕銘銅爵鐵鳳之工蓋施爵鳳於屋脊上者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而諷之殷上聲洙曰史記沃野千里）

兒童汲井華慣捷缾在手霑灑不濡地埽除

刑

傳奇酒監林
欠彦情
雨奥云許梅

似無籥明霞爛複閣霽霧搴高牖側塞被徑
花飄颻委墀栁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
語契深心那能揔鉗口（閑情磊落）奉辭還杖策暫
別終回首泱泱泥汚人狺狺國多狗旣未免
羈絆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修可曰本草井花水謂平旦第一汲者夢弼曰複重也搴拓開也狺狺魚斤切按字當作狺犬吠聲也又狺與信通宋玉九辯猛犬狺狺而近吠）
[illegible]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

出家稱唐水
積於中六許
明七室函集
法方等經

果幽期（果如所願與愜幽期同但果字稱快○隨意下字自諭一時）到扉
開復閉撞鍾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
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要此等）黃鸎度結
構紫鴿下罘罳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
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趙曰江揔大莊嚴寺碑云光遍水精之域）
（齊一作齋洙曰釋經言聞正法如食醍醐然覺範曰世說云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則醍醐之能發性抑可知已此釋經所以取喻正法也洙曰絕交論把臂之英余曰漢書音義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㝵也罘音浮罳音思洙曰沙門）

（惠休姓湯氏善屬文）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亦自況時）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鱗（言意寫景俱異想見其處○【鄉】曰氎達協切毛布也【詩可】曰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其中絲如細纑名爲白氎國人取之織以爲布【洙】曰晉沙門支遁字道林有才藻爲惠遠有俗德【夢弼】曰青井芹謂青泥坊芹菜集有崔氏草堂詩飯煑青泥坊底芹是也）

雨過蘇端（【公自注】端置酒【十國曰】端時白衣按唐科名記端來春暮及第）古

雞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人皆有此）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屋角花碧秀墻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況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喜晴　古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饑豈無涯（善自寛）干戈雖橫放慘淡鬬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門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轗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查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宋曰]西都賦琳珉青熒[莊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橫戶孟切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出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史記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朽矣賈誼傳鳳縹縹而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揚子龍蟠于泥[希曰]鹿門龐德公隱地在漢水之陰[增曰]張華博物志天河與海通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見浮槎去來不失期查與槎同[洙曰]世說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鄭駙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夢弼曰]鄭虔）

（駙馬名潜曜尚臨晉公主廣文名虔駙馬乃虔之姪也鶴曰鄭駙馬池臺在河南新安縣）排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杯（咄咄不一）然臍郿塢敗握節漢臣回白髮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是是）重對秦簫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沐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漢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萬歲城及呂布殺卓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蘇武爲漢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毛盡落留十九年而還鶴曰是年正月祿山爲安慶緒所弑故有然臍之句又公與鄭時同在賊中故相期爲漢臣之回也夢弼曰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繆公以女弄玉妻焉晉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居道之北此以秦簫矣駙馬又以二阮比其叔姪也）

三兮俱往

喜達行在所三首

（夢弼曰肅宗即位於靈武移軍鳳翔公脫賊西走謁帝行在拜左拾遺○夏自賊中達行在所作）律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峯望或開（荒村岐路之間望樹

（而往並山曲折或見其背或見其面非身歷顛沛不知其言之工也）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趙曰岐陽乃鳳翔也著陟略切置也洙曰所親字見漢書）

愁思胡笳夕（不待下句）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五字可傷師曰暮人耳暫時更瞥）司隸章初覩（此情如何）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此豈隨人憂樂語○洙曰胡笳胡人捲蘆葉吹之以作樂洙曰後漢班超妹昭上書請超曰丐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間道言間間隙之道而行班超從間道至疏勒間去聲師曰暫時人言不敢保其性命也夢弼曰後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宮威儀謝玄暉詩還覩司隸章文庾信哀江南賦反舊章於司隸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

○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獨行中路間關憂患累百言不自憐者一見垂淚）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只影靜心蘇字每日跋涉擾危不自保皆可想見而此曰）

淒惻悲摧

能品

（喜亦未易自言宅人無此若有此若無此言又不知前人已言爾）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鶴]曰太白山在鳳翔武功縣偽京兆[洙]曰前漢刑法志京師有南北軍屯武帝內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也[鄭]曰中竹仲反）

述懷 古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詩中未見有為賊所羈一節豈非以脫身西走無幾耶但自誇出即脫身也）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極一時憂傷之懷賴自能識毫髮不失。後山云不敢問何如）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叟（師曰潼從紅切水名出廣漢上有關名潼關慾眉殞切鶴曰通典云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左爲青瑣洙曰三川在鄜州時公之家寓三川嶔去金切岑魚音切山[illegible]中典竹仲反）

得家書　排

去憑遊客寄來爲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鴈秋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師曰熊兒即宗文驥子即宗武公之子也鶴曰風俗通云噬虫曰恙古老人多野宿爲恙所傷故早相見必勞問曰無恙乎洙曰傳君子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帳殿言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爲殿也師曰周有一命再命之士洙曰時公至行在授左拾遺故有一命之語北闕妖氣謂京師尚未收復也）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鶴曰涼州漢武威郡唐屬隴右乃河西節度治所）古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鮮麗稱事非衰颯老人語）繡衣

赴秋設寓

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名聲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絕島罇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師曰〕漢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時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宋曰〕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持斧捕盜書安西去交河郡七百里以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希曰〕去秋指至德元載時吐蕃陷隴右宕鄯郭涼等州涼州爲節度之所治不可使失故天子憂之正後詩所謂須存武威郡之意也〔鶴曰〕族父謂杜鴻漸按本傳至德二載遷河西節度使〔鶴曰〕公時爲拾遺長孫爲侍御史皆諫官故云同官東郊謂史思明西極謂吐蕃也

此詩終是哀微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鶴曰漢中）（唐興元府本梁州）

古二律但出判以憂無樂矣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

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溟喬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生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里閑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我無臣復資聊欲從此逝（洙曰易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揚雄河東賦瓔天狼之威弧黄曰天子從北來言肅宗即位於靈武洙曰頓兵岐梁下言肅宗移兵鳳翔也詩爲下國綴旒又公羊傳君若贅旒處趙曰南伯謂漢中王將也修可曰漢志注日五星謂之七曜洙曰左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注旰晏也鶴曰補闕掌供奉諷諫又御史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此謂樊以侍御史爲判官也洙曰左傳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

何

[illegible]

（氏之遺民乎蔡邕曰後漢更列帝謂光武建中興之業也漢紀高帝曰吾亦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鶴曰亞字次公肅宗在靈武上書論當時事帝擢校書郎時杜鴻漸節度河西奏署從事府）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杜豆何如）（發語怪怪辭似有足從者）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輊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曰字恐誤）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為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踊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迴其頭（孤峯石戴驛龍吟迴其頭皆奇語）夾輔待所致（鶴曰老子天下神器不

南史王敬[illegible]
[illegible]
車

可爲也崆峒山在西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此言吐蕃入寇也青海在東乃哥舒翰戰處詩如輊如軒此言山東危而不安也彥輔曰邊方有警晝則燔燧夜則舉烽洙曰書西被于流沙漢文帝前席賈生夢弼曰武威郡即安西都護府也羶羊臭也大觀二年郭隨使虜將搴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以問虜使時立愛立愛云黃羊野物可羅取食之不羶蘆酒糜谷醖成可撥嚙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二物皆北方所有信乎美之言驗矣蘆蔡本作虜引虜酒千杯不醉人爲謠希曰漢高帝紀撥亂世反之正修可曰漢書光武時異國有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馬駕鼓車洙曰左傳夾輔周室

[illegible]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夢弼曰同谷郡今成州晉仇池郡）

古

大扇也

作品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抱罕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

齐

求受詞大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毳父豪豬鞾毳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鬬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秀句）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洙曰天子行幸所在曰行在李祥曰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四

面皆有弱水遶之洙曰唐安昌郡河州里枹罕縣抱罕故羌侯也抱音孚本枹鼓字也太白山在鳳翔郡縣仇池在成州上祿縣山上有池夢弼曰山海經注豪豬能以頭上豪射人也說文兕如野牛青色皮厚可爲鎧泰伯曰樂錄云蚩尤率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洙曰月窟西極也格鬬相抗而殺之曰格魯曰詩有杕之杜生于道周釋文周曲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洙曰郭中丞英乂也郭知運之季子肅宗興師朔野英乂以將門子特見任用後鎮蜀爲崔旰所殺）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淒涼餘部曲燀赫舊家聲鵰鶚乘時去驊騮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即前程斜日當軒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松沙皆屬縣綏）和虜猶懷惠防邊詎敢驚（上句有闕下句俟考）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奔封豕周秦觸駭鯨中原何慘黷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内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金椀出無復總帷輕（箭入昭陽至總帷金椀愈甚矣非所忍言）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罘罳朝共落棆桷夜同傾三月師逾整羣胡勢就烹瘡痍親接戰勇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埽欃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語不及屈隨意攝書）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依劉表還疑厭禰衡

[illegible]

[illegible]

畫淨言隴右乃援祿山禍重長安未復尤急望要文佛乃虎任用人於易置非栗乃爲文之無之則後之外宜其見言表讀者再細譯之

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軍壓舊京、安邊仍扈從、莫作後功名、（趙曰西山將謂英乂充爲秦州都督詔還加隴右節度也犀一作恒趙曰天水郡秦州也雪山拓西山也朱曰左傳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陳琳檄云若駭鮮觸細網趙曰祿山反幽州陷河北又洛陽長安此所謂奔突函劍而觸冒周秦也朱曰文選云上慘下黷趙曰祿山旣殺慶緒爲冠此所謂餘孽尚纔樵也朱曰箭檄書箭也昭陽漢殿名趙曰漢周亞夫細柳營在長安笳吟細柳言胡人之笳乃在漢營也王子曰衣行言王子以避亂之故隱逃爲白衣而行也夢弼曰南史沈炯字初明爲魏所虜嘗攜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識引孔氏志怪漢盧充家西有崔少府墓充與崔女爲婚得金盌一枚事非也朱曰界昷漢書注連闕連閣也檐釋文妖星也上初衡下旄耕切記儒有篳門圭竇注門旁竇穿墻爲竇如圭墨子楚王令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漢酈食其傳韓信東擊齊齊軍壓下以拒漢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壓下守備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襲齊叔孫通傳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通籍通朝籍也徵瑕公自謂爲拾遺也詩寔彼周行箋云周之列位也後漢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

（號曰三獨坐此以美英乂也魏志王粲以西京擾亂皆不就辟乃之荊州依劉表漢禰衡注見前）（夢弼曰）（時朝廷以廣平王俶爲元帥李嗣業爲前軍收復長安新律謂師律也纔從謂扈駕復還闕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鶴曰）（是年吐蕃遣使來請討賊且脩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往報聘楊蓋贊巨川以行者）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征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賛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惟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垂淚方投筆。傷時卽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盌。夷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愼爾參籌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摶。（權可取稍不足氣象。）（趙曰）（往吐蕃當渡青海故云海氣寒也）（鶴曰）（帝京氛祲滿謂京師尚未收復也賛普吐蕃君長名）（洙曰）（漢楊雄字子雲三世不徙官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班超家貧爲官傭書久勞苦投筆嘆曰大丈夫無它志略猶當効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馬援傳劉尚深入五溪軍沒馬援因請行帝愍其）

（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趙〕曰吐蕃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也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哭長孫侍御（〔鶴〕曰前有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當是得武威之命未到而死）律

道爲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栢。蕭瑟九原中。（〔洙曰〕禮闈禮部所設以取上也晉郤詵對武帝云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憲府御史所居之署也漢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趙〕曰漢朱博傳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檀弓注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

。奉贈嚴八閣老（〔鮑曰〕嚴武時爲給事中〔夢弼曰〕按李肇國史補宰相相呼爲堂老兩省相呼爲閣老公時爲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律

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鶴曰〕漢舊儀丞相聽事閣曰黃閣然則給事中何以得云登黃閣蓋給事中屬門下省其長曰侍中與中書令參摠而顓判省事即宰相也給事掌）

全孫

刘

分判省事故
得同登貴閣
。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鶴曰時賈至爲中書舍人嚴武爲給事中又按公是年六月薦岑參狀左補闕乃韋少遊裴薦也）律

田園須暫住戎馬惜離羣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晩行口號（鶴曰公時家在鄜州有墨制許往省視○八月自鄜[illegible]還京作）律

三川不可到歸路晩山稠落鴈浮寒水饑烏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摠還家尚黑頭（人知江摠自陳入隋不知其入隋[illegible]老江南）

獨酌成詩 律

具品

[illegible]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至淺淺者亦自愉）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洙曰〕西京雜記陸賈曰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旣有徵大亦宜然）

徒步歸行（〔八〕自〔注〕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魯訔〕曰特進李嗣業也時守邠州公經途作此贈之就其借乘馬代勞往鄜州也）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謂家人望其歸須借馬驃去。〔洙曰〕論交一作論心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師曰〕櫪馬槽也〔修可曰〕崔豹古今注始皇有七馬一曰追風廣韻馬黃白色曰驃〔希曰〕按李嗣業傳嗣業至鳳翔上謁肅宗喜曰卿至賢於數萬衆以爲前軍收長安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以助軍有死馬千疋）

不特未滿呂此段殊若限出折詩亦不至長也

○△玉華宮（〔夢弼曰〕按唐志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寰宇記正殿覆瓦餘皆葺茅當時以爲清涼勝於九成宮也〔師曰〕自此詩以下至淹什乃公趨鄜路紀所經見兼述抵家情況）古 楊選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哀思苦語轉換簡遠有長篇餘韻未更自傷非意所及）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爲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起結淒婉者婉爲情。梅聖俞曰玉華宮近有晉符堅墓前在溪回蘊釀蓋取溪色如酒色之碧也溪回言回遶也惟回淺泓松風不歇〔夢弼曰〕淮南子人血爲燐許慎注兵死之血爲鬼火燐者鬼火之名〔洙曰〕莊子子綦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注籟簫也〔夢弼曰〕美人言陶葬木偶也公詩末意蓋傷符堅安在美人已化爲黃土是以憂來浩歌揮淚盈把又自傷在征途間豈能長久者乎）

洪文脩曰此老杜玉華宮行大王鴻之請看白日此章乃張祜收東易而子書亡文脩有韻東州詩同此韻

「九成宮（〔夢弼曰〕按唐志九成宮在鳳翔府麟遊縣西五里本隋仁

全篇佳唯

（壽宮正觀間修之以避暑因古更名焉山有九重故有九成）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并書地形）曾宮憑風迥岌嶪土囊口立神扶棟梁鑿翠開戶牖（二語雄稱）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揭𡾰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製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感嘆之尤得體者）我來屬時危仰望嗟嘆久天王守太白駐馬更回首（夢弼曰曾與層同迥一作廻岌逆及切嶪逆怯切岌嶪山貌張衡西京賦狀巍峩以岌嶪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盛怒於土囊之口魯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又乘陸揭嶭魚列切鶴曰唐志云九成宮周垣千八百步并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等太宗高宗嘗臨幸舊史志云九成宮總監一人副監一人丞一人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洙曰周穆王遊於崑崙山見西王母與宴於瑤池之上王元長曲水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峻宇雕墻趙曰守音狩太白山名守之爲義言肅宗在鳳翔也夢弼曰天王守太白與春秋狩于河陽之義同也五代晉開運三年官書本及晁以道本並作狩）

羌村三首俱佳
而第一首尤絕一
字一句描出[illegible]
偏有人氣[illegible]
手而畫曲周至
讀者自當[illegible]
常人所道[illegible]
但其義奧和[illegible]
音而結[illegible]
乃杜工部本詩
也嗚呼妙矣

△羌村三首（夢弼曰鄜州圖經州治洛交縣羌村洛交村墟）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隣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更字正合反聲。當時適然千載之淚常在人目詩三百下多見也。[瀉曰]赤雲西峰返照雲滯皆赤色[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注崢嶸高秀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遶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洙曰禾黍一作黍秋又黍稌[魯曰]糟牀即酒醡也）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

[illegible]

[illegible]

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北征（趙曰公自鳳翔還鄜州此詩述征路及到家之事當是九月作）

東坡曰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詩眼曰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詩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為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

古

葉石林云長篇最難[illegible]

妙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長篇自然不可無此〇悉詰中雅從容風刺語此大篇興）致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坡陀望鄜畤谷巖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鳥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廻悲泉共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纔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

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饑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説（北征精神全得一段盡意他人窘態有壯不能自言又羞置勿道）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旁覺祅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喜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絶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競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闥都人

不言周不言妹喜此
言互文之説一代無
人辨此亦注之矣

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埽灑數不闕（數音朔謂每有喪亂終必反正）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夢弼曰東胡指安慶緒也時慶緒弑其父祿山而襲僞位矣詩行邁靡靡注猶遲遲也洙曰回首鳳翔縣時肅宗在鳳翔也希曰邠郊謂邠州地乃涇水之所通也鄭曰橡徐兩切橡實也希曰桃源在鼎州夢弼曰鄜音孚鄜州也畤諸市切祭天所也前漢郊祀志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止於鄜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洙曰潼關哥舒翰所守師敗而降夢弼曰公言妻子寒凍以海圖舊繡爲小兒裋衣故波濤爲之坼繡紋爲之移天吳及紫鳳之類或顛或倒也趙曰天吳海國所畫之物紫鳳所繡之物也山谷云天吳水獸八首八足尾背青黃見山海經夢弼曰至尊謂肅宗也左傳天子蒙塵于外回紇或作回鶻非蓋德宗時方請易爲回鶻也洙曰送兵五千人時回紇以兵五千助順趙曰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言回紇助順主上雖虛心以待其破賊然時議恐畢竟爲害所以氣欲奪也希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夢弼曰青恒碣石皆東北之地言自此可以略定矣定功曰酉陽雜俎云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言世事乖者稱狼狽洙曰褒妲褒姒妲己也此言誅楊貴妃也魏泰道輔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禹錫云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樂天云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也豈特不濟

蔡夢弼[illegible]
[illegible]

曉文章體裁而造語養拙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無預官軍也胡仔元任曰褒姒周幽王后也夏字疑誤當作商周魯曰宣光指周宣王漢光武中興也東坡志林曰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杖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難又從幸蜀首建誅國忠之策洙曰大同白獸皆禁中宮殿名也夢弼曰考之唐志無白獸闥之名豈假漢白虎門而言之乎鶴曰漢有白虎殿唐高祖名虎故改曰獸洙曰司馬相如賦建翠華之旗園陵天子所葬之處也

月

律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洙曰時官軍營於長安之西言休照爲征夫見月而感也）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鶴曰按史是年九月丁亥以廣平王俶爲元帥司空郭子儀副之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壬寅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之北澧水之東與賊戰斬首六萬賊大潰癸卯大軍入京師甲辰捷書至鳳翔）

排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

済

[illegible]

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泰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五丈本不可省與花溪同）入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獨欲一日親見不可得想像欲狂。本作共待獻香醪先生興觀序本定作準擬〔洙〕曰京縣者京師之縣也時王師至安慶緒奔於陜郡〔通〕曰南史丘遲與陳伯之書將軍魚遊於鼎沸之中異苑桓謙太元中見有人皆長寸餘被鎧持槊從培中出緣机登竈蔣山道士令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希〕曰後漢第五倫使謝夷吾收烏程長按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白倫曰竊以音候知長當死）

遊蒐假息非刑所加至月餘長果梟卒〔鶴曰〕舊史御帳殿受朝賀蓄行幸時以幄帝爲殿也〔趙曰〕玄冕衞大夫之服〔洙曰〕周禮以車轅爲門梁陳慶之所統之兵悉著白袍前漢書出稱警入稱蹕止行人也〔洙曰〕羊腸坂在太行天下之險也崔豹古今注高宗有雉雊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天子有雉尾扇長安近地有五丈原時賊退敗故云壁壘空也關内八水涇渭滻灞澇滈灃潏散風濤言寇亂漸平也〔趙曰〕元帥司空詳見題下注〔夢弼曰〕漢蘇武使匈奴杖節牧羝北海上晉呂虔有佩刀相者曰必三公可佩時王師收長安以李嗣業爲前軍又嗣業嘗爲左右陌刀將花門謂回紇也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拓羯謂安西也按西域傳安西者即康居小君長罽王故地募勇健者爲拓羯猶言戰士也漢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時用朔方等兵故云爾〔洙曰〕劍吹毛言其利也古云吹毛之劍漢董卓傳呂布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

此四詩爲深惜玄宗西[illegible]出奔不回[illegible]長安天下之[illegible]祿山[illegible]知祿山[illegible]八之七[illegible]九廟[illegible]御[illegible]上皇之宗自此[illegible]

收京三首

律

玄宗西幸不來有[illegible]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爲下殿走（舊嘗不滿此語以收京言之尚可耳）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駕聊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略更與萬方初〔洙曰〕須爲下殿走不可好樓居一作得非羣盜起難作九重居〔夢弼曰〕說文除殿陛也〔洙曰〕世說熒惑入斗天

[illegible]

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可見但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延壽觀焉【師曰】玄宗好神仙故有此句【洙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焉喪其天下焉史記魯仲連傳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而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王制天子七廟【趙曰】兵謀謂之廟略蓋謀於七廟之中也【夢弼曰】更平聲與民更始之義也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沈痛數語讀之墮淚）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

[illegible]

叨逢罪己日。霑灑望青霄。（【希曰】嵇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

白從白得老【洙曰】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鶴曰】是年十二月戊午朔肅宗御丹鳳門下制大赦【洙曰】商老商山四皓也漢高祖時戚夫人以寵將移動太子呂后用張良計召四皓使侍太子朝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指示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矣書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澤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鮑曰】羽翼懷商老謂裴冕杜鴻漸等輔相肅宗猶商山四皓輔漢太子也文思憶帝堯謂玄宗禪位猶堯授舜也【洙曰】傳臧文仲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壕。賞應歌杕杜。歸及

薦櫻桃（不言宗廟而曰薦之盛收復之舉其見非強點綴者）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帝）
（漢浩然。未有撥。唐辛捷書同日助書之及語尤有味。洙曰、漢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 [illegible] 曰雜虜撥戈數謂回紇吐蕃諸外夷叛服不 [illegible] 帝也。宋曰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第宅也甲第甲猶言甲乙之第次第。漢第一之第）

潼關吏（趙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山及。謂哥舒翰守潼關敗失時爲賊所敗。蹔收復長安。增修關隘爲之防。此詩乃公歸京時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趙曰草草若說詩勞人草草。薛曰世說云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夢弼曰列戰格即列柵也）

注曰蜀都賦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蒼頡曰哥舒翰與賊戰於桃林官軍潰敗因不力戰遂爲賊所乘自相蹂踐是以敗績書武成注桃林在華山東左氏傳晉侯詹嘉守桃林之塞注今潼關是也要音於宵切我之要

留花門

（趙曰按唐志甘州有花門山堡東北千里至回紇衙帳今言花門正指回紇也時用朔方吐蕃回紇諸兵以討賊既收長安葉護奏以軍中馬少請留其兵於沙苑自歸取馬還爲陛下除范陽餘孽沙苑在同州同州爲左輔之地故公詩云連雲屯左輔[illegible]言其[illegible]也）

北門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漢月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修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胡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此物公主歌黃鵠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長戟鳥休飛哀笳曉幽咽田家最恐懼麥倒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撇烈胡塵踰太行雜種抵京室花門旣須留原野轉蕭瑟（朱曰前漢匈奴傳單于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

子也又云匈奴居北邊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夢弼曰匈奴舉事常隨日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前漢匈奴傳贊曰周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所作疾而歌之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之而已贊又曰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絶應劭漢官儀故事云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洙曰前漢西域傳漢建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烏孫昆莫爲夫人昆莫年老公主悲愁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憂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怜之善曰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嫁回紇可汗洙曰詩謂子不信有如皦日今

言指白日以爲盟約也鶴曰左輔注見前題夢弼曰酈元水經太白山在武功之南夏宿雪其上今花門屯左輔近于太白山矣或謂回紇兵被白練猶積雪然也樓大防曰杜詩連雲屯左輔百里見積雪讀者謂止言其多爾如此則上句足矣何用積雪之語惟能知回紇之人衣冠皆白然後少陵之意渙然夢弼曰撇四蔑切上林賦奔騰撇烈本一作滅沒正異作撇捩洙曰太行山名丘希範書婢漢舊邦無取雜種

當[illegible]之時賊据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趨太原[illegible]公以為[illegible]州精兵万人塞延之關而入直搗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當言五城制勝其平虜無兵可用也思明自博陵寇太原會河北而西故曰割懷衛長安白

塞蘆子

鶴曰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以備吐蕃夢弼曰延州乃秦地之北門去州百八十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蓋兩山特立如門其形若葫蘆也鶴曰時官軍止知東討收復河洛而不知蘆子之可塞公懼有乘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illegible]

[illegible]隙而入者故有此作又按是年冬史思明帥高秀巖以所部來降是詩乃作於未降之前也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荊杞思明割懷衛秀巖西未已迴略大荒來崤函蓋虛爾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驅塞蘆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爲退三百里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誰敢叫帝閽胡行速如鬼（鶴曰張說）

[illegible]

嘗爲朔方軍節度往廵五城措置兵馬按唐舊史注朔方節度所管有定遠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及豐安軍唐開拓邊境連西域皆置都護府州縣又置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爲戍卒時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所留兵單弱竟召吐蕃之禍焉宋曰史思明雜種胡人也時隨安祿山反河陽據懷衛二州高秀巖哥舒翰麾下將也時爲史思明偽河東節度將兵西嚮山海經大荒之野雍州有崤函之固謂崤山函谷即長安也〔鶴曰薛大夫當是御史大夫薛景仙以檢校戶部尚書兼尹鳳翔嘗敗安祿山遊軍夔彌曰昆戎即吐蕃也兩寇謂思明及吐蕃也時連結入寇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

[illegible]

陷賊之故闕爲面別情見于詩（趙曰按唐史虔以祿山反陷賊僞授水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與王維等並囚宣陽里以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祈解於圓乃免死貶台州司戶參軍）

律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蒼惶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洙曰樗散之材言不合世用也樗散字見莊子）

瘦馬行（師曰此詩爲房琯作琯喪師陳濤斜罷相出爲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以用也）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衆道三軍遺路傍。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年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歷塊誤一蹶。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

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爲伴日暮不收烏啄瘡（[illegible]）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展轉沉著忠厚惻怛感動千古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硉矹以前却記徹者如[illegible]曰硉兀骨高貌硉郎兀切洙曰唐令諸字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髆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左髆膊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右頰[illegible]曰六印一作火印三軍一作官軍[illegible]曰[illegible]亦名飛黃神馬也[illegible]馬身背有角乘之壽[illegible]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illegible]都[illegible]圖[illegible]如歷塊洙曰[illegible]延年[illegible]白馬賦[illegible]終惠養生本技[illegible]）

畫鶻行

高堂見生鶻颯爽動秋骨初驚無拘攣何得立突兀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窟寫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烏鵲滿樛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劒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墨且蕭瑟緬思雲沙際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顧步獨紆鬱（[illegible]）

摯調以條拘摯之（洙曰）支道林好畜馬云貧道重其神俊舞鶴賦歸人家之宜畢又云煙交霧凝若無毛質陸士衡詩紆轡衍子情

○

臘日　律

臘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小兒語太家數）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洙曰萱草乃忘憂草今俗云萬年韭霜雪不凋）鄭曰長安志宣政殿北曰紫宸門內有紫宸殿即內衙之正殿趙曰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罌所以盛之也

杜工部詩三卷補遺

悲陳陶

（趙曰）常之詩話杜子美陳陶詩云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言房琯之敗也琯臨敗尤特重而中人邢延恩促戰遂大敗故子美深悲之子美爲右拾遺會琯罷相上疏力救琯肅宗大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救之獲免故洗兵馬行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蓋感其救已也張無盡孤憤吟云房琯未相日所談皆臯夔一朝陳陶下覆没十萬師中原已紛潰老杜尚嗟咨則老杜救琯之章豈亦出於私情乎

送孔巢父歸江東（葛常之詩話云安祿山反永王璘有窺江左之意李）白嘗受璘辟爲府僚璘敗白流夜郎孔巢父亦爲永王所辟巢父察其必敗潔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兼呈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送從弟亞赴河西（葛常明詩話云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蓋用易雷）風相薄左氏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哭長孫侍御（按唐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以此詩爲杜誦作詩中賦頌作雅）

（舊乘驄作屢乘驄蕭瑟作蕭颯）

玉華宮（容齋隨筆曰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老杜玉華宮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爲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也遂誦其離黃州詩偶同此句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老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脚插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載鄰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爲一灑篙工起鳴舷輕艣健於馬聊爲過江宿寂寂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嘿諭也）

北征（唐子西語錄云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北征一篇直紀）

（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即如人作家書乃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0243 v3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公自注舍人先世掌絲綸）夢弼曰賈至字幼鄰父曾嘗於開元間掌制誥至從玄宗幸蜀爲中書舍人帝傳位至當譔冊既進奏帝曰昔先帝誥命乃父爲之辭今玆命冊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鶴曰長安志東內有大明宮會要云貞觀間營永安宮後改名大明宮又改名蓬萊宮咸亨初改蓬萊宮爲含元殿復改爲大明宮○乾元元年春至夏五月在諫省作

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名五夜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壯麗自是若非微字清灑不免擾肥矣謾發此義）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洙曰〕（顏氏家訓或問一夜五更何所訓答曰漢魏以來謂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謂之五更皆以五爲節也〔希曰〕漢儀中黃門持五夜〔師曰〕箭乃漏箭軍中傳箭以直更〔洙曰〕天子之門九重〔昱曰〕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時可曰〕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東坡〕志林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云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

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寮友　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鎖。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

裏、朝朝染翰侍君王

○王維和

絳幘雞人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佩聲歸到鳳池頭。

○岑參和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鑾曉鍾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苕溪胡仔曰老杜早朝大明宮詩賈至爲唱首王維岑參皆有之四詩佳絕今蘇臺閩中杜工部集本不附此三詩惟錢塘舊本有之）

王李東曰早朝詩不得不為富艶而子美能之中嫌並清新方不傷於肥俗此但前于雍容處之句往往要之填塞也

田只大抵殿額[illegible]帝日南政東西大明宮之宣政殿[illegible]延英殿不時御也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夢弼曰長安志唐內大明宮正殿曰含元元日冬至受華夷萬國大朝會宣政殿朔望御紫宸殿日御宣政殿東有東上閤門西有西上閤門故以掖稱鶴曰舊史含元殿之

[illegible]

（後曰宣政宣政左右有中書門下二省公爲左拾遺屬門下故曰左掖）律楊選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煙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佳處自在可想）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洙曰赤羽旗以赤鳥羽爲旗也霏霏一作微微曲禮主珮垂則臣珮委蓬萊宮名即大明宮緝曰漢有鳷鵲觀在甘泉宮蓋借以比宮禁之禁掖也鳷章移切洙曰青瑣謂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鏤中曰詩自公退食）

紫宸殿退朝口號

律楊選

紫宸殿在宣政殿次北

[illegible]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春容富麗）晝漏稀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意外意）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稀聞本作聲聞先生手定作稀聞洙曰唐制昭容正二品係九嬪鮑曰唐制左拾遺隷門下省而門下在東故曰東省時公爲左拾遺夢弼曰夔龍舜之二臣也晉荀勗罷中書監云奪我鳳皇池蓋晉人以中書禁邃比天上鳳凰池謝玄暉直中書省詩茲言翔鳳池鳴佩多清響文昌雜錄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

西省者就政事堂見宰相也今考[illegible]

下有東西兩省列省中右門下故左大五承天门外兩省官亦各夫在各為解今杜詩田嚴日[illegible]和出東西各[illegible]共解也[illegible]

任令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官人不得出内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令殿廷惟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晚出左掖　律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濃霧可想）樓雪融城濕。宫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焚諫草者不欲人知也然使人知其焚草是猶欲知也雖焚草亦避人故是點破古事無限意思歎此事君當然之禮）騎馬欲雞棲（結語讀之數過歎歎）也實謂漏日夕淺耳亦未嘗非日夕意也○〔洙曰〕新漏刻銘云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注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趙曰〕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之遠也〔洙曰〕高士廉每有獻納必焚其藁〔夢弼曰〕晉羊祜皆傳嘉言讜議焚其草故世莫聞〔希曰〕唐馬周焚章表魏陳羣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洙曰〕文選雞登無而歛翼〔師曰〕詩雞棲于塒日之夕矣公言騎馬出左掖之時乃日將夕也

題省中壁　律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鷰青春深（老健有情此非旌旗日暖宮殿）

山谷以為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比地[illegible]二三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下耳

（風微兩句比）

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衮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夢弼曰埤避移切又皮離切掖乃省中左右掖也垣埤皆墻也高曰垣低曰埤謂垣之竹埤之梧皆長十尋也（師曰）董賢傳重殿洞門注洞門謂門之相當也（山谷曰）唐省中皆青瑣畫雪（宋曰）腐儒字見漢書通籍注見前詩退食自公又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趙曰）公時爲拾遺故用補衮事（宋曰）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春宿左省（鶴曰公爲左拾遺屬門下省而門下省在東故曰左）

省律

杜[illegible]吉田多字
[illegible]
[illegible]
李[illegible]曰星動[illegible]
四月多写誤矣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風連西極動二動字相近星動較奇）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夢弼曰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本草珂貝類可以爲馬飾通俗文曰馬勒飾曰珂按唐車服志五品以上有珂傘凡車之制三品以上珂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四品已下去通幰及珂（師曰）玉珂尊者所鳴之珂或云馬非（鶴曰）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時公爲左拾遺）

送賈閣老出汝州（鮑曰賈至爲中書舍人出守汝州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肅宗紀二年九節度師潰汝州刺史賈至奔于襄鄧而傳不書隱之也律）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是送同省）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趙曰賈歷中書舍人而省在石華門西故曰西掖鶴曰艱難歸故里蓋賈乃河南洛陽人而汝州屬河南道也河南府又爲鄭紫邏坡州山也洙曰青門長安東城門也邵平種瓜青門外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師曰昔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馬後人遂援爲太守事二毛注見前）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公自注相國製文律）

冠冕通南極（樓大）文章落上台（謫壯而臨）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禾褒）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驛程旅館又喜又悲）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愛之望之祝之）

（廟之趙曰冠冕指言張司馬南極指言南海也洙曰文章落上台謂相國製文也夢弼曰南部新書大明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爲名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白樂天爲翰林學士有詩云三殿角頭宵直人是也詔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三殿而去也或曰三殿謂蓬萊裕翠紫微是也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殿去也鶴曰高帝紀百粵之兵服虔注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illegible]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律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卽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傷青門學種瓜（夢弼曰鵁古肴切鶄子盈切鸂苦奚切鶒恥力切正作皆水鳥也近侍公自謂爲左拾遺也此身那得更無家謂前此轉徙賊中寄家鄜州嘗有詩云無家對寒食今既復[illegible]而言也丈人謂鄭八丈也才力本作文力[illegible]作才力青門種瓜注見前此勸鄭丈出仕未可學種瓜而隱也）

[illegible]

△曲江二首 律

一片花飛減卻春（[illegible]）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illegible]）（[illegible]作詩不甚拘律者）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illegible]警策之至可以動[illegible]不[illegible]一二句而已）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趙曰宦貴之家塚前有石麒麟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觀梧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脅爲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五尺左脅折余曰絆音[illegible]汗馬縶也）

江上白[illegible]

較勝而私
粗淺何就
鄭太云真率有情
[illegible]

朝回日日典春衣（劉曰高興）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落落酣暢如不經意而自星圓活生意自然有不可名言之妙〔洙曰〕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常謝欠人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縕袍償之去詩云典盡春衣無可奈尋常行處欠人錢〔蘭曰〕賈誼傳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以對七十然江南逢李龜年詩云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又未嘗拘以數對也尋常幾度皆俗語〔希曰〕詩老夫灌灌毛傳云灌灌猶款款也〔洙曰〕馬少怜春日詩云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公蓋用之言相與賞翫莫相違戾此得非語同舍郎乎〔王彥輔塵史曰〕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問相唱和其詩有綰霧青絲弱牽風紫蔓長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取其意而語脉蓋有家法矣）

曲江對酒 律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精春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四句亦自恣肆）縱飲久

判人共棄懶朝眞與世相違。吏情笑覺滄洲遠。老大悲傷未拂衣。（春殿一作宮殿〔趙曰〕苑外者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夢弼曰〕第二三句楊自對桃白自對黃謂之句中對格〔鄭曰〕判普官切正作拚〔夢弼曰〕世說王子猷拂衣而去〔李商老曰〕嘗見徐師川說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楊花語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詩不厭改也）

曲江值雨　律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支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洙曰〕開元間析左右羽林軍置左右龍武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芙蓉城連曲江〔師曰〕唐諱虎故改龍虎軍爲龍武〔鶴曰〕如舊注則不見新軍別殿之義案志至德三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騎今詩作於次年故曰新軍又志云芙蓉園在京城南內築夾城入園中有殿而曲江又連芙蓉苑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公詩云江頭宮殿鎻千門是也〔鶴曰〕按貞元間中書門下奏云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已下於曲江合宴此賜金錢會也漢紀注凡言黃金者眞金止言金者錢也〔趙曰〕醉佳人傍者蓋曲江宴時賜大常教坊樂也樂器有名錦瑟者猶寶瑟瑤瑟之謂也）

全篇[illegible]

晦日尋崔戢李封（鶴曰正月晦日也唐貞元前以正月晦日爲令節詳見樂遊園題注）古

朝光入甕牖尸寢驚弊裘起行視天宇春氣漸和柔興來不暇懶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步覺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會心眞罕儔每過得酒傾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懽況因令節求李生園欲荒舊竹頗修修引客看埽除隨時成獻酬崔侯

[illegible]

初筵色已畏空樽愁（寫得濃至）未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草牙既青出蜂聲亦暖遊思見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至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威鳳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閑處後得一語）庶用慰沉浮（夢弼曰記儒有環堵之室蓬戶甕牖音義曰以蓬爲戶以甕爲牖洙曰語寢不尸黃曰陶潛夜行途中詩昭昭天宇濶夢弼曰出門無所待謂不待車從也趙曰張平子思玄）賦

賦匪仁里其爲宅［參解曰帝王世紀女媧氏沒有大庭氏至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皆襲庖犧氏之號曰炎帝漢書音義黃屋車上之蓋天子之儀以黃繒爲裏也［洙曰晉阮籍傳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以酣醉獲免漢紀南郡獲威鳳爲寶晉灼注鳳之有威儀者也［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木叢長之張華博物志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也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公自注程携酒饌相就取別）

［[illegible]曰按唐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有錄事參軍事一人掌監印發付勾稽本府置唐因之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便嶽便本）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鐘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氷泱莽

[illegible]

后土濕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甚自矜重相愛至此）

[illegible]不良也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鶴曰按詩李尊師玄都道士也長安子午谷有玄都壇又會要云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握手呼兒延入戶手持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虬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時危慘淡來悲風（邵伯溫聞見錄云歐陽公於詩主退之不主子美劉仲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仲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謂之句之類耳公賞其辭[東坡志林]故人董傳善論詩嘗云[杜子美詩]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余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又云]元祐五年十二月一日遊小靈隱聽林道人論琴棊極有妙語予雖不通此悵然以濟）

理度之知其言之信也杜子美論畫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有舉世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獨苦也〔又云〕管子曰事無終始無多事業此言學者貴能成就也唐人爲詩皆量已力以致功常積情思數十年然後各自名家今人不然未有小得於己高視前人自以爲無敵然知音之難萬事悉然杜工部云更覺良工心獨苦用意之妙舉世莫知者此所以爲獨苦歟夢弼曰前漢王貢傳序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又皇甫謐高士傳四皓見秦亂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留人不如貧賤而肆志

二首俱拙

能品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鶴曰〕鄭駙馬卽潛曜韋曲地在長安）

律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淥樽須盡日白髮好禁春（又覆有味）石角鉤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鄭曰〕淥龍玉切本作醁美酒也〔趙曰〕沈休文詩憂來命淥樽〔鄭曰〕禁車吟切勝也刺七亦切）

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

雇

全篇皆妙

子薄暮欲俱還。

奉答岑參補闕見贈（鶴曰）岑參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公同遺補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時輩所仰宜充近侍當是薦後除參補闕也

律

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往一作住（師曰）參爲補闕屬中書居右署公爲拾遺隷門下居左署左爲東而右爲西故云歸不同也（趙傁曰）唐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裴炎爲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參時補闕在右掖故云隨丞相後也長安志含元殿前有日華門東有門下省公自拾遺在左闥故云住日東華也

千古四一寄
一篇寄勝于
答多矣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奉贈王中允維（夢弼曰）王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陷長安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梨園諸工合樂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不忍言[illegible]

皆泣維聞甚悲作詩悼痛賊平下獄以詩聞行在肅宗憐之下遷太子中允自中允三遷尚書右丞維有別業在輞川鶴曰唐志左春林中允二人掌侍從贊相律駁正啓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陳琳偕有草檄滅也）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大家數時時有之致哀其材）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趙曰侯景之亂梁簡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橋及景至信以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此言王維被以祿山之脅受僞命肅宗憐之釋其死罪遷中允朱曰陳琳避難冀州袁紹初使典文章作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反議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琳愛其才不之責趙曰此言王維在賊中祿山大宴梨園樂工皆泣維賦詩痛悼則異乎曹公之得陳琳矣鶴曰新舊史皆載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得維服藥取痢僞稱瘖病今曰一病者正言維也師古注以爲公自言得肺疾只因思君之故非也自維陷賊中至此已三年言維戴君之心未嘗有二故終以白頭吟喻其不改節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子爲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其詞云淒淒重淒淒嫁女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

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甫昔時嘗

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鶴曰江寧郡唐爲昇州公開元末嘗遊此）（夢弼曰瓦棺寺乃萬福寺也晉時有僧嗜誦法華經及終以瓦棺葬之後生蓮花二朶於墓其根自舌頭而出因號瓦棺寺京師寺記曰興寧中瓦棺寺初置僧衆設齋請朝賢士疏顧長康注百萬及請勾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月餘畫維摩詰一軀工畢欲將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開看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請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塡咽俄而果得百萬也）排

[illegible]

詔許辭中禁慈顏赴北堂（慈顏赴北堂不成語）聖朝新孝理祖席倍輝光內帛擎偏重宮衣著更香淮陰新夜驛京口渡江航春隔雞人晝秋期燕子涼賜書誇父老壽酒賽城隍（賽城隍俗禮賦亦及此若非別注樂城隍亦不可解）看畫曾飢渴追蹤恨淼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洙曰一云天語辭中禁家榮到北堂鄭曰淮陰楚州也京口潤州也洙曰雞人宮中司曉者言許歸江寧隔雞人之聞矣秋期燕子涼相期秋時而還也一云竹引趍庭曙山添扇枕涼十年過父老幾日賽城隍夢弼曰張

隋典王别
不傳王謹否
自字不上些
說僧語是
也

（彦遠歷代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無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棺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光耀月餘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阿含經曰金沙地下便是金粟如來今云金粟影即維摩圖也維摩居士乃是過去金粟如來。賽城隍本作樂城隍先生定作賽）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律

不見旻公三十年
封書寄與淚潺湲
舊來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
棊局動隨幽澗竹
袈裟憶上泛湖船
聞君話我爲官在
頭白昏昏只醉眠（幽一作尋【夢弼曰】釋氏要覽袈裟者從色彰施也梵言迦羅沙曳華言不正正色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不得著當壞作迦沙葛洪撰字苑始添衣字言道服[illegible]也）

孫伯似離
一詩更字出
以字之右右
生

憶弟二首（【公自注】時歸南陸渾莊 律【夢弼曰】陸渾屬洛陽）

喪亂聞吾弟
飢寒傍濟州
人稀書不到
兵在見何由
憶昨狂催走
無時病去憂（謂其弟如狂催我走也其時其弟必病當其憂我若病去離其難言之情也）
即今千種恨
惟共水東流（【師曰】濟州屬山東【鄭曰】禹貢有濟河此因水名州）

且喜河南定不問鄴城圍百戰今誰在三年望汝歸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斷絕人煙久東西消息稀（洙曰河南東都也時安慶緒棄走河南已復夢弼曰鄴城相州也爲安慶緒所據九節度以兵圍之鶴曰以弟在濟陽故喜河南之定也）

得舍弟消息

亂後誰歸得他鄉勝故鄉（辛然喜恨之意備此兩言弟在他鄉之勝而故鄉之亂可知）直爲心厄苦久念與存亡汝書猶在壁汝妾已辭房舊犬知愁恨垂頭傷我牀（創意苦甚亦不可讀洙曰李陵書注辭房謂妻去室也夢弼曰晉陸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機在洛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夢弼曰按唐書李舟字公受隴

（西人父岑嘗爲水部郎官柳宗元先友記舟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妬出爲刺史廢痼卒李肇國史補李舟嘗與妹書曰釋迦生中國設教如周孔周孔生西方設教如釋迦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

刑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騏驥兒尤異
是龍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輩伯人間好妙
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
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潜
動魄自恐二男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年春
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
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已見楚山
碧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

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豈
爛漫（爛漫似是汗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
金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
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
歧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
荒澤老鷹春忍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
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褒斜漢水饒巨石無令
軒車遲衰疾悲宿昔（夢弼曰代山名豪大也渥於角切洼於瓜切水）

名漢禮樂志馬生渥洼水中趙曰左傳冉豎曰有君子白皙鬒蔡曰二男兒公自言其子宗文宗武也鶴曰是年京師始收復詔免陷賊州三歲稅天下非租庸無輒役使故云萬姓安宅也趙曰列女傳老萊子孝養二親著五色綵衣臥地為小兒啼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母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洙曰詩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夢弼曰咸陽即長安也人夫人謂舟之拙也洪俞謂舟之父也趙曰後漢尚書郎直宿於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在唐則中書舍人也鶴曰凡掌制誥必有草故謂之起草夢弼曰公時為左拾遺得通籍禁省通籍義注見前洙曰易繫辭吉凶悔吝生乎動乾卦夕惕若厲無咎黃常明詩話數辨以餐讀食為笑甚近鄙俗獨杜屢用峽口驚猿聞一箇兩箇黃鸝鳴翠柳卻遶井邊添箇箇送李校書云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又樓頭喫酒樓下臥但使殘年飽喫飯梅實許同朱老喫蓋篇中大槩奇料可以映帶者也洙曰老鴈公自喻時燕喻李校書也趙曰赭白馬賦別輩超羣絢練夐絕注絢練疾也修可曰褒斜漢中谷名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首尾七百里鄭子真耕谷口在此漢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斜余遮切鶴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注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洙曰古詩思君令人瘦軒車來何遲

偪側行

公自注贈畢曜彥輔曰一云偪偪行詩中亦作偪偪偪側字出西京賦駢田偪仄夢弼曰畢曜有文集行于世與公相善為詩酒之

此方是美社[illegible]稱出人之的[illegible]於此

（交上林賦偪側泌瀄注相迫也）

唯喜詩爲宗 朝爲御史

偪側何偪側，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憐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顔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鍾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男兒性命絶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希曰〕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梁莊肅家本無實又）二字〔夢弼曰〕請急謂請假也朝省官出入於禁門者皆有簿籍載姓名掌門者會驗名籍得以通出入也〔洙曰〕韓集感春詩注辛夷樹最高江南地暖花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木筆北人呼爲木筆南人呼爲迎春〔夢弼曰〕莊子彼遊方之外者也〔趙曰〕眞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衆莫能對丁晉公奏曰每斗三百文上問何以知之丁引此詩以對上大喜

何

遠宦[illegible]
多引[illegible]
是春相[illegible]以詞著
自不知其出[illegible]
對人相試能之句

（曰子美詩眞可爲一代之史也）

題鄭十八著作丈（鶴曰虔以至德二載各貶台州司戶）

（○傷悼之作謂之題何也）排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舞相拽蓋賓主恨水愁亭用事耳）賈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此詩深悲）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朱曰第五橋皇子陂皆在長安城外乃台州之地也夢弼曰漢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有鵩飛入誼舍誼自傷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此以比虔之遷謫也漢蘇武爲中郎將使匈奴單于使武牧羝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留十九歲而還此以比虔爲賊臣所劫而不附賊也卞圜曰也霑新國用輕刑也音夜洙曰周禮秋官大司寇之職一曰刑新國用輕典夢弼曰漢禰衡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後爲江夏太守黃祖所殺注詳見前按鄭虔初有告其私撰國史坐謫十年至於賊中被囚幾死而又貶故憂其如禰

此句是題之主意謂後敍鄭句云今無鄭虔之人爲主因注以爲惜之耳者

（衍之遺殺也神仙傳傅說上據箕尾爲歲星降東方朔傳說死後有此宿東方朔生無歲星武帝內傳西王母使者至朔死上問使者對曰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此言以虞之才而不見用於當時也洙曰晉車胤貧不得油夏月囊螢照書讀）

得舍弟消息　古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苦心愁調使人悽然終歸之痛潸然脊令乖喪之喻○未有如此句之苦者非深痛不能道）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洙曰周景式孝子傳曰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門見三荊同株接葉連陰歎曰木猶欣聚況我而殊哉又陸士衡豫章行三荊歡同株注昔有田廣田真田慶兄弟三人欲分其夜庭前三荊便枯兄弟感嘆遂不分樹復榮茂世說人問顧長康哭桓宣武之狀如何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方米山云为字
寫錯修之主

贈畢四曜　律

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飢寒奴僕賤不名爲顏狀老翁爲同調嗟誰惜論文笑自知流傳江鮑體相顧免無兒（洙曰謝靈運詩雖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夢弼曰江淹字）

文通鮑照字明遠皆有詩名按玉嘉後集有羅詩二首趙曰唐中宗嘗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公蓋用此言巳與畢各有子以傳其家學也舊注引伯道無兒事非

刪

義鶻行

陰崖有蒼鷹養子黒柏巔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黄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坼老拳（此奇事適使子美聞之）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巳皆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濁水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趙曰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黄口也鄭曰捩練結切拗捩也噭古弔切㖃聲也哮許交切晫可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毆擊及貴乃召陽與酣讌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

[illegible]亦杜子之
非人亦不及
好也

[illegible]

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夢弼曰劉禹錫嘗曰作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員外巨顙折老拳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哉洙曰鷙擊鳥鷹鸇類也詩兄弟急難鶴曰滈水在長安杜陵滈以律切洙曰藺相如怒髮衝冠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鄭曰鄠縣屬長安鄠侯古切）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胡騮奇絶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自傷所乘皆駑駘也）頭上銳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余曰秦欲伐蜀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與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注乃揚雄蜀土記所云也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急難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馬跳五丈澗以脫慕容垂之逼也伯樂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洛陽大道時再清謂已收復東京矣沈曰相馬經鳳臆龍鬐

[illegible]

（言馬胷如鳳馬鬣如龍眞良馬也）

○端午日賜衣 律

宮衣亦有名（謂亦與賜衣之列有名字也）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賜衣孰非如此別是看得好寫得着故自濃厚耳）終身荷聖情（夢弼曰說文絺粗葛也綌細葛也漫叟詩話杜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自天當暑乃全語也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可謂青出於藍矣）

[illegible]詩若
右看衣程
非人可及

酬孟雲卿（夢弼曰袁郊甘澤謠陶峴彭城子孫也開元間宅崑山豐田疇遊江湖製三舟一自載二賓客三飲饌與進士孟彥深樊口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人置僕妾女樂一部奏清商曲於江湖中時號水仙按公集有解悶詩孟子論文更不疑自注云校書郎孟雲卿即是也又有湖城遇孟雲卿詩鶴曰時公自爲 律 華州司功是詩蓋別雲卿而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衮衮告別莫怱怱但恐天河落寧辭酒盞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趙曰衮衮相繼之意字出晉書張華讀史衮衮可聽魯曰）

張芳云怒怒
不敢草書

至德二載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自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此門有悲往事[illegible]

此道昔歸順西郊胡正煩至今猶破膽應有未招魂近侍歸京邑移官豈至尊無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趙曰公昔由此道而歸鳳翔足爲歸順時正値胡在西郊也夢弼曰近侍歸京邑公言爲左拾遺從還京師移官豈至尊言移官非天子意乃讒邪毀傷之也師曰漢武帝宮中有千門萬戶）

題鄭縣亭子

（鶴曰鄭縣隸華州長春宮在朝邑相去一舍）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

以有以名

燕花底山峰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夢弼〕曰岳蓮謂西岳蓮花峰也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因名華山陝華間有地名大路晉書檀道濟從劉裕伐姚泓至潼關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是也長春謂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去鄭亭子才一舍耳）

〃望嶽（〔鶴〕曰西岳在華州）律

西嶽崚嶒竦處尊諸峯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眞源（〔夢弼〕曰崚力膺切嶒才登切山貌列仙傳王烈曾授赤城老人九節蒼藤竹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峯記華山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加玉俗呼爲玉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又華山記山下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趙〕叟曰華山記箭筈峯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洙〕曰白帝西方之帝〔趙〕曰梁昭明太子詩降道訪眞源）

真而淺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律

七月六日苦炎熱（此與天曆三年調玉燭又別）對食暫湌

臨康對玄夭欲
拔劍出悵

刪

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況乃秋後轉多蠅（本屬無稽筆縱至此）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趙曰）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蠍者螫虫中原有之南中無有韓退之謫南方及其歸也有詩曰照壁喜見蝎則每以得歸爲念故喜蝎許蝎切一作長悲夜來皆是蝎（洙曰）簿書期會字見漢書（夢弼曰）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

雨晴 律

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全篇不佳

初月 律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凡誅未嘗無所試第不如話者之謬）河漢不攺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晴滿菊花團（句句欲出却如何處）此結句（夢弼曰）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即位於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魏泰曰）夏鄭公竦評老杜初月詩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以爲意主肅宗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公善評詩者也）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鶴曰時安西節度李嗣業也通鑑是年八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以李光弼王思禮助之時安西又更名鎮西夢弼曰關中即長安也春秋元命苞秦川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謂之關中）律

四鎮當精銳摧鋒皆絕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靜風塵老馬夜知道蒼鷹飢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鶴曰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鎮夢弼曰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洙曰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飛著直略切）

豈不用意
殊非佳篇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第言令肅亦不足道）竟日畱歡樂城池未覺喧

○

△九日藍田崔氏莊

（鶴曰藍田在長安之東南華州去八吳）

此聯不爲不好於後多佳字[illegible]此篇自生旁句

十里　律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此詩經誠齋說盡舊曾手寫謨作好把便覺情性甚遠因贊其）妙。[深]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爲氣也[夢弼]曰列子孔子見榮啓期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深]曰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爲文嘲之三秦記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其水北流合溪谷之水爲藍水地理志藍田山出美玉因名

[illegible]

玉山[晏]曰兩峯指秦山華山謂玉山與此二峰峙立也[夢弼]曰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後山詩話]孟嘉落帽前世以爲勝絕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故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胷中度世耳[誠齋詩話]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惟杜子美九日東坡煎茶二詩耳如子美九日詩云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才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將一事番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番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

方米山云五言英雄

王維乞米

末句有謂

平晝云奇氣名落吉郎更

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抜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

結句因老去

。△崔氏東山草堂　律

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漸覺渾成天趣自見又杜詩七言毎纖亦是一體）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何爲西莊王給事柴門空閉鎖松筠（四草堂念維本是讀然情語少陵若予古耳〔夢弼曰〕長安志藍田縣東有白鴉谷谷有翠微寺谷口出栗又縣南有青泥水魏畧青泥軍水經注青泥驛在縣郭下〔鶴曰〕王給事王維也舊史載維爲太子中允復拜給事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詩意謂維有此別墅却再仕朝廷遂令門鎖松筠不如我之放蕩也）

非註不解

王維事已不必問知得人注不要陳太蒙

排句句善下四句不稱

い

寄高三十五詹事（〔鶴曰〕高適肅宗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輔國惡其才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　律

奉格

安穩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知宦達歲晚莫情疎天上多鴻鴈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洙曰〕記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夢弼曰〕李令伯

陳情表臣本圖宦達（洙曰蘇武傳天子射上林得鴈足上有繫書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洙曰左太沖詩南隣擊鐘磬北里吹笙竽葛之細曰絺麤曰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洙曰秦武安君白起長陵人也頭小而銳延曰詩明發不寐夢弼曰詩騂騂角弓一作騂思營切角弓鏑丁歷切矢鋒也金爪鏑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蹴子六切蹋也詩並驅從兩狼兮）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前列其才後惜其勢洙曰莊子人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

[illegible]

云躡躡至此至忠亦躡躡[illegible]邪救杜子美[illegible]

家之云燕赫薊京

北今為時所講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illegible]曰擒呂布布曰縛太急操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左傳[illegible]之曰左傳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illegible]出外之見沈著痛快翻曰吳志諸葛恪傳與孫殺僇以葦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遣興三首 古

逢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羇旅中

[illegible]

（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飈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鴈禽鳥亦有行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皐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慼非朱顏（[illegible]意愈寬意愈痛夢弼曰烟塵阻長河屯兵輦洛也樹羽擁旗也漢志成皐屬洛陽）

共品

貽阮隱居（[illegible]）

陳留風俗衰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自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清詩近道要識字用心苦我草遲微寨蒙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貧顧客棠貴如糞土（夢弼曰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其族系盛魏爲南北阮當世推爲人物第一鶴曰陳留乃赤州塞上謂秦隴今）

（昉居于塞上而陳其父祖之所出也夢弼曰高士傳張仲蔚之所居蓬蒿沒人記偶有環堵之室公詩意謂車馬往來唯入鄰家而昉之室但環翳蓬蒿耳洙曰劉棻從楊雄學作奇字劉歆觀之曰空自苦夢弼曰唐人詩多綺麗惟昉詩有理趣蒙曰昉善篆隷故云識字用心苦字一作子洙曰箕山潁水許由巢父隱處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一作奉寄兩院遺補）律　紀矢

去歲茲辰捧御牀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鶴曰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詩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此用其意與字余曰唐上官儀傳篚羽鵷鷺洙曰欲知趨走傷心地言為華州掾趁走參謁郡將也正想氤氳滿眼香懷想御爐之香烟也趙曰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公言行後之處也山谷曰至日詩愁日愁隨一線長脩者謂歲時記云宮中以紅線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線而唐雜錄謂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日後日晷增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此說為是）

（憶一作認）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

動爐煙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趙曰唐拾遺掌供奉諷諫洙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鶴曰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趙曰時公在外不得預至日朝賀思憶去年爲拾遺供奉故爲之腸斷也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本杜詩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

詩作句意不差
此不遠

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夢弼曰按唐志湖城縣屬虢州地有鼎湖即黃帝鑄鼎于此也趙傁曰公昔冬涉春出潼關東征洛陽道而史不書豈以公事行耶）

千秋作覓

刪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爲地主嬾廻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窗素月垂文練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陽殿豈知驅車

復同桃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庭樹雞鳴淚如綫（趙曰左傳楚王致師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夢弼曰是年九月九節度兵伐賊安慶緒于鄴故云趙曰寒盡春生洛陽殿使謝惠連春生遶鸚句法夢弼曰長安乃西京有九衢三陌洛陽乃東都也[illegible]曰張衡古別離曲雞鳴庭樹枝客子振衣起別淚落如綫相顧不能止夢弼曰綫一作霰）

行子酒紋河汁乙子五木之敎也

△閿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夢弼曰唐志閿鄉縣屬陜州趙曰漏在其邑閿音文又音民字上作閿後漢注安中改作閿更唐志云閿鄉縣後湖城兩今經閿鄉湖城八日南道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鑿氷恐侵河伯宮饔人受魚鮫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碪何曾白紙濕放筯未覺金盤空新懽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

於我見子眞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情致婉然。〔漫叟詩話〕子美詩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首章云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乃知壓風債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勸腹腴愧年少山谷謂腴魚腹下肥處也〔夢弼曰〕抱朴子馮夷華陰人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周禮天官有內饔外饔掌割烹述異記南海有鮫人室水居如魚善織績刎都唖切所到也背平聲又即委切〔杜田曰〕七命云范公之鱗出則九溪頳尾丹腮紫翼青鬐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希曰〕禮記冬魚腴者謂冬時陽氣下在魚腹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故云腴燕人膾腥方寸切其腴以獻貴者蓋古風也〔夢弼曰〕偏勸腹腴愧年少詩意謂少府獨以腹腴爲公勸而公食腹腴愧不及於年少也〔洙曰〕詩既飽以德〔大臨曰〕左傳必齊異味〔師曰〕眞顏色謂非僞也）

短篇六始

戲贈閿鄉秦少府短歌

去年行宮當太白朝迴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懽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謂不如去年之樂。〔鮑曰〕至德二載肅宗駐蹕鳳翔地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秦曰〕乾元元年逮宗收復兩京〔止谷曰〕多才依舊能潦倒注引嵇康傳淺

陋乃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出此也〔夢弼曰〕北史崔瞻傳瞻贀白善容止神采嶷然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而瞻終不改焉

「路逢襄陽楊少府入城戲呈楊四員外綰（〔公自注〕前赴華州日、許寄員外茯苓〔鶴曰〕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肅宗即位綰自賊中冒難赴行在除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

寄語楊員外山寒少茯苓歸來稍暄暖當爲斸青冥翻動神仙窟封題鳥獸形兼將老藤杖扶汝醉初醒（率然語不可俗○〔夢弼曰〕本草茯苓二月採松林王圳以雜刺地也〔師曰〕史記龜策傳茯苓在菟絲之下狀如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兎絲去之即以篝燭此地火滅記其處明日乃掘取入地四尺至七尺得矣〔唐曰〕本草茯苓以鳥獸形者爲尚）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洗兵馬（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
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秖殘鄴城不日
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
餧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
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洗兵馬（公自注收京後作○乾元二年春自東都回華州以後所）

作古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秪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llegible]

（少）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
（及）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
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
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
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
（不如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有氣象有風槪）攀龍附鳳勢莫
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
不得誇身強（事外句外常有餘力）關中既留蕭丞相幕

[illegible]

下復用張子房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
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
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昌寸地尺
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
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
解撰河清頌（每有風槪）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
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城南思婦愁多
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

甚嚴而春
容醞藉
○〔趙曰〕山東乃河北也祿山反先
陷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進
收山東以建中興之業〔十圖曰〕唐都長安自
太行以東皆山東也〔夢弼曰〕夜報本作夕奏
荊公定作夜報〔洙曰〕詩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晉杜預傳令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矣〔希曰〕河廣指河北
衛州時子儀破賊十萬於衛州獲安慶緒弟
慶和鄴城乃相州時安慶緒據相州王師圍
之未下〔夢弼曰〕自陳濤斜之敗帝惟倚朔方
軍爲根本時朔方節度使乃郭子儀也〔趙曰〕
汗血馬出大宛國〔洙曰〕張耳傳如以肉餧虎
何益〔夢弼曰〕時回紇送兵五千助帝討賊及
所還帝就蒲萄宮宴勞之前漢匈奴傳元帝
元壽中單于來朝舍之于上林蒲萄宮長安
志有東西蒲萄園〔洙曰〕莊子廣成子在崆峒

[illegible]

山黃帝順下風膝行進而問道〔夢弼曰〕海謂
山東岱謂河北崆峒山在西仙仗謂玄宗儀
仗詩意謂離宮肅宗已清海岱而常思玄宗
避難幸蜀之際也〔鮑曰〕收復京師以廣平王
俶爲元帥後封楚王又徙封成王〔夢弼曰〕郭
和子儀也司徒李光弼也尚書王思禮也時
子儀爲中書令光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
禮遷兵部尚書當收復京師元師爲中軍子
儀副之王思禮爲後軍李光弼爲河東節度
使詔以兵赴靈武〔彥輔曰〕晉張翰見秋風起
思吳中蓴菜羹鱸魚膾命駕東歸〔趙曰〕曹孟
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
依〔夢弼曰〕謝希逸宣貴妃誄收華紫禁李善
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魯曰〕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
笙作鳳鳴七月七日於緱氏山頭乘白鶴皐

[illegible]

手謝時人而去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
宮曰白鶴禁曰鶴禁藏曰文王爲世子雞初
鳴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
如夢弼曰漢成帝爲太子元帝嘗急召太子
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張晏注門樓上有銅
龍若白鶴飛廉之爲名也陳後山曰文選王
元長曲水詩序館后席哲在躬出龍樓而問
豎入虎闈而齒胄注龍樓漢太子門名也洙
巳揚子攀龍鱗附鳳翼〔夢弼曰〕京師既平以
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爲幕府參
謀故比之子房也漢高祖紀上曰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
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東坡志
林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
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爲帝王師不
用則窮谷一叟爾〔夢弼曰〕張鎬偉狀瓌瑋性

簡重好王霸大略始擢爲拾遺房琯罷鎬遂
爲相蔡寬夫詩話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
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
知籌策良說者以爲張公鎬也鎬雖史稱有
王霸大略然當爲相收復兩京時不聞別有
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陽歸順爲僞知
許叔冀臨難必變二事耳然當時亦不果用
也豈史氏或有遺耶〔夢弼曰〕青袍白馬更何
有言祿山之亂已平矣後漢今周喜再昌謂
肅宗如漢光武謂宣王之中興也南史侯景
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夢弼曰）顧野王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illegible]紫芝[illegible]河清頌（趙曰）此紀實事也至德二年七月黃河三十里清如井木四日而變蓋收京之祥也（希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田家望惜雨乾之句（洙曰）布穀乃鳴鳩催耕之鳥也（晁曰）時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留兵也故有淇上健兒之句（夢弼曰）城南謂長安之城南也東山詩序二章言室家之望女也詩婦歎于室後漢李尤歌安得壯士翻日車後梁沈約詩安得壯士馳奔波劉向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妖歟王曰非也天洗兵也○先生嘗手寫此詩改祗殘作摧殘崆峒作空同

[illegible]

詩人之代

[illegible]

誤

觀兵

（鶴曰）去年八月命郭子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有觀安西兵赴關中待命詩至是年三月鄴城師潰此詩當作於未潰之前

律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馬元帥待彫戈（有風）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夢弼曰）北庭謂回紇也時送兵五千助討賊書如虎如貔妖氛指言吐蕃時乘隙為亂也南史侯景乘白馬青絲為轡以應讖元帥謂廣平王俶待彫戈謂待天子賜以彫戈而後往征也（趙曰）古鼎銘云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彫

戈鄴城指相州海鯨喻吐蕃公謂鄴城可緩圖當以討吐蕃爲急也（鶴曰）吐蕃自至德初陷威戎神威等軍石堡石谷等城二載又陷西平乾元初又陷河源其侵陵之氣方張故公欲先以討吐蕃爲事也

不歸（鶴曰）按唐志瀛州爲河間郡屬河北當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於城中至此已經三年公有感而作此詩 律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夢弼曰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數所具切詩總角丱兮注聚兩髦也）

獨立（鶴曰時公還回於華州賦此） 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此必有幽人受禍而羅織仍未已者如太白鄭虔輩人）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所思（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鶴曰虔以祿山之汚貶台州司戶）

鄭老身仍竄台州信始傳爲農山澗曲臥病海雲邊。世已疎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

斗。無計斸龍泉。（洙曰）公嘗贈虞詩云賴得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音氣[illegible]（鶴曰）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問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登樓仰觀問其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大阿今公取以喻虔之貶台州如劒之埋於土但遠望其有衝斗之氣無計出之也按台州屬吳吳乃牛斗之分野也斸株玉切掘也

○不見（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鶴曰）公自開元中與白同遊齊兖間至乾元初白流夜郎故有此作　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趙曰）其子被髮佯狂按唐史白以永王璘之累流夜郎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世人欲殺之證也（修可曰）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號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此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鶴曰）按李白集有望廬山五老詩云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又望廬山瀑布云而我遊名山對之心益閑且諧宿所好永願辭人間又南康軍圖

何

經云李白性喜名山飄然有物外志以廬阜水石佳處遂往遊焉至五老峯愛其險峭奇勝曰天下之壯觀也卜築於此吾將老焉今峯下有書堂舊基白後北歸猶不忍去乃指廬山曰與君再會不敢寒盟丹崖綠壑神其鑒之又白送姪耑遊廬山序云衡未歸於名山然則匡山指潯陽匡廬山而言亦未必不是元和丁酉白樂天有祭匡山文

△新安吏

（公自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鶴曰）按唐志新安縣屬河南府又按九域志云縣有二鄉（王深父云）時郭子儀等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師潰于城下諸節度各還本鎮子儀以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蓋哀出兵之役（師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諸郡兵益急雖丈于盡行秦之讁戍無以加此 古

此篇甚佳

悲痛極矣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却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收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

予案三此數
首理明詞順
在杜集中爲
撤之句敍者
於如父兄語
素樸言之朴
實仍足動人
此爲之古高
詩家恩道也

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洙曰伶俜無成單孤獨伶音零俜普丁切夢弼曰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此言子儀收軍修備也就糧言就賊之權故壘母舊樂存山之壘言雖取糧於敵亦不深入但近故壘而已練卒謂訓練其卒舊京即東都時子儀保河陽諸留守東都鄭曰僕射郭子儀祖起使曰至德二載子儀後左僕射冬拜司徒乾元初進中書令而此詩猶云僕射者蓋功當著於僕射時言者不移其初也）

△石壕吏（夢弼曰石壕屬邠州宜保縣郎漢鶴鄣縣地昔北狄侯太王於此策城壕以築之因名石壕十圍曰石壕陝東成也其地在新安西郎西峭也）

古

日前實事寫
此是樂府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

隴西

別（希曰時鄴城師潰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
橋保東京東京士民驚駭散奔山谷子儀
在河陽將謀城守人又驚奔諸將繼至衆及
數萬議還東京退保蒲陝都虞候張濟曰蒲
陝荐饑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用
濟役所部兵築南北兩城而守之）

新婚別

古 楊逸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
棄路傍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
別無乃太怱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
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

興汗沫雖ゝ際
於有世婦人名為
人臣子不知春秋
大家何載

[illegible]

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死生地
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爲
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
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
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
錯迕與君永相望（曲折詳至纏綿凡七轉微顯條達）○（洙曰詩蔦
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蔦寄生也蘿兔絲松
蘿也陸機草木疏兔絲蔓連草上生黄赤
今藥中兔絲子是也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
蘿古詩云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趙曰）今

[illegible]

公詩意謂兎絲當附松柏而乃附蓬麻爲不得其所矣〔洙曰〕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夢弼曰〕文子墨無黔突孔無暖席又淮南子云墨子無暖席〔希曰〕守邊赴河陽注詳見前詩〔夢弼曰〕婦之夫也婦人嫁三月告廟上墳始謂之成婦婚禮旣明白然後稱姑嫜正名也今嫁未成婚而別故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呂曰〕東坡飲馬長城窟行賓事新姑嫜此姑嫜字所出也〔夢弼曰〕前漢廣川王去爲幸姬陶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顏注尊章言舅姑也〔洙曰〕生女有所歸婦人謂嫁曰歸也〔夢弼曰〕孫武兵書遣之死地而後生鮑照詩出驅陷死地〔洙曰〕北山移文蒼黃反覆〔蘇曰〕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軍中陵搜得皆斬之〔鄭曰〕襦沙朱切短衣也〔夢弼曰〕左傳施氏婦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趙曰〕宋玉風賦迴穴錯迕注錯雜交迕也

[illegible]

△垂老別　古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旣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

[illegible]

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
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
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
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
室居塌然摧肺肝（夢弼曰長安地有杏園土門去京城七十里時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爲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故公謂其不比九節度之師潰於鄴城也鶴曰土門與杏園俱在長安按舊史志土門縣舊屬宜川後廢宜又改爲美原屬京兆杏園如史稱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引兵自杏園渡河東至獲嘉者是也至如史稱哥舒翰至土門軍入洛遘疾及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此在河北鎮州常山郡獲鹿縣有土門關即舊井陘關是也公詩多用土門名雖同而地異當以詩意詳之）

△無家別　古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
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
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經歷多矣無如此語之在目前者）
但對狐與貍豎毛怒我啼四
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

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旣盪盡遠近理亦齊（寫至此亦無復餘恨此其泣鬼神者）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夢弼曰〕安史之亂自天寶十四年始〔鶴曰〕賤子因陣敗謂當時鄴城之師潰也〔夢弼曰〕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言戍卒歸來雖閭巷蕭條然人情之於鄉土猶鳥之戀故枝不以窮棲而爲附也鞞與鼙同戰鼓也〔鶴曰〕五年委溝谿殆謂天寶十四載祿山反時調役到今乾元二年是爲五年矣）

夏日歎（〔鶴曰〕按史是年三月丁亥以旱降死罪流以下舊史云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

古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飡

二歎俱佳

我心殊未諧耿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夢弼曰夏日出艮正東北也中街黃道之所經也趙曰楚辭陽杲杲其朱光夢弼曰萬人尚流冗冗散也光武詔曰流冗道路朕甚愍之和帝遣使分行貧民舉實流冗洙曰當祿山反首陷河北諸郡祿山爲范陽節度使幽州薊門郎范陽郡是其節制之地也師曰太宗貞觀初輔相得房杜王魏之賢以致太平公蓋傷今思古也）

△夏夜歎　古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踈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刀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洙曰漢李廣傳注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鶴曰通鑑云至德二載四月郭子儀軍屯潏西與安守忠戰敗後府庫無積蓄朝廷專以官爵賞功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焉魯曰張茂先詩煩促每

（有餘陶潜詠簡棄傾促蘇子卿詩長歌正激烈）

立秋後題

（鶴曰按公傳為華州司功劉關輔饑棄官去客秦州）（是詩欲棄官時作也○乾元二年秋七月棄官之秦州以後所作）古

日月不相饒節叙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短語名言）何事拘形役（鶴曰是年公四十八今云半百舉成數而言也）（洙曰陶淵明歸去來辭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赤谷西崦人家

（崦衣檢切（師曰）按地理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昔曹操與劉備戰于此谷川水爲之丹因號曰赤谷公棄官之秦州宿于赤谷西崦人家因有此作）古

躋險不自安出郊已清目溪廻日氣暖逕轉山田熟鳥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洙曰晉陶淵明桃花源記晉大康中武陵人捕魚沿溪而行忽逢桃花夾岸漁人異之復行窮林見一山便從山口入土地平廣邑屋連接黃髮垂髫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邀還家設酒食自云先世避秦亂來此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漁人數日辭去既出迷不復得路）

六格

○

昔遊（韓曰按此詩殆是記昔時遊齊宋間事而詩末云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乃古之秦州時作也）

昔謁華蓋君綠袍崑玉脚人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弟子四五人入來淚俱落余時遊名山發軔在遠壑良覿違夙願含淒向寥廓林昏罷幽磬竟夜伏石閣王喬下天壇微月映皓鶴晨溪響虛駛歸徑行已昨豈辭青鞋胝悵望金七藥東蒙赴舊隱尚憶同志樂伏事董先生於今獨蕭索胡爲客關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負前諾雖悲鬢髮變未憂筋力弱杖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夢弼曰華蓋山在伊洛間神仙傳昔周王子喬養道于華蓋山後昇仙號華蓋君天降玉棺于堂上喬送沐浴臥其中由是尸解又漢方術傳王喬有神術嘗爲葉令後天降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或云即古仙人王子喬又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周靈王太子

晉書董京字威輦
注中何本乃作京威

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後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至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洙曰）艮岑東北之岑也離騷朝發軔於蒼梧謝靈運詩引領望良覿駛疾也爽士切又跡夷切胝几病也張尼切壯丁子足胼胝（夢弼曰）東蒙魯地山名按公有寄元逸人詩故人昔隱東蒙峯已佩含景蒼精龍董先生謂董京威輦衡陽董鍊師也行吟常宿白社之中乞丐歸得碎繒結以自覆焉漢武帝曰吾得如黃帝棄妻如脫屣耳又費長房棄妻子從壺公晉葛洪求勾漏令以鍊丹砂鬒章忍切密也一作鬢變鬒詩鬒髮如雲謝元暉詩有情知望鄉誰能鬒不變（希曰）廬山在九江霍山在衡陽爾雅霍山爲南嶽又云衡山一名霍

情事無叙而
說去太亂

○

佳人

古　摘選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關中冷語無不可感此豈初意與題事截）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似悲似訴自言自誓矜持慷慨修潔端麗畫所不能如論

子美云五言古
但平鋪悵序不
言短[illegible]已爲佳
也若人高云住在
其処住至其処
真陳作解事
也

（所不能及）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脩竹（字字矜到而不艱棘書不容盡○洙曰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夢弼曰石季倫王昭君詞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關中郎長安謂經祿山之亂也洙曰沈休文詩長安輕薄兒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定功曰本草云合歡郎夜合也人人家多植庭除間一名合昏陳藏器云其葉至昏即合故曰合昏天覺曰周處風土記云合昏槿也孝祥曰陸佃刻滿路曰合昏暮捲黃葵朝開趙曰雀豹古今注鴛鴦鳥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洙曰東方朔傳董偃母以賣珠為事詩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具品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公自注虔時坐汚賊貶台州司戶）

古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便不可甚）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

莽廻互未
了此出

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廻互（師曰天台山在台州三江一錢塘二揚子三吳松江希曰山海經云岷山南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岷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公時在秦故言天台隔三江也夢弼曰罝子斜切兔罟也希曰鮑照詩昔如鞲上鷹今如檻中猿公蓋用其律洙曰博物志一足曰夔魍魎也夢符曰屈原九歌有山鬼夢弼曰蝮音覆大蛇也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左傳舜流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夢弼曰按公集有贈虔詩云才名四十年今其遺忠豈非爲才名所誤乎洙曰嵇阮晉嵇康阮籍也嵇康書云阮嗣宗爲禮法之士所繩故疾之爲仇夢弼曰海嶠[illegible]小島蓋台州在海之隅）

（司戶乃小吏矣師曰黃帽乃竹籜冠也洙曰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夢弼曰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蓋虔爲人放蕩性頗嗜酒按公集有贈虔醉時歌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遣興五首

古

[illegible]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壠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爲枯林（上字反覆可念足達前意○夢弼曰晉嵇康傳康字叔夜嘗著養生論鍾會以舊憾言於文）

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願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毌丘儉帝遂害之刑於東市蜀志諸葛亮傳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徐庶言於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illegible]詣亮凡三往乃見

平

其二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洙曰後漢逸民傳龐公者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秦曰襄陽記云鹿門山舊名蘇嶺山襄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又以名其山焉

其三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夢弼曰按陶淵明集有責子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

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又有命子詩云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黄曰公因陶潛而有所悟故於此詩非直譏陶也陶集中如楚詞詩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飲酒詩顏淵故爲仁長饑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是皆不謂之不枯槁乎山谷曰觀淵明責子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又云杜子美遣興詩蓋子美嘗困於三川爲不知者詬病以爲拙於生事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公故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爲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清涼（洙曰唐賀知章字季真越州人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開元間選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嘗稱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晚節尤誕放自號四明狂客爲秘書外監天寶初夢游帝居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賜鏡湖一曲夢弼曰世說劉眞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答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孝祥曰語林眞長云丞相何奇止能作吳語及細唾也洙曰晉王徽之爲桓沖參軍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

（比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荅直高說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夢弼曰山陰越州也在會稽之北故名）

吾憐孟浩然裋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春雨餘甘蔗（春甫餘甘蔗近禪）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鶴曰唐書孟浩然襄陽人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遊京師應進士不第張九齡署爲從事與之唱和不顯達而卒按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乃浩然詩也公就舉之魯訔曰浩然峴潭詩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王士源爲浩然詩集序曰灌園藝圃以全高公又舉此以想其魚釣灌蔬之舊處也夢弼曰浩然襄陽人襄陽在秦州之東南公寓秦州故望東南之雲而悲吒耳趙曰南史范曄在獄中爲上題扇曰即長夜之悠悠夢弼曰鮑謂明遠謝謂三謝乃玄暉靈運惠連也吒陟駕切叱怒也王作咤）

遣興二首

古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眞宰意茫茫（夢弼曰漢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兩樹同根更相依倚故曰扶桑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

李鼎

二首張揖本　神最

（於扶桑曹植書曰不我與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易坤卦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良謂良馬也崔豹古今注始皇有馬曰追風漢書馬生渥洼水中）

張揖王良記録用也

秦州雜詩二十首

（夢弼曰唐志秦州天水郡屬隴右道）

秦州下成紀縣有人[illegible]

（又川記云前臨湖水夏不漲冬不縮）律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廻度隴怯浩蕩及關愁（一作及關上）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夢弼曰三秦記隴西關其坂九廻不知高幾百丈望秦川長安如帶洙曰秦有魚龍川鳥鼠谷鳥鼠仰禹貢鳥鼠同穴之地沈曰水經注一水發源天水縣其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龍而莫敢捕因謂之魚龍水又上下通謂之魚龍川東坡曰倦遊録云隴州地名魚蕭出石魚搖地破石得之多鰍鮓之形鱗鬐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墳塞久土凝爲石遂留形迹耶希曰爾雅釋鳥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鄭曰禹貢注鳥鼠共爲雄雌同穴而處夢弼曰西征問烽火謂吐蕃之亂也洙曰別賦心折骨驚）

西征一句更有悲悽且出一落

詩中題山川界
主人以言自此
二句依ら人不同

[illegible]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川言雲逐風不可言風逐雲詩本不須如此詩以論兒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城北寺一作山北寺傳是一作勝跡先生定城與傳是三字洙曰後漢隗囂據隴西天水郡今城北寺即隗囂故居也築土高坳夢谿曰後漢志隴西郡首陽山渭水所出趙使曰寺林秦山下接渭水渭水東流長安）

東流何以無情天子在西方也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鶴曰秦州都督府督天水隴西同谷三郡故云領同谷圖謂圖志也流沙即書所謂西被于流沙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碑即經莫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鋼驛婆驛之類其名非一近贊普牙帳曰勃令驛故曰驛道夢溪曰唐吐蕃貴人處于大氊帳正異曰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朱汗已見仇詩舊作珠乃漢文也白題從一作西漢云斬白題將揚義與譯題同上文作鞨非也夢符曰按南史裴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入貢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題者額也其俗以白坌堊其額也洙曰洮州爲臨洮郡亦屬隴右鶴曰臨洮人勇勁可備守禦如通鑑載大曆間李抱王使右軍都將臨洮李晟擊吐蕃晟將千人）

信之自見其枕
北西皆傳過而
并勢同係之去

[illegible]

（出大震關至臨洮暑定秦堡、是也）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殷字切近悲壯似題殷上聲猶嚮也）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眞賦鼓角景向）萬方聲一槩吾道竟何之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眞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鬭迥立向蒼蒼（趙曰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騫還得烏孫馬名曰天馬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唐人語以餘爲殘令公蓋下仍餘驌驦而不爲用也鶴曰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又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淵乃龍馬所生此篇公武指此而賦也希曰式云眞龍種謂元帥廣平王俶也老驌驦公自喩也）

唐監牧在隴右故有此首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恨復以我解圍○鶴曰滄海本號渤海郡去海爲近滄許曰按續唐通典羈縻州有金微隸振武軍趙曰此言防河之士自金微而發也洙曰鄴城時爲史思明所據）

趙次公駁邵氏聞見錄稱西夏至其地蓋不[illegible]諸說於此詩當[illegible]不至其[illegible]地也

具品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妙處舉目得之）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一長望衰颯正摧顏（全首可觀）○（趙曰今秦州有無風塞不夜城乃後人因杜詩而爲之名也邵氏聞見錄無風塞不夜城西夏有其地王韶經略西邊親至其處或曰不夜蓋月如晝也田曰齊地記齊有不夜城蓋古者有日夜中照於東萊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洙曰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爲典屬國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嘗殺使者介子持節至樓蘭刺樓蘭王持首還詔封介子爲義陽侯）

聞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

刪

至今來（無緊要有風制只是張騫寫得好）○一望幽燕隔何時郡國開（謂不得似騫也）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洙曰張騫傳騫使西域窮河源夢弼曰荊楚歲時記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至一處見女織於室丈夫牽牛飲河問此是何處荅曰可問嚴君平夢弼曰漢書張騫使西域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於宛不肯與乃以李廣利伐宛宛遂出其馬洙曰時安史之亂幽燕諸郡未平也鶴曰天寶十四載冬京師召募十萬號天武健兒時祿山反兵籍少故也）

今日明人眼臨池好驛亭叢篁低地碧高柳

[illegible]

牛天青稠疊多幽事喧呼閱使星（此語可媿當路者可媿素餐者）老夫如有此不異在郊坰（夢弼曰後漢李郃善河圖風星和帝遣使者微服單行觀採風謡使者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使耶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洙曰晉天文志流星天使也）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煙火軍中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鶴曰爾雅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渭水河源見前詩）

（注涔鋤簪反）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黃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薊門誰自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鞞（夢弼曰幽州薊門時爲史思明所據誰自北言收復者誰也武曰言無人北還也鮑照有出自北門行云募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征西指當時討吐蕃也漢岑彭爲征西將軍）

誰自北言何人自北來 [illegible]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妙在寫影）清渠一邑傳（傳者所在皆此泉也）秋花危石底晚景臥

鍾邊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夢弼曰秦州記天水縣界有山有水曰北流入長道縣界）[illegible]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illegible]○趙傍曰秦州[illegible]上蔡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東柯谷集中有佐還東柯谷詩又有西枝村尋置草堂詩天水圖經載秦州隴城縣有杜工部故居及工部姪佐草堂在東柯谷之南麥積山瑞應寺上夢弼曰末句借用桃源事）三月桃花水[illegible]

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神魚今不見福地語眞傳近接西南境長懷十九泉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舊注九十九泉此名十九[illegible]○鮑曰按唐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與秦州接壤東坡曰趙德麟曰仇池小有洞天之附庸也王仲至謂余曰吾嘗奉使至仇池有九十九泉而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洙曰世傳仇池有地穴通小有洞中出神魚食之者仙師曰末句公有卜居之意也）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illegible]）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東柯

遂疎嬾休鑷鬢毛斑（夢弼曰晉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輙慟哭而反漢龐德公登鹿門山採藥不返東柯見前詩注）

東柯好崖谷不與衆峰羣落日邀雙鳥（急歸何足）

（蓮有此好語）晴天卷片雲野人吟險絕水竹會平

分採藥吾將老童兒未遣聞（夢弼曰水竹會平分潤谷中之人以竹筒引水也）

邊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簷雨亂淋幔山雲

低度牆鸕鶿窺淺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

索門前百草長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

少光輝警急烽常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

國何得近天威（客或作夜（鶴曰）漢書注邊方備胡寇夜然火以相告曰烽（師曰）說文檄以木簡為書長尺二以徵軍也若有急則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希舒曰）按唐書貞觀間以文成公主景龍間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乾元初肅宗以幼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又按贊普遣名悉獵奉表言甥先帝舅顧親也又贊普曰我與漢舅甥國也）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

幕井乾風連西極動（此動字與星臨萬戶動相近星動較奇）月
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鶴曰〕唐志河州）
有鳳林縣北有鳳林關〔夢弼曰〕魚海縣名郭
下儀取魚海五縣是也〔洙曰〕候火言斥候烽
燧之火也懸軍如鄧艾伐蜀懸軍深入〔夢符
曰〕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注謂爲軍
穿井井成挈壺縣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
知也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趙曰〕
易井收勿幕注井曰收勿幕則勿遮幕之
〔彥輔曰〕李廣爲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
軍〔魯曰〕漢高祖築壇
拜韓信爲大將軍
唐堯眞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
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爲報鴛行
舊鷦鷯在一枝（〔趙曰〕唐堯謂肅宗野老公自謂也〔邁曰〕君自聖則忠讜不）
開公微言以託諷也〔洙曰〕李令伯陳情表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夢弼曰〕括略云會稽山有
石穴委曲黃帝藏書於此禹得之又吳越春
秋禹藏書之所故謂之禹穴也仇池記云仇
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東西二門上則岡
阜低昂泉流交灌〔趙曰〕鴛行指當日同在禁
省之輩莊子鷦鷯
巢林不過一枝

野望 律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屯畫似可）

張奎

（百里）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迴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不必自來處自是好）

自況不如鴉

天河 律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其似忠愛）含星動雙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句意渾渾稱題○（補曰）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荅曰織女暫詣牽牛）

東樓 律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角凌風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鶴曰）流沙在西之極乃吐蕃所居之域（趙曰）征西泛言西行之人也時遣使與吐蕃和好故末句借張騫奉使尋河源事）

山寺

（夢弼曰按天水圖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形如積麥佛龕刹石閣道縈旋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橫可涉又玉堂閒話隴城縣東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檻可以眺遠虛牕可以來風遊人如市也）律

兩詩俱可收
畢竟古人之手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不論如何自是麗句）亂水通人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夢弼曰麝香小鳥隴蜀人謂之麝香鷄或云鹿也石竹繡竹花也館舍多種之〔鶴〕曰按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又按公秦州詩屯下有隴俗輕鸚鵡之句則知鸚鵡隴右所產也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定功〕曰爾雅釋水正絕流曰亂書亂于河詩涉渭爲亂）

末句高遠之見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鶴曰〕阮隱居名昉）律

隱者柴門內畦蔬遶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筯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夢弼曰〕阮隱居本草云薤性溫補）

右□詩皆可收
取工

刪

此等詩亦於杜
与杜之物子美
詩耳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律

人說南州路山猨樹樹懸舉家聞若效爲寄小如拳預哂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計必未嘗選未嘗遺也）（〔趙曰〕晉傅玄鷹賦狀如愁胡〔復齋漫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猨爲詞何耶）

蕃劍　律

洪容齋曰此首宜
兄教言井內汲者
以綱綆乃作此者
自淡說應井字下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女奉明王（趙曰晉張華與雷煥共尋天文見斗牛間常有紫氣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即補煥為豐城令掘縣獄基得雙劍留一自佩送一與華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但見兩龍各長數丈於是失劍也）

銅餅 律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八句意正圓）○（夢弼曰）風俗通甃聚磚修井也甃側救切末句謂井中或得斷釵遺珥如蛟龍之狀者

文網夜漉叙勿離
不意作說特如是
他人單一字據字
不拆別也

○寓目 律

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溢於中國寓目胃然）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至羌女胡兒者矣）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伐宛將種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烽舉煙曰燧蓋寇至以相告也（山谷曰）制讀爲掣同俗音作敵耳）

即事（（趙曰）回紇助討祿山收長安有功請婚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可汗死公主以無子得還（趙曰）公主自回紇歸乃是年八月也）律

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却非人憐漢公主生得渡河歸秋思拋雲髻腰支賸寶衣（腰支語不典遂所以賦漢公主者）羣凶猶索戰迴首意多違（（鶴曰）花門謂回紇也注詳見前（夢弼曰）時回紇爲史朝義誘之而爲寇故云回首意多違也）

歸燕 律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

促織 律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結得灑落更自可悲）

螢火　律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illegible]）

蒹葭　律

摧折不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沉波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

苦竹　律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

日暮　律

日落風亦起城頭烏尾訛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羌婦語還哭胡兒行且歌將軍別上馬夜出擁彫戈（修可曰漢桓帝時京師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逋後山曰訛）

（以言驚動也夢弼曰毛萇詩傳注動也）

夕烽 律

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夢弼曰唐六典唐鎮戍烽候所至大率相去三十里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鶴曰烽有報平安火如哥舒翰潼關之敗翰麾下來告急上遣李福等將藍田兵赴潼關及暮平安火不至上始懼是也）

秋笛 律

清商欲盡奏（一作外）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illegible]）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擣衣 律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此詩[illegible]極力[illegible]之者[illegible]垣遠[illegible]上趙云秦[illegible]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illegible]

○月夜憶舍弟（鶴曰時公之三弟在河南齊許三州作）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illegible]）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况乃未休兵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夢李白二首（鶴曰白坐永王璘事當誅郭子儀請解官贖罪詔長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潯陽郡今江州屬江南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使其死耶當不復哭矣乃使人不能忘者生別故也）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偶然實境不可更易）水深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洙曰楚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宋玉神女）

二字供饒

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彥輔曰）西清詩話云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爲可與神游八極之表或以爲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狀其風貌者多矣亦間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主司右和　米石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此兩詩托諷言篇恨）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人情思諦偏極苦味）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夢中賓主語具是）冠蓋滿京華

爲人假託寫祝矣

斯人獨憔悴（語出情離自別）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結極悽惻情至語塞○長篇中不甚切様看又別○（洙曰）古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老子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晉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阮籍詩千秋百歲後榮名安所之）

以子作

遣興三首

古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爲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

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修可曰莊子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洙曰江淹恨賦蔓草縈骨拱木斂魂夢弼曰史記廉頗者趙之良將也○本一作廉恥將先生云只合[illegible]作頗恥字無謂[illegible]）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鶴曰按唐州羈縻州內有馬邑州在秦成二州山谷間洙曰降虜東擊胡謂當時回紇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漢書匈奴傳注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然故曰穹廬趙曰時兩京雖收復安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未幾師潰夢弼曰茅土謂封建諸侯見禹貢注）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訏鹿皮翁忘機對芳草（鶴曰按史乾元二年春旱故有甘澤不在早之句而因以興衡門之士也洙曰列仙傳鹿皮翁淄川人少爲府小吏機巧舉手成器城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乃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作轉輪懸閣數十日梯道四門成上）

（其巔作茅舍餌止食芝草飲神水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天末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鴈幾時到江湖秋水多（四句自不可讀）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謂魑魅喜人過其友寔乃魑魅能知此人之來以為喜則朝廷之士不如魑魅亦多矣嗟上憎字便見作者之意痛快）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曰陸士衡詩借問欲何為涼風起天末楚屈原自沉汨羅而死）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秦州見勑目（一作勅）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居三十韻（乾元二年秋秦州作）排

大雅何寥濶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靈二子聲同日諸生困一經文章開突奧遷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孰已內捨堂時達
仁路寿亡年情之至

不寧棲遑分半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逐杳冥獨慚投漢閣。俱議哭秦庭。還蜀祇無補囚梁亦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難高壘長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羣公若會星宮臣仍點染柱史正零丁官忝趨棲鳳朝回歎聚螢（傷舊日讀書之勤）喚人看騕褭不嫁惜娉婷

心忌不得利八九杜
目喻於涇淵夫

郢公薄昊重出
文昭拖刮為臣用

結孫草六

（兩句開合謂與盷相邀自惜獨時也闕世乃知其恨詩未易讀初看失之）掘劍知埋獄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漁父忌偏醒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停師老資殘寇戎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勳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鶺鴒秋風動關塞高臥想儀形（洙曰嵇康絕交書瘵劍龐踈夢弼曰諸生公自謂也文章開窔奧言其文章深邃也窔烏弔切荀子窔奧之內窔字）

正作窔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釋文音要（洙曰）劉孝標絕交論莫肯費其半菽罕自落其一毛（趙曰）半菽字出項羽傳歲饑人貧卒食半菽（洙曰）揚雄傳王莽誅甄豐逮及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投下幾死吳入郢申包胥求救於秦秦兵未出包胥哭於秦庭者七日勺水不入於口司馬相如蜀人也後富貴還蜀梁孝王怒鄒陽下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夢弼曰）選蜀囚梁公自喻也時謫爲華州司功（夢弼曰）漢書三統曆天統地統人統爲夏商周之正三也（趙曰）舊都指長安（鶴曰）漢書注引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爲僥倖故曰幸（洙曰）漢書尨都新種類不一也高帝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illegible]冥脛切瓴盧經切（夢弼曰）長安志淑景殿望雲亭昔在西內（洙曰）宮臣謂薛受司議郎屬東宮柱史謂畢受監察御史漢宮儀侍御史在周官爲柱下史（趙曰）黜染爲文字也零丁介獨之貌（夢弼曰）宮忝趨栖鳳公自叙曩爲拾遺在諫省時也晉車胤家貧夜囊螢火以照書騕褭良馬也娉婷佳人也皆公自喻也（洙曰）晉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補雷煥爲豐城令掘獄基得雙劍莊子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音刑砥石也漢東方朔傳武帝令待詔公車俸祿薄朔紿侏儒曰上欲盡殺若曹侏儒號泣頓首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爲朔對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稍得進用

焉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漁父曰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洙曰〕後漢志隴西郡渭水所出東流長安今云旅泊窮清渭長吟望濁涇蓋公在秦州而憶長安也〔洙曰〕羽書者以鳥羽插檄書上號告四方示其速疾也鼎銘者銘功於鍾鼎也爾雅曰四時調謂之玉燭青萍劍名也禰衡鸚鵡賦命虞人於隴坻冠雲霓而張羅蓋鸚鵡乃隴右所出夢弼曰鄭氏詩箋云鵜鶘水鳥而在高原失其常處則飛鳴求其類此公自况有望於薛據二子也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公自注〕時患瘧病夢弼曰高適由太子詹事出判彭州岑參由補闕左遷虢州長史）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老去才難盡秋來興甚長物情尤可見詞客未能忘（物情往往見棄惟詞客未忘耳有味其言）海內知名士雲端各異方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即子美自道可爲悟入）舉天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其不足可見然少露上言富駱盧王爾者高岑也子美豪放磊落如此）諸侯非棄擲半刺已翱翔詩好

幾時見書成無使將男兒行處是客子鬬身
强（實語）羈旅推賢聖沉綿抵咎殃三年猶瘧疾。
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
潛隙地有靦屢鮮粧何大龍鍾極于今出處
妨無錢居帝里盡室在邊疆劉表雖遺恨龎
公至死藏心微傍魚鳥（即小心也用得作家）肉瘦怯豺
狼隴草蕭蕭白。洮雲片片黃。彭門劍閣外虢
洛鼎湖傍荊玉簪頭冷。巴牋染翰光。烏麻蒸

詳審雖落此句
非不是ゝ如語字
不肯讓人處須乃
知
義ゝ等辭律次
序稍參易詩家
開長多出一種然
不可料索

續麗丹橘露應嘗豈異神僊宅俱兼山水鄉
竹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更得清新否遙知
對屬忙舊官寧改漢淳俗本歸唐濟世宜公
等安貧亦士常蚩尤終戮辱胡羯漫猖狂會
待祅氛靜論文暫裹糧（夢弼曰晉江淹嘗夢還人筆後為詩絕無
美句人謂才盡（朱曰）潘安仁有秋興賦沈鮑謂沈約鮑照也（趙曰）沈佺期祭文思含飛動
才冠卿雲（夢弼曰）富嘉謨駱賓王盧照鄰王勃皆文章之伯（洙曰）刺史古之諸侯也庾亮
書別駕任居刺史之半諸侯謂適也半刺謂岑也羈旅推賢聖言孔孟尚羈旅也（夢弼曰）

何

昔顓帝有二子生而亡去爲鬼一居江水爲瘧鬼（洙曰）俗言辟瘧鬼必伏於幽隙之地不爲爾即畫易容貌（趙與時賓退錄云）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他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喙地有靦屢鮮性則不持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蒼舒曰）按廣韻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持取此義（趙曰）後漢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竟隱於鹿門山不返（魯曰）嵇康遊山澤觀魚鳥而心甚樂之（夢弼曰）龐草洮雲公言其客居之是救也彭門劍閣俱在蜀左傳西盡虢略節虢州而虢之湖城縣有鼎湖此言高岑二子居官之地也（洙曰）荊玉出虢巴牋蜀牋也（夢弼曰）陶隱居本草云胡麻當九蒸九曝熬搗充餌注胡麻烏者良今言烏麻丹橘亦彭虢二州所出也後漢岑彭傳彭惡所營地名彭亡欲徙之今云舊官寧改漢式用此（師曰）虢本晉地詩晉國風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洙曰）史記黃帝擒殺蚩尤胡羯指安史也（葛常之詩話云）詩人讚美同志詩篇之善多比珠璣璧玉錦繡花草之類至杜子美則豈肯作此陳腐語耶如寄岑參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夜聽許十誦詩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贈盧琚云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贈陳諫議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寄李白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贈高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視餘子其神芝之與腐菌

郢云近俗

鶴叙然周至云亂也

哉（[illegible]）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古今詩話云老杜贈太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排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illegible]）筆落驚風雨。詩成（[illegible]）泣鬼神。（[illegible]）聲名從此大。汨没一朝伸。（[illegible]）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illegible]）龍舟移棹晚。（[illegible]）獸錦奪袍新。（[illegible]）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illegible]）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志。兼全（[illegible]）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園（[illegible]）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illegible]）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梁求（[illegible]）未足。薏苡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illegible]）幾年遭鵩鳥。獨泣向麒麟。（[illegible]）蘇武（[illegible]）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illegible]）梁（[illegible]）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老吟秋（[illegible]）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illegible]）

【宋曰】賀知章號四明狂客見太白文章歎曰

子謫仙人也[illegible]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

登舟步弱曰白外傳云白作樂章賜錦袍令

云獸錦蓋錦織成獸文也奪字如宋之問傳

武后遊龍門詔從臣賦詩東方虬詩先成后

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

賜【洙曰】白爲高力士所譖自知不爲親近所

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夢弼曰】按公傳嘗

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

太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卽梁園故地謝惠

連雪賦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又公與太

白嘗同遊山東故云行歌泗水春【洙曰】後漢

禰衡字正平孔融薦之曰處士禰衡年

二十四英才卓礫莊子原憲曰憲貧也非病

也【夢弼曰】後漢馬援征交趾載薏苡種還人

謗之以爲明珠大貝此以喻白之遇讒永王

璘反謂白爲叅屬與謀也【希曰】大庾始安臨

賀桂陽揭陽爲五嶺書注三危西裔白以永

王璘之累流夜郎五嶺三危與夜郎鄰境也

【洙曰】賈誼爲長沙王傅不得志有鵩飛入誼

舍自傷以爲壽不能長乃爲賦以自廣【趙曰】

孔子見麟而泣曰出非其時吾道窮矣蘇武

在匈奴十九年而還黃公乃四皓避秦居商

山申公見楚元王不設醴酒而辭行鄒陽見

怒於梁王下獄遂從獄中上書此皆以比白

之不從永王璘而璘本待白之薄當時不見

察已施之於法誰

能爲陳此義也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

[illegible]

兩閣老五十韻（鶴曰賈至由中書舍人出守汝州坐小法
貶岳州司馬嚴武由給事中拜京兆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公嘗爲左拾
遺兩省相呼爲閣老也）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官
兩油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
遠。釣瀨客星懸。憶昨趨行殿殷憂捧御筵討
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修水
戰船蒼茫城七十流落劍三千畫角吹秦晉

[illegible]

（畫角吹秦晉奇怪不恨）旄頭俯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
笑符堅（其用事如此）淚作禽填海那將血射天萬
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熏太
白巔亂麻屍積衛破竹勢臨燕法駕還雙闕
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描摸老成）
（○亂來讀此十字哀痛來生）貔虎閒金甲。麒麟受玉鞭。侍
臣諳入仗廐馬解登僊（淺事不俗俗意不俚）花動朱樓
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哭

[illegible]

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
衡錢內蘂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
出入最隨肩晩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
兼秉燭書枉滿懷牋（纔復京便有此樂是此時殘破巡幸尚自庶幾）
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尺鎩翮
[illegible]
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受
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
[illegible]
資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

[illegible]

欲穿翠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此紅翠在新舊下別是安
斷）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
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
碎首霜鶻不空拳（寓言）地僻昏炎瘴山稠隘石
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甚言避禍之道可念）典郡
終微眇治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
田（此展字鬢治中）去去才難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
逝矣吾道卜終焉（三見焉字准此可耳）隴外翻投迹漁

[illegible]

陽復控弦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迍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騰騫（洎語如此使人意盡○（趙曰）南中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特上有飛鳥之道耳（洙曰）漢賈誼洛陽人事文帝黜爲長沙王太傅嚴子陵變名姓披羊裘釣澤中光武徵之因共偃臥子陵以足加帝腹上太史奏客星犯帝座除爲諫議不屈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夢弼曰）憶昨趨行殿公自敘謁肅宗於行在也（趙曰）無復雲臺仗言當時行宮草創之不復嚴整也庾信哀江南賦猶有雲臺之仗（洙曰）漢酈食其馮軾下齊七十）

[illegible]

餘戍莊子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夢弼曰）蒼茫城七十謂祿山反河北十餘郡皆棄城而走也劍指蜀之劍閣言玄宗幸蜀秦落有三千里之遠近秦晉之間皆吹畫角聲以節用兵也湄瀰之水隱映胡星言東都爲賊所陷也前漢志昴爲旄頭胡星也（洙曰）漢董卓傳卓廢立凶暴無道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以韓馥等爲刺史馥等到官各興義兵同盟討卓秦苻堅違衆伐晉遂至敗攜畜鮮卑苻融諫不聽後爲鮮卑所亡（夢弼曰）董卓苻堅以喻思明祿山之必亡也（洙曰）山海經赤帝之女嬉遊東海溺而死不返化爲精衛名曰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塡東海商本紀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趙曰）此皆言安史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er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不知量也（晏曰）左傳曹劌曰夫戰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夢弼曰）陳倉大白具在鳳翔此言肅宗時駐蹕鳳翔也按志鳳翔府寶雞縣又更名陳倉縣縣有寶雞山按列異傳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以獻諸公道名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媼媼復曰彼二童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媼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爲立祠名陳寶祠又按志鳳翔之郿縣有太白山按水經注山上夏宿雪故名錄異記金星之精下墜化爲白石狀如美玉故名（洙曰）衛河北也燕范陽也時祿山反於范陽陷河北諸郡漢書死人如亂麻晉杜預傳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關中記關內八水王師下八川謂長安收復矣（趙曰）時公爲左拾遺扈從還京（洙曰）光武紀望氣者見春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夢弼曰）職儀云黃帝駕乘黃而仙去後因以名廐王隱晉書宣帝內廐馬一日風靜天霽有羽鶴飛至廐化爲青衣童子騎二大馬乘空而去梁漢米謂梁漢所貢賦之米水衡掌山澤之賦謝承後漢書章帝分梁漢儲米給民又宣帝本始二年春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魯曰）內蘂宮花也（洙曰）顏延年詩鸞翮有時鎩注鎩殘也所介切（夢弼曰）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以諫注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時公任拾遺故云前漢儒林傳伏生年九十餘以書教于齊魯（洙曰）詩成是貝錦箋云喻讒人集作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趙

曰鶻鷹屬也謂兩閣老如浦鷗讒言如霜鶻鶻不空拳則鷗有碎首之防矣朱曰音識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趙曰治讀作平聲朱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安功曰郭景純詩漆園有傲吏注莊子嘗爲漆園吏楚威王聘之欲以爲相謂使者亟去無汙我故曰傲吏趙曰時史思明復作亂於漁陽乃薊州也

能品

[illegible]

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排

獨臥高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羣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

[illegible]

通交契密眺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古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飧晨趨懶爲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存想青龍祕騎行

[illegible]

白鹿馴耕噐非谷口結草卽河濵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懐殊不愜良覿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倚月輪官塲羅鎮積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闘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廻首望松筠（〔鶴曰〕潜陽楨木皆在河南〔洙曰〕謝靈運好登涉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

[illegible]

畢還復著之〔黃曰〕此物指彪也〔夢弼曰〕歷下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要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含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束廣微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餐邊徼邊境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喻肅宗重建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周眞義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揚子谷口鄭子眞耕于嵒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

[illegible]

結草爲菴于河濱讀老子帝駕往詣之晉葛洪有肘後方數卷〔趙曰〕四鎮者置官場收賦歛以供軍須也〔禰曰〕鎮禎如北庭都護府有神仙鎮及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岷言臨洮岷山也〔夢弼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貪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烏爭引子鳴鶴下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臥病詩云滑憶彫菰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如此之類多矣此格起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劒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許有此

（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豈言誤矣予投杼感慈親是也）

前出塞九首（〔鶴曰〕前後出塞詩乃乾元時公在秦州思天寶間事而作）

右 楊金堡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修可曰〕按唐西州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河水分流繞城下因以名之〔劉曰〕漢書竇榮亡命山林顏注云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也）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如親歷甘苦○極征行孤往之意人）

（所不能自道詩必如此亭情閔勞之際其庶幾乎）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賦至此極可壯可傷○（洙曰）梁簡文帝紫騮馬詩青絲懸王褒又宛轉青絲鞚曹子建詩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左大沖賦振身千仞岡又云斬將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錯已久（又緣而怨）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夢弼曰）三秦記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絶故名嗚咽水漢武帝獲白麟作麒麟閣以繪功臣像）

送徒既有長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即不受徒旅欺案之愈有）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決絶不復同苦辛（（洙曰）送徒字如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是也）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眼前語意中事逼透自別○亦極哀怨之體所以可傳）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爲奴僕幾時樹功勳

似魏人

其品

[illegible]

（夢弼曰）漢衛青少時父使牧羊皆奴畜之有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後拜爲車騎將軍

挽弓當挽彊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用諺語或自作諺語皆是）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此其自負經濟者軍中常有此人）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間巳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作者緩急自合○（修可曰）漢書高祖將兵擊匈奴會冬雨雪士卒墮指者十二三）

[illegible]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劒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千載不死墮淚未乾）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修可曰）列士傳眉間尺楚人干將鏌鎁之子楚王夫人常於夏納凉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後產一鐵楚王命鏌鎁鑄爲雙劒一雌一雄鏌鎁乃留雄而以雌進楚王劒在匣中常悲鳴楚王問羣臣對曰劒有雌雄鳴者雌憶其雄也王大怒收鏌鎁殺之眉間尺乃爲其父殺楚王（黃曰）越絶書曰楚王作鐵劒二枚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楚引太阿之劒登城而麾之

刻

[illegible]同顔人辭
從口氣且出

（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修可曰）漢書霍去病衛青擊匈奴虜名王貴人以百數（唐曰）漢紀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諸小王也（韓曰）周禮設車宮轅門注云大車以爲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乃所與軍中妬忌之意謂對衆以不同少者）中原有鬬爭况在狄與戎（謂爭功者）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後出塞五首

古　楊全選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鈎（（呂曰）召募字出吳志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蓋召謂自隱度而應募爲召募也（趙曰）詩生予道周周曲也（修可曰）吳王闔閭命國中作金鈎令曰善者賞之百金有貪王之重賞者殺其二子以血綂金遂成二鈎獻而求賞王曰爲鈎者衆子獨求賞何以異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殺二子綂成二鈎於是向鈎而嘷二子之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絶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王大驚曰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衰）

神

（離身見吳越春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復欲一語似此殆千古不可得其時其境其意卽曹子建鬼媿真横槊間意贊說不能盡也）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此詩之妙可以招魂復起○夢弼曰東門洛都之門也〔鄭曰〕河陽洛邑也詩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云言不讙譁也荊軻歌風蕭蕭兮易水寒〔趙曰〕士卒之多則將各有一幕故一部伍之人至日暮各相招部以居其幕也（苕溪胡仔曰）後出塞詩云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陪拍中丞觀宴將王詩云漢朝頻遣將應拜霍嫖姚按漢書霍去病爲嫖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嫖頻妙反姚羊召反嫖姚勁疾之貌也又按荀悅漢紀作票鷂字云今讀者爲飄遙不當其義余謂子美以平聲用此兩字蓋取服虔音耳王荊公嘗有詩云莫教空說霍嫖姚亦承襲子美而用也）

刪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此義亦人所未及）豈知英雄主。出師亘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

[illegible]

胡馬羣。誓開㝠北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通衢（希曰兩蕃謂吐蕃與奚契丹也漁陽薊州也洙曰左太冲詩南鄰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左傳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師曰主將謂祿山也祿山兵還玄宗御承天門率百官迓之賞賚無貲）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解嘲事）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寫至退軍人則無餘矣○洙曰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余曰左傳晉政多門洙曰時祿山自幽州起兵陷河洛希曰漢高紀從間道走歸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東坡志林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盡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示姪佐（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鶴曰按世系表佐是襄陽房殿中侍御史璹之子）

律

多病秋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宗諸子姪早覺仲容賢（箋曰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　朱曰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illegible]）

佐還山後寄三首（趙曰還山謂錄東何谷也）律

山晩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茨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嬾叔須汝故相攜（趙曰嵇康絕交書性復疎懶）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豈同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illegible]）

幾道泉澆圃交橫落慢坡葳蕤秋葉少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朱曰分引泉水以灌圃故云橫而落慢坡言坡中青翠如援也）

宿贊公房（公自注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師曰贊公與房）

（宿遊贊宿既得罪貴公亦被謫於秦州也）律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
半池蓮放逐寧違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
宿隴月向人圓

遣懷 律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
墮清笳水淨樓陰直（竊界貴得白水）山昏塞日斜夜
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鷄常之胡笳楊秋回老杜寄身於兵戈騷

屑之中感時對物則悲傷繫之如感時花濺
淚是也故作詩多用一自字田父泥飲詩云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遣興詩云愁眼看
霜露寒城菊自花憶弟詩云故園花自發春
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
園懸王孝子詩云古墓猶竹色虛閣自松聲
言人情對景自有悲喜而
初不能累無情之物也）

廢畦 律

秋蔬擁霜露豈敢惜凋殘暮景數枝葉天風
吹汝寒綠霑泥滓盡香與歲時闌生意春如
昨悲君白玉盤

不成詩

除架（公自注瓜架也）律

束薪已零落瓠葉轉蕭疎幸結白花了寧辭
青蔓除秋蟲聲不去暮雀意如何寒事今牢
落人生亦有初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
二首（鶴曰西枝村在秦近郭有巖竇之勝杉漆之利贊常稱之公自華至秦意欲居之故尋置草堂地焉）古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細一作[illegible]皆可笑）曲折方屢渡贊公湯休徒好靜心跡素
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然共攜手恣意
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岡
暖苦涉陰嶺沍惆悵老大藤（與細字字相似）一沉吟
屈蟠樹卜居意未展杖策迴且暮層巔餘落
日草蔓已多露（洙曰趙景真書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夢弼曰湯休乃僧惠休也姓湯能詩故公以比贊公也贊嘗以詩約公為鄰居盛稱巖中之景公謂其才思挺出煙霞之外故云霞上作也師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山南向陽故暖山北背陽故沍寒）

[illegible]

二詩先不
自梅村跋
以粹未為
非伯今也

也（贊公与居[illegible]覺公二樣論杜公系自詩注贊公[illegible]也）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更靜（自然境自然語）土室延白
光松門耿疎影躋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
然林中薪曙汲石底井大師京國舊德業天
機秉從來支許遊興趣江湖逈數奇謫關塞
道廣存貧顏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尋
豈一路遂色有諸嶺殊光稍朦朧更越西南
頂（上務曰大師謂贊公也京國謂長安舊[illegible]利禪宿也[illegible]與流人支遁遊山）

谷（谷曰漢書李廣數奇師古以爲命隻不耦合則數乃命數之數非疏數之數也因此詩注乃舊音數辨之）

寄贊上人 古

一昨陪錫杖卜鄰南山幽年侵腰腳衰未便
陰崖秋重岡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兼
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枝西有谷杉漆稠亭
午頗和暖石田又足收當期塞雨乾宿昔齒
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荊具茶茗

徑路通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太平寺泉眼 古

招提憑高岡踈散連草莽出泉枯柳根汲引
歲月古石間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
間宴息敢輕侮青白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
絲氣或上爛熳爲雲雨山頭到山下鑿井不
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
弱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
宅下流餘潤通藥圃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
羽（夢溪曰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闘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拓爲招又省去闘奢二字止稱招提今十方寺院是也廣雅黃精龍銜草也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

空囊（鶴曰空囊詩所賦卽史稱公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以自給之）

意 律

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
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

澁留得一錢看（修可曰列仙傳仙人偓佺食松柏之實趙曰楚辭漱正陽而餐朝霞注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者日始出赤氣也後漢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希曰梁武帝許羊欣書似婢作夫人舉止羞澁）

阮孚持一皁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看囊庶免羞澁 [illegible]

病馬 律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趙曰此暗使田子方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對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爲用故出放之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

棄其身仁者之所不爲也命東帛贖之）

○送人從軍（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律

奇妙不可

名言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渡沙磧累月斷人煙好武寧論命封侯不計年（意氣浩然可以勸忠非淺淺丈夫者）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鶴曰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溺唐志合黎山在甘州弱水則柳子厚所謂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者陽關唐志云在沙州二地乃備吐蕃之所也沙磧自是兩名禹貢弱水餘波入于流沙楚辭西方之害流沙千里注沙流而行言西方之地厥土不毛流沙滑滑晝夜流行縱橫

（千里磧則如西州有磧石磧北庭都護府有小磧是也）

送靈州李判官 律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時軍尊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送遠 律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邊城（如畫出塞圖矣）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淸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兩語兩意別離則昨日矣往往古人亦如我也自憐其情之悲也）

別贊上人 古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漂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爲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柳晨在手豆子雨已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歲暮饑凍逼野風吹征衣

欲別向曛黒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定功曰釋氏書手把青楊枝徧灑甘露之水［趙曰］言楊柳者以見贊春時猶爲寺主來秦州而忽見豆熟之際矣［夢弼曰］雨或作兩豆子兩已熟言來秦州已經兩年矣［蘇曰］崔玄見習鑿齒曰豆子熟矣張巨曰豆子眼中黒精也言無邪視也［阮宏休詩總曰］東坡送小本禪師赴法雲云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別贊上人詩中全語豈偶然用之耶）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師曰按地理志鳳州兩當縣以大散關與嘉陵地勢險隘相當故名［鶴曰］趙清獻公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兩當縣廣鄉驛有詩云被詔趍都畳物跡兩當中夜宿中途注云圖經云東京西界至此道里均焉故縣名兩當）古

目是一轉蘇
詞意不可及

寒城朝煙淡（五字妙在目前○世間常有此語自不多遇）山谷落葉赤隂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鵾雞號枉渚日色傷阡陌（兩語復稱）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

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黑白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子美心事如此固宜一出言而得不析非徒言也○〔洄〕同相如上林賦亂鵾雞注云鵾雞似雞黃白色〔徵功曰〕〔陸雲〕詩通波激柱渚注云柱渚曲渚也夢弼曰）

所陌田間道也南北曰所東西曰陌持斧翁指吳侍御也前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羣盜長沙郡潭州也〔洙曰〕西都賦猿狖失木狖余救切〔趙曰〕淮南子鴈銜蘆而翔以避弋繳以比吳之失所也〔夢弼曰〕鳳翔府至德二載號西京寶應元年號西都金閨金馬門也公與吳侍御昔同在鳳翔各居諫官之職故云共通籍也〔洙曰〕書東郊不開〔夢弼曰〕間諜軍中反間也間去聲諜達協切〔師曰〕上官言宰相也〔洙曰〕王粲曰仲尼旅人也〔修可曰〕後漢向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死何如生耳〔師曰〕公言往時爲拾遺見吳之斥而不能言深自責其非義也〔趙曰〕詳味詩意吳侍御遷謫之因爲辨論良民不是姦細以此忤權貴而得罪耳

具品

△

發秦州

（〔趙傁曰〕日在房公起秦亭十一月至西康冬春之間發同谷登劒門其在同谷茅茨蓋不盈月耳〔崔德符曰〕兩紀行時發秦州至鳳凰臺發同谷縣至成都二十四首詩皆以紀行爲先後無復差舛昔韓子蒼嘗論此詩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學者宜常諷誦之〔朱文公語錄〕杜詩初年甚精細晩年橫逸不可當如自秦川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葢作也〔鶴曰〕按九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同谷其附邑也○乾元二年冬自秦州如同谷至成都紀行所作）

古

我衰更懶拙生意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源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

全篇俱好

具品

坤内吾道長悠悠（師曰同谷在京之南時不經殘破故云樂土彥輔曰楚辭嘉南州之炎德兮言無衣而思南州以南州之氣暖故也鮑曰漢源成州屬縣夢弼曰成州有栗亭川魏置栗亭縣在唐爲栗亭館希曰崔竅乃蜂於崖石上所作之竅成州所産也趙曰方舟並兩船也洙曰王粲登樓賦聊暇日以消憂）

△赤谷（鶴曰赤谷有亭當是在秦州近境公初自華之秦州時亦有赤谷西庵詩）古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兹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穉饑悄然村墟迥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夢弼曰按地理志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三秦記云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又云上有清水四注而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絶按公集前有赤谷西崦詩云躋險不自安此云險艱方自兹蓋是登大隴歷九回坂也○九折如此詩未能賦也）

△鐵堂峽　古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絶硤形藏堂隍壁色

峽同

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限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立之曰硤形藏堂隍謂山臺如堂隍硤藏于兩山之間也夢弼曰嵌空太始雪謂硤中常有雪自鑿開混沌以來其雪未消也趙曰抵者逢抵之抵抵弧矢則遭用兵之時也）

乾欽立云此篇多作硤尹豐按語

鹽井（鶴曰食貨志唐有鹽井六百四十成州嶲州井各一此當是指成州鹽井）

古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官作既有程煑鹽煙在川汲井歲搰搰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轉致斛六千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然（夢弼曰鹵說文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草木白言生鹽花也修可曰許愼說文曰鹵鹽池也漢書宣帝常困於蓮勺鹵中注蓮勺縣有鹽池廣十數里其鄉人名鹵中夢弼曰搰戶骨切用力貌字從木非莊子子貢見漢陰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洙曰莊子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夢弼曰官賣鹽每斗錢三百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

具品

（倍獲其利也）

△寒峽　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絶岸積阻霾天寒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傷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怨傷生厚得詩人之正○洙曰爾雅釋雨上爲霾夢弼曰殳庸朱切古今注戟之遺象也詩荷戈與殳）

法鏡寺　古

[illegible]

妙品

身危適他州勉强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淨蕭摵寒籜聚洄洄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謂泉行高山下如雨冬氣四散爲雲也）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烱戸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語自老意○洙曰左太沖吳都賦其竹則檀欒嬋娟玉潤碧鮮趙曰唐孟郊有三嬋娟詩謂竹嬋娟月嬋娟人嬋娟也鄭曰摵子六切又所隔切師曰洩與泄同泄猶出也洙曰公在道中是仲冬之交而聞子規蓋入南州地氣之暖故也）

青陽峽　古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迥硤角來天窄壁面削磎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踰隴坂高秋視吳岳東笑蓮花卑北知崆峒薄超然侔壯觀巳謂殷寥廓突兀猶趂人（謂前險巳盡至此依然相嘗未止）及茲歎冥寞（鄭曰磎奚切今作溪蔡伯曰周禮雍州其山鎮曰岳山注云吳岳也〔彭曰〕國語謂之西吳秦都咸陽以吳西岳〔夢弼曰〕唐隴州吳山縣西四十里有吳山其頂有五峰是也〔洙曰〕華山有蓮華峰崆峒山在隴右殷音隱）

山南西道

龍門鎮　古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雷隘古鎮峰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胡馬屯成皐防虞此何及（彼屯成皐而此防龍門豈相及哉非後時也）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洙曰〕漢高紀棧道注云棧即閣也今謂之閣道棧士諫反又士限反〔夢弼曰〕編竹爲

六劣　制

（閣道謂之棧道（歐公曰）短景急言日短急於奔程也（趙曰）成皐乃鞏洛之地胡馬指言安史之兵耳（洙曰）防虞此何及言已後時矣）

石龕　古

[illegible]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
狨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
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
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苦云直簳盡無以充
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夢弼曰狨音戎猨猴之

兵品

（趙曰）此詩起句連用四我字乃公之新格劉琨扶風歌止曰麋遊我前猴戲我側兩句而已（夢弼曰）仲冬見虹霓紀異也（趙曰）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此摘用其字梁者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之兵所在此言采箭以輸官也（鄭曰）簳古旱切亦作笴（洙曰）祿山之亂所領皆漁陽突騎也）

積草嶺（公自注同谷界）古

連峰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
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
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

一作妙[illegible]

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相去尚百里想像如見願休馬息馬之志也○（夢弼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言路異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明水也（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左太沖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鶴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illegible]

泥功山

古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泥濘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永反將汨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却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忽忽（夢弼曰白馬爲鐵驪言白馬經此泥濘中亦將爲黑色之驪也玉篇驪馬深黑色）

次首詩意
詩格只老
杜而已自
[illegible]
[illegible]

鳳凰臺

（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卽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之地

古

（公自注山峻不至高頂）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我

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盜何淹留（懇至不厭○(夢弼曰)按唐地理志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謂之西康者蓋以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也(洙曰)文王爲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夢弼曰)莊子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夫鵷鶵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又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長諸宮如字(夢弼曰)宋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夢弼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坐元扈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圖注元扈石室名也漢郊祀志黃帝爲五樓十二城以候神人(邁)曰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

皆存何況太白鳥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李鶴)(師友)）

（(記聞)李太白遠離別蜀道難與子美寓居同谷七歌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也）

楊全送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

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夢弼曰橡似兩切橡實也狙千餘切狙猿屬食橡栗者也莊子狙公賦芧芧即橡子也趙曰皴七倫切皮細起也）

長鑱長鑱白木柄（一歌與子美二歌長鑱去不許遂）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色一作爲好非必久人爲我惆悵而有此色○鄭曰鑱鋤銜切吳人云犂鐵鏟文鍤也夢弼曰按爾雅訓俗音字鑱仕杉切吳地犁鐵又仕懴切夢弼曰黃精說者多以爲本草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黃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歲饑土人掘食以充糧余謂此非當以黃精爲正公嘗屢用黃精字按集中有太平寺泉眼詩云三春斷黃精一食生毛羽是也）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鴐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

歸何處收兄骨。（趙曰公四弟曰穎曰觀曰豐曰占各在他郡惟占從公入蜀公在劍外有占歸草堂詩云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朱曰後漢趙孝弟禮爲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感其意俱舍之樂府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夢弼曰陶隱居本草鴐鵝大於鴈似人家蒼鵝耳鴐鵝惡禽也鶬九頭詩有鶖在梁毛萇傳禿鶖也朱曰左傳余收爾骨焉）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夢弼曰地理志濠州治鍾離春秋時爲鍾離子國楚地漢縣也按公集中有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之句）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是此景）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何其魂招不來耶歸故鄉也○夢弼曰古城即是指同谷舊爲西康州也楚屈原放逐宋玉作招魂辭）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巃嵸枝相樛。木葉黃

能品

[illegible]

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廻春姿（冀此歌廻春姿者冀車駕反正之辭也心所同然千載如對○〔洪曰〕秋龍潛也〔夢弼曰〕劉安招隱士云山氣巃嵷兮石嵯峨洪慶善補音巃力孔切嵷音揔〔夢弼曰〕摎乃技曲下垂貌〔夢弼曰〕蝮方六切大蛇也）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聲氣俱盡）

無字不經
鍛深雕琢
雄險削深
令人神奪
但覺不採年

萬丈潭（〔夢弼曰〕同谷縣有鳳凰潭一名萬丈潭蓋兩山危立其下）

泓澄萬丈 古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便合改視）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凌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却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岸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黑如灣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

帷幄寒水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閑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造意語）何事炎天過快意風雨會（〔夢弼曰〕張平子西京賦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淮南子出於無垠鄂之間許慎注垠鄂端崖也字或作鄂亦作鍔通用〔鄭曰〕顏徒對切猶澹淹也水帶沙往來貌漢郊祀志登遐倒景如淳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修可曰〕康協終南行楓丹杉碧壘旌立旆）

發同谷縣（〔公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

刪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忡忡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雲迴首虎崖石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洙曰〕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師曰〕公以昨歲自諫省出為華州掾今夏棄官發華州秋客秦州冬離秦州至同谷又發同谷而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夢弼曰〕龍潭在同谷公七

正

歌云南有龍兮在山湫是也虎崖山名亦在同谷

木皮嶺　古

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爲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鬭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洙曰）前詩謂命車向西行也（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魯曰）蜀門即劍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凍青也左太冲蜀都賦金馬馳光而絶景碧雞倏忽而曜儀（吳曰）莊子目擊而道存參綏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時玄宗遷幸之後以蜀都爲南京故公感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也

白沙渡　古

畏途隨長江渡口下絶岸差池上舟楫杳窕

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迴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嶔崟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洙曰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鮑曰礧魯水切嶔崟山貌上音欽下音吟）

△水會渡（鮑曰水迴渡一云古）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檝歌笑輕波洌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回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窮而不涸）遂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飛僊閣（夢弼曰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駕空爲飛梁閣道文[illegible]酈元水經注云大劍戍至小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閣道古）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疎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澹泊長風中怒號歘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

具品

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五盤（魯曰謂棧道盤屈有五重）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趙曰揚雄云水至清則無

具品

魚公據所見而反用之也）

龍門閣 古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長風駕高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柱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塘足見度大庾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趙曰史心亂目眩魏太祖讀陳琳檄愈頭風此借用其字瞿塘峽名大庾嶺名皆艱險之處也）

石櫃閣 古

季冬日巳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草花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迴羣鷗（[illegible]）暝色帶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有適（〔鄭曰〕子西[illegible]云子美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illegible]極[illegible]至[illegible]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趙曰〕謝玄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瑜等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謝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

理也

桔柏渡（〔鄭曰〕桔居屑切） 古

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水風蕭蕭連笮動嫋娜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鷁散絕岸黿鼉驕西轅自茲異東逝余可要高通荊門路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鄭曰〕笮側伯切〔朱曰〕連竹索而爲梁謂之笮〔鶴曰〕成都之笮橋是也〔魯曰〕鴇鷁[illegible]舟[illegible]也黿鼉[illegible]橋梁也驕壯也荅）

（〔舒曰〕釋文山頂曰巓亦曰椒）

「剱門」（〔夢弼曰〕按地理志剱州剱門縣有梁山亦名大剱山自蜀出漢中道一由此故以門名）古

惟天有設險剱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數地險而惡負固者也散文有所不能及矣）

○剱閣天下壯閣一作門〔鶴曰〕剱門背有閣道張孟陽剱閣銘云惟蜀之門作固作鎭是曰剱閣壁立萬仞〔洙曰〕剱山生石皆北向如拜伏狀〔趙曰〕剱門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有面內之義蓋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也詩其崇如墉張協玄武舘賦云崇墉四匝〔洙曰〕蜀都賦云一人守隘萬夫莫向〔趙曰〕珠玉之於中原必著走字者或曰古之言珠玉謂無翼而飛無脛而行非謂人之所携持若飛走也岷山在成都之西青城山是也峨山在成都之西南峨嵋山是也遠人困於誅求而悽愴之氣見於岷峨以二山無情之物

猶且悽愴則有情之民可知矣（夢弼曰）蜀舊爲西蠻之地自三皇五帝以前雖犬之聲不聞乎中國至秦鑿岷峨以通蜀務在懷柔遠人遠人雖修職貴而太古淳朴之治已喪矣至今英雄人謂如公孫述劉備李雄孟知祥之徒皆來中國有亂起而據蜀也（趙曰）鏟楚產切韻書云平鐵也

鹿頭山（夢弼曰唐志漢州德陽縣有鹿頭山高崇文擒劉闢處又有鹿頭關距成都百五十里）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殊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悠然想楊馬繼起名硉兀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杖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洙曰）自秦入蜀山嶺重複及下鹿頭關東望成都千里豁然也（夢弼曰）公歷陟險阻至此豁然足慰饑渴之望（趙曰）天下一家皆爲臣屬所僭擬宮闕已不復見故云失雙闕也（夢弼曰）楊馬謂子雲相如也二子皆蜀人（趙曰）成都富饒之地故指爲脂膏也豪俠窟

（見郭僕云京華遊俠窟而變其字耳（夢弼曰冀公謂僕射冀國公裴冕也時爲劍南節度使陸凱傳宰相國之柱石）

全篇好

△成都府

古 揚廷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有何深意到處自然）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憤悶悲感諸之黯然）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語方寫景注者屑屑附會可厭）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洙曰）淵明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鮑曰）桑榆晚日也（鄭曰）塡陟刃切定也（夢弼曰）曾與層同塡或音田滿也（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

[illegible]

刪

散愁二首

律

久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五字偏盡蓋是江南又是夜聞多字所以入妙非着意對）百萬轉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潘

（希曰）深入用孔明表中語司徒謂李光弼也時乾元二年七月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八月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淸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

聞道幷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洙曰）幷州太原也時王思禮爲節度（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鄴城師潰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李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暨光弼徒河陽思禮代爲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洙曰）薊北乃范陽盧龍等吏安史之巢穴也關西者長安以西皆謂之關西也

恨別 律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淸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爲破幽燕（洙曰）宋玉九辯草木搖落兮變衰（鶴曰）是年十月司徒李光弼敗史思明於河陽幽燕思明窟穴也

喜薛璩畢曜遷官（東坡別集詩話云）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此老杜

句也蒼書頭欲白相對眼終青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君明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郎今多黑頭江山萬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白頭逢國士青眼酒鐏開此坡谷所爲也

寄賈岳州嚴巴州兩閣老

（黄常明詩話云老杜有用一字凡數）十處不易者如緣江路熟俯青郊微暝俯峭壁展席俯長流杖藜俯沙渚此邦俯要衝四顧俯層巔菴頭俯澗瀍層臺俯風渚花目俯大江江檻俯鴛鴦其餘一字屢用若此類者甚多不可具述〔復齋謾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酬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監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晚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事大則廷諍也〔誠齋詩話〕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爲虛子美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研而出證文于
校閲之家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酬高使君

（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爲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年成都府作）律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夢弼曰涅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洙曰漢揚雄作太玄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酬高使君（鶴曰公初到成都寓居於浣花溪寺時高適爲彭州刺史以詩寄贈○上元元年成都府作）律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夢弼曰涅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法華經火宅喻三車牛車羊車鹿車也洙曰漢揚雄作太玄經又每作賦擬相如本傳云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又云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

胡云公涵玄于
採蘭之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容齋隨筆云古人酬和詩必荅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荅可知已唐人尤多姑取杜集畧紀之高適寄杜公云媿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休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嚴荅云臥向巴山落月時籬外黃花菊對誰跂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杜送韋迢云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杜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荅云藥裹關心詩總廢皆如鍾磬在簴扣之則應往來反覆於是乎有餘味矣）

○贈杜二拾遺　高適

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飜草玄今已畢此後更何言（朱曰招提謂佛寺也注詳見前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經互設難馬鳴譯也）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律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

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巳。四海尚風塵。（起十字盡與故接得荏弱有情情巳略盡故入景更長郎如行文不得不爾後人唯實數之皆未諭）

○卜居（鮑曰公到成都之日劒南節度使裴冕爲公卜成都西郭浣花溪作草堂趙曰楚辭屈原有卜居一篇公倚以爲題）律

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巳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盤渦鷺浴底心性俯仰之間見伊呂岐王宅裏崔九堂前巴峽穿巫峽襄陽向洛陽九江日落一柱觀頭遂有馮夷始知嬴女無數一雙三十兩箇一行自去自來相親相近生憎不分自今以後此等皆肆筆縱橫有跡野氣大家數不可無俗眼之所遺更以爲笑）

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鶴曰寰宇記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地屬犀浦縣主人指裴冕也洙曰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蜀有萬里橋在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是得名乘興謂欲倣王子猷月夜泛舟訪戴安道也山陰王子猷所居之地詩體云引韻便失粘既失粘則若不拘聲律然其對偶精到謂之骨格蘇李體老杜卜居一篇是也）

此卜居詩[illegible]
[illegible]也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律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堂成 律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公自注榿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嘲（夢弼曰蜀中記王壘以東多榿木易成而可薪美蔭而不害然余嘗歷攷韻書無榿字詢之蜀人相傳以爲丘宜切後見王荆公集中有薛秀才榿木詩云濯錦江邊木有榿小園封植佇華滋地偏幸免桓魋伐歲晚聊同庾信移則知丘宜切爲是也又蜀有竹名籦籠籠力鍾切　洙曰揚雄傳雄有田一廛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　左太冲詠史詩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

遊修覺寺 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llegible]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夢弼曰庾信安昌寺碑云禪枝四靜慧窟三明孟浩然詩禪枝怖鴿棲）

後遊 律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必如此可以言氣象矣）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

賓至 律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此與後文場語意似）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洙曰詩寘之河之干兮注干涯也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麤糲麤衣糲食也苕溪胡元任曰李濟翁資暇集謂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也乃引漢宣帝詔曰池籞未御者假與貧民誤以籞爲藥遂穿鑿爲說以解子美詩中云常苦沙崩損藥欄及乘興還來看藥欄之意復齋謾錄又從而信之皆）

[illegible]

過矣愚謂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狂夫 律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卽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凉欲塡溝壑唯疎放（極無可奈何之意）自笑狂夫老更狂（洙曰蜀有萬里橋注見前鮑曰按寰宇記）公之宅按浣花溪地名白花潭上今公言潭水之淸可比之滄浪也洙曰唐舊史言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畯野老相狎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則狂可知矣

有客 律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師曰公嘗有肺疾故云患氣經時久也夢弼曰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

△蜀相（夢弼曰諸葛武侯廟在成都西南） 律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

刘

相云諸葛公人 [illegible]
[illegible]

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全首如此一字一淚矣○寫得使人不忍讀故以爲至○千年）遺下此語使人意傷○[孫]季昭曰按蜀本杜詩並作錦官城注云成都府城亦呼爲錦官城以江山明麗錯雜如錦也趙云或以其有錦官如銅官鹽官之類其說亦是不然止取錦而已何以更有官守乎余觀范至能叅政爲詩而每官成一集所著錦官集蓋鎮成都府時作也則身親見成都爲錦官城故取以名之況杜子美嘗卜居成都浣花里其用官字必無誤當以蜀本爲正洙曰廟有古柏乃武侯手植也（荆）公絕句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止詠武侯廟而託意在其中矣（誠齋詩話）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意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壟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三字勝矣除鑒鸎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韶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洙曰）本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兩朝言先主及其子禪後主也（夢弼曰）虞亮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洙曰）本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

[illegible]

石筍行

（（田曰）按石筍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筍長）

[illegible]立老杜
[illegible]生辭意
[illegible]不必効

（一丈六尺圍極於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蓋南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率然兩語補拾成篇小臣媚至尊等言其石狀蒙蔽不足指某事某事之牽合譬喻也○舊曰成都府舊爲益州田曰杜光庭石笋記云昔傳石笋之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闕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又成都記云距石笋二三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凡三五日忽然不見故有海眼之說彥輔曰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池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者亦有細孔可以絲貫夢谿曰蜀都故事石笋眞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墮地唯故基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眞珠瑟瑟金翠異物等蒼舒曰按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

[illegible]

[illegible]

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洙曰）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葬於成都郭中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又華陽國志云妃死主遣五丁之武都擔土作冢立其石因名石筍（希曰）寰宇記望帝禪位下相號開明帝開明下五葉復稱王始立宗廟時天生五丁力士能徙山毎一士死輙爲立人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誌（趙曰）小臣媚至尊譏李輔國也時輔國離間二宮擅權之跡甚彰也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造次便教鶯語太丁寧。（即遣便教正是詩意）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薛野有佳致○蔡寬夫詩話云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耶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復易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熟知茅齋絶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汚琴書内更接飛蟲打著人（其閑情院體又如此）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達如此則樂天矣○孫季昭曰杜詩只一字出奇便有過人處如二月已破三月來一片花飛減却春朝罷香煙攜滿袖生憎柳絮白於綿何用浮名絆此身則下得減字破字攜字於字絆字皆不可及）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善自遣如此）

糝徑楊花鋪白氊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平常景多少幽意爲小儒牽強解事添之可惜）

雛子句見[illegible]注非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野人漫興深入借盡豈復有能注老）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鶴曰新津縣在蜀州公居成都嘗暫如新津故有題此橋樓詩）

律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此梢朶却全嫌故轉入老語生强）池水觀爲政廚煙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郊

雲山

律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此神交力盡亦關台展轉盡是無可奈何者多看過了）衰疾江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夢弼曰京言長安西都也洛言洛陽東都也作賦客指班孟堅張衡也孟堅作西都東都賦張衡作西京東京賦洙曰晉嵇康與阮籍山濤爲神交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築鄭曰益川記昇仙亭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

治交

方言自寬之詞
非自寬也

杜鵑行

（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敎人務農治郫城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爲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爲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鶴曰寰宇）

東

鳳凰棲石室
小杜鵑小當
不是諸家本
宋推吾刻
宜奇雅小為
訓

（記望帝以德不如鱉令因禪位于鱉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爲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illegible]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夢溪曰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蔡寬夫詩話云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蓋云子美此詩爲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

杜詩注七

删

○爲農 律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勾漏

情はの可不
往不等変得

令不得問丹砂。（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爲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朱曰晉葛洪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梅雨（趙曰周處風土記云夏至前雨名黃梅雨）律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與乾坤萬里眼同得之容易）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朱曰玄宗幸蜀還至德二載改成都府置尹視二京號爲南京希曰成都府有犀浦縣益李水嘗以石犀壓水怪犀浦之名或本此朱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凌濤山頹）

田舍 律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嬾衣裳欅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鸕鷀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江村 律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謝意近故）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全首高曠眞野人之能言者）

江漲（律）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夢弼曰宋景玄畫斷云韋偃京兆人寓居于蜀工畫馬居閒常以越筆點簇鞍馬或騰或飲或驚或止或翹或跂曲盡其妙究全其真實韓幹之亞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齕字好○佳處正在齕字以為丁沒切非矣）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容齋隨筆云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

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惝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松杉冷兼疑菱荇香之句是也以真爲假以假爲真均之爲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夢弼曰畫斷云王宰家于西蜀能畫山水意出象外）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戲語多言）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此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好句）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松半江水。

洙曰巴陵岳陽也洞庭在其左海東有日本國本中曰赤岸在廣陵南兖州記曰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夢符曰南史齊武帝孫賁字文奐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趙曰吳松言吳地之松江也蔡條西清詩話云

題画如此、唐人少有及此

蕭文奐能青善畫於扇上圖山木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爲遙老杜戲題山水圖云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作讀似非用事如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用介冑之士不拜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用軍中豈有女子乎皆用事而隱其語

○

戲韋偃爲雙松圖歌（夢弼曰名畫記韋偃作老松異石筆力勁健人知其善畫馬不知松石更工也）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磊落氣槩）絶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真思玄構畫若不及此）松根胡僧憩寂寞。厖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爲直幹。（此起此結吞吸傾倒○夢弼曰名畫記畢宏大曆間）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壁好事者皆詩詠之其畫擅名當代修可曰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公取而合用之也〔洙曰〕金剛經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鶴曰〕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時人謂之鵝溪絹即東絹也〔誠齋詩話云麒麟圖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

句

胡應麟云 [illegible]

[illegible]

（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迴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又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鶴曰青城縣屬蜀州在成都之西按成都府有少尹二人掌貳府州之事歲次則更次入計）

律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東郭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文章濟甚事耳注誤）迴首興滔滔（洙曰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南下士人謂之合水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相接青城鶴曰差病校也）

野望因過常少僊（鶴曰少府當是常徵君公後有寄常徵君詩云徵君晚節傍風塵豈晚年却出仕耶）

律

杜

野橋齊度馬（可畫他人以爲不必畫者）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遺回（洙曰青城山名灌口地名俱在蜀灌口昔秦守李冰鑿離堆以灌蜀土因而得名）

栗園一作粟 [illegible]

丈人山（彥輔曰青城山記云此山爲五岳之長故名丈人有丈人）

趙彥注云若入
唐時蜀[illegible]
可不唾住地

觀（古）

自爲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磊磊落落）爲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峯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出郭（律）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峯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立之曰蜀有鹽井遠煙謂煮鹽也洙曰雪峰即西山也上

不可住也

有積雪經夏不消）

泛溪（鶴曰即浣花溪）（古）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飜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

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馬曰〕練練白貌〔趙曰〕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吳均詩練練波中月皆取白之義也莊子曰畢弋多鳥亂於上網罟多魚亂於下蓋網罟以取魚畢弋以取鳥今謂畢提攜者又畢盡之義言見戲至盡攜罟弋以取魚鳥也〔希曰〕史思明是年入東京故云東城多鼓鼙也）

贈蜀僧閭丘師兄（〔公自注〕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此語最得大意）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絶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深根小子思踈闊豈能達詞門竆愁一揮淚相遇卽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祇樹園地近慰旅愁徃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

臥不飜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夢弼曰】銅梁山名在劍南合州銅梁縣此言閭丘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洙曰】揚子雲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班孟堅西都賦琳瑉青熒【田曰】東蜀牛頭山下有閭丘均撰端聖寺磨崖碑嚴政書寺今爲天寧羅漢禪院【鶴曰】公之祖杜審言也按本傳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授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與均同朝也【後山】詩話云魯直言杜之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又過耳【苕溪胡仔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詩冠古則其詩法乃家學所傳云【夢弼曰】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洙曰】金剛經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夢弼曰】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柔軟語能使一切衆生得安穩故維摩經常以軟語眷屬不離押蟲新詩陶淵明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采菊之際無意於山而景與意會此淵明得意處也而老杜亦曰夜闌接軟語落月如金盆予愛其意度閒雅不減淵明而語句雄健過之每詠此二詩便覺當時清景盡在目前而二公寫之筆端殆若天成茲爲可貴【田曰】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宣室志云馮翊嚴生家漢南峴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濁水泠然洞徹矣）

野老　律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句句洗削）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傷琴臺。（此等亦與人意無異）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公自注得稱城闕○趙曰潭即百花潭也〔洙曰〕劍閣劍門棧道也鄭曰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賣酒處夢弼曰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鶴曰〕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神功破思明之兵於鄭州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夢弼曰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趙曰〕時成都陞為南京故公自注得稱城闕也）

一室　律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只當如此）巴蜀來多病荊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洙曰〕成都記其西即隴之南首故曰隴蜀以與巴接復曰巴蜀夢弼曰荊蠻楚也峴山在襄陽有王粲故宅粲字仲宣宅前有井人呼為仲宣井）

北鄰　律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也好意）青錢買野竹（謂十棨之意）白幘岸江皋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洙曰〕後漢張湛傳明府注郡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鶴曰〕公詩多以縣今爲明府此詩云明府者其王明府歟王從公璡公亦有詩與之夢弼曰辭滿罷任滿辭去也謝靈運詩爵滿豈多務謝病不待年〔趙曰〕青錢蜀人語謂見錢也〔洙曰〕劉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夢弼曰晉山簡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每出游多之習氏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洙曰〕何遜八歲能賦詩爲名流所稱仕梁爲水部員外郎〔孫曰〕屧悉協切履薦也〔洙曰〕張仲蔚所居蓬蒿沒人）

[illegible]

△南鄰 律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淺溪小艇本是實景然寫此有至足之味）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看幾過後見朱韋齋舉此倍覺有懷有濃有淡當由實歷故見〔范元實詩眼云工部有所喜用字如脩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

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帖爾

[illegible]

村夜　律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自然）胡羯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鶴曰高適時爲蜀州刺史）律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眞。

寄楊五桂州譚（公自注因州參軍段子之任）（鮑曰集後有廣州段功曹到寄楊五長史詩時楊長史必自桂而徙廣州也）律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夢弼曰陳藏器云桂林桂嶺因桂得名又山海經云桂林八桂在番禺東注八樹成林言其大也）（鶴曰桂林雖居嶺外然治古始安隸荊州之零

陶侃傳中武昌城西門官柳

陵非鬱林州之桂林故白樂天亦云桂林無瘴氣茲所以宜人也嶺南無雪獨桂林有之范成大云靈州興安之間兩山蹲踞中容一馬謂之嚴關朔雪至關輙止大盛則度關至桂州城下不復南矣北城舊有樓曰雪觀所以夸南州也夢弼曰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里〔洙曰〕晉孫楚字子荊嘗爲驃騎將軍石苞參軍〔夢弼曰〕古樂府有白頭吟言交情多喜新而厭故也

、西郊 律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風韻閒淡）傍架齊書帙看題減藥囊（看有無減去無用作撿字淺近）無人覺來往（荊公看得好）疎嬾意何長

〔洙曰〕成都有碧雞坊按漢郊祀志宣帝時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持節而求之〔夢弼曰〕按寰宇記市橋在州之西〔趙曰〕荊公本作覺來往甚善余嘗讀梁徐悱婦題甘蕉示人曰夕泣已非疎夢啼真大錯唯當夜枕知過此無人覺舊本作競誤矣荊公語録老杜云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瞑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非覺字赴字卽小兒言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律

[illegible]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得稱情）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亦宛變沉著）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何遜嘗爲廣陵記室按集有揚州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驛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蕭八明府寔處覔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爲河陽縣令滿縣種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今公以河陽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覔榿木數百栽

（鶴曰何邕爲利州綿谷縣尉與公爲鄉人後有贈別何邕詩可考也）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榿木三年大（公自注蜀人以榿爲薪三年可燒）與致溪邊十畝陰（子美自是遭楊子琳之亂又之蜀之綿之梓未嘗得榿用也○嚴有翼藝苑雌黃云東坡次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榿栽又送戴蒙赴王局觀詩芋魁徑尺

誰能盡榿木三年已足燒又後山詩三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榿木行可樵榿字遍尋字書無之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爲丘宜切及按介甫絶句以榿字爲鉏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也老杜有覔榿木栽詩飽聞榿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榿爲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注榿木名不材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

「憑韋少府班覔松樹子栽」（鶴曰後有涪江泛舟送韋班詩韋當是爲涪江尉）

落落出羣非欅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覔霜根數寸栽（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酉陽雜俎世傳松千歲方頂平偃蓋）

且呂

鄙亦不剝不急
鄉來沫深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公自注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盌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早起」［上元二年］（成都作）律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

市餅中得酒還（趙曰漢書班固書曰夫嚴子若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

。琴臺（夢弼曰按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卽相如與文君貰酒處又成都記琴臺在浣花溪之北梁蕭藻鎮蜀增建樓臺以備遊觀元武代蜀下營於此掘得大甕二十餘口蓋所以響琴也隋蜀王秀更增五臺并舊臺爲六馬）律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長卿懷抱俯仰見之）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

玩世語

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洙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有消渴病事武帝爲郎後病免家居茂陵初相如嘗過臨邛臨邛富人卓王孫爲具召相如及臨邛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文君不樂謂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相如乃與俱之臨邛盡賣車騎置酒舍令文君當鑪相如親滌器於市中鄭曰靨益涉切頰輔也修可曰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通兮無所將何悟今日登斯堂有艷淑女在此芳室邇從遐愁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又歌曰鳳兮凰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求爲妃交情通體心相怡）

（中夜掬從知者誰雙羽俱起翔高飛無感我心使予悲）

漫成二首　律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兩語皆傷心而荒荒泯泯略解○泯言其無聲也）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無緊要語而畫鄉曲僻居之景一家作一圖入）只作披衣慣（却是暗用莊子披衣注又不曉）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雪浪齋日記古人下連綿字不虛發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晴雲滿月者云月同同去疏微入瀟來日晃纖芒中瀟湘（王右丞詩話）老杜云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樂天亦有眼前無俗物身外即僻居之句然不為人所唱也）

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偶然誤偶然道之耳）讀書難字過（真率有味）對酒滿壺頻近識峨眉老（公自注東山隱者）知余懶是真（楚詞朝騁予馬兮江皐（師曰）皐緩也江岸其土性緩故云江皐（石曰）峨眉山在蜀）

○△客至（公自注喜崔明府相過）律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又是一體）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

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
隔籬呼取盡餘杯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公自注斛斯融吾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舜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洙曰按集有聞斛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即斛斯融也）

稠花亂蘂裹江濱行步欹危實怕春（怕春語激）詩酒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荅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舞繡筵（蒙直是豪放直是放令人愛惜情事開口亦難○洙曰梁益記云少城張儀所築蒼舒曰左太沖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注云少城小城也）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

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放翁曾用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肯字看極是）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跌蕩備情○政是活真畫四娘耳豈無似此無此等氣○苕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卽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蘂商量細細開（眞入）

予謂二絕句全
在唱嘆得情景
吐見者今人未破
生拙之嘆而了
者不能長風景

△

春水生二絕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鷀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傍（此八九絕皆放蕩自然足洗凡陋何必竹枝樂府哉）

。春夜喜雨 律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

細無聲（有聲歌詩者以此爲相業亦有味乎其言之至也造次數露與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兩句同眞有德者氣象）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遣意二首 律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自然知是好語釀黍移橙不無點檢幽興亦彌）漸喜交游絕（怨調）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村意）

春水 律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添無數謂一春生成也最是樂意）爭浴故相喧（補曰韓詩溱與洧方渙渙兮注謂三月桃花水下時也希曰漢溝洫志來春桃花水盛顏師古注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衆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花

（木髓曰古詩寄語故林無數鳥）

江亭 律

具呂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閒言閒語非與緊不能道）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更無私自好自私又好實一意也く自以為我私則無私矣最是相意）故林

此篇高見
四之右

歸未得排悶強裁詩（張子韶曰陶淵明云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若淵明與子美相易其語則識者往往以謂子美不及淵明矣觀其云雲無心鳥倦飛則可知其本意至於水流而心不競雲在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難輕議也）

徐步 律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鷰觜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具呂

寒食 律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歐公意常近此）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

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閒々還如舊々而不遠不達其情也）

石鏡（洙曰成都記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蜀王開明納爲妃無幾物故王家之取武都山上土爲塚蓋地數畝以石鏡表其門）律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寞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無復歎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鷩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巢鷰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此少年行四句耳然極動盪爲歡甚遠○趙曰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鶴曰唐高祖武德間勑庶人服紬絁布其色通用黃）

△戲作花卿歌（夢弼曰花卿名敬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末將也時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肅宗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公作花卿歌蓋痛惜）

（之也鶴曰按史上元二年四月壬午段子璋反）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柘黃，我卿掃除卽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崔言鄴語調笑入神）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旣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蔡曰南史曹景宗謂所親曰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尖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鶴曰按舊史東川節度治梓州管縣劍榮遂等州此云綿州副使者蓋是時子璋適治綿州也洙曰着柘黃言其僭乘輿服色也夢弼曰李侯謂奐也子璋反奐敗走及花卿誅子璋奐得歸本鎮故云重有此節度也重平聲山谷曰子美作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想見其人也楊明叔爲余言花卿塚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見封爲忠應公）

高柟（鄭曰柟那含切木名俗作楠）　律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

千

[illegible]

困臥此片時醒（洙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

惡樹　律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謾婆娑（趙曰惡木不蔭障故枸杞可[illegible]其生但[illegible]去木以妨雞栖耳莊子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illegible]）

戲爲六絕

[illegible]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illegible]）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羣雄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illegible]）

[illegible]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爲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語意甚悲正是有所感發託於）庾信與後來作者如楊王盧駱亦豈易及哉爾曹輕薄不見稱數第三詩又只借盧王反復言之以爲縱使不及漢魏風騷畢竟皆異材也爾曹自負不淺然過都歷塊乃可見耳所以極形容前輩之未易貶也注謂盧王爲爾曹是全失先後語意故又曰才力應難跨數公數公謂上所指也翡翠蘭苕極絕巧之態我不是薄他他自謂可方屈賈却恐更塵數公後耳其不及則隨斷不及矣然不於他人出己上則更自謂與三百篇相近不知愈合師前人也○洙曰周書庾信字子山有盛才文章綺豔爲世人所尚謂之庾體作哀江南賦尤見稱焉唐武后初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詞齊名海內呼爲楊王盧駱爲四傑漢魏兩漢及曹魏也過都過去不拘屈宋屈原宋玉也齊梁詩體格輕麗纖者以文之大始齊梁也

[illegible]久四作詩以論文而題曰戲爲六絕句蓋寓言以自況也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illegible]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七

騷之又不若于漢魏也至元之詩其雅者以六朝自命然蘭若翰墨指為時稱擬乎稱者摘章句之語然思想以詩言之往往洋溢汪洋与漢方狀無古人之意不知也近之作者様式益硬而帖括家様唯肩[illegible]伸雷[illegible]也詩之高出非李杜[illegible]之以勁之与他人之不悟自大如[illegible]不肯也人以下情時人之主古死之不知為[illegible]之吉之也有異以下時唐宋之[illegible]今人也老曰吾之詩以才力出之高則為大家手古人之于今人不相為間于清詞麗句又与古人為偶等[illegible]今人自長之自擬於[illegible]案之得作者異之[illegible]不偏于[illegible]者之也今人之未為之[illegible]恒之作也之[illegible]祖述治[illegible]之不知[illegible]之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至之[illegible]唐和[illegible]不[illegible]其面目之合[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之[illegible]來[illegible]偽作[illegible]風[illegible]之自風[illegible]以下至[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為之[illegible]其面目[illegible]之之曰[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之自[illegible]名[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之曰[illegible]不見之[illegible]自以為[illegible]人知此之[illegible]

昔乙巳六月望後五日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寄杜位（公自注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律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夢弼曰新州屬廣南道公之姪杜位貶新州時朝廷寬其罪移之於近郡按集有杜位宅守歲詩當是明年位即被謫故云已是十年流也洙曰玉壘蜀之坊名趙曰玉壘在蜀州青城縣公時自城都過青城因寄此詩夢弼曰曲江在長安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勝遊之地杜位有宅近焉）

送裴五赴東川 律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凛凛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乾坤[illegible]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律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此子美自謂深悲極怨。[洙曰]荆州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馬州[鶴曰]白馬江黃牛峽皆出峽之所經也）

逢唐興劉主簿弟（[鶴曰]遂州唐興縣也屬劍南道按唐志蓬台道遂四州皆有唐興縣今詳此詩當是遂州唐興雖天寶初已改爲蓬溪乃因其舊名耳） 律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踈輕舟下吳

自西北不回 [illegible]

會主簿意何如（洙曰劍外謂蜀也關中謂長安也希曰地理志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公自注王時爲蜀牧鶴曰蜀州有新津縣則新津寺必在蜀州夢弼曰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在輞川裴迪從之遊輞川荊林迪從縉來蜀縉守蜀州蓋在高適之後）律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自然）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官人侍郎皆故用俗故不俗）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夢弼曰古話貪佛不貪僧田曰金光明經佛日大悲滅一切闇）

敬簡王明府（鶴曰王明府當時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前有逢唐興劉主簿弟詩此殆因劉而簡之公又嘗爲王作唐興縣客館記同是年作也）律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他人用衆人字。洙曰後漢王喬爲葉令有神術或曰即

東

（古仙人王子喬也明帝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前漢司馬遷傳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

重簡王明府 律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夢弼曰〕甲子記時節也西南謂蜀地也〔洙曰〕楚詞泥汙后土兮何時乾左傳注行李行人也）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爲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聞斛斯六官未歸（〔鶴曰〕斛斯六名融按公江畔尋花詩有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者是也） 律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冷疎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鄭曰〕銼粗卧切〔鶴曰〕蜀人以釜爲銼王褒土銼無煙是也）

○徐卿二子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爲西川兵馬使令題

[illegible]

（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絶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洙曰徐陵年數歲家貧攜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

[illegible]

贈花卿（鶴曰花卿即敬定也）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趙曰古歌辭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霞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百憂集行（鶴曰王筠行路難云百憂俱集斷人腸）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

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顔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趙]曰公生於壬子至是年恰五十[山谷曰]即今倏忽已五十舊本云只今年纔五六十此語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鶴曰]主人指府尹也按公以乾元二年冬至成都時裴冕公爲尹次年三月李若幽代是年二月崔光遠代光遠率以討段子璋軍大掠乃罷以高適攝冬嚴武至此云主人又當是指崔李也[漫叟詩話]云叫怒索飯啼門東又云用潒壯士肝說者謂庖廚之門在東所主怒非偶就韻也可謂至論）

石犀行。（[洙曰]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怪[鶴曰]按是年秋八月霖雨不止灌口水損戶口公故有是詩）

刪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

綱再平水土犀奔茫（洙曰石犀五今云三犀牛未詳夢弼曰公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酈道元水經所載後韓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二頭沉之深淵水又自前堰上分穿羊摩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迄今蒙福厭勝字見漢書厭益涉切洙曰成都記及圖經所載李張儀築少城於大城西城屢壞不能立忽有一龜周旋巫依龜行巡築遂得立於是又作樓以定南北樓高百尺至今傳云張儀樓夢弼曰寰宇記彭州有灌口鎮鎮西有玉女祠祠西有李冰廟孫季昭曰杜公詩或以安得二字爲結句蓋切有望於天下後世者不淺也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犀行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石筍行云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凡此皆含不盡之意）

江漲 律

江發蠻夷漲　山添雨雪流
大聲吹地轉（吹字犨下）　高浪蹴天浮
魚鼈爲人得　蛟龍不自謀
輕帆好去便　吾道付滄洲（洙曰蜀水之源皆出夷地鶴曰蜀山高而陰長年雪不消故今云江漲而有雨雪流也）

湖幽叟云此是倒句
江發蠻夷漲山添
雨雪流也

具否

朝雨 律

京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朱曰秦四皓夏黃公綺里季入漢朝既定太子位遂辭歸隱於商山夢溪曰高士傳巢父聞許由之爲堯所讓也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

曉晴 律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

論未怪老夫潛（夢符曰后漢王符著潛夫論）

病柏 古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遥望童童如小車蓋〔洙曰〕建康實録鳳將九雛再見於豐城衆鳥從之〔蘇曰〕東海何承天除著作年已邁諸佐郎並年少荀伯呼爲姥母承天云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姥母何言耶〔趙曰〕元精字出后漢書元精所生王之佐臣

病橘 古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少酸澁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甞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爲珍果瀟湘有橘田有橘洲每歲入貢也〔希曰〕書惟辟玉食又漢書注玉食謂美食如玉也〔洙曰〕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吾愁罪有司一作論〔田曰〕漢和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爲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洙曰〕唐書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其味未變已至於京師也〔脩可曰〕唐之時乃涪州貢荔枝令公言

（南海者蓋借漢時事以譏也）

「枯櫻」古

蜀門多櫻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櫻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没藜莠（洙曰蜀人取椶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尤急鮑曰取此苟切啅竹角切字又作啄）

「枯柟」古

楩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臯臯不自畏（趙曰楚辭）

高宗何他人身也
自如將某莫旅年
少之同

使東南兮洒塵郭璞爾雅注江東夏月暴雨呼為凍雨衝風隧風也楚辭衝風至兮水揚波鶴曰爾雅鶺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夢弼）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

○△所思　律

苦憶荊州醉司馬（公自注崔吏部漪）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語頗容宕甚是鍾情○夢弼曰崔公蓋自）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遶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唐灩澦堆

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洙）曰九江潯陽郡其江各有名晁氏志一水而曰九江尚書注江於此分九道也（復齋漫錄云）老杜詩中屢用一柱觀按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唯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后土人呼為木最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是也（洙）曰瞿唐峽名灩澦石名荊州記云灩澦如馬瞿唐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蓋舟人以為水則也

進艇　律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

鄭云本箋文
理

逐並蔕芙蓉本自雙（亦觀物自得之意反語如此）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甖無謝玉爲缸（蘇曰時明皇幸蜀后號成都爲南京置尹比兩都）

、草堂即事　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是第二句）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賖

徐九少尹見過　律

刪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蘂欲發照江梅（溍曰唐以少尹爲行軍長史有節度使即謂之行軍司馬也）

〃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律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

愧重肯款柴扉（〔洙曰〕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鶴曰〕）

王侍御終於彭州刺史按公集有哭王彭州掄詩〔柳芳歷曰〕高適乾元初刺彭州明年公客秦州寄彭州高使君詩上元初適移刺蜀州而公至成都嘗燕公于浣花溪之草堂〔夢弼曰〕按房琯作蜀州先主廟碑載州將高適建而亦叙其自彭而遷蜀也〔鶴曰〕時成都尹崔光遠罷以高適攝

（故適在成都）律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霜威促山簡語殊不佳亦自俗見）須成一醉習池迴（〔洙曰〕漢侍御有領繡衣直指使又漢二千石皂蓋朱兩幡〔夢弼曰〕繡衣指言王侍御皂蓋指言高使君也〔趙曰〕霜威言御史霜臺之威也晉山簡鎮襄陽時荊土豪族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夢弼曰〕霜威言王侍御山簡又以比高使君也）

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律

卧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自愧無鮭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公自注〕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夢弼曰〕鮭戶佳切又居諧切集韻吳人魚菜摠稱南史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奉寄別馬巴州（〔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鶴曰〕按公傳云公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又按舊紀云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爲成都尹以是知公之除功曹在是年冬也時草堂方成道路多梗而嚴武又來是以不赴也）　律

[illegible]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謂不能就別知必爲我來也春湖豈所居或巴州景物耶○〔洙曰〕馬伏波謂馬巴州也蕭何公自謂也後漢馬援少有大志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修

可曰劉貢父詩話云杜詩功曹非復漢蕭何按曹參嘗爲功曹非蕭何也王定國云高祖紀何爲主吏孟康注曰主吏功曹也貢父之言誤矣二說皆非按吳志虞翻爲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洙曰前漢王式傳注驪駒逸詩篇名也見大戴禮客欲去歌之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珂者馬勒飾也）

陪李七司馬皁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鶴曰此詩當是公在蜀州作諱見後篇高使君自成都回）

[illegible]

題下注　律

代木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如此下合歡字誰曉煩疑其誤）驅石何時到海東（夢弼曰橋前二柱曰華表故以白鶴爲言也青龍以喻橋影然朝野僉載河北道趙州有石橋甚工則天時默啜破趙州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乃遁去洙曰成都有昇遷橋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書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趙曰言與賓客落橋之

（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以下海也【洙曰】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輙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律

把燭橋成夜廻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一云也有風颷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鶴曰】（時高適守蜀州而攝成都故云自成都回按九域志成都在蜀州之東故詩中云橋東待使君又知公是詩在蜀州作也）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青竹摠擬橋東待使君【洙曰】（後漢郭伋爲并州牧始至行部有童兒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

詣徐卿覓果子栽【鶴曰】（集有徐卿二子歌）

一本云保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却歸去果園坊裏爲求來【鶴曰】（果園坊乃徐卿所居處）

△奉待嚴大夫（〔鶴〕曰按唐紀上元二年建卯月以嚴武爲成都尹令公待其至詩云不知旌節隔年回乃次年正月也又按舊史武出爲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劍南兩川合爲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此當在乾元二年裴冕爲尹之前蓋上皇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預國事矣武嘗三鎮蜀在乾元裴冕之前爲一是年爲二廣德二年表公爲參謀時爲三年也○寶應元年成都作）律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洙〕曰偏裨謂諸將校也〔希〕曰偏裨字見漢書馮奉世傳〔趙〕曰淮南子注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夢弼〕曰公聞嚴武至欲辭蜀之巴峽下楚之荊門以迓之也）

劉云悲感動人

刪

江詠五首

丁香 古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細葉帶浮毛。疏花

刪　刪

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曉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鄭曰墊都念切下也洙曰末句言丁香結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

「麗春」古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却怕有人知

「梔子」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刪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花外義外忽得精語）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夢弼曰名山志謙石山多梔子其色可以染帛其性極冷其實經霜則紅此物最有用也）

鸂鶒　律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花鴨　律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黒白大分明（可以有諷）不覺羣心妬休牽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野望　律　楊選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内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沐曰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復分劍南爲兩節度百姓弊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論之不納趙曰戍都萬里橋公草堂在其西）

三絶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蘂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鍾情自道風味宛然○本作春風先生定作風吹盡）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　郭云杳風叙

無數春笋滿林生（[illegible]）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趙曰上番番則成竹故[illegible]川謂上番謂上筍竹 [illegible]）

畏人（律）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五字極畜自喻）門逕從榛草無心待馬蹄（三年夢弼曰按公自乾元二年冬來成都至寶應元年春是歷三年矣）

可惜（律）

花飛有底急（[illegible]）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四句情[illegible]）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落日（律）

落日在簾鉤（又別）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且樵且爨倚灘之舟）啅雀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自放語）

獨酌　律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北人元遺山云倒蟻倒字有說）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行蟻行列之行〔洙曰〕謝靈運詩彼美丘園道喟然傷薄劣〔希曰〕宋向尚之致仕若退居賦以明所守後遷揣職素激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嗟焉）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律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洙曰〕李廣傳注云衛青伐匈奴絕大漠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幕府之名始於此武帝征南越以楊僕爲樓船將軍〔夢弼〕曰衛青以比廣之府帥楊僕以比楊長史也〔趙〕曰廣州近庾嶺與南海〔洙曰〕銅梁玉壘皆蜀中地名廣州有合浦出珠〔夢弼〕曰使將旋指段功曹也）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希曰〕按公文集有雜述爲張叔卿孔巢父作）律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遥從月峽傳雲深驃騎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洙曰〕廣在南故謂之炎州〔趙曰〕荆州記巴蜀有明月峽洙曰〕漢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晉張憑嘗詣丹陽尹劉惔惔留宿明日乃還船須臾惔出傳敎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時人榮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律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夢弼曰〕交趾郡及韶州俱屬廣南道丹砂白葛其地所出也估一作旅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律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留藥價。惜別到文場（留藥價甚雅文場過矣）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趙曰〕漢桓典爲侍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鶴曰〕書跡及滄浪公詩所謂百花潭下即滄浪是也〔洙曰〕跡一作蹤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夢弼曰〕按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蓋產於此山也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

贈別何邕〔鶴曰〕何邕時爲利州綿谷縣尉蓋與公爲鄉人按前有憑何十一少府覓榿木栽詩 律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綿谷元通漢沱江不向秦（傷心語別）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鶴曰〕綿谷屬利州西通漢水此言何邕得歸漢上也沱江在蜀水不入秦禹貢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者此公自喻在蜀不得歸秦也五陵在長安故云故鄉也

○

贈別鄭鍊赴襄陽 律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地闊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爲於耆舊內試覓姓龐人〔洙曰〕峨眉山在蜀晚一作曉〔趙曰〕峴山在襄陽羊叔子墮淚碑所在也〔洙曰〕龐德公隱於鹿門山屬襄陽

重贈鄭鍊絶句（前有贈别鄭鍊赴襄陽律詩）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爲感激人。（師曰公言鄭鍊出爲使臣其罷也囊無一物清孝如此彼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之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公自注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律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翰不音平據此）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洙曰蜀分東西兩川通曰公自蜀望長安則長安爲北而蜀爲南也洙曰晉張翰字季鷹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不告家人後齊王冏辟爲東曹掾因見秋風起思吳中蓴羹鱸魚鱠遂命駕而歸夢弼曰皂帽一作白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管寧字幼安徵命不就居海上常着皂帽布裙又按杜佑通典魏管寧在家常着皂帽洙曰隋志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黄則處士舉矣）

邵云俱是填寫七字

仁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律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眞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踈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舊曰〕公嘗爲左拾遺按唐十遺職掌諷諫及供奉又按後漢劉聖公傳李松奉引馬驚則奉引之有馬可證也〔師曰〕唐於沙苑置坊監養馬〔夢弼曰〕成都號錦里錦江錦水錦城錦官城故公詩用之不一也按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色鮮明潔他江不如故得名〔趙曰〕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婁費百金〔洙曰〕晉阮籍性踈懶至爲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焉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嚴武

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鵔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使君灘（〔洙曰〕後漢禰衡字正平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見曹操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送與劉表表重之衡復每慢）

思

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竟殺之射音亦前漢佞倖傳孝惠時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傳脂粉化閎籍之屬也注云鵕鸃音峻儀即鷩鳥也以毛羽飾冠海貝飾帶洙曰嚴武以子美之才如禰衡之剛直應不肯爲侍中冠鵕鸃厠近佞臣之列也夢弼曰孔毅夫續世說嚴武爲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子美自倚能文而不冠又纔言幽時靜處欲其謙晦也故子美和詩云阮籍焉知禮法踈以解嘲也容齋續筆云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琯以故宰相爲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爲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李白爲蜀道難者爲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銜之一日欲殺甫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褊躁嘗憑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爲忤初無所謂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爲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兼瓊前人嘗論之矣子美集中詩凡爲武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剖符此猶在時語至哭其歸櫬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

[illegible]

韓鈴延予荆蓋以自况空餘老負客身上媿替纓又以自傷君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若若如此好事者但以爲詩有莫倚善題鸚鵡賦之句故用爲前說引黄祖殺禰衡爲喻殆是恭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孝弱曰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肘後要急方四卷水經魚復縣有羊腸虎背灘楊亮爲益州經此面舟覆至今名爲使君灘也

神品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古（[illegible]）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括有天應敗爾古索不能及）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缾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

此言剛當也

三字極凡 [illegible]但不可從 [illegible]

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夢弼曰〕集韻鎟音竇鎟也鎟中藹也〔鮑曰〕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朱曰〕指大男爲弓弩手謂籍民丁爲兵也飛騎軍名也長番猶長在直也言無更代也〔夢弼曰〕放營農謂放歸農耕使之營生也校衰朽謂子弟得奉養其長上之衰老者也〔洙曰〕郡守縣令風化之首〔夢弼曰〕肘字如史記魏威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野人送朱櫻 律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脩可曰〕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

弊廬遣興奉寄嚴公 排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邀其過我語涉進退隨自負）跡忝朝廷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爲門（〔趙曰〕隋文

詞源指嚴公 [illegible] 江上 [illegible] 詞源 [illegible] 亦不為[illegible]也

（藝傳云筆有餘力兩無竭源鶴曰嚴武時尹成都節制兩川洙曰陳平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趙曰公欲枉嚴公之駕故用陳平事以激之）

具呂

「舟前小鵝兒（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夢弼曰漢州城西池乃房琯罷相後歷漢州刺史日所鑿也琯既死名之曰房公湖此詩與後篇官池春鴈共三首公暫之漢州作也鶴曰按九域志成都北至漢州不滿百里）律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此詩皆池中所見也[illegible]人將去物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爲羣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句意緊嚴後山槩得之故節度森整○夢符曰班固兩都賦撫鴻罿御繒繳夢弼曰本一作矰繳矰音憎短矢也繳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

正

鄭云惡傚之工日誅凡本子美五排名篇此敍之奕增東南將欽仰日顏治要而追之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排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絶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動字最佳長篇若兩語如此豈不軒豁浮動二字相若而動爲勝）帝念深分閫軍須遠筭緡花羅封蛺蝶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闇相親者深欲倚以成功業也）

惜哉○（朱曰）前漢汲黯字長孺武帝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史記廉頗爲趙將伐齊攻魏禮蛟龍爲旂軍須師旅之費也漢書武帝初筭緡錢注緡絲也以貫錢也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蛺蝶麒麟羅錦上絲繡也（師曰）筭緡衰世之法今蜀貢花羅瑞錦以應軍須與筭緡者遠矣（朱曰）霍去病傳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由此上益重愛之馬援傳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夢弼曰）晉杜預開府荊州贈征南將軍公嘗諸預爲祖而公與嚴武有世舊故以預之事業言與武相近也與緒者謂與況緒意也

妙品

[illegible]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鶴曰〕王司直早寓蜀中刺史）

王郎酒酣拔劒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劒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棹錦水（西得諸侯以下謂王司直知我夜復舍此何向）欲向何門趿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象氣激人堂堂復堂堂○〔洙曰〕豫樟木名材之美者鯨海之大魚也〔夢弼曰〕趿先荅切進足也〔洙曰〕春申君上客皆躡珠履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依劉表於荊州甞登樓而賦因名仲宣樓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嵇康齎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夢弼曰〕時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公作是詩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絶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

[illegible]

以寧君軀政用踈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躭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應殊綉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

[illegible]

鯁（趙曰）骨鯁者剛正之謂若肉之有骨而魚之有鯁也（洙曰）漢有迎風寒露之館古詩瑩若玉壺氷言清澈也（趙曰）宋玉招魂云胹鼈炮羔有蔗漿些（定功曰）前漢禮樂志景星歌泰尊柘漿析朝酲注取甘柘汁以爲飲可解酲也柘音蔗（鶴曰）繩橋在成都即笮橋盖蜀人以竹索爲橋也（師曰）蜀有火井縣屬邛州（夢弼曰）按蜀都賦注火井欲出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隆如雷聲焰出爛然以竹筒盛之接其光而無灰也（夢弼曰）按唐志劒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蓬雅黎姚悉八州西山三城謂姚維松也昔當吐蕃之要衝（洙曰）漢暴勝之衣綉衣持斧出使老萊子綵服以娛親（夢弼曰）漢夏侯勝曰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江花未落還成都一有重句說者謂蜀人酤酒挈以竹筒竹筒上

（有窠綴眼其酤酒者曰滿眼酤言其滿遍筒眼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荅

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行宮實指所過贈詩之處）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晴天理釣絲（山谷曰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句便雅健　鶴曰明皇嘗幸成都故得用行宮）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此作未有
然住於不可
乎也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其頭可備口實其詩可刪）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缾

山缾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公自注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　◎趙曰漁父公自謂也洙曰時嚴公以騎兵送酒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律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自負甚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亦自有趣○趙曰耽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

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故寄語花鳥無用深愁耳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木檻謂之新添則木檻初成也洙曰陶謝謂陶淵明謝玄暉靈運惠連非也揚鎚山詞宗會盟曰東坡云詩須有爲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柳子厚詩晩年極似淵明知詩病也乎謂此東坡救時之弊猶曰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即非點新鄭雅區區守故常而流於俗者也學者宜審而思之蔡絛嘗謂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誠爲確論也然則集大成手當還子美子美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嘗曰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又曰詩清立意新蓋異乎東坡所云且淵明詩意趣眞古寔清淡之宗其格極難到苟未能如東坡深造閫閾而妄曰我學淵明是猶索隱行怪之士未嘗求仁得仁徒高論怨誹而已

戯贈友二首

（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爲酒中八仙者王司直即前詩有短歌行贈王郎司直者）

右補注二事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illegible]

[illegible]

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洙曰肅宗上元元年九月詔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元年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驚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爲福（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胡人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又弔之曰何知非福居一年胡人大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故父子得相保）

水檻遣心二首

（【鶴曰】公所居草堂有水檻集有水檻詩云茅齋駕巨浪是也）律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

酒深還送此生（結細潤有味。〔尹曰〕蜀中雅州常多陰雨號曰漏天）

屏跡二首（律）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字字句稱）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此兩句語無深趣而風雅奔走自歎多累謂之可傷）杖藜從白首心迹喜雙清（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杜陵詩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綆挾日月趕騰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須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相稱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畫外）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趙曰〕一月不梳頭輙使嵇康絕交書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也）

絶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塹北行椒却背村（宛曲有趣）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公自注朱阮劍外相知〇〔趙曰〕行椒盖成行者）

子美五絶、兩
箇黃鸝[illegible]
句只六是截
律詩首尾四句
也

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洙曰覆一作復去聲趙曰魚梁乃勞竹積石橫截中流以取魚而溪下有蛟龍窟故未敢安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此千秋萬里是甚氣槩非苟也○洙曰西嶺即西山也冬夏常積雪趙曰公在浣花未嘗不繫舟也趙曰公之志每欲南下今言所泊門外之船乃欲往東吳萬里之船也漫叟詩話云詩中有拙句不失爲奇作若退之逸詩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傾春酒三百杯子美詩云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是也）

[illegible]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慙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鐮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夢弼曰黃壹謡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

[illegible]

在西擊胡舞句中函問答之詞公是詩句法蓋原於此（鶴曰）按集壁梁洋四州屬山南道又按是年羌渾奴剌寇梁洋等州吐蕃陷成都此正言吐蕃羌渾奴剌之亂也（師曰）時杜鴻漸以蜀兵三千過賊充突江山險海士辛至有介冑生蟣虱而不得休息故云部領辛苦江山[illegible]長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律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清純杜點）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即事（鶴曰）爲舞者作

百寶裝腰帶。眞珠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洙曰）韝臂衣也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見漢馬后紀注錦纏頭以賞歌舞者開元時王元寶賞會賓客元寶富於財而無文采親友問昨日高會有何佳談元寶屋良久曰但費錦纏頭耳

少年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堦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缾索酒嘗（寧可取此公少年行每四句止然已不爲少〇〔鶴曰〕床謂胡床之類也）

鄭云詩不甚豪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律

鄭云寫出氣象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劒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開闢古今形在言外盡不足言矣）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夢弼曰〕劒閣蜀劒門閣道也星橋在成都李冰守郡作橋七上應斗魁七星松州在蜀雪嶺冬夏積雪即西山）也

〔大雨〕

（〔鶴曰〕按是年公有說旱上嚴武云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麥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今冬麥黃枯春種不茂公誠能暫輟諸務躬決囚徒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沴氣消則和氣應矣）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

江皐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壠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未耜何必吾家操（〔希曰〕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成都城中皆可行舟今謂內江外江是也蜀都賦云帶二江之雙流故成都有雙流縣〔趙曰〕左傳汾澮流其惡今言大雨流出穢惡色里爲之清絜也又公以沉痾而得雨凉於是頓忘進藥之勞矣〔趙曰〕言雨潤之功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也）

溪漲

古

刪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唯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鱉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晚憩必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趙曰〕狼與狽本二獸名牛其體相附而行苟失其一則無據矣故倉皇失據者謂之狼狽跬音丘弭切舉一足也荀子云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田曰〕漢溝洫志注填淤謂壅泥也）

寄高適（鶴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高適官於蜀召還）律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唯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illegible]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夢弼曰是年四月代宗即位召嚴武還朝寶應元年秋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所作）排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静塞塵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鸎罷囀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illegible]（趙曰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帝騎龍以上天故后世因名其處曰鼎湖（鶴曰此言肅宗晏駕也（夢弼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象闕或謂之魏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鶴曰此言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夢弼曰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趙曰唐藝文志有玉帳經

（一卷蓋兵書也（夢弼曰）漢典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丹墀（三山老人語録）子美送嚴武還朝詩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是勸以仗節死義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夢弼曰）是年秋武赴召東上公送之別於巴西）排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城擁朝來客天橫醉後參（落落有豪氣）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公自注）杜使君乃宗人也）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師曰）城擁朝來客言滿城擁送嚴公早間之來也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也（趙曰）白河謂銀河也（師曰）不勞閉戶坐待白河之沈謂天將曙也）

酬別杜二　嚴武

獨逢堯典日再覩漢官時未效風霜勁空慙雨露私夜鍾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

殊庭謁俱承別館追斗城憐舊路渦水惜歸期峯樹還相伴江雲更對垂試回滄海棹莫妬敬亭詩秪是書應寄無忘酒共持但令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巴山裏清猿惱夢思（武自注昔會秦關今別巴嶺○夢弼曰書昔在帝堯將遜帝位于虞舜作堯典蓋引此謂代宗踐祚也十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魏文帝至譙兄弟渦水駐馬書檄以賦敬亭在宣城謝朓敬亭詩云此山百里合沓雲齊鶴朝嘷飢鼯夜啼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鮑曰奉濟驛在綿州）律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盃重把昨夜月同行（餘情別恨生想悵然）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感知己之辭○洙曰嚴武歷明皇肅宗朝今代宗即位赴召是三朝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洙曰拾遺陳子昂當爲縣令段簡收繫憂憤死獄中射洪梓州之屬縣也）排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歧恨。唯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遇害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洙曰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後代丙吉爲丞相趙曰漢官儀太守五馬蓋天子六馬而諸侯五馬也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筇竹與錦皆蜀中所出公從李使君求此二物也洙曰京房傳舉最當遷徙以課最被舉）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鶴曰馬將軍疑是謂馬巴州也公別馬巴州亦嘗云功業終歸馬伏波矣蓋去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緜州意馬巴州領兵會攻之爲子璋所勝死於遂州故是詩云去年江南討狂賊以遂在涪江之南也又後篇去秋行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以此知其爲馬巴州而作）

[illegible]

具品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illegible]

具品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沈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賦得事外）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驩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脩可曰]陸機疏魴魚廣而薄肌肥甜而少肉細鱗之美者也[沫曰]陶隱居本草鯿最爲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禿尾槎頭皆魚名[沫曰]漢中鯿魚肥美襄陽禁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

遣詩沉壯 [illegible]

[illegible]

又觀打魚 古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攺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戈兵革鬭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為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兩篇皆主愛物此篇賦得又白在末）

意不如蕭瑟沉著○〔定功〕曰莊子津人之操舟若神潘安仁西征賦垂餌出入挺叉來往〔鄭〕曰屈攺作倔渠勿切〔夢弼〕曰崔豹古今注鯨之大者曰鱣鱣之大者曰鮪廣雅曰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張平子賦王鮪岫居蓋鮪居山岫間而能變化故有山根風雷之句也〔洙〕曰春秋繁露曰恩及蟲魚則麒麟至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鳳凰翔〔希〕曰書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用此以喻取魚之虐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八

妙品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越王樓歌（師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爲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

妙品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越王樓歌（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爲綿州刺史嘗創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
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
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秋萬古情。（不必云何無限感慨）

海棕行。〔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補曰〕海棠記載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上來〔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海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羣（感慨情全可嘆）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結更落落。〔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爲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夢弼曰〕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玄宗在藩邸皎爲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玄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

綿却嗟眞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摶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嚴公至綿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

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

理休覔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

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鶴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樞也自南渓而

下至如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云

大率宗法文選進士英華旁羅曲採祖時爲

我習熟又用以訓其子孫及應文舉與文選

人道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

深而詩也［夢弼曰］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

自言至天上遊紫府還仙人以流霞一杯飲

之輒不

飢渴

光祿坂行（［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

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

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

即今多擁隔（朱曰上云開元年鄭棨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大治安西諸國悉奧郡縣行者不齋糧上繼陽鳳末巳鮑曰樓祚寧傳寶應初劉羅山鐵乘遂猶數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鮑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illegible]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巳）

○客夜 律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illegible]）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希曰蘇援省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字入簾一作捲簾）

客亭 律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illegible]）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肅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律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忽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皁蓋自醉逐浮萍（〔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且進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皁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轓皁蓋〔裕曰〕按史云漢中王貶蓬州長史長史別駕也而公是詩云不能隨皁蓋及奉漢中王手扎詩云剖符來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巳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鴈池頭（〔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記梁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御大夫晦日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嶠詩云駕言尋鳳侶乘歡俯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之名隨池可以泛指爲鴈池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衛對偶然貴介之

思

[illegible]

[illegible]

絶類離倫

（盛賓客之盛意度之美典刑森然其自敘亦壯哉）空餘枚叟在（徐陳以下復者枚叟但取稱意而已）應念早升堂（【鶴云】語云魯衛之政兄弟也漢中王與兄璡俱領重鎮【朱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此乃公以枚叟自喻也）[illegible]

贈韋贊善別（【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善當是韋見素之後也）律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人不可及

九日登梓州城　律

[illegible]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蕃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

刻

（還朝尚在蜀棧道中也）律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跛馬望君非一度冷猿秋鴈不勝悲（洙曰晉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字希逸善屬文仕至光祿大夫）

雅莊而甚
莊重 [illegible]

題玄武禪師屋壁（夢弼曰按梓州有玄武縣）律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趙曰世說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書法以為僧相誤矣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

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滄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云某以鶴止處爲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不懌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朱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有從之遊借用此意〔沈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翫月呈漢中王 律

知ゝ乎、自路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也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缺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旁氣〔希曰〕照或作照嘗見善本如此故東坡有一照明月之詞）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旧注以為避徐知道亂入梓州作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劒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眞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illegible]曰梓州屬東）川嚴二乃梓州人爲梓州別駕[illegible]曰時徐知道反八月伏誅至劒南大亂也[illegible]曰干定國除州大小爲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部從事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倹爲華州別駕給事郎蕭倣駁曰別駕古爲治中從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夢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劒時袖拂帽紋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後漢雷義與陳重爲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悠悠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内雖大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劒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其憤懣不平語特未忘）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慽慽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煑（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宰臣也御驕謂無禦邊之憂也此皆心姑息特一役耳何猶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彊）

述古三首　古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趙各非類主价售藏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潭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俯而噴仰）

刪

（而鳴者何也彼見仁樂之知已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羸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洙曰易日中爲市夢弼曰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道曰張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技窮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注云邪偽也蚩眩偽之事自饒贏豐饒足恃也洙曰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告商君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如此古風集刪

石旦補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

杜公之詩句

運終四百圖書在雲臺（師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興使國祚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律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爲客懷抱何時獨好開（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洙曰）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於三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爲河朔飲

且字用同不

[illegible]

、野望　律　楊選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自然壯麗）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

淥

目極傷神誰爲攜（〔蕭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希曰〕唐志嶲州屬越嶲郡有越水嶲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犍爲郡故後人謂之三蜀〔鄭曰〕嶲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武沅等溪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迹（〔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二十入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爲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立旌德古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刪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爲我起激洌傷雄材（〔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洙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恩

呂箋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挼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汴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遠望皎如白雪焉下云王女仙人又昔指觀中之景也（洙曰）曹植遠遊詩靈鼇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

（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堂不遠亦在金華山也詩中及同遊英俊人按拾遺昔有序送公之祖審言貶吉州司戶云羣公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時審言亦與拾遺爲文遊矣 古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洙曰）揚雄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奐然與元振嘗同爲太學生故宜同游壁有題字也趙彥昭景龍中又與公大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

（曰趙彦昭以權幸進後爲刑部侍郎封耿國公蘅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人不利己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爲之序盛行于代）

謁文公上方　古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横扶疎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

宴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兹理儻吹噓（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注云絳氣赤霞氣也蘅曰風磴風路也石梯曰磴洙曰高僧傳僧惠宋感虎來馴又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弼曰釋書舍衛國給孤長者側布黄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摩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爲白月望以後爲黑月見佛書云師道曰蕪漫少耘鋤）

[illegible]

謂性地荒而不修也［夢弼曰］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又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東坡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偁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鶴曰］子家有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微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子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曰］涅槃經一目盲人為治目故造治目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眞珠摩尼硨磲瑪瑙［夢弼曰］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古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胷已傾倒（［洙可曰］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

（指成都府也[洙]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洙]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乘石帆挂席拾海月[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兩金直十千今言十金則知爲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古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人有此歎十字盡之又起語如此故別）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汀洲稍疎散風景開怏悒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修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占旣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楊朱泣多歧）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鶴]曰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惟山水濤號沈家堰）古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

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先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脩可曰孔子嘆鳳泣麟皆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家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身遠適荊蠻）

過郭代公故宅

（〔夢弼曰〕郭震字元振以字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擁兵扈從事定宿中書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鶴曰〕代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儁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慚色王室無

削弱逈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池館皆蹤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髙詠寶劍篇神交付冥漠（洙曰江淹賦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靈運吳都賦賓薄沸鬱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實懷貞等附太平公主潜謀不軌玄宗發羽林兵廢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年去先天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衆神龍後學者每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貽在神龍而下此誠須辨尊親指揮存顧託請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又予之間玄宗御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意突宗功曰元振寶劍歌云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吐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情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脩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誄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訏字彥度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訏一造之即顧以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朱曰稷字嗣通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

斉

刪

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摸倣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在藩留意文學甞喜之及踐祚稷於是時見權用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

〔夢弼曰〕按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夫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木增波西望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既紆鬱首山亦差峩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嘉工篆隸變懸針垂露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尺奇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之傍有晶屬纏捺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道實事爲非觀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亡矣〔洙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豈郭與薛舊爲同舍後甞會於通泉耶

刪

惜減一段
不稱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古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傾覆幸得慰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耻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夢弼曰圖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六鶴後人多效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洙曰晉永嘉記青田有雙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

刪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律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爲家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古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

能品

信

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世説陳元方嘗候袁紹紹問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弼曰〕此以美姚之爲通泉縣也〔洙曰〕老子爲柱下史後漢桓典爲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夢弼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末句倣謝希逸月賦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以京兆府爲上都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江陵府爲南都太原府爲北都〔鶴曰〕上元元年初建五都二年停是年復建也

排

[illegible]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六句兇轉痛徹）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劒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暉照北原（洙曰後漢錄功於雲臺黃屋天子車盖也鶴曰下詔闢荆門指江陵）

府爲南都也陳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注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正是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毗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爲拾遺時上疏言房琯不宜廢肅宗怒宰相張鎬救之故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切惟事勢可爲痛哭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與京兆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日與長安遠近北原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廣德元年梓州作）律

賊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律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illegible]）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川○自然是寄意流動得人然後何等句然書願之極誠有如此化語不足易也）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律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橫絶太息）跡有但羈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厭蜀交遊冷（以子美交遊當時獨盛猶厭其冷豈非人情久）

（客未有不相視落落者乎其後又有僻就成都卜之句）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檝長嘯下荆門【趙曰】時史朝義已滅戰場始定公念故園舊所移柳更能存乎更疑辭也【定功曰】荆門山其峯對起如門唐貞元間始立荆門縣屬江陵府

鄭云五言律語自是情感而風格不具詩已合如此

花底 律

紫萼扶千蘂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夢弼曰】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滿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律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時在梓州也【夢弼曰】灞上遠愁人公懷長安也

用柳乃調旅之味長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illegible] 古

使君意氣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

鳴金騕裊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趙獨黄四娘藏此王趙第欠自法名耳）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纏頭（洙曰蹻鐃名姬也宋子侯有董嬌饒詩趙曰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不復見此妓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語此句法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趙本曰王趙乃通泉之妓也）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洙曰郪縣屬梓州郪七稽切）律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趙曰成都好吾別不足惜上不足舟楫之苦耳）野花隨處發官柳着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題郪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律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問幾賢（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爲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

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有大風疾雨今爲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過晉陶潜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律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二石驛起如白狗又有黃牛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王高唐賦昔者先王甞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廟號曰朝雲）

刪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郪縣北）　律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語各典刑○〔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趙曰〕誰能解金印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

在梓州 律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爲客久衰老羨君還花綿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illegible]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律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蘇曰帝嫁侍嬪帝遊寶山帝曰戲時到上方環曰昏黯應須到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律

文章亦不盡（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律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

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諺點化入詩句中詞人墨客口不絶誦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律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爲情

刪

上牛頭寺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郪縣南四面孤絶俯臨州郭上自長樂寺樓閣煙花爲上方之勝槩）律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眞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境意適會）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律

[illegible]

刪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趙〕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有之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衹園地〔夢弼〕曰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上兜率寺（〔夢弼〕曰按圖經兜率寺在梓州郪縣南）律

兜率知名寺眞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本謂江山無巴蜀耳）棟宇自齊梁（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同而蕭然感愴特異）

葉少蘊[illegible]若
錄而辨之

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似謂好佛豈誤記何胤耶胤修於食味周顒勸之食菜應作周顒緣出處姓誤）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字爲工世匿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之間吞吐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有見於言外也〔趙〕曰庾信作哀江南賦以金陵瓦解而身窟荒谷也〔夢弼〕曰何顒疑是周顒盍何顒後漢黨錮之輩周顒嘗奉佛食菜故之南史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長於佛理然公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顒絶典孫之句豈亦誤耶〔趙〕曰法華經云有大白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望兜率寺 律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知天大（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石云此大別有謂斷章何所不可亦詩之妙）空餘見佛尊（見宜音現見在佛）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洙曰釋書有給孤園又有給孤長者）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鶴曰是年岑參自虢州長史入爲太子中允）律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爲報各衰年（鶴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葬）也

登牛頭山亭子 律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律

舟檝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宋曰〕前漢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爲豔曲二首 律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縷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己作各增兩字云生情縷月爲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絶相似老杜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内人詩風吹玉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兹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攜妓不必稱此留語）

刪

（後人）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鮑曰古詩云度曲翠眉低鶴曰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贊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脩可曰古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名爲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春寂寂此別惜相從

只宜到錢方好

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全篇好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律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浣花里○洙曰韋亦避難者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曰南溪即浣花溪之南也）

絶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

冊

鼓角悲（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録事（一作送祈録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柂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君今起柂春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毎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不可通）

律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照一作送）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竇使君（綿州巴西郡）律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噴薄言江水之漲也）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鳥愁不得其食也）泥沙困老龍（揚子龍蟠于泥）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胷

又呈竇使君二首（新添）律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爲接情人

詩如此格
不佳

飲朝來減片愁（夢弼曰晋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父曰汝取來吾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剡溪在會稽之南禹貢淮海惟揚州）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淡淡）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夢弼曰地理志鹽亭縣梓州左洙曰名士大雖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皭若君平王褒曄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一德星復以比嚴氏也野死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千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貨助邊得爲州長史緣此知其不著押衙未知具否爲于爲切）

倚杖（鹽亭縣作）律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狎之鷗游泳乎白日之中不知光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琯相肅宗後謫官爲漢州刺史西池乃琯所鑿）律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

有光輝鼓化尊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皁蓋灘淺正相依（舊相言房琯也指言於恩追未行之間則數數游此湖此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且於此湖遊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爲有光輝也或是義切蓴音純凢煮蓴須用鹽或以物性相宜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千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上應迴首爲報籠隨王右軍（夢弼曰公以自與也荀勗能中書令爲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也王羲之爲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之爲寫道德經籠鵝而歸甚以爲樂）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州路也）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夢弼曰楊梓州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爲農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乃子又守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卿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

「柑園

律

[illegible]

刪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
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
熟終得獻金門（洙曰蜀柑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古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
此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痾遣所便誅茅初一
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
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
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
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
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
貞愧雙全（幽貞悽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悲也）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
爲鄰里憐（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欲洙曰屈原卜居將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記儒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爲上元元年乃公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爲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日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鶴〕當之詩話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勞備載於詩乞樹木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詣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盖其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求也然未及黙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纒迭草郎歸成都云爲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嚴武爲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屟萬竹疏則其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叓及公詩攷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秪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以償其經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詩以爲不朽之傳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曰〕章留後章彜也時爲梓州刺史是年春是李梓州夏是章彜繼之也明年嚴武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彜殺之又按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爲

好石見佳

知院官　排　[illegible]

絶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冦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底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黒。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趙曰公因宴南樓而望長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絶棧道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之梓州梓爲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朱文公語録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因好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地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爲滿似此類極多夢弼曰漢霍去病爲驃騎大將軍上爲治第洙曰後漢桓典爲侍御史常乘驄馬唐曰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公自敍得章留後禮遇之隆也趙曰出號謂夜傳號令此節度府之事也）

[illegible]

臺上得凉字　律

改席臺爲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

不後注亮不解三四句語

[illegible]

進風宗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氣〔洙曰〕詩屢舞僊僊）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宦遊違養雖豈弟能言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趙曰〕大家指言王判官母以班氏比之也）

律

刑

（〔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子穀爲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以叙行李顏師古注家音姑〔修可曰〕楚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爲之生後漢列女傳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供二母之膳〔鄭曰〕寰宇記黔州爲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排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寳地祖帳

飄金繩南陌旣留歡茲山亦深登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飃目存寒谷氷出塵閟軌躅畢景遺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羇旅惜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趙曰〕中軍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夢弼曰〕恒胡登切常也久也〔趙曰〕漢踈廣傳設祖道供張〔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爲地有八交道黄金爲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抑登陽臺餞送易詩若風飄岐陰雲雨收料中注引毛詩紀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律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旗絕葷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淚因題零雨詩（〔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詩東山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　律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作（〔公自注〕部伍）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

[illegible]

爲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用京尹事前漢趙廣漢張敞爲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夢弼曰枝唐奕家小堂圖有蕭明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有存沒口號云席謙不見近彈棋是也）

律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簡吾醉亦長歌（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人事好。洙曰淮南王劉安以比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輙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此以山簡比章梓州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公自注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夢弼曰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乃汝陽王璡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孔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

忽

（於老蚌趙曰佛書示如掌中之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山攜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洙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無歸耶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兎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兎園多植竹即所謂修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椶拂子 古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夢弼曰白羽扇也張九齡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風纖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時李林甫代其爲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漢書云佩刀諸侯王黃金錯環謝承後漢書）

[illegible]

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金錯之也虎牙行金錯旌竿滿雪霜謂以黃金而錯縷旌竿也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以名同而不究其實焉〔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作荅切字當作噆嚙也莊子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公自注〕元結也）律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爲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事語自別丹陽係晉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竊也）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爲重溫嶠嘗爲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爲白帝城）

[illegible]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排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

郎二方是風人本色

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洙曰〕幽燕逼使者時安史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爲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阜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別一小說載云不知貧病關何事更似有味〇〔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幕府盧侍御是也〔趙曰〕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律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竹林青風幔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不自如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飽經唇
語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廣德元年秋閬州來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閬州冬）

後至梓州 律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鶴〕曰郪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昔日明皇遊幸也）

妙品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
擇深枝（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憫是蓬蒿力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傷）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
髮白成絲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嶺
可味
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
眼今夕復秋光

英雅本色語

妙品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
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
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
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後山詩話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高最爲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鶴曰青城縣屬蜀州）律

聞道王喬舃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汚雜吾舅意淒然（洙曰漢王喬爲葉令每朔望自縣詣臺朝明帝怪其來數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舉羅張之得一隻舃焉趙曰漢書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鮑曰奉雖任秦州）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艧存迢遰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鐏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閬州有南池）

似而青則
安庸德淫[illegible]
之[illegible]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

[illegible]
自有真

真

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昱曰呀虛加切張口貌）

。○放船　律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

（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州迴對雨詩云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牛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遠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箋赴云山來指樵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送別好句

「與嚴二歸奉禮別」（（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反冷眼爲暖亦新奇）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爲鄰（六句字字警）尚愧微軀在遥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鶴曰）（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鶴曰）南部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甑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偷金梁獄書應作（（公自注）去聲）秦臺鏡欲臨獨

胡以[illegible]二字 恨不可住[illegible]

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夢弼〕曰後漢范冉字史雲嘗爲萊蕪長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陽從獄中上書孝王出之卒爲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雨中遠道不見也）雪嶺防秋急。繩

亮犯不[illegible] 不亮又犯[illegible]

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洙〕曰雪嶺西山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笮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爲橋也〔趙〕曰吐蕃本西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鶴〕曰去年嚴武赴召高適始至除西川節度其在上元二年代崔光遠正是攝也〔夢弼〕曰按史是年吐蕃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ers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飽飛語強○鶴曰高適嘗爲揚州都督長史淮南節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趙曰言青海爲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飛颺不就桀驁也）

王命（律）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鞍堂城詩云載馬脊王新）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宮（鶴曰按史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聽命其許結好而是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陝十二月始捨陝復三川鶴曰是年吐蕃入寇邠州大擾陳及遍京畿旋令郭子儀禦敵子儀久閒廢纔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老望王命之至也）

征夫（鶴曰營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爲高適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調征夫防守猝陷松維等州故首篇有才名妙略之稱而其下皆敗北之事所以氣之也）

[illegible]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爲關內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右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鶴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十月雍王适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一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聞郊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爲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北號雄武以峙兵聚粮趙曰此擧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爲走計而竟不得耳繫書用魯仲連爲書約之矢以射聊城中）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爲兩節度西山列防狄三戍民羅于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鋋西南背和好殺氣日相纏（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城高欲依於白帝故云言轉粟之難如上青天北井指公孫述特借用其字耳高適上疏所謂平戍以西數城邈在窮山之巔蹊隧險絕運糧於東馬之路坐甲於無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云蜀將分旂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壘迴首得無憂（鶴曰蜀有火井在邛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洙曰〕蠶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充戰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輩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律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
憶古人（如此苦語無限哀感○忠臣更悼之感後嗣之痛百世同之）紛紛
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
頻（夢弼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謠云青絲白
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爲
轡以應讖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其部衆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
叛）（[illegible]）

巴山（[illegible]）

巴山遇中使云自陝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
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
裏羣臣安在哉（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武帝所建在華州華陰縣）

早花　律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臘月巴江曲
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春梅直苦
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律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

上四句謂李卿下四句乃公自道言[illegible]

水茫茫（漸近自然）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遥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漢武帝初幸汾陰至洛陽後募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八千里趙曰京師隋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狩而言也）

〔送〕李卿（鶴曰按宗室世系瞬大鄭王房日淮安忠公瑀之子終刑部侍郎）律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晋山雖自棄（晋山字隱）魏闕尚含情（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弼〕曰昔王子晉學仙隱于緱山是日晋山又地理志閬州有晋安縣本晋城時公與李擀偶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刑

發閬中（鶴曰是年冬公自閬復歸梓州）古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二三四聯俱敘用兵

二聯可考校 校法深于杜 然而沉著

歲暮（而客之際身長且又值用兵之候詠歎於歲之晩但 包吾在十字中）

歲暮遠爲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
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
死寂寞壯心驚（洙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律

久客應吾道（獨云我道蓋是）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
近頻爲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 事
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詩佳 精神 此中極枝律中叙問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所出桃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爲桃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
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

是客吏樂 且の来幸

奇

字事之不在注之意唐而在義之拙劲乞之音易外生

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濟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玄又玄怪又怪然不可復進進則劉义矣）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磵信長老詩已從予實種桃竹不向安期覔棗瓜自注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爲梓州刺史〔鶴曰〕梓州爲梓潼郡以東倚梓林西枕潼水得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洙曰〕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澒胡孔切咬古爻切）

冬狩行

（〔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時章彝太闕東川公以此詩諷其多殺傷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識）禽

刺蜀[illegible]年
但能道小敘
不能悉大敘

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馲駝㟳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爲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麥篤有氣）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兎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校獵謂獵有所獲校其多寡以賞功也舊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相貫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脩可曰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禮記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騎同謂兵卒練習也（鄭曰）㟳落猥切峞五敗切高貌（趙曰）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洙曰）章彝兼侍御史故云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又三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

章彝後
爲嚴武
所誅

刪

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再蒙朱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振用事嫉尊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公自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古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老語古意）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語得淺深）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爲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似是章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爲之故曰以茲撫士卒然纖雜紛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之但語不甚白而意已具矣）歲晏風破肉

窮子猶
士卒淨
處去前堂
家和中山
意也

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結語忽不知及此殊有態味。（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推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耶（荊曰）詩崇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弼曰）酉陽雜俎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櫚櫚也法華經譬如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糞行穢不淨其父宜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枚乘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寫得周全）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噪戸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黄屋今安否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洙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趙曰〕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夢弼曰〕青草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黄牛峽明月峽〔趙曰〕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黄屋指言天子車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說題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收京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只一却字便見前此當扈從而不扈從與收京後再見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可勝舉）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銛

古

黄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

馬

倦驤

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塩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驤首則以無伯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而然(鮑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回乾坤風塵指吐蕃之亂未息也(洙曰)漢貨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岷山之下沃壄下有蹲

玩兵戈有歲年句知将帥之不盡力因兵乃見

[illegible]字當不住

鴟至死不飢顏注云蹲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蓴羹但未下塩豉耳千里吳石塘湖名也(師曰)晉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蓴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律

将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然三百篇之後少此）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此五字有日覽百里之悲）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不忘君故詩有云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

将帥之不尽力至今二字直言疾乎

馮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亦應㹀奔走諸公固合思升乎皆是心也（鶴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爲虜所留明年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爲喩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愼勿呑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illegible]蓋[illegible]是[illegible]史[illegible]尚有[illegible]服[illegible]青[illegible]謂西[illegible]越裳[illegible]東夷戎之以無事於桃也洙曰書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illegible]道路不阻[illegible]大饑之歎紅腐而不可食趙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彊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illegible]

[illegible]

絕假者[illegible]
只以假責
[illegible]臣

幹則枝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彊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無覬覦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内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後於居第嘗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illegible]無色[illegible]給[illegible]）

近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illegible]）

疑而歎時先[illegible]以疑而且（洙曰）漢高設壇[illegible]名[illegible]真拜之非[illegible]假節[illegible]已[illegible]將[illegible]爾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臨機圓密
作思自深

△寄賀蘭二銛

歎[illegible]仍自[illegible]以見[illegible]之[illegible]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摠作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愁坐 律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擔犬戎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趙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左擔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避地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趙曰是年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趙曰兩相敵曰格鬭。一作未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

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
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少語長）閬中勝事可腸斷
閬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西入于閬又閬州城南有山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鶴曰緜州爲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閬州豈道經緜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爲高適劍南判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以司直爲司馬也又必與後篇同時作當合爲一題） 律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
引朱衣劒外春天遠巴西勑使稀念君經世
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律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乂客
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
稷爲話涕霑巾

泛江 律

[illegible]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大槩曰深江淨綺羅言江花色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末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律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趙曰曹子建詩終宴不知疲）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鶴曰王使君謂閬州守也當以正月晦日爲令節） 律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illegible]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排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蓬萊足雲氣語綴而集）應合揔從龍（〔夢弼曰〕去年吐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風露出幸波露而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千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者皆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雒邑〔趙曰〕易雲從龍以比羣臣龍以比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鶯入新年語（此五字起作又別）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池（上句有託下句無聊）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希曰〕巴與蜀自別巴指梓閬而言也）

日月還相鬭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

[illegible]

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洙曰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爲鬬又晉天文志癸亥日鬬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爲單于所圍（趙曰廣雅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熒惑而言則指程元振謂其熒惑人主以召亂時柳伉上疏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溱州死（伸曰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都賦注鈎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鈎陳出帝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昔辛挽帝衣也（洙曰時代宗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

[illegible]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眞近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不忍寫）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感諷不迫得詩之意）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洙曰漢武帝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衆此以譏諷代宗迷於北上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侍御莫

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洙曰漢紀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illegible]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illegible]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過沛置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邊方寇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illegible]曰

其一作具

后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黄帝將見大隗乎其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脩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巴滇馬齎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晝夢日遠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有黄鬚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還洛巡海之說故云馱奔走也（洙曰）嶷尊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公時在閬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律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長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洙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贜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閬與遂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人故云俱宜下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洙曰）賈誼賦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黄覇爲潁川太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此以美二公爲郡之治効也

俱字各以[illegible]　梅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内王曾典此州）（夢弼曰）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調露年間任閬州刺史在閬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

律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故有下句）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仿佛而多愁滿目斑[illegible]

。玉臺觀（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玉臺也 律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雖是江境語有神僊以觀內有滕王亭子故有鼓簫之句）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翰作去聲今人以為訝未必敢用也）便應黃髮老漁樵（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之臺漢禮樂志游閶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脩可曰）顏延年詩積素既森靄積翠亦葱青注松柏重布日積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乃河伯一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鳳凰鳴嬴秦姓也淮南子烏鵲塡河成橋而渡織女

[illegible]

滕王亭子 律 楊選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

入千騎把霓旌（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律

（楊選）（滕王刱閬州造）

浩劫因王造
平臺訪古遊
綵雲蕭史駐
文字魯恭留（又極典重）
宮闕通羣帝
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宇）
人傳有笙鶴
時過北山頭（趙曰道書推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洲記皆言神仙境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竹巖西按選詩春江杜清出法語首二句

渡江 律

（楊選）

春江不可渡
二月已風濤
舟楫欹斜疾
魚龍偃臥高
渚花張素錦
汀草亂青袍
戲問垂綸客
悠悠見汝曹

○暮寒 律

霧隱平郊樹
風含廣岸波
沉沉春色靜
慘慘暮寒多
戍鼓猶長擊
林鶯遂不歌
忽思高宴

什

會朱袖拂雲和。（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注雲和地名以其產良材而中爲琴瑟也）

删

憶昔二首

古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爲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出於留聽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曰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爲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趙曰按張后能固寵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爲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

[illegible]

嘗河朔田巨子吳璘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隨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隨從也【吳】曰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虛而寇西先謂吐蕃也故雍當西蜀河北之地【洙】曰百官疑是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子奔陝鎮曰守志東坡以爲郭子儀按史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歸爲與讒肅宗不納其語乘傾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安【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使持節斬樓蘭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爲義陽侯【木蘭行云救與木蘭宜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illegible]）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長衰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爲首【夢弼曰】玄宗紀）

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鶴曰〕齊紈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夢溪曰〕前漢志齊俗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韓非子〕魯人善織屨妻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太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郡雷義爲友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接也〔鶴曰〕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鶴曰〕按唐史是年嚴再鎮蜀因小忿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時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爲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未應得代當是其時欲入奏也）

律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此人所諱者）河内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朱曰〕章彝揚州人〔趙曰〕指麾所能之事雖天地亦可回詩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平之故云〔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南諸郡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

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爲太守後移潁川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廼留恂（黃曰）吳齊蔡著守東川恐如關羽冠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倖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自言也

逃難

非常注亂離由難在不臥細作此詩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夢弼曰唳湘去聲故園指長安也）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鶴曰公往蜀連年往來梓閬間將欲出峽遊荊楚後竟不果）律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語特滄滄）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

影玄語
妙五六字

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絶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蔡積功武帝封爲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 趙曰灩澦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 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律

巴蜀愁誰語
吳門興杳然
九江春草外
三峽暮帆前
猒就成都卜
休爲吏部眠
蓬萊如可到
衰白問羣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所歷也 洙曰史記嚴君平世賣卜於成都市中 晉書畢卓爲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趙曰公意已厭仕成都言休爲酒而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仙山可到則亦往矣）

雙燕

（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已意 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律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自喻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夢弼曰左傳子産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

「百舌」（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囀夏止）律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禮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制也云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除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鶴曰公出峽之計未遂因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律

汩汩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著盡室畏途邊（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爲物所役水虛徒相照不得爲潛觀賞之也洙曰漢書注地者謂安土也趙曰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

熟看中尋系

（父子兄弟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宛轉嘉）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得高下之避）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洙曰鼯子本馬有行色（通曰）抨披耕切彈也（洙曰）狖猿屬鼯鼠也）

後人較詩千百首至若是之先擇精修紅字

○別房太尉墓（夢弼曰房琯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爲相因陳濤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閬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鍾情若舒者祇近二字惝掩東野有之）對棊陪謝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淒絕○洙曰晉謝安當符堅入寇大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旅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旣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贈太傅

[illegible]

鄭云五詩

孫勝

傳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劒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徐君已死遂解劒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劉禹錫和李德裕房公舊竹亭詩
尚有松間路永無綦下塵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葬玄宗肅宗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劒南未幾破吐蕃收鹽州加檢校吏部尚書）

律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以比嚴武也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洙曰左大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鄭善長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栢枝山有丙穴方數丈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入穴丙陽方穴口向丙或以爲魚以丙日取者非也魚何能擇日出入耶鶴曰邛州大邑縣有嘉魚穴又萬州梁山縣栢枝山有丙穴出嘉魚）

此以看嚴公侍
飲故而不用酏

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穴口闊五六尺有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洙曰）成都記郫縣因水得名風俗録郫人刳竹之大者傾春醸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爲郫筒酒也脩可曰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今如此非須醸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詩云錦石爲棊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爲盛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洙曰）雪山斥候無兵馬時西山羅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希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斥候見賈誼傳及西域傳誼傳云斥候望烽燧不得卧

此第姓傳字
云云家按
酉水公先稿
承一飲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後爲崔寧宅捨爲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爲大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

第三聯承生下轉出對在兩聯時第三應收有結

闚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祗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按集有四松詩云霜骨不甚長）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步蹀萬竹踈是也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爲閣老武至德間爲給事中時公爲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警句

結不必寫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練慷慨無限言外）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洙曰烏皮几以烏皮裹几也趙曰謝朓詠）烏皮隱几詩云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首注事甘自息機田曰大公六韜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也趙曰總戎以言嚴公遊子公自謂也夢弼曰離騷製芰荷以爲衣芙蓉以爲裳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鶴曰顧云作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排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有態）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

○歸來 律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鶴曰題一云作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

歸來 律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

胡云省何處三字不欲顯言之情况蓋西川未免干禍自始不還於此而修正寫云異情景嘗狀矣

能品

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干（本作低頭拭小鑑一作著小冠先生云著小冠勝（洙曰）謝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洙曰）郭璞注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

（（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遂入梓州繼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蜀此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花卿而發小賊臣因之爲亂者也）古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西取邛南兵北斷劒閣隅布衣十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

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賊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踈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鶴曰大將赴朝廷師是指嚴武當時入朝也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鶴曰邛南謂邛州劍閣在劍州皆蜀道也専城謂爲刺史也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大不相事夢弼曰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起肘腋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其魚乎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洙曰左傳至於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爲鬼妻也鄭曰薙他計切除草也堞徒協切女墻也希曰大官謂嚴武趙曰莊子附贅縣疣古詩食蕨不願餘後村詩話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

呉

删

來遺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四松

古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爲我起灑向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此語本極悲痛筆之而止）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離坐離立師道曰振撥觸處貌）

〔鄭曰〕棖直庚切撥北末切〔趙曰〕抱朴子天陵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爲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乖々胸襟

刪

水檻 古

蒼江多風飆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爲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誡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爲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朱曰大厦將傾非一木可支）

破船 古

刪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師曰舷船傍也叩之以節歌趙曰晉夏統以足叩船而歌吳曲）

○絶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僻一作暖

舞鵾雞（婁爾曰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鵾雞黃白色長頷赤喙）

譪譪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逕曲通村

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泛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過字未穩

題桃樹

律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鷰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鄭云何為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樓（[illegible]）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蜀先主廟中乃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興諸葛梁父之懷而已梁父吟亦興感之意也武侯以之○朱曰蜀有玉壘山夢溪曰西山寇盜謂吐蕃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律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庶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繐帷在淅淅野風秋

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
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聞其
妻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
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
禪事謝玄暉詩 [illegible]
茂陵斛見求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
自生枝（又悲於他作）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
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朱曰向秀與嵇康爲竹林之游後經山陽
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劉孝標絶交論素
交盡利）[illegible]
交興

寄邛州崔錄事 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朱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排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
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
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

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顔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劒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遺馭淸風（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旣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曰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評詩者王侍御
當與公同客蜀中
此于荊南後相見
皆經喪亂而哀中
詩注未因失所歸
故云之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排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只是一句變體自然）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敗亡自謂親涉是境方會）奔走爲黃巾子去何蕭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鶉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

南齊書張融傳[illegible]

消中衹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卽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眞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生語）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卷書耳）湔口江如練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款曲動彌

[illegible]

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叅席珍重遊先主廟更歷少城闉石鏡通幽魄（苦語）琴臺隱絳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荊榛（十字是上背惜甚不可復味）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煑細蓴長歌敲柳癭小睡凭藤輪（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農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

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貐休作畫麒麟（畫麒麟但好看耳不得其用政是苦語）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洙曰〕李冰守蜀造橋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衆皆着黃巾同日反叛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趙曰〕春鶯秋月人所賞疏而鸎所工者在於許人之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之所畫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潁春夜對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洙曰〕語楚狂接輿漢末王粲以兩京擾亂乃

去鄉依劉表於荊州〔趙曰〕岢中公自言有消渴病也〔洙曰〕嵇康絕交書臥喜晚起〔趙曰〕索誰迎言為況藉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言將求誰親疏手亦通〔洙曰〕老子為周柱下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事見荊楚歲時記晉葛洪挂冠不仕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園則有瓜疇芋區甘蔗辛薑滿口低江所經也慧崖關名在西山〔趙曰〕淵明荅龐參軍詩歡心孔洽棟宇惟鄰〔洙曰〕晉嵇康居山陽又阮籍謂王戎曰俗物復來敗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洙曰〕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城石鏡琴臺竝注見前〔鄭曰〕趼古典切胝也〔夢弼曰〕柳癭謂樽也曹植詩我有柳癭瓢藤輪謂車也謝朓詩花蔓引藤輪〔鄭曰〕猰烏入切貐勇主切獸）

名（夢弼曰淮南子猰貐爲害堯使羿殺之萬民皆喜洙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雷爲友如膠漆之堅）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夢弼曰按史賈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爲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洙曰羲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趙曰漢天文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夢弼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今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

金盤陀言馬飾
鞍[illegible]
之

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洙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爲禮部侍郎常乗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予善師事勉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律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眞爲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高一作東）

○絶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鷰子沙暖睡鴛鴦（富貴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沈休文詩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鶴曰〕信

[illegible]
寫御馬反功夫起筆墨流看神
采生動

能品

韋諷居在成都時爲閬州錄事趙曰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内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裹龍媒去盡鳥嘷風（長篇意外淪痛險絶。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貌莫角切下邈同夢弼曰明皇有馬名照夜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爲圖蒼舒曰按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爲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畫之馬神妙乃眞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鄭曰敫烏開切婕妤上即葉切下汝諸切婦官也夢弼曰唐制內宮婕妤才人各九人此言天子遣婕妤傳詔令才人取瑪瑙盤賜將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紈細綺言從者也鄭曰騧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平洛時所乘拳毛騧乃平劉黑闥時乘也洙曰郭子儀收復京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師子驄師曰縞素漠漠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上而有開拓沙漠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洙曰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鄭曰厥息移切過曰世說支道字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答曰貧道愛其神駿聊復畜爾今公以支遁養馬韋諷藏畫馬皆苦心之所愛也希曰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洙曰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從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趙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爲河宗天子乃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今云朝河宗者言河宗朝而獻寶也洙曰前漢志元封五年漢武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夢弼曰穆天子西征而歸未幾上升此以比明皇今已升遐無復幸驪山矣趙曰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

具品

（宗撟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暨升遐尋臣遵先旨葬焉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古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洙曰春秋富出漢書注云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四川刺史當謂錄事參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手故六帖亦謂之綱紀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繩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斂以時平準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洙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馬曰樹立也）

盛唐諸家皆爲退舍矣

妙品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杨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起語激昂慷慨）（少有及此）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接得）

[illegible]

語人狀自出

蠖裝三字雅 [illegible]

（又據）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突兀四語能吒志意卑覺往復告湯只在東晉是筆意室此非恩激所多○）自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淩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遒逸從容意）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榻上相向語微然[illegible]）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名）將軍善畫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佳士故）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

曰坎壈纏其身。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趙曰魏武曹公操也（夢弼曰）霸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爲庶人（洙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爲清門則知子美當時已爲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也（夢弼曰）晉李夫人名衛善書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也（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也如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懸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也（洙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爲之序（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爲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准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弼曰）謂褒公鄂公之像若有當日酣戰氣象也貌莫角切下同（鶴曰）明皇別錄曰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閶闔天門也（夢弼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爲匠古樂府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

賦韓幹十四馬詩論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引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讃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騂驪老大騕褭清新及四蹄雷電一日天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讃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爲作詩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爲作頌偉哉九馬讃此詩文數篇直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絶動宮墻矣夢弼曰圉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或以爲畫馬奪眞圉人太僕所不樂不然圉人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黄金之賜乃畫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内府殷紅馬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推奬之官至寺丞楚辭志坎壈而不遂注不遇貌壈盧感切

畫家者云畫馬但[illegible]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排

李时将之郡[illegible]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荊門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内熱比何如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踈黄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

都冬一至
情欽若砌
如云不足書

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爲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廬（〔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爲戾太子置之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夢弼曰〕司議太子武官也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漢周景爲豫州刺史辟陳蕃爲別駕蕃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爲鷁以厭水神〔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排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謂宮殿）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鵰雲臺畫形像皆爲掃氛妖（〔洙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

嶺卽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勾踐反國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耻龍泉是王劒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制度（洙曰）長楊賦西壓月窟西域傳斥候百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馬武捕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爲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一大鵰形如車輪而下乃鵰也邢子高曰此眞射鵰手當時號爲落鵰都督（彥曰）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按史是年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蕃入寇（趙曰）南史侯景傳初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青絲以應讖

古

具品

劉辰翁以爲
書生張皇奇功
難之語不足爲
作者乎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卽爲韲粉期（書生張皇軍國願奉功成頗類如此可歎子美猶始祖也至放翁厭矣）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陽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故借漢主爲言也不聞謂豈不聞乎（鶴曰）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卽爲韲粉期告以必破亡之讖也（洙曰）萬一皇恩下玉墀特降者皆受節鎭河北之患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按史

（是年鄭公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塩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劍南節度使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是詩）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駿駛揚旗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飈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兩言術身拭傘）（稚）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

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鄭曰〕駊騀馬搖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謂犬戎言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律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晩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廣德二年秋成都府幕中作）排

山雲行絶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窮途愧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寛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之〔趙曰〕公謂晩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寛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寛病微瘳公素有肺疾也〔洙曰〕主將謂嚴武也公相期武還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安故居也）

滴博嶺在維州蓬婆山在柘州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九月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趙曰滴博西山城名奚闊以言其高也高適上踈所謂在窮山之巔公西山鶴鷄栗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洙曰漢匈奴號李廣爲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律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堪者不甚也）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夢弼曰晉山濤吏

刪

到村 排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衆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卽相迷蓄積思江漢頑踈惑町畦（久有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爾在戎幕中有不合故）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鄭曰先先見切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

村雨 律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黒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宋曰公爲尚書員外郞服緋故用朱紱也挈一作攜）

倦夜 律

楊選

妙不可言

竹涼侵臥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以爲賦景則淺以爲興此則長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

具品

連枝宿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游五老峰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排

白水魚竿客（魚竿自比大公）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秖合在舟中（仕宦失志不能決絕如此）黃卷眞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之語）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信讒之態可念）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

悲壯作
涵

躬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即據槁梧而瞑與梧桐字迥異）

○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官矣（洙曰）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遶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束縛者言性本疎散也大曆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老公有望於嚴武以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 律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上下洗著）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樹間 律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律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

能品　能品

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
見衰白意都迷（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
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
北齊州安在哉（鄭曰荊州有一柱觀山人呼爲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 [illegible]
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
落長瞻碣石鴻（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掘會稽溟於海也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附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注海畔山也）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律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疎翠
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
丈欹蓋擁高簷　二般切泰郡公坊下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律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

酒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

伐會見拂雲長（[illegible]）

（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與杜也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此杜樹香則甘以香偁之至於太白又以竹香其曰白門折花當法香是也若夫洪公詩有云少陵爲爾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爲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沲江畫圖十

韻得忘字

沲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

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

紅洲蘂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

爲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

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illegible]）

（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案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此以畫爲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illegible]）

刪

（甫郭熙山此以眞爲畫也「洙曰秋成一作秋城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不渝）

「晩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自注池在府内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律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晩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爲伴宿清溪。（「鄭曰駛苦史切疾也趙曰清溪公指浣花溪爾）

「陪鄭公秋晩北池臨眺（「鶴曰公在嚴武幕中日遣閑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江畫圖至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排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晩旗紅。杯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本中曰何）

補參軍身乏一
作參軍事田知其謂石為天子命故為以軍之語

「初冬」律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遂何心（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收吐蕃鹽川城克之公作奉和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古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横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却其贈錦後引近年李鼎來瑱爲戒非無爲者）昔聞黃金

[illegible]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藜羹（本一作翠織成趙曰廣雅天竺出細織成洙曰中有掉尾鯨至水族瑣細皆言織紋也韓曰大哉萬古程程調法度趙曰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貝闕兮珠宮希曰按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爲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洙曰來瑱嘗爲襄陽節度使裴茂稱瑱倔强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洙曰蘇季子位高金多趙曰莊子藜羹不糝）

[illegible]

至後 律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劒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駞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一別永相望（語極有興）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夢弼曰金谷園銅駞陌皆非洛陽故鄉行樂之勝境千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駞陌上好風吹是也）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律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思（有味外味）冉冉下蓬壺（夢弼曰淮南子曰昧昧麻麻非不寧許愼注曰安也）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閒（自傷足力之不繼也上句亦是嫌人之不能往者）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夢弼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宅洙曰范蠡既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之江湖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趙曰其圖必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得僊老暫相將（絕是好語○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鶴曰鄭虔蘇源明是年相繼而亡八哀蘇源明詩中云祭祀陽復寂寞此詩云凶問一年俱）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獨前途（是中有甚悲者）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

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寃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從容詢舊學慘淡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嗁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鶴曰蘇鄭之死適値歲歉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詩中云穀貴歿潛夫八哀源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又此詩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蓋公自敘此時展轉歷綿梓閬間而復來成都也）

△去矣行（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注

能

[illegible]

（以為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採録欲辭職而賦此非）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鷰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顔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典誥）

（鷞鷸今人必以一飽為諱所謂擾皮皆真○洙曰鮑明遠詩昔如鞲上鷹今似檻中猿○魏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諭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鞲臂捍也前漢志藍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為屑日服食之）

痠藥ヲ以有訪酒之交[illegible]以詩求之章之大概及
痠之不收[illegible]以軍[illegible]往寺倍也又求之[illegible]
必有可救之罪也豈以公救之非罪矣如朝廷何此乃
所以見凡字作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06017 v7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永泰元年成都作鶴曰時公自嚴武幕中歸浣花溪）律

野外堂依竹籬邊木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斸書從稚子擎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蟻浮曰釋名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沉沉然深曰庾信詩浮蟻對春醪）

營屋 古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懽（夢弼曰度堂之度徒洛切趙曰詩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今公言養拙而已非有在澗之槃樂也洗音灑）

奉寄高常侍（鶴曰高適爲西川節度禦吐蕃師出無功亡松維等州以嚴武代還用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律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洙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蜀亦有汶川出西山趙曰高適先除淮南節度後爲西川節度故言總戎楚蜀修可曰方駕並駕也與方舟之方同廣絕交論通文麗藻方駕曹王今言曹劉乃曹植劉楨也洙曰不啻猶過多也家語何翅惠哉）

[illegible]

漢書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言黯之材足以折衝千里也史記廉頗趙之良將也漢文帝嘗嘆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奴哉

春日江村五首 律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使人無復思致故不可及）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趙曰]蜀郡廣漢郡犍爲郡爲三蜀[鶴曰]公以乾元二年冬入蜀至是六年矣[洙曰]董京威衣百結衣[夢弼曰]莊子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本一作藩籬無限景恣意買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洙曰]石鏡雪山皆在蜀中注見前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時爲檢校尚書工部郎故云[鶴曰]公爲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考漢表銀章青綬注銀印背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唐雖無賜印者公謂銀章特指信

（魚袋而言耳〔趙曰〕銀章方賜來故久篇有垂朱紱之句）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洙曰紱古蔽厀也象冕服以韋爲之〔希曰〕漢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注云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故因謂之紱又作黻）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羣盜中年皆不必事實政是作者）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洙曰〕漢末王粲以西京擾亂之荊州嘗思歸作登樓賦故先賢傳載荊州有王粲宅漢文帝以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歲餘思誼徵至宣室因問以鬼神事帝不覺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春遠 律

肅肅花絮晚菲菲紅素輕日長唯鳥雀春遠獨柴荊（語近而別）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鮑曰〕按史是年吐蕃雖退而二月党項羌寇京兆之富平縣故云數有關中亂〔趙曰〕亞夫營在長安公之故鄉也漢文帝時周亞夫軍細

柳以備朔 [illegible]

△暮登四安寺鍾樓寄裴十迪（四一作酉　一律）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鍾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絕句三首

閬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屏跡　古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

具品

歌歌長擊樽破（鶴曰按史是年春饑京師斗米千錢通曰公以年荒乏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修可曰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子美歌長擊樽破類此）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趙曰連年吐蕃寇隴右河源蕭條又陷松維保三州故云胡騎羌兵入巴蜀也鶴曰按史永泰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拔木公有風拔木之句當是紀實也）

能品

[illegible]

〃

△枏樹爲風雨所拔歎

倚江枏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回復有情）虎倒龍顛委榛棘淚痕血點垂胷臆我有

何

刪

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洙曰蜀志先主舍東南有桑樹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趙曰宋玉高堂賦纖條悲鳴聲似竽籟）

喜雨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春大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乃遣近臣録囚蓋是年自春至秋多旱）古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戎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眞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公自注時閩浙右多盜賊希曰巴人困軍須當是去年嚴武敗吐蕃于當狗城又克鹽川城時尚未撤其備也滄江指夔州雲安而言按公有雷詩云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又云霹靂楚王臺以此知滄江指雲安也洙曰國語自子之行晉無寧歲修可曰周禮陰陽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鶴曰按是年袁鼂自台州反陷信明等州方伏誅而歙州人又殺其刺史公托言於雨欲洗吳越謂此）

○△莫相疑行

（鶴曰此詩與後篇赤霄行皆爲郭英乂作也按是年四月嚴武薨五月以郭英乂爲成都尹公與英乂雖有舊然志不相合遂

注妙品

（起去華賞之興）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傍。晚將末契託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寫得徹至懷抱如海洙曰天寶中公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今案中書堂即宰相所坐之堂也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趙曰陸機歎逝賦託末契於後生）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寒泉逢觝觸。（造意甚奇）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江中淘河嚇飛燕，（淘河乘燕本不相步用鵜雜事而去之真達識也）銜泥却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名言偉度趙曰淘河者鵜鶘也）

沱

飛燕從江上來爲淘河所疑意謂爭其魚而棲之燕歸華屋之上負此羞恥銜泥而却落也蓋用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面視之曰嚇注云嚇音赫又音恭口拒人也洙曰漢紀宣帝初爲皇孫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常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爲人所困辱也蓮勺縣名鹵中鹽池也蓮音輦勺音灼左傳齊靈公伐鄭高無咎鮑牽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衛當作鮑趙曰老翁公自謂少年有所指也諸葛亮集有責和篇曲蓋託言不能和則必召辱矣漢文帝與匈奴書朕與單于捐細故注細故小事也

△去蜀 律

全篇妙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鶴曰安危大臣在謂吐蕃入寇有郭子儀諸公可恃也）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鶴曰青溪驛在嘉州犍爲縣時公去成都經嘉戎而至忠渝也）

古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長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

恩

八倫天杜之
少只

蕩前後問佳期付荊楚（荒渚一作狂渚）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歳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眞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爲何人（夢谿曰鞴皮祕切說文車鞁也）

刪

「喜雨」律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已紛紛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晩來聲不

紀注稍得[illegible]

絶應得夜深聞（趙曰南國指荆楚也安石曰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可言江出雲也）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律

勝絶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令人雖衆語不能道無有大故）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前風詩）樓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宋曰曹子建七啓云春清縹酒注浮碧也山谷曰拈春酒擘荔枝此主人用意鼓落勢指此鶴曰拈舊本作點非按元稹元日詩盞看弟子先拈酒白樂天詩歲酒先拈辭不得然則拈酒乃唐人之語也荔子雖有數種而腴皆帶粉紅山谷在戎州詩云王公權家荔子綠廖致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擘千顆輕紅肌鶴曰山谷在戎州有廖致平送綠荔枝詩云誰能同此絶勝味唯有老杜東樓詩謂此詩也希曰唐志戎州貢荔枝煎九域志戎州有荔枝園）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律

聞道乘驄發。沙邊待至今。不知雲雨散。虚費短長吟。山帶烏蠻闊。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立之曰漢桓典號驄馬御史此以指嚴侍御也洙曰工槃

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古詩有長短吟〔鄭曰〕梁益記萬州舊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耿蠻〔洙曰〕白帝指夔州因漢公孫述借僞號白帝城一杜說在江陵

、撥悶（一作贈嚴二別駕）律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遥憐汝棙柂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顧直當令美味入吾脣（〔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今爲雲安軍〔東坡志林〕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榮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卽醺人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拋青春亦必酒名也〔趙曰〕東坡詩麴米春香並舍聞蓋出於此長年三老川中呼舟師之名〔夢弼曰〕峽中以篙師爲長年拖工爲三老今俗謂之翁〔洙曰〕開頭一作鳴鐃皆行船號初行船曰開頭〔鄭曰〕棙練結切柂棙也〔趙曰〕川人不以準折一色見錢爲青錢）

聞高常侍云（〔公自注〕忠州作〔鶴曰〕按史是年正月左散騎常侍高適卒又按公前有寄高常侍詩意是寄詩未久而適已卒）律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云虛歷金華省何殊

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夢弼曰〕按唐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又按漢宮闕記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觀右秘府圖書皆在焉故王思遠遜侍中表云奏事金華之上進議玉臺之下後世以門下名金華省蓋出此也〔洙曰〕世說顏回爲地下修文郎前漢朱雲上書願斬佞臣張禹成帝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夢弼曰〕按唐書高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公故有丹檻折之句）

宴忠州使君姪宅（〔鶴曰〕詩云出守吾家姪則爲杜使君也）律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爲看（〔洙曰〕晉阮咸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湖灘忠州下惡灘也〔趙曰〕王戎嘗以如意起舞）

[illegible]

○禹廟　律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洙曰〕宋玉招魂仰觀刻桷畫爲龍蛇些〔孫莘老云〕荒庭垂

戴高說紙猶猶閑至美短否

橘柚古屋畫龍蛇蓋橘柚錫貢駈龍蛇皆禹之事公因見此有感也（洙曰）孔氏書傳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趙曰）三巴記云閬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故曰三巴（鄭曰）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爲三巴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律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花溪獨園與馬鞭下今同（洙曰）蜀都賦三峽注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右崖甚高謂之峽江水過其中（趙曰）雲根言石也張協詩雲根臨入極蓋取五岳之雲觸石而出則石者雲之根也（洙曰）佛書有給孤獨園）

胡云綫於面而田風逐狀其蘇於[illegible]長已告味古痛

△哭嚴僕射歸櫬（（鶴曰）按史嚴武年四十薨贈尚書左僕射）　律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謂其化爲蛇龍而風送之雨情境慘然與下天長意稱）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趙曰）老親如宿昔言嚴公之母尚健如宿昔耶（後村詩話云）故人感知己之遇欒布奏事彭越頭下藏洪盧諶皆不以主公成敗而二其心叔季所謂窮客方翕翕熱時則趨附恐後及時異事改則掉臂而去至有射羿者世傳嚴武欲殺子美殆未必然觀老親如宿昔

部曲異平生之句極其悽愴至置武於入哀詩中忠厚藹然異於幕府少年今白髮之作矣李義山過舊府有寄諸掾詩云莫憑無鬼論終負託孤心猶有門生故吏之情可以矯薄俗

放船 律（楊選）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此戎戎淰淰亦不必所出偶然適似。淰淰吟上魚吹水貌）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

旅夜書懷 律

能品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流（等閑星月著一湧字便覺不同）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

懷舊（鶴曰蘇源明天寶間爲國子司業以廣德二年終於秘書少監） 律

則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落句不忍讀師曰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

、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英乂而英乂驕縱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爲秋風所破盖深有所感傷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宋曰〕罥古犬切〔趙曰〕白樂天詩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自有深旨〔碧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内熱又云誰能扣君門下令减征賦寄柏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

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眞得孟子之所存矣東坡問老杜何如人或言似司馬遷但能名其詩耳吾謂老杜似孟子蓋原其心也東坡志林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僕問杜子美何似人仲游曰似司馬遷僕喜所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永泰元年秋雲安作［鶴］曰公去成都秋至雲安明年春晚遷居于夔州城）律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洙曰古樂府藁砧今何在砧夫也山上復有山出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言還也破鏡飛上天月半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張弓謂月如弓倚殘魄望其滿也思歸之望歸士亦然［趙］曰稍下猶銜皆言月也［夢弼曰］白帝城夔州也漢公孫述僭僞號白帝城［洙曰］刁斗軍營中以警夜者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爲蟾）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注曰按史是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故有刁斗及漢營之句趙曰特與吐蕃交兵則張弓於夜皆備曉月之幾不獨漢營為然虜營亦然備守使宋玉長劍倚天外之倚）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律

寒花開已盡菊蘂獨盈枝舊摘人頻異（一作異字）（而上下二三十年氣不可感與去年所年語別故知作者用心之苦語不在多）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袷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夢弼曰袷古合切衣無絮衣也秋興賦御袷衣深日風袷霜九日登高以禳災厄萬國皆戎馬謂此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

雨（蔡曰按史是年春旱四月始雨七月又旱自春無雷六月始雷） 古

行雲遞崇高飛雨藹而至（古意 精語）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駛元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

謂臨江而費抱甕之力（鄭曰駛踈吏切馬行疾也趙曰應璩與岑喻書云頃者炎旱日更甚沙礫銷鑠草木燋卷也洙曰詩遺秉滯穗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

長江二首　律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猨歸心異波浪何事卽飛翻（洙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唐爲三峽之門師曰巴東有灔澦石高二十丈許及秋至則纔如馬）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聲驅灔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接上不可曉趙曰瀟湘在潭川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洙曰遇一作過）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貶蓬州刺史今出峽將歸因作書報公而公校以此詩詩中云王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當是王在歸州爲大守留度夏而公在雲安適相望也）排

國有乾坤大王令叔父尊剖符來蜀道歸蓋

取荊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餽玉恩天雲浮絶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乘文章老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傷黃昏犬馬誠爲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鑾（〔希〕曰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朱服玉饌〔洙〕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戶以冬爲入期故言雪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所居也〔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文士之間年最高〔洙〕曰漢景帝十三王河間獻王德修禮樂被服儒術〔趙〕曰宋玉宅在歸州〔洙〕曰武陵源在鼎州楚俗語言多爽音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張綱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趙〕曰公言漢中王有懷君之心今入朝草奏既罷以將作宴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古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

漢宮有明光宮一
明光殿在桂宮
曰一明光宮在北宮
一明光宮在甘泉
宮在北宮者乃尚書
奏事之所也

[illegible]

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遮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賊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疑此石乃禹所鑿之餘也洙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並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是也邃曰多水遮隱見謂硯石溫潤出水也趙曰平公爲侍御頭上冠獬豸乃一角獸而能觸邪此石質剛正可以比之也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地漢官名尚書郎[illegible]明光漢殿名三秦記明光殿以金爲柱以玉爲階夢弼曰末句謂此硯致之于明光禁中丹青之地得天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illegible]

刪

三韻三篇

古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

蕩蕩萬斛船影若搖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趙曰椎牛所以享衆功或謂以牛祭非）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殺身

渚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illegible]

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夢弼曰多門謂所交不一左傳晉政多門〔洙〕曰同調字出謝靈運詩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諸將五首（鶴曰五首乃言天寶以來諸將之事）

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閑（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顔。（〔洙〕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遊往其間高宗勑巫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葬於此鬼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誤耳明奴因宣詔與改葬鬼喜曰君改下極爲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勑改葬苑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側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田〕曰南史沈炯傳炯初明爲魏所虜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今公用此但金玉字異爾舊引孔氏志怪乃女子之事也〔夢弼〕曰詩首句言漢朝陵墓則是用茂陵玉盌事以避玉魚字改作金盌或引盧充幽婚事盡但見其有金盌字耳〔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后山詩云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盌人

[illegible]

[illegible]

（間見蓋亦用沈炯事趙曰此詩所以激諸將謂漢朝陵墓自以對南山有千秋之固及胡虜入關不無發掘者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逑來長安爲禦戎之圖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云開字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翩戲蝶開過幔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乎洙曰漢書材官蹶張）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希曰景龍間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南）

[illegible]

（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答升平之恨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爲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得稱天驕至德初郭子儀以朔方軍及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嘆也胡謂祿山當時哥舒翰失守祿山陷潼關龍喻肅宗河北晉地也此謂肅宗起於靈武而河北復清也）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趙曰漢紀秦得百二焉言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

展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ers
In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滄海指山東薊門言河北（希曰）相國謂王縉也（希曰）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

廻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臣翊聖朝

（趙曰）後漢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覩犀布玳瑁則建朱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注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又後漢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太一南海收珠之句蓋廣德元年呂太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太一之事（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趙曰）殊錫總戎之句乃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

須仗出羣材。（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望鄉臺在成都之北公憶往時曾臨嚴武登此臺以迎中使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鶴曰嚴武鎮蜀以寶應元年正月權令兩川都節制爲一六月專以節制西川阻徐知道反不得進爲二廣德二年朝廷正以西川合一節度而武以黃門侍郎來爲三也鶴曰按舊史武出爲綿州刺史劒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中丞上皇誥以劒南兩川合爲一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此當是在乾元二年裴冕爲尹之前盖玄宗以上元元年七月移居西內已不復干預國事矣而武是時鎮蜀止是節制也合以此爲一寶應元年爲二廣德二年爲兩川節度爲三也趙曰安危謂安其危也）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鶴曰房琯河南人罷相後歷漢州刺史廣德元年元赴召道病卒於閬州時權殯於彼後贈太尉）

律

遠聞房太守。（以其貶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改爲太尉誤矣）歸葬陸渾山。一德興王後（豈元齡後耶）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洙曰伊洛間有陸渾山蜀志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晉謝安薨帝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太傅）

王

宜子之間亦微識也　寺乃人主

琯乃故相房融之子註者多不知也

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温故事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爲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贈褒崇之也蔡寛夫詩話云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譖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惘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兇渠破膽頻注謂禄山初見分鎮詔書拊膺嘆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盖以秉輿雖播遷而諸子各分鎮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琯雖不見用而當時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爲一白之也後村詩話子美與房琯善其居諫省也坐救琯後爲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爲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爲詩史也何相反之有趙曰房公之喪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

具品

丹旐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死生成敗難言之情歔欷之痛居然短氣）劒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盡哀知有處爲客恐長休

咀味　具語自耐

能品

別常徵君　律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

啓

寛總長（白髮少寒衰旅鬢向）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趙曰雖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

近聞（趙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及回紇入寇京城震恐郭子儀乘閒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清水透
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
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
和好應難棄（鶴曰唐隴右道鄯州是臨洮郡關內道鹽州是五原郡崆峒山古隴右關內原州此皆指關隴而言也夢符曰吐蕃號君長曰贊普趙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矣）

遺憤（洙曰郭子儀使白元光與回紇將藥葛羅合兵追吐蕃大破之於是回紇等入見贈賚繒帛前後十萬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此以爲可憤也）

闘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
總戎機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

地再濕漢臣衣（洙曰花門卽回紇也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漢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鶴曰鞭血地指禁中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

「鄭典設自施州歸（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掌太子湯沐浴幄帳陳設之事裴施州裴冕也以附李輔國貶施州）

吾憐滎陽秀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
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
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矢石（矢石）（意與大賊石韶在之[illegible]也[illegible]用李廣事不得已而言入矢石之中用事之數）青
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慼聽子話此邦令我心
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
禮亦如古昔勑廚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時雖
屬喪亂事貴賞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
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森
疎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求所歷乃聞風
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惜
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塞嶠穿

蔦蘿纍此身仗兒僕高興潜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忽轉入車馬政似無譏）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夢弼曰滎陽鄭氏之郡洙曰史滑稽傳履舃交錯杯盤狼藉事貴賞匹敵賞一作當夢弼曰晉索靖論草書狀婉若銀鉤又書苑歐陽詢工行書森森然如武庫矛戟洙曰拳崟阿從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鄭曰盡去聲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鄭曰借讀作資昔切鶴曰詩注蔦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耳鳥蹊洙曰顏延年詩首路躡險艱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大宛馬汗血）

寄裴施州（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表李輔國所昵劉烜爲判官烜抵法冕坐降施州刺史）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若無第三四句作讀兩語必笑）金鍾大鏞在東序冰壺玉衡縣清秋（物色品目自高語亦峻直篇內得此自別）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爲客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眞

何

[illegible]

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一句未了按一句）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蛟龍動篋蟠銀鉤。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夢弼曰詩注鏞大鍾也書天球河圖在東序文選清如玉壺冰書在璿璣玉衡夢弼曰四岳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堯掌四岳之官也朱曰漢宣帝曰與我共此理者惟良二千石乎趙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來夔與公又贈之以羔裘也）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

（鶴曰是年冬崔旰反蜀中大亂故趙公討寇至夔夔隸荊南節度也夢弼曰大食國名）

大篇

[illegible]

太常樓船聲嗷嘈問兵刮寇超下牢牧出令奔飛百艘（牧出令奔語嚴）猛蛟突獸紛騰逃白帝寒城駐錦袍玄冬示我胡國刀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爲高翻風轉日木怒號冰翼雲淡傷哀猱鐫錯碧甖鸊鵜膏鋩鍔已瑩虛秋濤鬼物撇捩亂坑壕蒼水使者捫赤條（注引）

何

（搜神記非也）龍伯國人罷釣鼇芮公迴首顏色勞（龍伯國人罷釣鼇本不切直形容此刀一出海怪盡絶然芮公回首又顏色爲勞語殊佳）分閫救世用賢豪趙公玉立高歌起攬環結佩相終始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絲與君理蜀江如線針如水（即水如針）荆岑彈丸心未已賊臣惡子休干紀魑魅魍魎徒爲耳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痺不似長劍須天倚吁嗟光祿英雄弭（光祿未諭必別有光祿刀故）大食寶刀聊可比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夢弼曰十道志三峽口也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趙曰由此而上至夔故曰超下牢夢弼曰牧州牧也令縣官也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鄭曰鞘所交切洙曰爾雅注鵜鶘似凫而小膏中瑩刀鄭曰撇匹蔑切捩綵結切洙曰搜神記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洙曰芮公荆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荆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爲節度使則衛公非芮公疑衛能爲芮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詩亦云荆南芮公得將軍又何也師云是趙芮公未知何所本洙曰左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蜀木至瞿唐則崔）

（爲峽所束如線焉夢弼曰王粲登樓賦蔽荆山之高岑後漢隗囂將王元說囂曰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鄭曰埤音婢又音卑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捘懸刀騁絕伎如轉如軒不高不埤埤與痺字通用修可曰荆楚故事襄王謂左右曰能爲大言者乎宋玉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洙曰末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畫像於麒麟閣也）

王兵馬使二角鷹

（鶴曰按史大曆初朝廷嘗以王昂代衛伯玉荆南節度使此王兵馬使得非昂乎）古

悲臺蕭瑟石巃嵸哀壑杈枒浩呼洶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此悲臺字便從呼鷹來哀壑則夔峽間意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等○畫入騷選難以語人）角鷹翻倒壯士臂將軍玉帳軒勇氣二鷹猛腦條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兎不自惜孩虎野羊俱辟易鞲上鋒稜十二翮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白羽曽肉三狻猊敢決豈不與之齊荆南芮公得將軍

亦如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曰蘢力空切芽曰蓰師空切）（潘岳西征賦蘢蓰道遁注蘢蓰高大貌鄭曰杈初牙切枒五加切不齊貌夢弼曰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綬常在杉樹下竹雞小如野兎食竹葉後虎一作淚虎鄭曰辟易音璧亦蓮曰漢書注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夢弼曰梟猫梟者在西梟木作猫公避唐諱也珠曰白狢貓也後倪衞子也鄭曰後先先切後五芍切）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公自注陽城王衛伯玉也鄭曰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乃拜荊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當是伯玉封王時母封國同受）排

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遂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弃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鶱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曰三）

（書注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衛用之木切沐曰潘安仁閑居賦太夫人乃御盤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趙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則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洙曰梵閣先賢傳孟宗至孝母好食笋冬月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笋爲之生後漢列女傳曹世叔妻班虎之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家音姑劉向列女傳鄒孟軻母三徙而舍學宮之側軻嬉遊乃設俎豆揖遜孟母曰眞可以居吾子矣左傳愛子教之以義方麒麟閣名也）

冬深 律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類字難下）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趙曰早霞隨類影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洙曰楊朱泣岐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將曉二首 律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

色飄飄犯百蠻（夢弼曰地志夔州古巴石城縱曰劉使劫無還蓋謂上元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寶應初劍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明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殺成都節度使郭英乂也）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晚衰慚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知何（早晚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律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船（[illegible]每放湯此又參差竹枝之比三首皆然）未將梅蘂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歷曰百丈者牽船篾希曰漢書下瀨將軍注引伍子胥有下瀨船此故反用之本一作上水船漢以明光殿名也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夢弼曰子美素有消渴疾進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來不聞人自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

切茂陵著書消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好語鶴曰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塩井趙曰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衆收淚而謝之夢弼曰漢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而善著書有消渴病飢病免家居茂陵子美有渴疾故以自比也）

思春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趙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子桃花之句何也義在末句所謂他日一杯難強進者也盖逆道其事耳）

刪

又雪 律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遥冬熱鴛鴦病（或是俚語）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好言書中着此不倫）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律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臥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補遺

禹廟

（趙堂劉光庭自昭云省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先生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此早知言其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落句何不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立春（大曆元年雲安作） 律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覔紙一題詩（推愁浩蕩極勝趙曰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鶴曰汲黯傳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傳嘗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故注亦云殿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爲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償憶江邊臥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補遺

禹廟（苙堂劉光庭自昭云省侍須溪先生論及禹廟詩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先生云此言禹功疏鑿自三巴而始禹廟在上流故控持也言三巴皆控持於此早知言其氣力盛壯之時也他人禹廟詩落句句不能如此力量）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二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立春（大曆元年雲安作） 律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推愁浩蕩極勝**趙**曰齊人月令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鶴**曰汲黯傳見高門注云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注亦云殿名今公用高門蓋憶爲拾遺時也**趙**曰行白玉盤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懐錦水居止二首 律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鶴曰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指吐蕃之亂及張獻誠栢茂林楊子琳共起兵討崔旰是時蜀中大亂）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洙曰萬里橋百花潭在成都公所居草堂之處注詳見前）

（張孟陽劍閣銘形勝之地匪親勿居）

老病 律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嘗爲尚書工部郎故云）

雨 律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

恐自疑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
暮兼催宋玉悲（趙曰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贈兩句變之之詩也唐彥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乃雨子始雨宋曰公言扇可相向則纔絳疑其可省矣宋玉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旦爲行雲暮爲行雨又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雲多變化故曰兼催宋玉悲謂雨晦當春淒然如秋也）

南楚　律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
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
馬不是故離羣

子規　律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
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
此故作傍人低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古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
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鉤簾宿鷺

起丸藥流鶯囀（比於青山押蟲坐黃鳥抱書眠更自清切）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淩千涉深曰謝玄暉詩雜英滿芳甸沈約詩雨檻雲欄鷰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善用文選語故宗武亦習之不買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宮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尾飛十里總帷紛曾空疚心惜木主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清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爲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剥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欻穹崇故老復潸涸祠官樹椅桐宏壯不如初巳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堦捧玉冊峩冕聆金鐘侍祠恧先露（媿死者也）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

九重鏡奩換粉黛翠羽猶葱朧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豆腐膻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罷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犂征戍聽所從宂官各復業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栢老去若飄蓬（〔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天子七廟而王莽時爲九廟以其盛者言之也此篇首述明皇天寶間安祿山陷長安〔洙曰〕木主神主也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修可曰〕錦幪鞍帕也〔鄭曰〕一作騣訛文驄子也〔趙曰〕禮記天子當宁而立〔師曰〕白間黼扆也畫蟲畫雉以飾之定〔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注云白間牕也以白塗之〔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師曰〕祠官守祠之官也種椅桐之木將以興禮樂也〔趙曰〕前春禮郊廟此述乾元元年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黃曰〕公時爲拾遺諫官故稱近臣〔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

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圜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又在夏四月不應言春疑有誤也〔洙曰〕廣德二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公在閬中無容更預陪祀〔鄭曰〕景於景切從才用切〔夢弼曰〕東都賦天官景從〔趙曰〕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灌龍池名也見洛陽圖經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出曹子建詩或拾翠羽〔洙曰〕前者厭禍胡謂明皇時祿山陷長安後來遭犬戎謂代宗時吐蕃又陷長安也〔夢弼曰〕俎豆腐澀肉謂汗漫祭器罘罳行角弓謂撩弓矢狼籍宮廟也〔蒼舒曰〕漢紀注罘罳屏也〔希曰〕漢書注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鼂曰〕按史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罪己之念故公詩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蓋述當時之事也〔夢弼曰〕漢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爲本〔定功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歐曰〕京都真安涇渭之民頓窮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子美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也

客居 古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

荆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渉亦憑節制尊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脚癈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皇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園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呑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趙曰峽開四千里千字彂譏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西下水路有四千里乎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出塩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布不來而吳塩擁塞也鮑曰西南失大將謂鄭公卒也修可曰劉孝標廣絶交論靡不望影星奔鶴曰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謂杜鴻漸按史是年二月以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修可曰劉安招隱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洙曰思王孫謂嚴武也）

此公在雲安客
憂時詩也

具品

客堂

古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

來衰年得無足死爲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鴈意在北別家長男女欲起慙筋力客堂叙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笋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漢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筭正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趙曰少城成都小城也注見前巴鶯一作巴猿當是漢書劉章云深耕穊種立苗欲疏公言紛未稀則苗當多耶趙曰臺郎爲省郎也公時爲尚書工部員外郎故稱臺郎洙曰上公謂嚴武也武嘗表公爲劍南參謀左傳獻可替否）

杜鵑（洙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後以其位禪開明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

[illegible]此生發下
自注後人
誤[illegible]爲詩

刪

或是偽杜詩
[illegible]誤在宋人
[illegible]詩者是
一比

有杜鵑（正是突兀奇怪欲啓後人之疑作此杜撰老人戲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知之）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作古吾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此起此結皆出意表**東坡志林**南都王誼伯書江瀆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多舛缺奇異雖經其祖父公所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遊錦城爲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偘偘者然也是篇前前凡五杜鵑豈後以文害辭辭害意耶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者也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皆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猶是也且禽鳥之微知有尊故子美詩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子美蓋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已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於君者可得而攷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

[illegible]

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尊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絶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爲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攷凡其尊君者爲有也懐貳者爲無也不在夫杜鵑眞有無也謹伯以爲來東川聞杜鵑聲煩而急乃始疑子美詩跋疐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韻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韻無害於詩儕所見如此謹伯博學強識殆必有以折衷之［洙曰］晉羊祜爲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絶貫後不越序董仲舒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修可曰］劉越石扶風歌攬轡長歎息下淚如流[illegible]泉

「贈鄭十八賁」

（［鶴曰］按集有荅鄭十七郎詩云把文驚小陸郎

（諝眞也）古

温温士君子令我懐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懐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羇離交屈宋牢落值顔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

人念子意附[illegible]托於直不
此其三義則詩之見一摘說
處時詞札之以爲中示之故
要示

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趙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遠曰小敏相爲以角學無所不至）（深曰捷徑速不忍謂不欲枉尺而直尋也鮑　可曰張衡思玄賦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者容我不忍以微石憂郊曰屈原宋玉　言其有文章者也漢書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江淹賦蜉蝣千千年　原宋曰左傳魯人以爲敏）

別蔡十四著作（趙曰永泰元年成都尹郭英乂爲崔旰所殺時蔡著作扶其柩以歸　嚴公與蔡相逢於雲峽）右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志巳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則創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巳別顏始一伸主人薨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

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洙曰漢賈誼上政事疏可爲痛哭者一夢弼曰皇帝謂肅宗趙曰主人指郭英乂咸秦謂秦之咸陽也洙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鶴曰玄甲褁不散時崔旰反柏茂琳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漢霍去病傳注玄甲謂甲之黑色也洙曰一作南轅吏）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屐遲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夢弼曰晉陸機爲大陸陸雲爲小陸二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漢鄭莊字當時爲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此又以美鄭之喜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律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爲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排

[illegible]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爲僚記腐儒（〔師曰〕柴胡可煎爲飲子服之通汗〔洙曰〕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東坡題跋〕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子美以飲子對懷君亦齒錄牙緋之比也廣州船偶得柴胡等藥因錄此詩遺之〔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製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園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之類皆爲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惡樹詩枸杞因吾有雞棲奈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鶴曰〕歸楫生衣臥謂歸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生衣者生水衣於其上也〔洙曰〕左傳同官爲僚）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飢始得食

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斆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讀結二語知此首詩未有所指）

八哀詩（并序天曆元年雲安作）

右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嘆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葛常之曰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有七哀詩釋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也子建之七哀在於獨棲而思婦仲宣之哀在於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哀在於已毀之園寢是皆一哀而七者具也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故感傷而有作也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事

翰後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翰當軸翰擇之爲守潼關思禮爲元帥府馬軍都督書吿陷發表求揭因忠又請以三千騎赴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奏太上皇周命至讓上以爲可收後效遂見故事副房琯職便搖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捍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守累加司空上元三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冦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兎不近駕鷙鳥資遠擊（注在外）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

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冰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搤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永繫五湖舟悲甚

田橫客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指言

文史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乎〔夢弼曰〕史記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也〔定功曰〕漢蘇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夢弼曰〕馬鞍懸將首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又蔣琰詩馬鞍懸虜頭〔夢弼曰〕漢書冒頓作鳴鏑注髇箭也〔希曰〕哥舒翰傳翰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唐志隴右道伊州西州並有天山〔夢弼曰〕唐書會要載景龍間贊普請婿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爲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

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趙曰】飛兎古之神馬也【修可曰】漢藝文志兵家者流凡百八十三家也晉杜預拜鎮南將軍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洙曰】梁益蜀也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肅宗時爲太子北收兵至靈武遂即位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爲偏裨而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趙曰】翠華天子之旂上林賦建翠華之姜襲周禮熊虎爲旗亘阡陌言兵旗之多也鳳凰山鳳翔府山名時肅宗移軍鳳翔【洙曰】天子所在以帳爲殿詔鎮雄所控謂思禮守武功以控賊也【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輙來獲之無能禦者邊人謂之吐蕃麥莊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虜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鑾以王公爲節度故云野多青者麥也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是至德三年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洙曰】范蠡事勾踐既滅吳乘扁舟游五湖今謂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田橫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趙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其撫御之功深矣太原古之晉地也故云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木白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登以書其文采於文苑傳乎此深譏文勝者徒以取禍【洙曰】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見稱亦嘗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一鎮撫紀綱爲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其兄又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殺景山上以景山撫輯失所以故不復驗其罪【鶴曰】按舊史思禮薨管崇嗣代爲太原尹數月

（召景山代祟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末而及景山蓋益見思禮昔日撫御之功也）

故司徒李公光弼（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略善騎射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遷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命疾篤薨贈大保諡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頹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僞臣妾復自碣石來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零

落蛟龍匣。雖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薾竟何人灑涕巴東峽、（〔趙曰〕光弼加檢校司徒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詩止云司徒則據爲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史云光弼授河東節度兼太原尹〔洙曰〕至德二載史思明等攻太原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賊以太原屈指可取光弼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是斬賊之右臂矣又破思明于〔嘉山〕而河此歸順者十餘郡朔方河此也師同二宮謂肅宗與皇后〔鶴曰〕按思明至德二載以所部來降光弼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初果分軍爲三路出唐志河北道平州有碣石山〔洙曰〕乾元二年光弼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拔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來救晏絶振道光弼力戰勝之思明因殺慶緒卽僞位縱兵河南賊勢益熾光弼遂撤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不敢西犯宮闕遂戰于中潬西大破逆黨此光弼之獻捷而傳所謂獻俘太廟是也〔趙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夢弼曰〕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之譖光弼也光弼畏罪有詔入朝遷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葉也〔趙曰〕槐里豈葬地乎按本傳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又按長安志延平門在郭西而前漢槐里屬右扶風是今之鳳翔府則正在長安之西矣〔魏道輔詩話〕李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

其亡也子美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其所以稱爲詩史也趙曰莅華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請史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由將來洗濯箱篋之汙辱矣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夢弼曰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遷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所擢爲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復節度劍南破吐蕃於當狗城迻拔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卒年四十贈[illegible]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

雲臺仗飄颻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羣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塋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趙曰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謂武初緣蔭補其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所謂嫉邪乃御史之職也洙曰傳音張戀反趙曰飛傳則傳遞之報也夢弼曰劍閣蜀也蕭關即空

[illegible]

[illegible]

武也謂嚴武從玄宗在蜀受冊命謁肅宗於靈武（鶴曰）唐志原州有蕭關後置武州西北與靈武爲鄰時嚴武赴靈武行在故云（修可曰）寂寞雲臺仗言行宮儀衞之草創也（夢弼曰）笳鼓凝皇情言肅宗思上皇也（洙曰）江文通別賦抆血相視（正）觀太宗年號岐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趙曰）匡汲謂匡衡汲黯以武之諫諍如匡汲既拜京兆尹尋坐琯事貶巴州故云俄寵辱也衛霍謂衞青霍去病以衞霍之故爲將以武爲東川及劍南節度則遷謫之中雖可哀而復榮也武爲京兆少尹又爲京兆尹爲成都尹劍南節度又復節度劍南此爲四登會府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洙曰）漢張敞爲京兆尹走馬章臺街而唐詩有章臺柳漢哀帝每見鄭崇曳革履笑曰我識鄭尚書

[illegible]

後登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趙曰）漢張湛爲光祿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洙曰）蜀志諸葛亮傳梁光之民咨述亮者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未足爲過也前漢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由是大化（夢弼曰）自京兆空柳色至文翁儒化成以比武爲京兆尹及鎮蜀兼御史中丞御史大夫時也武嘗辟公爲參謀故又以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爲比（洙曰）梁書何遜爲建安王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晉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豈無成都酒憂國只細傾言成都雖有醇酒而憂國難不敢盛爲宴飲故下句言觀釣閑遊亦兼察民風也（洙曰）左傳晉

侯疾夢二豎子居肓之上膏之下師曰以顔回賈誼爲比謂武年少而殂也又曰馬融好留造死客弔之語蒼横偕（回邑）首武帝拜王淸莊曦將軍恭卒葬桓山大營塋域垣周四十五里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宋曰按史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爲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爲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冒守秀整性謹潔善射爲玄宗眷遇之歷太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illegible]）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愛其謹潔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淸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詔王來射雁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又回翠麟翻然紫塞翮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爲新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竟無銜橜虞聖

聰矧多仁官免供給費水有在藻鱗匪惟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可泝墓久狐兔隣宛彼漢中郡文雅見天倫何以開我悲泛舟俱遠津温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洙曰大宗方四歲有書生相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許彥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之十石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夢弼曰翠麟馬名也趙曰下拂明月輪言鴈下而拂弓也洙曰天笑天子之笑也夢弼曰仙傳拾遺木公與一玉女投壺設有不入者天為之嗤嘘注嗤嘘開口而笑也洙曰司馬相如諫獵疏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注橛鉤月反謂車之鈎心也銜橛之變言馬銜或斷鈎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為穆生設醴按璡歷太僕卿與賀知章褚庭誨梁陟等善為詩酒之交夢弼曰道大容無能公自敘謙辭也洙曰璡弟瑀早有聞望偉儀表從玄宗）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瑀曰廣德初公與漢中王嘗會于梓州有章梓州水亭詩近屬淮王至之句因懷感及之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注文選行於世邕少知名旣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驚嘆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富州未幾召還遷戶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爲姚崇所嫉左遷括州司馬起爲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衒且云當居相位又素輕張說爲說所惡發陳州贓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滑淄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出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旣入朝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爲文章且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爲汲郡北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千言萬恨嘯有餘情）古人不

紀實无
傷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歲分宅脆駿間感激懷未濟眾歸賙給美擺
落多藏穢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
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
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
秋旻霽忠貞負冤恨宮闕深旒綴放逐早聯
翩低垂困炎癘日斜鵩鳥入魂斷蒼梧帝榮
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夙擁文
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

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
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琢
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其
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
蕭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
雲衛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計眄睞已皆虛
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
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

[illegible]

是深浩蕩
揭厲大似泥

易力何深嚌（易力一作餘）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歘不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公自注甫有和李太守詩）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坡陁青州血蕪沒汶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線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公自注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洎狄相也）憂來豁蒙蔽（洙曰按邕傳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今公詩自蕭蕭白楊路至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言邕爲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政碑之屬能照耀今古也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遂曰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與紫騮隨劍几凡此數者皆富貴之家以饋邕求其爲文新史云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洙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與策爲友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延入爲上客邕之重義好與又如此趙曰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言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邕之身則雖多

[illegible]

藏而能擺落其穢也（希曰）江夏雖用天下無雙江夏黃童然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洙曰）邕有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又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之故云否臧大常議面折二張（趙曰）賈誼有鵩鳥賦（舜葬于蒼梧之野詩星言夙駕李斯傳吾未知所稅駕（洙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此言邕累爲刺史在郡能好賓客也（夢弼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邕洛陽獄爲比（小臣指吉溫事見題下（蘷式作蔽非以篇末復抑蔽字左傳與小臣小臣斃希曰唐志齊州濟南郡更名臨淄（洙曰）按集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今云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正栢此崔蘇謂崔信明蘇源明盈川謂楊炯也當爲盈川令特進李嶠也皆有文名（嶠曰）相國指張說也按邕素輕說說與相惡（宋曰）晉郤詵對武帝云臣對策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今公以比歷下亭唱和惟邕詩之美也（鶴曰）青州即北海郡邕就郡杖殺之汶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洙曰）邕有張栢等五王消狄相六公詩載本傳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洙曰按本傳蘇）

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中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西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可傷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
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負米晚爲
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爇薪垢衣生碧蘚庶
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學蔚醇儒姿文包舊
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
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
日自負掾吏亦累踐晨趨閶闔內足踏宿昔
跡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

三十鶴實 [illegible]

庭悲所遺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
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
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祕書茂松意載從
祠壇墠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臠篆刻揚雄
流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
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絶萬
手搴垂之俟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
胡爲投乳贙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滎陽

結伴此
老獨蒴

顏謹麾乃指
麾之麾旄麾非
之麾自非收之旄
把一麾江海去之
人遂仍誤用

復寂寞罷、署、以、橫、胥、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尚纏漳水疾。永負蒿里餞。（〔鶴曰〕東岳萊蕪俱屬兗州萊蕪兗州屬邑〔洙曰〕子路爲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爲而已故每食必泣〔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館多采其語〔趙曰〕掾吏亦累賤謂源明累遷太子諭德〔夢符曰〕顏延年贈阮始平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趙曰〕黃屋朔風卷謂明皇以祿山反乘輿出狩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謂源明不得扈從繫于虜庭每悲依自遺厄入駿周穆王事〔夢弼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僞署官者皆伏誅故有范曄顧其兒李斯）

（憶黃犬之句獨源明以臨難不變其節得知制誥故有歲松之況也〔趙曰〕宋書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酔其子靄亦酔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嗔我耶靄曰今日何緣嗔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洙曰〕史記李斯傳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趙曰〕禁臠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爲禁臠漢揚雄以賦爲童子雕蟲篆刻然竟爲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洙曰〕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劍示薛燭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陸剸犀兕〔鄭曰〕剸止兗切截也拏九華切取也〔洙曰〕漢光武大興祠齋房生芝而作歌按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禱進勸

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陳時政得失論其不可〔修可曰〕爾雅贊有力注云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音畎又音鉉炙穀子載贊銘曰爰有獷獸厥形似犬飢則剸服飽則反眼出于西海名之曰畎〔洙曰〕榮陽謂鄭虔也橫戶孟切胃音耿〔鶴曰〕蘇鄭相繼而死死之日適值歲歉故有長安米萬歲之句詩見前注〔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蒿里田橫門人挽歌也〔後村詩話〕云杜入衰詩崔德符謂可以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此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刪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洙曰〕鄭虔鄭州榮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窺其藁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illegible]其才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illegible]水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以[illegible]者其尾曰鄭虔三絕遷著作[illegible]反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illegible]因稱風緩求攝市令潛以[illegible]武賊平免死貶台州司戶[illegible]土台州數年卒

鵜鶘至魯門不識鍾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榮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公自注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詳又著薈蕞等諸書文集胡本草七卷）圭臯星經奥（虔善地理）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以比東方之諧則稱屈甚）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牓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晩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履穿四明雪飢拾楢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别

[illegible]

離慘至今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濫吹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洙曰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悲憂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文選鸚鵡賦彼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羽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繒纓繳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者然也趙曰神農著本草黃石公授張良書一編乃太公兵法也今鄭虔自著書外又撰胡本草七卷故云神農或闕濡黃石媿師長高元之茶甘錄曰子美哀鄭虔詩薈蕞何技癢薈烏外切草多貌蕞在最切又徂外切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子美謂虔私著國史是技癢不能自忍爾唐史氏謂虔集當世事著書八十篇目其書爲會粹亦牽襲之誤矣趙曰圭臯言其善地理也選言陳圭置臯圭者圭圭以測日影臯者表臯所以度廣狹也蟲篆言能書丹青言能書洙曰揚雄傳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東方

朔贊朔詼達多端應諧似優〔修可曰〕鍾繇鍾會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按書苑虞善草隸呂惣云虞書如風送雲収霞催月上〔夢弼曰〕滄洲謂虞所畫之圖也張協詩寡鶴空悲鳴〔洙曰〕晚就芸香閣謂虞遷著作郎魚豢典畧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洙曰〕四明山及楢溪皆在浙江〔夢弼曰〕不見杳增丈憶虞爲崇文館博士時也〔姑曰〕天台賦始經魍魎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鮑照詩無由稅歸鞅〔師曰〕自春深秦山秀至時物集遐想公進德昔時與虞在關中相從之樂也〔兩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晉阮籍與兄子咸共爲竹林之遊今公以阮咸比鄭審也〔鶴曰〕鄭審與虞當是兄弟今以阮咸比之如守歲阿戎家詩杜位亦公之從弟也東坡本此故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按審謫江陵而有宅在夔公嘗過其湖亭有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洙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爲中書舍人出爲冀州刺史復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文雅爲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逐爲林甫所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爲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遷荊州長史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

當讀漢張[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塞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絶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九齡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木亦不及弔祭始失書意）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暮年荊州謝所領庾公興不淺黃覇鎮每靜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

牋誄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無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東循嶺徼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洙曰堯土階三尺巢由隱於箕山潁水今言想土階則有致君堯舜之心故未違於箕潁也希曰玉堂金華皆職名趙曰此言九齡為校書郎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也希曰碣石歲崢嶸言祿山也唐志河北名山曰碣石祿山反於河北之范陽天地日蛙黽言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蛙黽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鼃黽游乎華池注讒諛弄口得志也洙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謂九齡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而不以嫉猜為心也鬢黑髮也謝玄暉詩誰能鬢不變趙曰貂蟬侍中冠今云雖蒙換蟬冠而按九齡傳不載為侍中右地恐多幸謂九齡以尚書右丞相罷在右地已漸恐為多幸矣洙曰漢疏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不亦善乎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趙曰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降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至時病者食橘葉飲水而愈夢弼曰按本傳九齡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

哀末幾奪哀入爲相故云痛迫蘇耽井紫綬太守繫印之綬謂九齡左遷荊州長史也（洙曰）晉庾亮鎭武昌秋月至南樓謂佐吏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漢黃覇獨用寬和爲治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趙曰）一陽發陰管謂黃鍾之律淑氣含公鼎謂大烹之和以美九齡之詩篇也（趙曰）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廬並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紋起其高至並巫廬之山也（洙曰）謝朓字玄暉爲文綺麗任昉字彥升長於箋詠（趙曰）九齡韶州人是在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當時謂九齡爲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謂請還展墓也（鶴曰）本一作無絕善本作無字爲是公意謂長史之筆當絕其初終無絕於庾嶺也如先知祿山之反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當書右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亦此意也（趙曰）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謂九齡之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夢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爲徐儒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補遺

贈秘書監

（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詩余初讀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曉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

移居夔州郭

（大暦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録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律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石且就土微平（朱曰公峽皆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精章不刻）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趙曰石堂是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

上白帝城

（彥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稱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趙曰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

松桂影憐
[illegible]林書屋

（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爲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爲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爲光武所誅左太中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爲永安三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來得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主彷彿盡之）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曆數屯（寂寞語壯浪）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分之未幾派換合許彼傷感無如此兩語舊解誤甚）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寂寞語奇麗）竹送清溪月（風動竹開如送月）苔移玉座春（玉座移於苔上春惟苔耳）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觸目自然）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十字開合古今）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使其果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

[illegible]

[illegible]

得士契無鄰（謂武侯相得無比即此便不可及）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其自孫如此）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首尾曲折句句典實有味真大手直蜀先主廟詩評意皆合○[趙曰]先主旣與劉氏）而稱漢以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伏諸葛老臣耳[洙曰]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卒于軍又晉書亮狼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歐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洙曰]青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洙曰]玉座王牀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況乃妾身輕[趙曰]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固自況而感歎也[洙曰]關羽張飛皆蜀將耿弇鄧禹後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語絕○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洙曰]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

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圜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録）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澒湧滉瀁大木十圍枯槎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僅六百年迨今不動豈目陣勢入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東坡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脣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爾此理甚長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眞書生習氣耶

知乃忘也之不吞江山知恨但不可失

爲吳恨

刪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之舅氏也當是爲羽林軍古師屬官

喻

[illegible]

喻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飄定山桂低徊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爲（自是好語）且有

何

元戎命悲歌識者誰官聯辭冗長行路洗款危脫劒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錬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巳公才或守雌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氷壺動瑤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大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晴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慚困翮垂（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從西極又馬生渥洼水中彥輔曰飄音習唐韵云飄颻大風也洙曰定一作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盖鄧林有桂夢弼曰陰沉鐵鳳闕謂宮苑深邃也西京賦注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舉頭敷尾洙曰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巳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馬巳死買其骨五百金反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况生）

何

馬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猾老得能罷事注見前萬曰野水失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沫曰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沫曰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趙曰豈但江曾大還思霧一披謂拜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大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覩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夢弼曰荆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排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盃氣心傷艷蘂梢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洙曰莊子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詩式宴以衎古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心傷艷蕊喻[illegible]

刪

△白帝城最高樓 律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上白帝城二首 排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詩之枝切者小兒之亦謂對句也故當避之）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弊神爲此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州敗績）

不因形勢不衆於畏豈逆ゝ作可知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栢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栢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榦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詩之元氣在此）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按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手植古栢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是也范元實云

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柏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耳〔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置氣脈不屬甞問須溪先生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鶴曰〕峽民男爲商女當門戸坐肆於市屋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歸州之男故一以昭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戸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

以杜鵑稍殊言高杜此數不亦明

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囷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蒼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絶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旋捎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踈北客若道土無英雄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諸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謂之舸艓小舟言輕如小葉也艓音葉〔鄭曰〕艓宜從徒協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曰渦而濆者水之涯也今言撇旋捎濆撇猶過捎猶泊也〔趙曰〕瞿塘峽名虎鬚灘名〔洙曰〕峽人以操舟人爲長年〔定功曰〕歸州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基見漢志注）

「愁（〔公自注〕強戲爲吳體）

律

句要俳奇稍傷拗調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頻帶使氣）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蔡寬夫詩話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爲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爲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爲新句雖若爲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律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大劇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載歌絲綸（鶴曰中丞乃栢貞節時爲夔州都督與栢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古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

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瑚璠同心注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東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欻激憤氣奔聖主國多盜（語有嫌）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用必絕祲沴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挹亦無謂）推轂期孤

三大篇

蹇（洙曰晉卞壼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趙曰三止錦江沸謂上元間段子璋反寶應初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趙曰傳所謂以湯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洙曰易師出以律後漢書贊有來羣后捷我戎軒漢顯宗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鄭當時推轂天下士）

△遺懷（古）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起得便壯）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輩（公自矣）

[illegible]

（注高適李白）論交入酒罏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殁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巳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鋪叙典實○〔朱曰〕宋即古大梁也陳留屬汴州貝魏二州在河北〔趙曰〕按新史公本傳云甞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今汴州〔洙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甲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鶴曰〕存殁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適又相繼而亡〔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荆巫荆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楊碣鮮難陶石
大鑰

王十五前閣會　律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鱠

出江中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
味何幸飫兒童（[illegible]）

暮春 律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
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
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渚挾子
翻飛還一叢（[illegible]）

寄常徵君（鶴曰常徵君去年秋嘗訪公雲安今在開州寄此詩）律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illegible]）
（徵君第二句已足至時前鳴向人甚矣）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
階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
藏身開州入夏知凉冷不似雲安毒熱新（洙曰
賈誼賦糾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右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掩
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比而作詩（鶴曰題曰園官指夔州公園而言故首云常荷地主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有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爲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孝逸無末）一經器物內永挂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苣馬齒莧耳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嘉蔬也）

課伐木（并序）古

課隷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截篠簜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爲墻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誦（洙曰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注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栢之屬又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

刪

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耳）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巳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爭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

刪

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趙曰〕斬木爲椅取竹纖蘿苫虛竹菁虛心之苦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栢都督公嘗爲栢都督作謝上表正是初到夔時〔師〕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勞爾）

除草（〔公自注〕去蘐也〔夢弼曰〕蘐音潛又除炎切山韭也）

右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纙纙徇味）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鮑曰〕蘐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劉曰〕先童稚先者以身率〔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亦水化也〔洙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三采伐木
以又理枝
一文作之亦
人懷之人之
可畏也

删

引水（閩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蟠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古

月峽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洙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夢弼曰時栢公鎮夔遣送宮園中瓜也）古

江閤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兹一掃食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竹竿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蔕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絶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洙曰左傳桑田巫曰晉侯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溪老公自稱師曰蒲鴿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鴿鄭曰嵌丘銜切師曰嵌竇岩泉也希曰木玉木精也洙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

濟

[illegible]

（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爲童行耶）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飡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行諸如呼某乎）用意崎嶇外（[趙]曰公食餅剔粲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謹之句[洙]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開井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蓋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耳）

[illegible]守詩刪

催宗文樹雞柵

古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趂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

𦓤盤桉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觜距還汙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折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氷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宗武前尚討宗文樹此柵皆煩苦事）

○（洙曰）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雞柵物得其宜近譬諸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謂宗文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辭也（洙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 律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

盖謂上行有胡奴可比阿段胡奴範小字非奴也若盖借用耳

常穿虎豹羣（〔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奴傳記不録〔趙曰〕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僮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

以侯（同書級行之以米條去名字以表切次第呼之若夫稱何參何級婦人稱何夫何）博聞（著之類也清之次第稱後也）

貽華陽柳少府（〔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去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顔色温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閽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歎然恭柳侯之尊己也本涉用意而今爲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謂有道借甫尊己亦不可不辨也）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州結

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抱佳士況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今空村（趙曰東坡云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蓋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暾他昆切日始出貌趙曰晉程曉詩可憐襶子彌熱生病根暍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暍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鶴曰夔在梁爲信州唐初改爲夔故曰古信州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叩缶者眞秦聲也盆卽甕缶之類稱耳夢弼曰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

峽中覽物 律

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趙曰公曾爲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爲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皆在華州又黃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玭〔鄭曰〕玭音泚〔鶴曰〕鄭南當玭是華州鄭縣之南玭王色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律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夢弼曰〕寺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覲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本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徒爲龍蛇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illegible]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律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人善唱）畫舸且遲回（〔洙曰〕高唐賦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illegible]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趙曰〕唐制秘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復以明經仕至相位）

雷（鶴曰按舊史是年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古

大旱山岳燋　密雲復無雨　南方瘴癘地　罹此農事苦　封內必舞雩　峽中喧擊鼓　眞龍竟寂寞　土梗空俯僂　吁嗟公私病　稅斂缺不補　故老仰面啼　瘡痍向誰數　暴尪或前聞　鞭巫非稽古　請先偃甲兵　處分聽人主　萬邦但各業　一物休盡取　水旱其數然　堯湯免親覩　上天鑠金石　羣盜亂豺虎　二者存一端　愆陽不猶愈（謂旱愈於盜又何激也）　昨宵殷其雷　風過齊萬弩　復吹霾翳散　虛覺神靈聚　氣暍腸胃融　汗滋衣裳汚　吾衰猶計拙　失望築場圃（脩可曰莊子大旱金石流土山焦洙曰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暴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眞龍宇用葉公好龍而眞龍入室土梗土龍也脩可曰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左傳僖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

（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朱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暍於歇切傷暑也）

火（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古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則斯與前散諸同）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昈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熒侮褻黷）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鄭曰昈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焮香靳切炙也趙曰焮字出左傳行火所焮夢弼曰要平聲薄關謂近及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律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

歲風凉出舞雲（華曰寒水玉水精也蘇滿也成於冷秋二物皆凉故題爲之）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臥歸林鳥却迴峽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孫曰瀘水出瀘州屬蜀道李祥曰宮中暑月積雪於山取其陰凉）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歎翕炎蒸景飄颻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霑巾（師曰雕胡即菰米也趙曰暍於歇切傷暑也史記禹扇暍）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律

高棟層軒已自凉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兩句如何拙合）絕壁過雲開錦繡䟽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奏節令故有此語佇觀奏即真也○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氷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

（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爲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之嘆〔洙曰〕後漢王喬爲葉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無一字不書◎〔洙曰〕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關關吏與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師曰〕潘安仁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承家言終明府繼終軍家風也〔洙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云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凉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古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隣耐人聒晚風爽烏

皆依卿
過多
見之是

匼筋力蘇摧折閉目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昚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惟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欻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鈚逐狡兎突羽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

元子魚乃
子古

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踈歡樂曾倏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僊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夢弼曰〕按公詩有曰馬頭金匼匝公謂烏匼是烏巾也〔洙曰〕雨師谷雨神也魃旱神也〔鄭曰〕昚古慎字〔洙曰〕左傳魯僖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止之世紀武王見暍人王自左擁而右扇之〔趙曰〕鈚音批韵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說滿之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頗踈踈謂縱誕也吳周瑜傳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古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凄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瀼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謂近臣咫尺非如期不合彼法弃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但上面寫不甚違其言君臣之際則可感矣）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洙曰]周處風土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爲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脩可曰]謝眺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趙曰]白屋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洙曰]崔寔四民月令

仲

[illegible]

不成篇

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巧〔爾雅〕曰濛乙業切潤也齟壯所切齬偶許切不相值也〔蔓之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盖侯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爲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候之葉少蘊云公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祿祿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若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盖自洞曉其實非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古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關人事休老夫轉不

樂旅久兼百憂頓蛇暮偃寒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開襟仰内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載闔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裴村擇杞梓漢苑歸驊騮短章達我心理爲識者籌（毒熱遺出不自煩○洙曰陳孔璋檄垂頭搨翼趙曰林下有鶡翼謂）（鳥以集而難飛也夢弼曰載闔大易義諷詠詩家流美崔公之冠子易後長於詩也夢符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驊騮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事也）

雨三首

古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綠蓑語錄杜詩多誤字如）

[illegible]

（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寺字無疑洙曰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王曰此何氣也王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其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爲朝雲暮爲行雨其夜王寢與神女遇明日謂王曰試爲寡人賦之）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盗復幾許（樾曰白露誰能數借用佛書雨露皆有頭數之義）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萋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辟山揔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艣各有適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洙曰日有行黃道赤道時久陰雨不知日所行何道也）

「種萵苣」古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

詩冷雁詩
大盡不佳

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晩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序意如此詩亦無甚警異萵苣何足以此君子直以莧比之差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特似有理○種萵苣得此干涉甚大）（奇怪有味）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欻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亦可用）指麾赤白日（却奇）澒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隨事蓺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不知從何來而叢生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荊杞中園陷蕭艾老

圃永爲耻登于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趙曰漢書嘉生之類注專指爲木師伯乃雨師風伯摘用之脩本曰頌泥雲色起貌已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斜雨向西也脩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趙曰封已字出國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律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鳧鶴熊羆謂無託興則愈淺第語味無用深索）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律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不成語浪中翻（自是仙骨）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鶴曰鸛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律

卓立羣峯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

句刻書竟誰傳（希曰周顒刻書無鹽公因山名白鹽山有此句）

灔澦堆（夢弼曰鄴子記夔州灔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宋曰世說灔澦如象瞿唐莫上灔澦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繞舟人常以此候之）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
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此彼具之祖）干
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每以薄彼見意自是家故○宋曰楚俗禱祠必沉牛以荅神○爰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墮墜也）

瞿唐懷古 律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
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
美陶鈞力大哉（本中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黃草（希曰峽中記三峽多黃草生虎豹食之）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
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
水誰家別淚濕羅衣（[illegible]）莫愁劍閣終堪據

聞道松州已被圍（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閣内已有圍之者矣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趙曰柏中丞名貞節時爲夔州都督公嘗爲作謝上表）律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鸚鵡自負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賓事謂宴將士不當爾何哉○薛蒼舒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禰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爲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　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凰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趙曰繡段指樂工之類飾金花指樂器之鼓飾歌樵謂戲爲夔峽樵歌之音也洙曰漢霍去病爲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
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
病相識自兒童（苦語累不覺悲）處處鄰家笛飄飄客
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趙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
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老子爲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學師仙公
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沐曰晉向秀聞鄰人吹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遊讌之好感音
而嘆曹子建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柏中丞 律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
犬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鏡中衰謝
色萬一故人憐（趙曰渭水終南山在長安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
清虛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
年壯士淚如水玉盃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
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士豈待一

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洙曰漢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玉笛寂寞言不敢爲聲金管迭宮徵言聲之不逮以形容聲之獨妙也修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鳴開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賜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潮海蹴吳天。（蜀地險此故覺雄勝）煮井爲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覔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夤緣。藥餌虛

狼籍秋風酒爭傳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
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百顏縉紳無不在最是寂寞中述高安絕讚而點綴可觀轉入悲慨）哀箏傷老大華屋艶神仙南
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坐涕
潺湲（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弔影夔州僻回
腸杜曲煎即今龍廄水（公自注西京龍廄門也渭水流繞門內）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
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
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
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
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
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
鴈美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
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下牢在江陵峽在夷陵）鄭李光時
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律
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當久

忘筌鼂騎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illegible]）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

露菊班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疏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illegible]）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暨瀼西巔（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江水橫通山谷處方人謂之瀼）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

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勑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鱣（三鱣[illegible]可堪）兒去看魚笱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稜村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銀章澀（句奇語下句不拆）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學違從眾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霄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晉（公自注[illegible]）昭王客赴燕（公自注[illegible]）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illegible]）淹留景不延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

[illegible]

春怯杜鵑淡交隨聚散（古意不新）澤國遶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偓佺鑪峯生轉眄橘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象未離銓（自行難以下但欲訪僧尋寺耳）惣自偕○兩旋兩銓筌銓○[洙曰]爲蠻指嶲州以西有烏白蠻也[希曰]夔有鹽井者煮泉爲鹽[洙曰]峽土瘠确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畬田兩字諸灣產公自謂有田在草村絕隨肩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武鎮蜀辟公有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數宮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爲之回腸也[洙曰]耿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書公孫弘贊衛青奮於奴僕今言奴僕何知禮指當時將帥多起於微賤也[師曰]胡星指安史亂也[洙曰]胡星見漢天文志秦民黔首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歐公曰]此言肅宗成中興之業[洙曰]兆喜出于畋呂望事注見前[趙曰]江陵有一杜欃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李所在得音問頻數而

[illegible]

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遜沈銓期宋之問能文章比之〔洙曰〕前漢志黃帝使伶倫伐竹於崑崙之陰以作笛〔脩可曰〕韓詩外傳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遺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絶交論撫絃音徽未達燥濕變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爲登龍門汗血馬注見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乃祕書監也故用蓬萊閣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洙曰〕魏管寧常着白帽居海徵命不甚〔趙曰〕陳江揔爲尚書令而傳不藏綿袍事其文集則有山水衲袍時序云皇稀監國餘展勞謝絲宴有令以衲袍降賜何以奉揚

恩德〔夢弼曰〕東部謂鄭在江陵南湖謂李在夷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詩〔洙曰〕歲時伏臘俗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澗瀍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病沉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城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夢弼曰〕海陵卜寡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扶著策攜笻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時有〔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尋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謂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芋陸池蓮紀夔州寓居所有也〔洙曰〕漢揚震傳三鱣一言善〔定功曰〕人來坐馬韉言貧無席坐也借用戰國策蘇秦激張儀坐以破馬韉〔洙曰〕市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鄭曰〕稜魯鄧切〔朱曰〕公畦官圃也〔洙曰〕漢晁錯傳鑿太廟堧垣注云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堧人緣切〔趙曰〕霧雨銀章澀公自謂銀章久不服也馨香粉署妍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中以粉畫之公雖為工部員外郎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洙曰〕漢匡衡傳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張晏注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字子慎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烈將於雲臺青簡殺竹青為簡史臣所以記事者也〔田曰〕雙峯寺在韶州下有曹溪七祖坡佛書自毗婆尸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其道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養以此考之六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故末稱言七祖而不言六祖也〔趙曰〕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夢弼曰〕按廣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張騫乘查事比之不是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詩云奉使失張騫亦此意〔洙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師曰〕風期終破浪公欲下峽歸故里也〔趙曰〕破浪借用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洙曰〕飛㳂字出郭璞江賦〔夢弼曰〕公自謂它日離夔過峽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春聞杜鵑時也〔師曰〕本自依迦葉言寓居僧閣

舍也（洙曰）迦葉佛大弟子也偓佺仙人名香爐峯在廬山蘇耽橘井在郴州遼東華表注有鶴自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漢馬援南擊交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晉顧愷之嘗畫維摩相王簡栖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地釋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洙曰）潘岳籍田賦碧色肅其芋芋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治目即以金篦刮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爲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顚爲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集畢曜善爲小詩（希曰）張道陵脩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玉局（洙曰）陶潜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公自注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魏曹髦之後善畫馬）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驊騮（亦怨甚○容齋續筆曰杜子美存沒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

刪

（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律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内江船。未息豺狼鬬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洙曰]峽人以百丈縴牽船水自渝江合者謂之内江自渝由戎瀘止蜀者謂之外江[師曰]鷹隼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也）

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律

刪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此地生涯晚遥悲水國秋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洙曰]江陵在荆州有宋玉宅韓愈爲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陵有臺唯一柱土人呼爲一性觀）

別崔漯因寄薛璩孟雲卿（[公自注]内弟漯赴湖南幕職） 律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十字有典有則）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夙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荆

州遇薛孟爲報欲論詩（〔朱曰〕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語不必具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行李淹吾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宛轉可傷）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朱曰〕誅茅謂小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句）

△君不見簡蘇徯 右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疊意悽慨）百年死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語雜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夢弼曰〕庾信擬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希曰〕韓詩外傳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定）

贈蘇四徯 右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

杜好用西字
詩多不慊

鶴曰時河北已平
巴蜀方亂子猶
往相吾雀軒之
夜和退赴山詔
後化于大唐和
年

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爲郎未爲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焉得豁心胷巴蜀倦剽刼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脆身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况乃主客間古來偪側同君今下荊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甘養蒙（趙曰爲郎未爲賤公自叙嘗爲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徯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一請再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和氣春句中
爲省不甚通
之字

別

别蘇徯赴湖南幕

排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絶倒爲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豈知臺閣舊洗拂鳳凰雛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煙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

揮發府中趨（非御發）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鶴】曰甞渴令如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携愧老大言不能提携蘇徯爲愧也【洙】曰詩箋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徯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撾也漢灌夫傳上怒内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劾轅下駒）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壯遊（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間凡八九年復歸京師）古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公自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

済

捭發府中趨（甫發非）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補〕曰消渴今如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攜愧老
大言不能提攜蘇後爲愧也〔洙〕曰詩箋鳳非
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後往赴湖
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
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
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撾也漢灌夫傳上
怒内史曰今日廷
論局促效轅下駒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四

宿青佛益 [illegible]
不根臨此案
詩乃見老杜之
所力學杜甫以
[illegible]子以畢詩吞
身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壯遊（大曆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間凡八九年復歸京師）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公自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
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
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

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廻塘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七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公自注監門胄曹蘇預）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宜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鬢元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

[illegible]

忙（四句）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南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嶽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衮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朱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當時崔鄭州魏豫州以公之文似班固揚雄者也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安吳越春秋云吳王闔廬死大治丘塚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嘗鑄劒曰

吳鈞故有劒池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處也脩可曰闔廬立閶門以象天門清廟乃吳文帝孫和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置吳興郡太守四時奉祠立寢堂號曰清廟鶴曰蘇州有吳泰伯廟及勾踐廟洙曰越王勾踐臥則拖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七首於魚炙之腹中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爲王是爲闔廬朱買臣吳人也拜爲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守邸者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有頃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夢弼曰鏡湖剡溪俱在會稽鄭曰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洙曰屈賈謂屈原賈誼也劘字出洪書賈山傳贊賈山自下劘上注云劘音摩摩厲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語賜之牆也及肩許下考功第按唐武德初以考功郎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以員外郎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徙貢舉於禮部叢臺故趙王臺也青丘齊地名夢弼曰皁櫪林雲雪岡皆齊地洙曰齊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輒醉而歸時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往往至高陽池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彊爲比夢弼曰賞遊實賢王謂如與汝陽王璡相善也洙曰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爲穆生設醴奏賦入明光郎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公獻大禮三賦帝奇之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潘岳秋興賦斑鬢

安

彪以承弁（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楊乃墳上之木（洙曰）楊子解嘲客欲朱丹其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夢弼曰）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開元太平日久玄宗修心自恣舞馬衣文采飼以粟豆又五坊有供奉鬬雞又有鬬雞使百姓輸納稻粱以供養雞也（洙曰）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長謂玄宗幸蜀兩宮各警蹕謂肅宗即位靈武（修可曰）東宮故事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黃帝與蚩尤戰涿鹿此喻肅宗親征也（洙曰）翠華天子旌旂之飾也（夢弼曰）正異云吳岳在扶風下十圍云在隴州（洙曰）爪牙一不中謂房琯敗于陳濤斜韓曰大軍載草草草草辛苦貌（夢弼曰）備員竊補袞公自謂爲左拾遺也（洙曰）前漢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間上獨寢直入內伏青蒲上泣諫注云以青規地曰青蒲王陵面折廷諍晉衛瓘欲啓廢太子託醉跪帝牀前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范雎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擅弓中生不敢愛其死（夢弼曰）公爲拾遺嘗上疏言房琯不宜免相帝怒詔三司雜問張鎬救之帝遂解今詩云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謂此（洙曰）哭廟灰燼中指天子收復京師先素服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之推避賞從詩意謂肅宗中興公嘗竄從還京今日客於殊方如晉侯賞從亡者而介之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浪公自況也此詩兩押浪字字雖同而義則異爾（洙曰）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舟入海變姓名適齊爲鴟夷子

白帝 律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鬭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洙曰古木一作翠木戎馬一作去馬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詩當是指崔旰之亂）

雨 律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廻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趙曰風扉謂舟中之扉也洙曰述異記南海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雨晴 律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垂白 律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

全篇崔甚 [illegible]

獨移時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洙曰漢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趙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爲氣也洙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趙曰此詩思長安而懷舊也）律 楊選

以下至趙録多詠天寶中長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何限言小）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悲惋滿目然不依黯故自可塞○朱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也有龍池在焉○趙曰按長安志龍池本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瀰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傳云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洙曰此詩詠天寶中事）律 楊選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驕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猥褻不凡風刺俱有○逸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趙曰言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洙曰柳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

程

胡曰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皇后子夫此以少兒比[illegible]貴妃[illegible]傳[illegible]者也

朝爲三四字使賤平其人實生先寵也非以用投壺事而畫工自誇則承狗以物比喜而狀態画謔[illegible]渊喜[illegible]而道教言能了心[illegible]化[illegible]若神

宮小龍常遊於宮垣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

能畫 律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說畫意不俗風而不犯）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有體有理○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爲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修可曰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洙曰抵戲謂角抵之戲也今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術

不通

刪

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爲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鬬雞（鶴曰明皇好鬬雞又教舞馬四百蹄及於梨園自教法曲故此詩致感傷之意焉鮑曰陳鴻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鬬雞非亂之象也） 律

鬬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僊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

道淸秋草木黃（趙曰明皇好鬬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雞蒙寵當時爲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鬬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可知矣洙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爲某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牀乗馬於上抃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人以爲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淸一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一品類雜沓皆列于下老杜鬬雞一詩眞所謂親見之也）

歷歷 律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趙曰長安城謂之北斗城夢弼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顏駟問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夢弼曰公爲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律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淸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趙曰天寶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洛陽次年遂陷潼關洙曰

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趙曰）龍髯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趙曰）黃帝鑄鼎於荊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墮

驪山 律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使人不忍言）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嘗於上都建花萼）相輝樓爲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荊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石槨爲游宮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趙曰）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洙曰）蓬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趙曰）謂于時蓬萊殿中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在舊羽林中羽林護陵寢者

提封 律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洙曰漢東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方之內總計其）數也（趙曰）懸車東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爲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洙曰）莫慮一作草竊左傳衆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此篇已上六句自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偶題 排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逸多病鄴中竒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傷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羆稼穡分詩興柴荊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洙曰］（日例一作日制［趙曰］心從弱歲疲公自謂也江左指嵇阮鮑謝之作也鄴中指曹王兄弟及當時七子之作也洙曰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

思

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亦肯堂肯構（夢弼曰）按麒麟帶好兒及車輪花已斲之句公蓋自歎弱歲苦學為文今雖年有干而有不能傳之妙也（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潛夫論語林昔操與楊修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修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絕妙好辭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靡張華傳寶劍之精上徹于天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物也馬援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比吐蕃也白閣乃終南山相附之山皇陂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公自注）衛倉曹崇簡（鶴曰）按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為益州司馬參軍 律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山林塵土婉有餘情）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律

亂後嗟吾在羇棲見汝難草黃騏驥病沙晚

鶺鴒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孫莘老云草黃騏驥病沙晚鶺鴒寒言傑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曰夔峽爲楚地之險吳中有三江震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情素懇切開口便是）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著啼猿樹（清占）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趙曰盧照鄰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洙曰史記天官書海傍蜃氣象樓臺）

送田四弟將軍歸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洙曰一云夔府送田將軍歸江陵）律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多酒可起地不可起地發又不可）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遙憐似葛彊（趙曰御史中丞謂之獨坐漢有異姓諸侯王洙曰葛彊山簡愛將也注見前夢弼曰以山公比柏中丞以葛彊比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
子哺紅果溪女得錢留白魚（本一作溪友先生云女字是）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爲問淮
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
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祕書審○閻瓜憶）
鄭審爲全陵有瓜州蛻齒瓜州皆謂人風流
洪湯之集赤多鮎魚○趙曰鄭平樸瓜長安
東門公長安人故家秋瓜而懷故鄉也師
曰瓜州爲鄭之別號鄭審乃公之故人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
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如此作詩宜注者不能識也○）
趙曰何水部乃何遜也早齋之於范雲所知
薛郎中薛璩也若薛郎中者不與曹植劉
楨同時後山詩話子美袁薛璩云留省者
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蓋自著開文苑滄
浪學釣翁璩之詩也○趙曰或云入取璩
之詩摘之以美璩前在省郎今在荊南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公自注校書郎）
（孟雲卿○此注子作差異）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
人詩（洙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陵）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鯿（謂但有鯿魚耆可口耳無復有詩也○〔朱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云梅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鯿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趙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鯿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鶴曰〕宋張敬兒作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韓子蒼曰東坡全集本蓋酒歌少陵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竄定如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剞劂但稱其渾厚耳〔鶴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縉○公詩晚年多倒用老能其所自得然未可盡以爲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illegible]能字又別本是未害其弟爲能耳○〔朱曰〕按唐書王維字摩詰與弟縉齊名肅宗時維遷尚書右丞晚年得藍田別墅奇勝所賦詩號輞川集代宗時縉爲宰相代宗嘗求維文縉集上[illegible]）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

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櫻桃薦廟荔枝繼之故有霜露之感但語晦然尚可曉。朱曰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至京師趙曰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注云即櫻桃也）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謂色變。朱曰蜀中惟瀘戎二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兩語兩意。朱曰玉甃井也趙曰此物指言荔枝也）

[illegible]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生重馬翠眉須（趙注意是如此但灘文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以重字爲老煩費解說。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作蜀都賦側生荔枝江蒲則自戎僰而下例以爲蒲今宮拯覓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其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山谷云側生荔枝見左太沖蜀都賦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枝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生而鄉坊武后改人爲生因而誤寫重當作害跡當作須別本如此翠）

哲謂妃（[illegible]）

子也

哭王彭州掄排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挽詩有此處龍○此武藝此美人咏有胡作樂詩出此文）（新）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闇兩觀寵辱事三朝（語倉詣貴）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飇（亦有氣象）井漂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即世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沈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

（說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趙曰北部高選言王掄初官得京兆尉用蕃掾年二十餘洛）

陽北部尉東堂見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臨幸延見之處如晉郤詵遷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有桂林一枝之對蛟龍纏劍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鸞鳳吹簫用蕭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至洙曰中年胡馬驕謂安史之亂兩觀闕也東京賦建象魏之兩觀趙曰三朝謂明皇肅宗代宗洙曰彭門蜀之彭州也解龜謂官滿解印也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諫獵用司馬相如上疏諫獵趙曰諫獵阻清青王掄在彭州必嘗上封事不報明陪幕府要掄在彭州又參成都節度軍謀故云希曰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洙曰易井渫不食趙曰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營必須舉烽火令井泉不及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皆以王掄參謀所致而然也洙曰張良借箸前籌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趙曰再哭經過罷謂聞掄之死巳哭矣今靈櫬經過夔州再哭焉洙曰之官字用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趙曰渥洼道如天馬篇天馬徠循東道河漢橋如世傳織女渡河而烏鵲爲橋此言掄之喪在道路所歷也秦城謂長安馮唐公自揄注見前

覆舟二首

（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沉其舟也）律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
共沈舟羇使空斜影（斜字得意）龍居悶積流篙工
幸不溺俄頃逐輕鷗（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隕石字出左傳趙曰）

息

刪

（羇使空斜影一句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盡矣）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僊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言船已覆矣空隨秋色而去猶前斜字無聊之意此舟必當時求藥方士之類○〔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山谷曰〕竹宮桂館事皆語諷玄宗好神仙夢溺〔曰〕漢眞人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注云姹女眞汞也又道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姹女黄婆嬰兒之號〔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荆人佽飛得寳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佽飛拔劍斬蛟乃得濟晉温嶠宿牛渚磯下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然犀角照之）

峽口二首 律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洙曰〕防隅一水關蓋峽口有關鑰以鐵鏁）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

但聲款
宜我和意
歎ㄙ太索
性

割據心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薾煩親故諸侯數賜金（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洙曰當公孫述劉備在蜀之際夔峽爲要衝也）

秋風二首 律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不得消息好瞑傳戍鼓長雲間（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關關津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關必在秋時夢符曰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爲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夢弼曰按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暖向神都寒未還謂輸運入京師也鶴曰青羌謂吐谷渾嘗封青海國王趙曰嶲州以西有烏蠻白蠻）

自去拾
有之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如竹枝樂府矯矯長句不必親切夢弼曰他一作也趙曰此寫眼前之景宛轉含蓄道不盡淒感之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閣二首（大暦元年秋夔州作〔鶴曰〕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排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五字甚怨而不盡言開合盡之）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

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夢弼〕曰周書時訓鵙始鳴通卦驗鵙伯勞也鳴者相命也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舃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舃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田〕曰應劭漢官儀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雞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爲員外郎也〔田〕曰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洙曰〕尚子平男女嫁娶畢斷家事勿相關〔趙曰〕消中公素有消渴疾〔洙曰〕選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遠寄冥搜）

鄭云此句不可曉 [illegible]

胡云賜割肉乃伏日事豈伏臘于秦時立祠社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此時秋社云伏者蓋相因之訛誤也

刪

社日二首 律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洙曰〕左傳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趙曰〕公特寓羇故稱南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洙曰〕漢武帝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劒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鮑曰〕史記諸侯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社日詩如此不待物色）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迴金闕誰憐病峽中（〔洙曰〕漢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洙曰〕公生於渭北老於江南末句蓋自傷也）

江月 律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

清新結當
此唐人絕
拈出一聯
為[illegible]
此四句龍跳
推一代人[illegible]

人皆知風柳
呂一語不施不
知何以影搖落

字燭滅翠眉嚬（韻曰思息吏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藏祚切又則箇切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織錦爲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意悽惋）

△吹笛　律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師曰晉劉琨爲幷州刺史嘗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歎中夜吹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横吹笛有關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溪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飛鳥不度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趙曰故園指杜陵緣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之也）

△孤鴈　律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亦未盡著相）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宋全篇惟一
結句人之歎不
置耳

遣愁　律

六先杜之

養拙蓬爲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迴首一悲哀（洙曰巫山有神女廟成都有望鄉臺）

夔府書懷四十韻 排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灧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拙被林泉滯生逢酒

不落隔遼係不如下歌子之妙

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奇壯可尚）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趙曰膠漆謂曉似謂難解耳）行人避蒺藜（趙曰上句兵連禍結）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

列子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illegible]

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幃（好氣象有意思又非衣冠紫宸體面語）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玆形容真潦倒荅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緑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老成語）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

釣瀨踈墳籍耕巖進奕棊（所興止此善自道）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楚藻繪憶遊雎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業凡百慎交綏（交綏）

自喻南出蜀時特有意歸朝如合分雙賜筆如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洙曰此詩公首叙初召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禄山反繼而扈從肅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肅宗嘗幸平涼郡未幾公入蜀爲工部員外郎今又居夔州故有萍流摶散之歎也夢弼曰

漢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公嘗獻三賦蓋以相如為比揚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來收雄雄乃自閣上自投下公嘗言房琯不宜罷相忤肅宗故以揚雄事為比〔洙曰〕漢光武敗昆陽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蕭何傳一代宗臣〔師曰〕先帝嚴靈寢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言受遺詔立代宗也〔洙曰〕洹山謂河北遼海謂遼東皆史思明之窟穴也總戎謂元帥時代宗為帥左傳齊責楚爾貢包茅不入〔趙曰〕北寇指安史西夷指吐蕃不必陪玄圃公自喻不必在朝列也〔洙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漢文帝集上書囊為殿幃〔趙曰〕孤城指言夔州〔洙曰〕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綠

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荊州韓信傳有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偽遊於雲夢遂擒信以歸爾雅釋地楚有雲夢〔蔡曰〕綠林雲夢謂荊楚復亂也〔洙曰〕越王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趙曰〕議堂者議政之堂議政當以貞觀為龜鑑也〔洙曰〕江淹書鋏鋒刀之利〔李祥曰〕競鋒言賊斂之急也〔趙曰〕漢蕭育傳哀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傳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為害朕甚憂之太守威信素著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洙曰〕漢司馬相如使蜀因諭巴蜀父老〔趙曰〕釣瀨耕巖公皆以自遠也嚴子陵釣處後人名為嚴陵瀨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地蒸冬暖言夔之風土也〔洙曰〕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又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公羊傳魯宋

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涕下曰吾道窮矣趙曰王粲登荊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母禱於尼丘故名丘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尼山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夢弼曰三國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遊騁渙者學藻繢之綵注云雅渙二木名其處人能織藻繡錦繡天子御服出焉趙曰雅木在南都宋州公少年嘗遊此洙曰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趙曰大庭氏至德之世也洙曰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後漢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畫於南宮雲臺左傳交綏而退

十六夜翫月 律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希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蓋本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鶴曰夔州古巴子國）

贈李十五丈別

（鶴曰李祕書文嶷也公先有奉寄二首約其來會於夔此又在夔贈別其奉寄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入尺身之句）古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 [illegible]

信

[illegible]

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絶域誰慰懷開顔喜多賢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遺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爲苦辛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汧公制方隅（公自注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正

[illegible]

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宜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洙曰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艷世號爲徐庾體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汧公李勉也封汧國公時爲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丈往謁之由黔陽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榻秋露懸之句是就用陳蕃事洙曰金莖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露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

信

（朱紱繩堯時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漢黃霸爲穎川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沔公也）

送覃二判官 排

先帝弓劒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
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
宋渺渺臥荊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
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趙曰先帝謂肅宗小臣公自謂也承明殿
名丹鳳城指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集而名）

江上 律

全篇好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
攬貂裘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
主衰謝不能休（後山詩話務陵嘗讀子美詩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
甫之詩皆不逮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律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
阻賢羣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踈

豁秋興坐氤氳（定功曰劉向列女傳陶荅子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也宋曰能辦潤艷照謝靈運也）

西閣雨望 律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疏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傍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律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醱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律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讒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樽曰賸石證切有餘也）

△夜 律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無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遥應接鳳城（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鶴曰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云南菊再逢趙曰鳳城言長安）

露下天如秋水之清也以柔字易水字便循人能正之矣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鶴曰鄭審湖亭在峽州）律

碧草違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

[illegible]

庾公樓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減髩鬚識昭丘（洙曰晉山簡庾亮事並見前注荆州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云西接昭丘）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上地鄰接意如何（洙曰晉潘岳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漢賈誼年少通諸家之書

暫住蓬萊閣終爲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

豈吾身（兩語貫串造語精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下句更好○幾不可解）

（而其有味）羹煮秋蓴滑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

佳句莫頻頻（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溫曰暫住蓬萊閣謂鄭監也後漢藏書於東觀學者稱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桓帝時始置秘書監宋曰揮金字出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廣爲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潘岳西征賦飛翠緌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奏須曰末句謂鄭監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莫非頻頻有之乎）

[illegible]

秋興八首

（八詩大體沉雄富麗哀傷無限盡在言外故自不厭小家數乃不律可彷彿耳）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illegible]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語若）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

伏枕[illegible]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洙曰宜都山川記巴）

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止歲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乘槎而到天河宗懍作荊楚歲時記乃傅會以為張騫事前輩詩多誤用之子美亦承襲而用之耳趙曰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官儀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爲尚書員外郎自然遠去省中以多病伏枕故耳下句山樓粉堞言[illegible]在夔州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汎汎無所得也）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洙曰漢匡衡元帝時上疏言日蝕地震之變上說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宣帝時詔受穀梁春秋徵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趙曰直北言[illegible]之北乃隴右關輔關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

（[illegible]）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illegible]）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希曰南山終南山也洙曰漢武帝作承露盤又七月七日西王母當降漢武帝宮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通曰猶古今注云高宗有雉尾障扇之制扇多用雉扇有雉尾扇[illegible]中門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illegible]）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兩句宮禁蜀之愁謬故京之思不分遠近如將見焉）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對句耳不足爲麗）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洙曰雖唐在樊曲江在長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芙蓉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泛龍舟宴賞池）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

[illegible]

滿地一漁翁。（[illegible]曰漢紀注武帝欲征昆明夷[illegible]其地有滇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西都賦注昆明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夢弼〕曰菰米蓮房皆言池中所有關塞言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趙〕曰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有悲慨可念）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註有風韻春字又勝）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趙〕曰昆吾御宿乃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峰乃終南山之別峰漢陂皆在長安古今詩話〔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趙〕曰貴和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春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也〔洙〕曰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夢弼〕曰子美昔遊漢陂曾留篇詠集中有漢陂行故今相望有白頭低垂之歎）

漢陂行[illegible]

寄柏學士林居

古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

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此自佳句。每於句內欵曲至後山復變四字耳公又云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岍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洙曰天雞鳥名）

詠懷古跡五首

律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洙曰支離字見莊子注云形體支離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注云在今辰州界衣服言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

[illegible]

有註在今此

指點到今疑（[illegible]有用事絕得更高○希曰歸州有宋玉宅歸與夔爲鄰故此篇詠宋玉補曰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興託也故公有雲雨荒臺豈夢思之句）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起得磊落）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洙曰歸州有昭君村若鈞曰漢元帝時宮中按圖召幸王嬙字昭君姿容甚麗畫工乃毀其狀會單于來求美人帝以昭君當行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後昭君死葬之胡中多白草昭君塚獨青洙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夢弼曰石季倫明君詞明君本爲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

王安國先生嘗評此羣山萬壑赴荊門[illegible]
公大[illegible]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公自注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公自注殿今爲寺廟在宮東）一體君臣祭祀同。（洙曰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爲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歸魚

[illegible]

復敗爲永安遂卒於永安宮趙曰李華天子
之旗池希曰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
鳥也夜半水位感其
生氣則益喜而鳴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
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兩語氣槩則賛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運
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洙曰宗臣字見漢書）

蕭何曹參爲一代之宗臣注言爲後世之所
尊仰也趙曰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
仲之間耳夢弼曰明平章天下指揮則定矣
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〇運

作 [illegible]
福 [illegible]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古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及茲
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
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
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眞盡墨俊拔爲
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
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

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洙曰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張王謂張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逸氣感清識謂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若非老筆麁疎作見起語豈不失笑）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語勢浩然筆熟意簡不特沈著）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爲君除狡兔會是飜韝上（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鶻（洙曰）玄宗太平時常以冬十月幸驪山溫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趙曰相公杜鴻漸也是年受劍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典語）人生在世間聚

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再見今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行爲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夢弼曰梁益劒南道也解榻用陳蕃事山門公自謂在夔峽間）

○補遺

送殿中楊監（蔡興宗正異云別本足期足字集作定）

詠懷古跡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五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孟冬（大曆元年冬夔州作 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律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爲破甘霜落爪嘗稻
雪翻匙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終然減灘
瀨暫喜息蛟螭（[illegible]）

悶 律

（[illegible]）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捲簾唯白水隱几
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五字有味如夫吾[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孟冬（大曆元年冬夔州作爲目 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律

殊俗還多事方冬變所爲破甘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峽寒都薄烏蠻瘴遠隨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illegible]）

悶　律

（[illegible]）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唯白水隱几亦青山猿捷長難見鷗輕故不還（五字有味 如夫吾伴）

[illegible]

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趙曰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故云）

雷

律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每有氣鬼變化目前）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朝二首

律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過飢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趙曰郭璞江賦視雰侵於清旭庾信枯樹賦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浦帆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踈黄葉墜（寒風踈草木雨跡字不如此有晝色）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趙曰帆扶泛切要脩曰淮南子山雲蒸柱礎潤）

南極

排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踈落木荒戍

窰寒雲歲月蛇常見風颸虎忽聞近身皆鳥道殊俗自人羣睥睨登哀柝蝥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夢弼曰睥睨城上女墻也趙曰左傳鄭伯之旗蝥弧宋曰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吾知拙養尊朝廷問府主（欲知朝廷則問府主是野人之意但語朴又可爾解）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

西閣夜 律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月圓 律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

[illegible]

發萬里共清輝（洙曰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江淹詩綺席生浮埃）

中宵 律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語無謊特寫景入微）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夢弼曰後漢梁冀窓牖皆有綺疏注縷爲綺文也）

不寐 律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寫得婉至亦自知之耳弱本不多何所容之多也）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洙曰禮記四郊多壘）

鷗 律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子美賦物別自爲體異於唐人纖巧）

△猿 律

梟梟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可歎）慣習元從衆（五字似李然亦有見後又云猨挂時相學乃工）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夢弼曰見賢遍切）

黃魚 律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筩相沿久風雷肯爲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謂不容其長大語恨風雷肯爲神惜其不容以自脫然以此魚被旋沙涎朱文變又未必不怪其言也○三句迂闊有味吾舒曰盧鈇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洙曰筒筩捕魚器也）

白小 律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賓退錄云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塩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蓋老杜嘗往來荊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爲夔門所作夔亦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illegible]

（與湖比相棄故也注杜詩者皆不及此宋曰易係辭物以羣分張子平西京賦攫胎拾卵蚔蝝盡取）

「麂」 律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十字無限傾盡）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又是一意）亂世輕全物（非熟諳寇亂之景未易爲此言也傷哉）微聲及禍樞（又一意）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又一意○衣冠兼盜賊語闕饕餮爲此）

鸜鵒 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刑

鸜鵒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觜謾多知未有開籠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委折可諷宋曰禰衡鸚鵡賦紺趾丹觜綠衣翠衿）

「雞」 律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非工部無此語）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斁（五字備譏態）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宋曰雞有五德見韓詩外傳趙曰劉綽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

[illegible]

昔遊（鶴曰此詩叙與高李同遊時在開元二十五年）

昔者與高李（公自注高適李白）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共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低徊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趙曰唐志單父屬宋州夢弼曰碣石海傍山也夢符曰肉食字見左傳夢弼曰青歲猶言青春也洙曰市駿骨注見前龍媒良馬也商山議得失謂四皓出而安漢太子蜀主脫嫌猜謂劉備之得孔明情好自密呂望封於齊營丘傅說相殷高宗此皆際時而有為者也龐德公攜妻子隱鹿門山公以自況耳）

「寄」杜位（「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律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爲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洒裹新詩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鶴曰」鮮于名炅仲通之子也仲通與弟叔明俱嘗爲京兆尹）律

京兆先時傑琳琅照一門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祖帳維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爲政他日有殊恩（「洙曰」漢疏廣傳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律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鍾徹（其人必能琴金吼霜鍾與其音也）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颻（「趙曰」今疑索故要謂不來宿者疑我以尋索故要我也「夢符曰」山海經豐山之鍾霜降自鳴「洙曰」早鳧用王喬鳧舄事）

「西閣曝日」 古

具品

澟洌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顓頊愧倚薄毛髮具自和（具自猶本自）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欻有託欹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卽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夢弼曰顓頊北方之帝倚薄謂附著而陰氣逼人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

小至（夢弼曰或云陽爲大陰爲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律

三面太室綫不足學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夢弼曰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洙曰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左傳凡冬至啓閉必書雲物）

張伯成云冬至前一日爲小至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

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短篇偶然正合如此本無奇特評者既過效者失之）

「王腕騮（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鶴曰衛伯玉時爲荊南節度等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律

聞說荊南馬尚書王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収舉鞭如有問欲伴習池遊（洙曰漢郊祀歌天馬下霑赤汗曹子建詩走馬長楸間習池江見前）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鶴曰公嘗賦王兵馬使二角鷹見前）律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

敵百中争能恥下韝（往往語別有典味）鵬礙九天須却避兎經三窟莫深憂（趙曰鷹所以獵此野鷹也故云自獵庾信詩野鷹能自獵洙曰史滑稽傳注韝臂捍也東觀記太守恒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命中戰國策馮援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各虛施巧春鴈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秖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趙曰崔豹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舊史衛伯玉廣德元年拜江陵節度使加檢校尚書母封鄧國太夫人）（鶴曰中丞柏貞節也時爲夔州都督別駕中丞之弟也衛尚書伯玉祖母封鄧國太夫人）律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荊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揔如銀（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綵鷁謂船首畫鷁以壓水神夢衡）

思

曰唐書方鎮表夔州兼峽忠歸萬五州防禦使隸荊南節度〔洙曰〕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宋書謝惠連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

△閣夜 律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此兩句對看自是無窮俯仰之悲。兩句共見奇麗若上句何足表異評詩未易以此）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蔡絛西清詩話云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鹽味此說詩家祕藏也如子美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人徒見陵轢造化之工不知乃用故事禰衡撾漁陽摻其聲悲壯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謂民勞之應則善用事者如繫風捕影豈有迹耶〔洙曰〕臥龍謂孔明也郭外有孔明廟躍馬謂公孫述也城上有白帝祠左太沖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鶴出

瀼西寒望

（〔洙曰〕瀼乃黨切水名夔有瀼水橫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也〔鶴曰〕瀼奴痕切今作瀼）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渺莽形容氣格甚富）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猨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

（倫勝島）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洙曰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律

絶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趙曰蒼梧以述舅氏所往之方孟母謂舅氏之母也）

送王十六判官　律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少沙頭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爲仗主人留（孫曰夔州俗買薪沽水夢弼曰少猶少頃也少一作已洙曰江陵吳船至泊於郭外沙頭希曰衡山一名霍山故云衡霍庾信宅在江陵）

[illegible]荊南屬江陵[illegible]
[illegible]

不離西閣二首　律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趙注是洙曰住一作任趙曰肯別定留人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莫定要留人也）

肯別猶言肯否也

陽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田曰空青字詩人無敢使惟太白云山色御空青）

謁眞諦寺禪師 律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若無晴字何以成詩）問法看詩妄（亦有見地）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沐曰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故僧寺謂之蘭若）

赤甲（大曆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春公遷居赤甲趙曰赤甲山名其山高大不生草木土皆赤色故謂之赤甲文甲本岬字沐曰赤甲白鹽瞿唐峽口二山） 律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一事兩句不相屬）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郄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眞（沐曰嵇康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夢弼曰鄭審薛璩郄昂岑參皆公之故舊也）

（鶴曰評事必崔評事第郎中欠考）

入宅三首 律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客居媿遷次春酒漸多添花亞欲移竹（下句韻勝）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夢弼曰按地志夔之魚復瀧顏風濤電射其地巨魚郁而下得上故名魚復浦定功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之東南山有麝香故以名之洙曰一周函關時吐蕃亂關中之信不通）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

江雨有懷鄭典設 律 楊選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

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眞正憶汝岸高
瀼滑限西東

雨不絶 律（拾遺）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
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
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石燕神女用羅句應將字從俗更好）眼邊
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洙曰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遇風雨則飛如生燕止則爲石高唐賦曰爲朝雲暮爲行雨注見前）

杜律七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
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律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
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
好醉於馬上往來輕（上句更似有風韻）虛疑皓首衝
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晝夢 律（拾遺）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

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荊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律

消渴遊江漢羇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不待他語而悲）松柏邙山路（未必子美先塋在邙吾意亦邙山耳）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邙本一作邛鄭曰寰宇記邛州因邛來山得名在蜀中邛渠恭切鄭曰十道志邙山在洛陽縣北邙莫郎切夢弼曰楊佺期洛城記邙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

又示兩兒 律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他時見汝思親之心謂身后寒食語甚苦切前一首已悲此篇更不忍讀）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趙曰長葛江州必公之弟妹所在也鄭曰長葛縣隸許州）

晴二首 律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

雜詩

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遭泥去拙）高飛恨久陰雨聲衝塞盡日氣射江深（壯迴）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洙曰周南謂巫陽也太史公留滯周南天子之門內觀謂之象魏夢弼曰莊子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雨

律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鬬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未必自陽臺此語猶含天寶之悲洙曰莊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卜居

（鶴曰公是年三月赤甲遷居瀼西）

律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洙曰遼東鶴注見前趙曰史記莊舃故越之細鄙人也爲）

信

楚執珪而尚猶越聲本無吟字而王粲登樓賦云莊舃顯而越吟十洲記東有碧海曰蔓江之北其山稍迤故曰寬也（宋曰昔一作答）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律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趙曰反古無聲在其捶后卜日念爾之務無窮則暮春時也）

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江北草（畏人草不類）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郊本一作邦史記漢貨殖傳蜀漢江陵千樹橘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又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注高祖初爲漢王得巴渝人並趫捷善鬭與之定三秦滅楚國存其武樂巴渝之樂由此始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短（鄭前語適得若）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鋤立（目在）江猿吟翠屏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

[illegible]

卭有涯高齋依藥餌絶域改春華（此語甚痛）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洙曰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劒）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鬬空慙鴛鷺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牀（趙曰尚書郎公自謂也）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絶句十二首

鄭云無一佳者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第二俚）洶洶人寰猶不定時時戰鬬欲何須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周宣漢武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感諷忠婉）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始是乾坤王室正却教江漢客魂銷

不道諸公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敦諭竟不至）

[illegible]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輿王會盡妖氛氣聖壽宜過一萬春（蒼舒曰萬春字所出如世說載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皓因舉觴勸帝云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洙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唐制内官才人五人正五品）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趙曰白首郎公自謂也用馮唐）

（意）

澶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按抱青丘包茅重入歸關内王祭還供盡海頭（鄭曰澶市連切漫莫半切趙曰唐志山東即河北道洙曰削成如按言巳平也鄭曰青丘在青州屬河南道洙曰左傳齊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東逾遼水北滹沱星象風雲喜色和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紫氣關本生強老氣横出亦是兩絕句宜爾甫曰紫氣關言函谷關也周時尹喜爲關吏望見紫氣云當有聖人入關洙）

[illegible]

（曰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漁陽突騎邯鄲兒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謂此等恃功而驕其歸闕下舞當如何平日五陵豪俊復當避之耳其憂愛感恨皆見於言外句字復字皆得意處形容洋溢蕩而復整洙曰漁陽突騎邯鄲游俠其豪俊勇決古有名稱五陵漢之五陵亦豪俠所聚之地）

李相將軍擁薊門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夢弼曰李相謂李光弼將軍謂）

[illegible]

（河北諸節度也鶴曰李相將軍意是指李懷仙時爲幽州節度使第末聯何以謂將軍）

十二年來多戰場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洙曰郭子儀封汾陽郡王鶴曰此詩十二首述安史及吐蕃之亂而歸於李懷仙之能說諸節度以入朝郭子儀之能建功業以致中興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辭

律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
病應瘳（究轉道著）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
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二首 律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
汝爲人（情事驚痛語得傾至）竟荅兒童問來經戰伐新
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洙曰終南山在長安）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
急會經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
事愁絕始星星（洙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寄薛三郎中璩 古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僊誰免
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
郎不及村野人憶昔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
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馬我輩本
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臥病

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眞予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東浮滄海濱君山可避暑况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高

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鳳池日澄碧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洙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青草洞庭二湖名君山在洞庭湖心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今公留滯峽中恨禹功雖勤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易也趙曰公纔聞松門峽方喫藥遂吐之欲攬衣巾而去夢弼曰鳳池謂朝廷也趙曰健者指薛璩也漢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見白帝

即事 律

楊注 初四句賊兵收京師事宋以寧國公王下峽而汗 後四句歎公在峽思同遊此峽詠其事也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行雲浮日光雷聲忽

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虛無二字下得好兩句送精神[洙]曰盛弘之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鄉]曰晶明也[趙]曰陶淵明詩晶晶川上平[洙]曰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洙]曰漢武帝時月支國貢進百和香）

懷灞上遊（[趙]曰灞水在長安）律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若語如訣）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夢弼]曰東陵道在長安東門外也）

月 律

萬里瞿唐峽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空當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洙]曰峽一作月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晚登瀼上堂 古（[illegible]）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十字起得又別）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壟春

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蹤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修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凄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夢弼曰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鄭曰雉堞城上垣也洙曰呂葛謂呂望諸葛孔明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夢弼曰杏光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見稱於時趙明誠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子美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隣韓擇木金石刻在者絕少推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不絕工非韓蔡比也邵氏聞見錄韓退之石鼓詩讓子美八分歌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

通神（子美詩貴瘦硬謂八分篆耳拔詩殆誤評也）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古人出語便是肝肺更自

流動可觀此詩叙古外殊不爲發越故終篇自嘆浩然然愈好鄧氏見才力薄三字謂退之體此作石鼓兒童之見彼起語變化蓋自負也。朱曰蒼頡黃帝臣也觀鳥跡而爲文字鶴曰鳳翔府陳倉縣南有石鼓其石形如鼓其數有十紀周宣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朱曰周大史籀始刱大篆秦李斯繼作小篆趙曰蔡文姬別傳臣父邕言八分書割李斯小篆去二分取八分故曰八分書朱曰史記始皇東行郡國上鄒嶧山刻石頌功德其文李斯小篆修可曰續漢書桓帝詔苦縣立老子祠兼刻石即蔡邕八分也師曰按桓帝延熹年間詔立老子祠光和乃靈帝年號相去延熹十餘年豈非祠立於延熹而碑刻於光和乎朱曰韓擇木蔡有隣皆唐時人工八分張旭飲醉輒草書人呼爲張顛丞相郎

信

李斯中郎蔡邕歐公集古録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字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子美直謂棗木傳刻爾趙明誠金石録云秦嶧山刻石唐封演聞見記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模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模搨然猶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令人聞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子美直以謂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歟又云齊溫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子美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耶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古

長篇崛峨
竹〻正〻
具大手筆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驔猶噴玉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

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起結皆不羈〔夢弼曰〕庾信詩斷末拓金戟古詩白馬紫遊韁〔洙曰〕決臆縱意也〔鶴曰〕進羼馬名漢天馬歌霑赤汗雀液詩驂騎始散東城曲穆天子傳黃之澤其馬噴玉〔琪曰〕豪竹大管也〔洙曰〕晉嵇康著養生論後以事坐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補遺

縛雞行（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先生評云故者失之蓋謂山谷賦水仙坐對眞成被花惱出門門一笑大江橫之句也）

李潮八分小篆歌（〔潘子眞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廟亦漢碑俱蔡邕書其字刻極勁杜詩所謂苦縣光和骨尚立書貴瘦硬方通神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00209 v.9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豎子至（大曆二年夏夔州作公時寓居夔州之瀼西鶴曰）律

楂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欹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洙曰且一作猶綴一作欲嘗 [illegible]）

槐葉冷淘 古 （[illegible]）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麪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此珠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夢弼曰苞蘆謂蘆笋也洙曰金騕褭馬也修可曰屠蘇字或作廜𪎰玉篇云廜𪎰庵也通俗文屋平曰廜𪎰廣韻云廜𪎰草庵又屠蘇酒蓋昔人居廜𪎰釀酒因名今詳是詩走置錦屠蘇正謂屋也古樂府揮腰銅匕首障日錦屠蘇洙曰語致遠恐泥獻芹見嵇康絶交書薦藻出左傳）

刪　刪

園　律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趙曰盤餐字出左傳）

歸　律

束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林中纔有地峽外絶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洙曰夔州居山水間在峽中號爲稍平莊子虛室生白趙）

且品

（曰鮑明遠舞鶴賦歸人寰之喧卑）

上後園山脚 古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
上崎崟曠望延駐日飄䫻散疎襟潛鱗恨水
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
櫔遍天下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十年經
碧岑劍門來巫峽薄倚浩至今故園暗戎馬
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

删

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爲蘇門嘯庶作梁父
吟（〔天覺曰〕崎嶔山貌〔洙曰〕山北曰陰〔田曰〕唐韻櫔音原木名或云善木止是石原字〔沈曰〕石櫔其子如芎藭其皮可以禦饑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搬盜水陸並載石櫔以充糧也〔趙曰〕右詩志士惜白日〔洙曰〕晉阮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蜀志諸葛亮好爲梁父吟）

諸葛廟 排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
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

大ニ不草語

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描寫不盡雖無上句荒落可見）歘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夢弼曰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覡研歷切（趙曰）張衡東京賦巫覡操茢）

大ニ少理会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律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迴。即今螢已亂。好與鴈同來。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戸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趙曰詩江之永矣都賦開北戸以向日）

楊注

楚塞難爲路。藍田莫滯留。衣裳判白露。鞍馬信清秋。（春風自信牙檣動凡再用所自得者）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詩同一醉。應在仲宣樓。（趙曰後漢末王粲字仲宣依劉表於荊州因登樓而作賦其後指荊州樓爲仲宣樓）

刪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右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漑灌。更僕往方塘。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浸潤無天旱。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烱翠羽。剡剡生

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壯觀滋蔓◎〔洙曰〕更僕以番次更代使之也禮記乃留更僕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注謂安土也著步畧切〔夢弼曰〕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主守田野此郎是指行官而言也〔趙曰〕鏡裏雪邊皆言畦水之明潔也〔夢弼曰〕西京雜記菰有米長安人謂之彫胡〔趙曰〕精鑿出左傳粢食不鑿鑿音作謂治米使白〔晁曰〕傳合也謂以菰米合白粲炊〔洙曰〕揚揮傳田家作苦）

○返照　律　楊選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字字者意）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語不輕易感恨更多）

灧澦　律

灧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

平李不可中絕焉
排偶而前有卅八後
各插宮網尚此者捨
舟策馬拖玉腰金
類此者不一首不覺
全篇之語句牽

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飜鹽井橫黃金（夢溪曰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鄭曰橫石孟坊不以理也洙曰一作斷）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鶴曰時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鎭蜀旣平崔旰之難遂還朝）律

令弟尚爲蒼水使（公自注部比東開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家莫出杜陵人北來相國兼安蜀（太直段）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

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此吟蟋蟀亦過然出於子美未必不爲名言）早聞黃閣畫麒麟（趙曰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呼天而嘯忽夢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洙曰長安有南北杜最爲名家趙曰漢武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

夔州歌十絕句　都石峯音調蓋秦

中巴之東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鎭。夔州險過百牢關（趙曰水經劉璋分三巴有中巴

[illegible]

有巴西有巴東宋曰十道志梁州有百牢關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英雄割據非天意霸王幷呑在物情（夢溪曰王去聲）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聽舜日舊簫韶（趙曰明皇寵幸祿山卒以怨恨起兵於漁陽此句含蓄矣中有刺蕭韶謝兌家曲也）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縣

[illegible]

瀼東瀼西一萬家江北江南春冬花背飛鶴子遺瓊蕊相趁鳧雛入蔣牙（趙曰王粲白鶴賦食靈岳之瓊蕊夢溪曰唐謂蔣菰米也）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狎鷗分處處雨隨神女下朝朝（趙可曰夔有平苗號青苗陂）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洙曰峽人謂梢舟人為長年三老長上聲（田曰）後漢梁冀傳少好意錢之戲注引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

（數郎攤錢也）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圖張賣時巫峽曾
經實屏見楚宮猶對碧峰疑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借問夔
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
「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
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惟此最得歌體韻暢磊落）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
卿權夔州（西其攤錢卽記以此古人攤法之）
大賢爲政卽多聞刺史眞符不必分尚有西
郊諸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濆

「又上後園山脚 古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
望八荒朱崖著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
事玄冥蔚強梁逝水自朝宗鎭石各其方平
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

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塲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況乃懐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猨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纍纍塚相當（謂死戰地也○本上後園山脚耳却從昔登東岳俯望中州轉及時事情緒闊遠故收拾悲慟○鶴曰東岳在兗州即齊地洙曰朱崖海南州也碧海在東蓐收秋神玄冥冬神也鶴曰平原枯德州屬河北道開元末張守珪使祿山討奚契丹故戍役爲民害公言至趙時事也龜蒙二山名龜山在兗州蒙山在青州）

[illegible]的ぐ
[illegible]細雨ゝ葉
[illegible]行ぬ今日

夜雨 律

小雨夜復密迴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清辣）通籍恨多病爲郎忝薄遊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洙曰仲宣樓指荊州注見前）

更題 律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爲淹此留（杜曰晉公卿禮秩諸進尚書令皆佩水蒼玉趙曰宋玉賦上翠雲之裘）

○峽隘 律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卻望峽中天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鶴曰官猶言門官漢高帝紀有功勞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今使之領田故曰行官東渚即東屯耗稻謂蒲稗之能爲禾害者當去之韓文答孟簡書云行官自吉州還唐人自有此引門官與行田皆不切）古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

搰除草置岸傍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懇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苗亦已穊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静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顛在綱荆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用心未甚臧清朝遺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不知所收幾何尚顆散之鄰里具盛心如此注者乃不書如）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朱曰莊子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搰苦骨切鄭曰穊几利切稠也趙曰上字謂行官張望朱曰潘安仁籍田賦我倉如陵我庾如坻註月令霜降百工休）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恐泥屢用）佇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昏渾济）

（語生）曠絕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木不相著遺得故實）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襟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沐曰漢武紀計偕注計者上計簿也鮑曰唐志夔州貢柑橘夢弼曰日夜偶瑤琴謂聽其風韻若鼓瑤琴焉趙曰謝朓有詠烏皮隱几詩）

峽以脇切印夔州

能品

柴門

古

泛舟登瀼西廻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没窈窕餘光散谽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鏃鋋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翊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决太古衆木爲長蛇風煙渺吳蜀舟檝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

濟

奢茅棟蓋一牀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洛塵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師注差叶也未聞殆謂差耳但言高士差亦可一笑）書此豁平昔廻首猶暮霞（夢弼曰谽火含切谺虛加切谷中也嵌丘銜切嵌岩也洙曰夔弼爲夷冉）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歛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賣豆助軍詩人有過甚者然足信）

刪

（以戒）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鶴曰按唐史是年吐蕃寇近畿故此詩有軍興賦歛之語）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眞及乎歸茅宇傍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匀冬菁飯之半（飯之半亦奇怪）牛力晩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三步六號叫（三步六號惟）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洙曰尚經矰微勤經一作驚夢弼曰矰咨登切繳與繫同之若切矰繳以絲繫矢而射也）

月 律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
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
斗直想照西秦（趙曰長安上直北斗公之家在）

△見螢火 律 楊選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忽驚屋
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
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

[illegible]

劉沉挫之 渾雄流 [illegible]之

如今歸未歸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排

峽内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
謁夷陵遲暮嗟爲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
坐落鴈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
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昔歲文爲理羣公價
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
（頌則天語）多才接迹昇翠虛捎魍魎丹極上鯤鵬

啓

宴引春壺滿（一作酒）恩分夏簟冰（只合滿字壺即酒矣冰字）
（義處）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
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近有
風流作聊從月繼徵放跡知赤驥捩翅服蒼
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
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
飛動戰勝洗侵淩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
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
跼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刺史諸侯
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
贙號攀石饑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
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
野食待魚罾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皆爲
百里宰正似六安丞（此六安丞亦雜注）姹女縈新裹
丹砂冷舊秤但求椿壽永莫慮杞天崩鍊骨
調情性張兵撓棘矜養生終自惜伐數必全

[illegible]

懲改術甘踈誕詞場愧服膺展懷詩誦魯割

愛酒如澠咄咄寧書字冥冥欲避矰江湖多

白鳥天地有青蠅（注或以白鳥為蚊蚋非豈有兩句皆譏讒成甚律度）

○（朱曰）峽州夷陵郡（趙曰）更起生更音平聲
朱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趙曰）
家聲同令聞公言已與劉使君也（朱曰）甘泉
賦捎夔魖注捎殺也南史江淹夢得五色筆
西京雜記元日燃九華燈於終南山下盧王
褚薛謂盧照鄰王勃褚遂良薛稷也（趙曰）聊
從月繼徵謂劉使君近詩可以月月相繼而
來之也（朱曰）易得魚忘筌得兔忘蹄青竹青
簡也（趙曰）勞歌謠寱謂勞我歌詠而蹈踏
於寢與之問也（趙曰）郎官公自謂也漢明帝
云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朱曰）潘生驄閣
遠一作番安雲閣淹晉潘岳以太尉掾寓直
下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夙興晏寢
匪遑底寧其辭見岳秋興賦漢黃霸為潁川
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宣帝下詔稱揚賜關內
侯（贊）音映注見八哀詩漢武帝穿昆明池悉
是灰墨有胡僧云天地大劫將盡則有劫灰
此劫灰之餘也（夢弼曰）後漢桓譚數言事忤
吉出為六安郡丞（趙曰）公謂昔為郎官自可
出宰以言房琯故正如桓譚之忤旨也（朱曰）
姹女丹砂修煉之事注見前莊子上古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列子杞國
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漢徐樂書陳涉起
窮巷奮棘矜注棘戟也矜戟之把也時秦銷
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反（夢弼曰）
伐數伐猶伐性之伐數則言壽也或作伐拔

非（洙曰禮記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晉殷浩被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楊子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詩青蠅紛讒人也鮑曰江湖多白鳥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

草閣　律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

月　律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羇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笑愛月者也鶴曰公在雲安與夔州歷望夜見月凡二十四回趙曰公留看月至盡夜不違銀漢落時亦必伴玉繩橫然後止）

十七夜對月　律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自是不經人道）光射潛虬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白露　律

[illegible]

斯不可讀

删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
入江溪憑几看魚樂廻鞭急鳥棲漸知秋實
美幽徑恐多蹊

「孟氏」（〔鶴曰〕孟十二倉曹兼十四主簿也）律

孟氏好兄弟養親唯小園承顏胝手足坐客
強盤餐負米力葵外（力葵固不可斛夕葵亦晦）讀書秋樹
根卜鄰慚近舍訓子覺先門（〔洙曰〕家語子路爲親負米〔夢弼曰〕力一作夕〔洙曰〕先門謂孟母教子擇鄰也）

事設向句法

「驅」豎子摘蒼耳　古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
[illegible]
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
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
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登牀半生熟下筯還
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亂世誅求急
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
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

擲（夢弼曰登牀謂薦之於俎也趙曰小益謂卷耳菜能療風也洙曰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夢弼曰漢書陳平傳亦食糠覈耳注云覈音紇京師人謂麄屑爲紇頭唐柳芳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曰華腴夢弼曰西京雜記漢侫幸有韓嫣好彈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千餘長安爲之語曰苦饑寒逐金丸）

同元使君舂陵行（作大曆二年秋夔州鶴曰公時居夔之瀼西）古 [illegible]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此意尤好）

遺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緜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吾人詩家

秀博采世上名（自叙如此而起興如此比元之二詩故是作者）粲粲元道州前聖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欻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丹青謂圖像示人也）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南岳之子

龍若鷙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清（謂元詩有棄官刺船語）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大甚漂泊公孫城嘑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内淡墨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其首尾如此情事甚真○〔朱曰〕漢賈誼上疏云當今事勢可爲慟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匡衡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夢弼曰〕兩章即元結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作〔洙曰〕莊子注大庭氏古者至德之世也漢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夢弼曰〕近休明謂爲治近乎三代休明之時也左傳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

（對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趙曰不苟弄長纓謂元結不苟且在冦邑之中也洙曰長卿病謂病渴也公孫城謂白帝城卽夔州也）

○春陵行（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伯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卽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須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竟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絶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予尋元五言古
詩雖作清逸者
然於其實[illegible]
之[illegible]已[illegible]
之至五古雅士[illegible]
者古重山[illegible]
而過此說且入
詞一義事也
果自昭本生[illegible]
以見人世也曰曰
不勉

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恐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并序）　元結次山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爲忍苦徵歛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戸洞壑當門前幷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illegible]

寄狄明府博濟　古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四十）叔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眉復天啓汝門請從曾翁說（曾翁卿曾祖）太后當朝多巧詐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

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饑下巘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人眼易眯（孫曰狄仁傑封梁國公左傳魯秉周禮蜀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謡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左傳天將啓之按武后當朝革唐爲周廢中宗爲廬陵王遷于房州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數諫后感悟卽日迎中宗復唐社稷希曰裂土卽裂地樂毅書裂地而封之趙曰唐制節度使就第賜旌節三品以上門立戟漢書注有衣之戟曰棨洙曰詆訐也漢息夫躬歷詆公卿大臣歐曰眯莫禮切莊子秕糠眯目）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落影動倒景搖

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周南留滯古莫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鶴曰地志岳州巴陵郡在[illegible]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勝（洙曰）梁元帝纂要云日光曰景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洙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輕身呂后德其安太子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而食（趙曰）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令噉溷臭惡非常長房難之（洙曰）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昌）

△寄岑嘉州（公自注州據蜀江外（趙曰）岑參也）古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踈謝朓每篇堪諷誦馮唐已老聽吹噓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

玉除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洙曰宋謝朓字玄暉漢文帝問馮唐曰父老何自爲郎趙曰青楓謂楚地玉除謂京闕也鶴曰夔州雲安郡也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

魏將軍歌

（楊選）

將軍昔著從事衫（一語便奇）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妙句法）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峰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攙搶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吾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插劍肝膽露鈎陳蒼蒼風玄武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起伏音節）

（壯麗甚偉○注謂子美自稱節士此必不可者也洙曰被堅執銳見漢書嶄巖參差見相如上林賦鄭曰嶄仕咸切石高峻貌荊溪吳子良明輔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者蓋謂魏將軍略地至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洙曰君門羽林禁旓也漢有羽

林軍趙曰隼鷙鳥也時可曰星纏寶校金盤陁謂馬裝也顏延年赭白馬賦云具服金組兼飾丹雘寶校星纏鏤章霞布洙曰天官書溪中四星曰天駟攙搶妖星也熒惑火星也翠雜雲旓旓旗也鄭曰攙初銜切搶楚耕切旓所交切夢弼曰古樂府有丁都護歌樂錄云丁都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乃使督護丁旿收斂之逵妻高祖長女也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馬趙曰鈎陳星名玄武闕名修可曰臨江節士史失其名唯古樂府載宋陸厥臨江王節士歌曰節士慷慨髮上衝冠彎弓掛弱水長劍竦雲端

秋峽 律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狎至樵豎且以自全）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非無能無忠者）

△日暮 律 楊選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人人能言人人不能言與可惜歡娛地同耳）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月 律 楊選

仲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兎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

曉望　律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高峰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意在不可解則妙耳）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羣

「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　古

不見祕書心若失及見祕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冷冷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磊落眞率語短而暢○亦自本分蕭散有情賢於強知解者）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鶴曰］按史是年九月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　律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語自稱意）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

[illegible]

見滋味爾輩可忘年（趙曰漢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爲忘年交）

△過客相尋 律

窮老眞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
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煑魚時聞繫舟
檝及此問吾廬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
老夫 律（步趾使者也）

楚岍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
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
俗方法報山妻（洙曰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趙曰周禮醴齊注云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夢弼曰司馬遷傳堯舜糲粱之食注音辣張晏曰一斛粟舂七斗米爲糲醉如泥見漢周澤傳師曰方法謂造酒醬之方法也）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
訖移牀三首 律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
興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

去隱几亦無心（資防應洩雲突几甚。解不得）
梨粟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
落封泥（亦眼痛人所不到）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馬蹄亦
得大意）吟詩坐迴首隨意葛巾低（自書。洙曰左傳子
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趙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
陸此馬之眞性也）[illegible]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字意宛轉）日斜魚更食
客散鳥還來（幽趣宛容）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
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溪上　律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秋竹
隱疎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
至時復問京華（鶴曰苔一作莟鄭曰迮側格切迫也）
中二聯對也

中夜　律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爲萬里客有愧
百年身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

澤嗟爾太平人（國人言嗜太平時人僻處也）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illegible]）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今又可知）早已戰場多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皁尾製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洙曰金絲箭皁尾旗皆胡服也）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用爽夏經棄前朝○趙曰書若虞機張則所謂錦獸張者亦弩之於耳漢書申屠嘉以材官蹶張曰云材官之士多力能腳踏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師曰花門回紇[illegible]紇也[illegible]）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鶴曰按唐史至德年間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師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特進列卿大將軍以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及淸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illegible]角榮華（夢弼曰按唐志翔麟廄名洙曰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趙曰鳳凰城謂京兆也）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illegible]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洙曰南史陶潛九日無酒出宅邊叢菊中坐久之逢刺史王弘送酒至卽醉而歸）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洙曰江總字總持在陳授尚書令陳破入隋後復歸老江南師曰子美檢校工部朱紱銀魚故託江總以自況也）

刪

搖落 律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
少行舟鵝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
主臥病復高秋（洙曰晉王羲之愛鵝山陰道士養好鵝因爲寫道德經籠鵝而歸趙曰戰國策蘇秦字季子游說秦王黑貂之裘敝）

九日五首

全篇好
律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
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
哭舊國霜前白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往干戈
衰謝兩相催（起一作豈洙曰張景陽七命乃有荊南烏程豫北竹葉竹葉酒名也鮑曰筆談載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北人謂之霜信）

刪 律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
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迴茱萸賜朝
士難得一枝來（洙曰唐志九日賜宴及茱萸）

律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
醉紛紛野樹欹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

排 律

寞西北有孤雲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爲客裁烏帽從兒具綠樽佳辰對羣盜愁絶更堪論（趙曰樊川以漢將軍樊噲食邑於此得名御社殽之鄉滻水爲長安大川滻所簡切沙錫曰終南長安之南山也○趙曰沈休文詩[illegible]）

（來命絳將）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illegible]）

季秋江村 律

喬木村墟古踈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牀錦石圓遠游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

事韋少府姪三首 律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
故鄉情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
病堅坐看君傾（夢溪曰十道志忠州有黃姑渚崇謂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乃俗聲之轉耳）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
憶京華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
兔百過落烏紗（洙曰陶潛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海上查注見前）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扶疎曲折自不容無）聽歌驚
白鬢笑舞拓秋窗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
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洙曰釋名酒有浮蟻在上泛泛然）

暮歸 律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
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古樂府）南渡桂
水闊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
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illegible]

斉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鶴曰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律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藻鏡亦猶）江山憔悴人（憔悴字指過鑒之歎流離之感也）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夢符曰晉書制曰藻鏡登衡并曰應藩吏許子儒居選部不以藻鏡爲意希曰婁襄楚地洛州有）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鶴曰土婁河南）

地名 律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律

公年五十外已加外客老不能八十傷民

生年鶡冠子（謂世方尚武）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意甚然）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不聞風聲惟見落葉○師曰聽）

勇雉也其鬭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爲冠以表武士後漢輿服志鶡冠環纓無蕤加雙鶡尾在左右五官虎賁羽林皆冠之黄曰楚人有隱居山中以鶡爲冠因號鶡冠子出袁淑眞隱傳洙曰劉向列仙傳鹿皮翁淄川人居岑山上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小園 律

由來巫峽水本自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餘用句）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illegible]

夜 律

[illegible]

絶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趙曰漢禮樂志注閶闔天門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古

忽忽峽中睡（不知其何從來向所皆但覺彼此有之）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連用六句引譬而不終）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清文動哀玉

[illegible]

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
斬鄧劒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
屏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
漢會雙星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此其用孟光卓
亂事以美新昏也隱約之甚。其人必新娶）不是無膏火勸郎勤
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
君看銀印青（銀印青以銀青期之也）臥病識山鬼爲農
知地形誰矜坐錦帳苦厭食魚腥東南兩岍

坼橫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
中右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噀雨鳳
凰翎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千秋一拭淚
夢覺有微馨（偶敘峽中忽及神女與前卓意又託丁鶴則猶前好鳥也）人
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丈人但安坐休辯渭
與涇龍蛇尚格鬬灑血暗郊坰吾聞聰明主
治國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
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

[illegible]

萍（〔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公以薛有仙姿故以光之〔高曰〕揚舲行舟也〔洙曰〕莊子看牛出刀刃若新發於硎范蠡旣破吳乃浮江湖變名姓爲鴟夷子皮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固作銘〔夢弼曰〕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洙曰〕漢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閒司馬相如初遊臨卭臨卭之富人卓氏有女文君新寡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漢百官志郎官給錦帳〔希曰〕本作空中石白虎善本石作右〔洙曰〕本一作帝季女文選我天帝之季女襄王夢神女遊東華未鶴言丁令威注並見前〔洙曰〕家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圓而赤使使聘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可剖而食之）

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鶴曰〕按是年六月劍南節度杜鴻漸自成都入朝）律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兩句皆即擊自然而險易天出極舟行之妙）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南極朝北斗不必可解）五雲多處是三台（〔趙曰〕南極一星謂李祕書北斗指長安三台指杜相公）

[illegible]

[illegible]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排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瞻漢闕萬騎略姚墟玄朔回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馬（一戎不成語）百姓免爲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從萬騎略姚墟未不意至此然非爲通籍蟠也詩之少識鉛此）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鴛鷺叨雲閣麒麟滯玉除文園多病

[illegible]

後中散舊交疏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歎里閭戰連脣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述秘書此時在山中）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揚抏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無功而見禮者如此忽諸者蔑也）御鞍金騕褭宮硯

[illegible]

玉蟾蜍拜舞銀鉤落恩波錦帕舒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棹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疲井臼倚薄似樵漁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潏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夢弼曰）上元初止謂改元之初非年號姚墟在漢中舜生於姚墟玄朔回天步謂肅宗即位靈武神都恢帝車謂玄宗幸蜀未還（洙曰）漢書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既誅諸呂迎代王於代即而立之是爲文帝文帝即位益封朱虛侯二千石黃金一千斤（夢弼曰）朱虛侯乃高祖齊王之子李泌書亦宗室也故以爲比（洙曰）魏辛毗諫文帝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漢司馬相如有消渴疾後爲孝文園令晉嵇康拜中散大夫嘗與阮籍輩爲竹林之遊左傳脣亡齒寒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漢張湯傳乾沒注云得利爲乾失利爲沒玉蟾蜍硯水之器也（鄭曰）乞去既切鈔楚交切（洙曰）杜陵潏水公之故里也）

[illegible]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鶴曰）韋之晉爲衡州刺史）律

寵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背水如依山）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

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宋曰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寇恂從光武南征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夢弼曰東方朔外傳郡守四馬駕車一馬行春（鶴曰）峽內檃行春章嘗守峽中郡徐孺榻注見前）

聞惠子過東溪 律 [illegible]

惠子白驢瘦歸溪唯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定功曰本草白蜜一名崖蜜蓋蜂作蜜於崖石間李云崖蜜松花熟又謂採松花而成蜜也（賓退錄）程靚仲益與曾慥端伯書論詩云東坡橄欖詩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淨如練爲蘆菔根者東坡地黃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制地黃法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

大覺高僧蘭若（公自注和尚去冬往湖南） 古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鍾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

思

[illegible]

湖種杏僊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趙曰盧山惠遠師也脩可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淨因用以名寺若爾者切夢弼曰乞去既切洙曰盧山記東南有香爐峰神仙傳董奉居盧山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趙曰近白榆言其所居之高近乎星辰也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趙曰飛錫謂和尚去冬往湖南見白注邑子謂同邑之子也希曰漢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夢弼曰門徒謂從遊諸弟子也未知和尚歸在何日諸弟子當修供養以待之也）

○補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奉酬薛判官見贈（諸本誰重斬邪劍一作斬蛇劍蔡夢弼會箋云斷蛇劍事非所當用是斬邪劍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斬邪劍亦非豈邪字乃郅字之訛邪漢元帝時西域都護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當作斬郅劍與上句待勒燕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鬬灑血暗尔坰黃鶴叔似注是年秋吐蕃入寇皆於集中已定作斬郅劍仍借蔡氏爲注不復出增注也）

[illegible]

百花潭水即滄浪（唐節度使崔寧妻冀國夫人家于浣花溪上初爲兒童有僧過其家遍身瘡穢夫人奉之甚謹僧持弊衣謂曰爲我濯此夫人就溪浣之蓮花隨出潭中及貴俗呼百花潭見山谷外集注）

和裴迪蜀州東亭逢早梅相憶（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小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時有妄人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詠其下豈不誤人）

陪李司馬早江上觀造竹橋（蔡興宗正異云合觀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選云觀造竹橋即日成句中合觀字謂聚觀橋成之速而笑驅石之虐諸本皆誤作歡非也）

王十五前閣會（藝苑雌黃云江朝宗言杜詩俊味亦有來處本草蒟注云此物煮爲羹擣極美足爲饌中之俊詩見二十六卷）

贈李八祕書（復齋漫錄云對揚坑士卒初不曉其義讀司馬相如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抗五官切挫也方悟坑乃抗字之訛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七

[illegible]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大曆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瀼西又移居東屯又按史九月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律

瀼水名夔當澗水横通山谷間市人謂之瀼居人多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凄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洙曰淮南王招隱士賦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大曆二年夔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瀼西又移居東屯又按史九月吐蕃入冦京師戒嚴）

律

瀼水名夔當澗水橫亘山谷間市人沿之瀼居人多其先名以瀼東瀼西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凄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将守桂叢（洙曰淮南王招隱士賦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爲稻畦市喧宜近利（公自註西居近市易巽爲近利市三倍左氏傳晏子對景公語）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賸必勝也字誤夢弼曰賸實証切陸機詩濟實愧賸客）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枕帶還相似柴荊即有焉（此焉字不知是他無後押是他怪後押）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夢符曰畬音賒燒榛種田也劉夢得竹枝歌云長刀短笠去燒畬）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久遊巴子國卧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首想朝班

押不佳也
自是風格

簡吳郎司法（鶴曰公時移居東屯以瀼西草堂借吳司忠居）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踈豁借汝遷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爲姻婭過逢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
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卽防遠客雖多
事使插疎籬却甚眞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
戎馬淚盈巾（此兩篇語甚婉雅繁詩皆若此可誤後人）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鶴曰當是柏貞）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
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
雪未與俗人操（趙曰古者貴人之子及客事其父者曰郎君丑曰禮記絲聲哀夢得曰宋玉對楚襄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爲陽春白雪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
去人羣筆架霑窻雨書籖映隙曛蕭蕭千里
馬箇箇五花文（喻其兄弟）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

去獨松菊哀容無光留戶庭子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此隱居似在大路傍故云）悵望秋天虛翠屏（洙曰晉周顒隱鍾山後出爲海鹽令欲過北山孔稚珪假山神作文以却之曰北山移文（要須曰）漢魏以來隱士名之曰徵君）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岩居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洙曰東方朔傳三冬文史足用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評語云汝白學士云本缺在於而學士題也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鬭跡月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闇雀噪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東屯北崦（夢弼曰崦衣檢切與崦同）律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上句只是此意愈覺蕭索）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黃塵

夜二首 律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夜重覺在天邊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此歲旱輸井稅江村人夜歸不惟少省情事不同）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律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裌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鄭曰裌古洽切複衣也）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

軟俱匀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銀（師曰唐志房州與安同屬山南道伊闕河南府縣名黄曰魏文帝有車渠盌賦又梁陸倕螺盃銘曰珍逾渠盌）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虚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卜宅謂不能遠涉道者少○宋曰左太冲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注岷山爲東井是絡之維）

[illegible]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禮樂攻吾短（洙曰字典然有典有則有典有情）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蜜事稀然不寒像）稀疎小紅翠駐屐近微香（清遠閒麗少見百尾如此可愛○趙曰竹書謂竹簡書也）

[illegible]

遠岸秋沙白連山晩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

會高風（韓作及會）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朱曰後漢樂出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郎已下食并給帷被）身許麒麟畫（矜重）年衰鴛鷺羣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寄意非不小苦而氣象老成上下圓足）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朱曰晉郗隆爲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名魚爲娵隅溫曰何爲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那得不蠻語也）

能品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減圍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衣白蔣風飈脆殷檉曉夜稀何年烕豺虎似有故園歸（朱曰白蔣茭草也殷檉檉柳也鄭曰殷烏閑切赤黑色檉丑成切）

雨

山雨不作涅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風亂

信

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旰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糠籺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尫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鄭曰消中謂渴疾也糠籺米也籺胡骨切一命小官也洙曰後漢龐德公尚子平俱是逸民傳趙曰宿留音秀溜出漢書謂有所須待也）

秋清（律）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illegible]）

○瞿唐兩崖（律）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雲根自佳用猶繞綠如畫）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謂時事○[參]曰猱乃高切玃厥縛切爾雅猱善援玃善顧羲曰淮南子注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爲馭）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注]曰星劍劍上有星文玉琴以玉爲琴飾也）

雲

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旋隨雲暫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群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參]曰夔州圖經麝香山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山出麝）

（香故以爲名）

天池（鶴曰天池在夔州）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九秋驚鴈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洙曰荊楚歲時記載張騫乘槎至天河得織女搘機石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天子沉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下寶器）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州流濁涇。（洙曰漢書文帝時匈奴大入邊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注細柳在長安昆明池南）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近俗）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希曰雙崖謂瞿唐兩崖也趙曰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得燕玉而煖則孟子所謂七十非人不煖也楚萍注見前卷）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五字有味）應門試小童（野趣有高致）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洙曰白狗黃牛並峽名）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輕清道盡）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擣香秔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灧澦潤色靜書幃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

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晩白鷗飢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杼音○［述曰］神女鮫人注見前）

反照　律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僮僕既夕應傳呼（［述曰］[illegible]復[illegible]白鹽山[illegible]曰松門赤[illegible]城名）

向夕　律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雲汀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律

爲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年年小搖

落。不與故園同。

十月一日

（大暦二年冬夔州〔鶴曰〕按是年秋吐蕃入冦京師戒嚴）

有瘴非全歇爲冬亦不難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蒸裹如千室燋糖幸一柈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洙曰〕夜郎西南夷也擿爲有夜郎溪蒸裹燋糖夔俗之節物也柈與盤同）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養字去聲）（最怪決無用養字代供字之理且烏蠻鬼稱烏鬼亦可乎鸕鷀自是）頓頓食黃魚。舊識難爲態新知巳暗疎（新知漸熟漸厭未能處舍其形容世態深得心髓識事之餘倍覺話味）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賴此事不關渠耳〇〔沈存中筆談〕夔中人謂鸕鷀爲烏鬼以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苕溪胡仔曰〕余觀諸公詩話烏鬼之説有四曰鸕鷀曰猪曰烏野神曰烏蠻鬼其曰鸕鷀者見沈存中筆談其曰猪者見漫叟詩話云川人每呼猪則作烏鬼聲故號猪爲烏鬼其曰烏野神者見蔡寬夫詩話引元微之江陵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

[illegible]

則以爲烏神[illegible] 怪

○刪

（龜則養字讀爲供養之養其曰烏蠻鬼者見冷齋夜話云川峽路民多供事烏蠻鬼以臨江故頓頓食黃魚耳俗人不解便作養畜字讀余嘗細考其說沈以爲鸕鷀者是也〔鮑曰〕爾雅注鱣魚中黃而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爲黃魚）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蒸裊如千室尚有少意謂送者縱橫似家家如此至粔籹作人情則俚矣）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聲。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公自注〕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蘇曰〕水經注江水逕巫峽過青羌坂〔洙曰〕左傳楚人謂虎於菟〔蒼舒曰〕宋玉招魂粔籹蜜餌有餦餭注云粔籹以蜜和米麪煎作之粔其舉切籹音汝〔夢弼曰〕元微之詩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注云南人染病競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又神龍中西京壽安縣墨石山神祠頗靈前有兩瓦子過客投之於卜休咎仰爲吉覆爲凶〔洙曰〕畬一作耕史記火耕水耨畬田注見前）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鶴曰〕按是年秋公自東屯又歸瀼西此復至東屯蓋冬初也）

律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

積一學楚人爲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爲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律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飡可扶老倉庾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律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踈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初聞其戰後見野哭而已五字悲甚稍字尤蕭索可傷絕意況衰悲之態者）

柳司馬至　排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函關猶白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逤城幽燕惟鳥

[illegible]

去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此謂霜天寒是直到宮闕）戀主寸心明。（夢弼曰唐志惠）州有郡鄯縣碣河北漢書北走郡鄯道脩可曰邏逤吐蕃牙城名也按姚蔚及蜀本杜詩作邏逤唯歐陽文忠公本作邏此當是從舊史為正鄭曰邏功佐切逤四箇切

自平

古

（海南殿中官以生事出太宗時溪洞宦支來降慎者皆授以刺史不以溪洞之兵不之奉動[illegible]不同也[illegible]封爵不貴以時朝[illegible]之礼）

自平宮中呂大一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東坡志林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而妄者）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宮偶讀玄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以嶺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文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無不為人所笑也鶴曰按舊史廣德元年冬宦官廣州市舶使呂大一逐刺史張休希反又按唐志嶺南道歲貢金銀孔雀犀象洙曰時溪洞蠻酋歸順者皆世授刺史師曰漢馬援為伏波將軍

又雨期王將軍不至

古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

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憶昔范增碎玉斗。來使吳兵著白袍。昏昏閶闔閉氛祲。十月荊南雷怒號。（洙曰漢高祖見項羽於鴻門間行趍霸上留張良以玉斗獻范增增拔劍撞而碎之夢弼曰南史侯景令東吳兵盡着白袍自爲營陣趙曰閶闔吳門名也）

吳品

△虎牙行（公自注虎牙灘名也蕭銑僭江陵日屯兵于此後常爲屯戍之地）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窕溪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雪霜逼。楚老長嗟憶炎瘴。三尺角弓兩

斛力。（謂秋風筋勁也）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遠客中宵淚霑臆（〔洙曰〕銅柱灘名在涪陵青丘內地屬洛陽〔鶴曰〕聞字一作闘八荒十年防盜賊上疑有脫句）

△寫懷二首 古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高侍崖根○〔趙曰〕朝班公自敘嘗爲朝官也〔鶴曰〕按虎牙行云壁立石城橫塞起巍龔翎峇行云瞿唐石城草蕭瑟則石城乃夔州地名也〔洙曰〕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後漢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匪合仙術（深曰宋玉九辯淒寒之中人中竹仲切廣雅曰燧人氏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曰燧人火化孟欲之心生董狐直筆而是非之端起故以爲禍首厲階也終契如往還一作終然契如真）

。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

[illegible]

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况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子美以詩爲散語故適多頓挫此序引張顛草書感慨頓迭情態非公不聞此妙）（曰劍器曰朱劍[illegible]不知其器何物[illegible]）

日之佳麗
於時少奇
於歌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名狀得意○收字謂其猶隱隱有聲也但舞一劍若謂其如雷如霆則非矣）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憎惋傷先帝侍女八千

人公孫劒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農至憸黠如野笛中斷聞者猶不堪）也○[鄭曰]㸌音鶴灼也[洙曰]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墮其羽翼[夢弼曰]臨潁縣屬許州[洙曰]唐紀玄宗親拜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其左傳爾墓之木拱矣[趙曰]足繭足胝如繭也

有歎（[公自注]傳蜀官軍自圍普遂）律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自蜀歸皆可言江東）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洙曰]武德高祖年號開元明皇年號）

寒雨朝行視園樹 排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雲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色殊鏁石藤梢元自落倚天

[illegible]

松骨見來枯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蔕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衰顏動覓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洙曰晉潘岳秋興賦余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夙興晏寢匪遑底寧於是慨然而賦）

白鳧行

楊 [illegible]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

[illegible]

腥臊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闇道如今猶避風（夢弼曰國語海鳥鶢鶋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州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冬至

律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洙曰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章邯爲雍王都廢丘司

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奴故曰三秦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鴈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黃牛（希曰沙頭荆地名在江陵縣可曰漢書嶢關在藍田之南今以瀨在藍田故云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園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疏枝半不禁（洙曰鄭剡十作剡欲王戎好如意舞文君作白頭吟）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此若在如存皆書札語）上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真其）弟勸兄酬何怨嗟（黃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歸）

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羅含
爲桂湯别駕以廨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三里
小洲上立茅屋而居（注三輔決録蔣詡舍
中竹下開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漢書邵
平故秦東陵侯貧
種瓜長安城東

別李義 古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洎舒國實惟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丈人嗣王業之子白玉溫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溫克冨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湖奔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猛虎卧在

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爾吞（鮑曰高祖二十三子道王元慶舒王元名衛懷王玄霸楚哀王智雲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除籍故此止言十八子而太宗有天下十七子封王也趙曰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詩意李義當是道國之裔孫而公則舒國後裔之外孫也丈人又指李義之父嘗爲宗正卿焉曰古制敦請敦厚宗族也洙曰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弟也河間獻王德漢景帝子也趙曰賈誼過秦論寒者利裋褐注云小襦也）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右

刪

丹雀啣書來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苦在道路司直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遇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游子愼馳騖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

帝常特顧援爲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卧天一柱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爲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趙曰尚書中候曰赤雀丹書入豐止于昌前昌拜稽首受之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驊騮千里鶴曰司直大理寺官也〔洙曰漢司馬長卿病渴魏劉公幹詩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巴中指閬州〔土人謂巴中侯也〔希曰漢天文志有羽林天軍唐兵志則有天武健兒神武天騎其以此爲天軍耶〔趙曰言淮海則必皆在於揚州等處也〔希曰南翁即如賈猶傳所謂南）

具品

（公也〔趙曰左傳構其公宮猶卧天一柱則因以美封閬州也神異經崑崙有銅柱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故人即是指封閬州）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憂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驥跛足隨氂牛。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封公侯故

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生女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變後語言多亂離有適當然者當通前後看○夢弼曰青丘亦地名而非內地屬洛陽者趙曰鶩牛鶩中牛也鄭曰鶩陵之切又該鶩埸生女本又作一生）

白帝城樓　律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夢弼曰夷陵峽州也）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律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非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趙曰綃練也謂天香之色薄如綃○洙曰玉繩星名謝玄暉詩玉繩低建章○希曰檣烏謂船檣上刻爲烏形以占風也）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律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

不依樓。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

寄從孫崇簡 古

一不為妙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起亦高）吾孫騎曹不記馬。業學尸鄉多養雞。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長攜。牧叟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脩可曰世說王子猷爲桓沖騎曹參軍桓問曰卿署何曹答曰不知何曹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又問所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劉向列仙傳祝雞翁洛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千餘頭皆有名字）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鶴曰卿二翁姓崔乃公舅氏） 律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趙曰火旗朱旗也）

白帝樓 律

妙品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春歸待一金可念臘破思端綺非工部全集孰謂此語堪解乎）去年梅柳意還欲攬邊心（〔蘇曰〕睥睨城上女墻也〔洙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夜歸　古

夜來歸來衝虎過（非顚非狂語）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

[illegible]

妙品

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夜聞觱篥（〔師曰〕樂部曰觱篥者笳管也卷蘆葉爲頭截竹爲管出於胡地唐編入鹵簿名爲笳管通典曰觱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東夷有卷桃皮爲之者）古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君知干戈如此則不復恨行路矣○實歷憫然）

[illegible]分讀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氷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秦城老翁荊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脩可曰西京雜記漢元封中大雪深一丈野中鳥獸皆死牛馬卷縮如蝟洙曰老翁公自稱也趙曰白羽扇也）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迭送將安歸（趙曰淮南子曰中有踆烏注云踆蹲也謂三足烏也）

刪

晚晴

古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没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詠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泪乎吾生何飄零支

不成語

離委絕同死灰（意其[illegible]）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山蒼兕吼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

後苦寒行二首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猨苦寒崑崙天關凍應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安得春泥補地裂（夢弼曰詩南國之紀巫廬二山也崑崙山爲天柱崆峒山爲天關）

晚來江閣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大酷巴東之峽生凌澌彼蒼迴斡人得知（兩首兩篇作者自然○洙曰本一作江門稿曰青海戎指吐蕃也）

元日示宗武（大曆三年夔州至江陵府作山谷云予滴居黔）

州盡書子美兩川夔峽諸詩以遺丹稜楊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廣楹庇此石因請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爲作記其畧云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偶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虫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閒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排

汝啼吾手戰。吾笑汝身長。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訓諭青衿子。名慙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公自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又示宗武　排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

[illegible]

紫羅囊。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老人語○（洙曰）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晉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之於此遂止假因架切休假也）

遠懷舍弟穎觀等 排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疎對酒都疑夢吟詩正憶渠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鶴曰）陽翟縣屬許州穎之所在也荊南即江陵前有舍弟觀取妻子到江陵詩）

太歲日（（鶴曰）按史大曆三年歲次戊申正月丙午朔則初三日爲太歲日也） 排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

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後山詩話王摩詰詩云九天宮殿開閶闔萬國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而讓益工也〔鶴曰〕唐紫宸正殿名〔洙曰〕中候曰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榮光即五色也〔趙曰〕楚人指蜀江爲西江以其從西而下也散地開散之地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鶴曰〕按史大曆二年吐蕃入寇十月路嗣恭及吐蕃戰于靈州敗之）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溪黃河卷塞雲北極轉愁龍虎氣西戎休縱犬羊羣（[illegible]關在靈州之傍隴水則指隴州也青海在西即吐蕃之地也）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說舊事○〔洙曰〕贊普吐蕃君長也〔趙曰〕開元末吐蕃金城公主薨遣使來告又因請和明皇不許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攻拔石堡城擒其相收九曲故地）

崆峒西極過崑崙駞馬由來擁國門逆氣數年吹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趙曰〕劉孝標廣絕交論摩不望

五律却不可讀

（影星奔）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盌最來多舊隨漢使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鄭曰〕唐書西域傳大勃律西與小勃律接〔夢符曰〕唐書于闐國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趙曰〕堅昆國出碧盌）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大曆三年調玉燭玄元皇帝聖雲孫（〔趙曰〕爾雅四氣和謂之玉燭〔脩可〕曰唐以老子爲聖祖封玄元皇帝〔師曰〕爾雅釋仍孫之子爲雲孫注言輕遠如浮雲）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鶴曰〕當陽縣屬江陵府）排

自汝到荆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峽春近岳陽湖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飛鳴還接翅行序密銜蘆俗薄江山好（無情者不笑）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覲在皇都（〔呂氏童蒙訓〕云杜詩如雕虫蒙記憶烹鯉問沉綿不說作賦而說雕虫不說寄書而說烹鯉不說疾）

（病而說沈綿須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不說歲節但云須椒不說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人日二首 律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氷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稀疏少疊恐有誤○蔡絛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博該典籍嘗與客論云子美人日詩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豕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八日爲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豈春秋書王正月意耶）

不過說元日已
是不須因椒柏
酒爲今日之意
[illegible]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趙曰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柏酒洙曰歲時記人日剪綵爲花勝以相遺或鏤金薄爲人勝以像瑞圖之形趙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

江梅 律

楊送

刪 刪

梅藥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絶知春意早。最奈
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
見巫岫鬱嵯峨

庭草 律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翠新掩
攙牙重步履冝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
序不敢强爲容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

畝 排

[illegible]

苔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
別林廬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
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未茲辰放鷁初雪
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託贈卿家有（謂卿家所有更）
（贈君此意尤厚）因歌野興踈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樵
漁（語自可念○一云巨司馬相如賦浮文鷁注鷁水鳥畫其象於舟首以厭水怪）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

胡云八聯語深
梅柳一聯奴豆
許可至不高超
貫珠之妙

妙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已不是
也此詩
且毀法

刑

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
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
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排[illegible]
禁臠去東牀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
幾虛張渥水出騏驥崑山生鳳凰兩家誠欵
欵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晋匹從來王謝郎青
春動才調白首鉄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
闇藏餘寒圻花卉恨別滿江鄉（不遇意繳欵詩不盡與○洙）

（曰晉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婿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鎭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豘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輙以薦帝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郗鑒使門生求女婿於王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漢書馬生渥洼水中左傳秦晉匹也晉江左以王謝爲貴族晉樂廣以女妻衛玠議者以爲婦公氷清女婿玉潤）

大暦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

見字原作閑
蒸理服書字
点

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
十韻（公自注趙曰詩言舟行所經之地至宜都而止則此詩作於夷陵也）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言思歸之）
（又得舟則快矣而歸猶不可爲情也五字備見反覆殊不用力）解纜獨長吁
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
撲肌膚疊壁排霜劒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
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
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擺闔盤渦沸欹斜激

浪輸陸字論證
雙点行字

浪輸風雷纏地脉冰雪曜天衢鹿角真走險
狼頭如跋胡（公自注鹿角狼頭二灘名）惡灘寧變色高卧
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
兀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乾
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
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奇景玫王塔微瀾本出於
此）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鴈兒爭水馬燕
子逐檣烏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前聞辨

陶牧轉聘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
勞心依憇息朗詠劃昭蘇意遣樂還笑衰迷
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汨沒聽洪鑪丘壑曾忘
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造次）
（有體）臥疾淹爲客蒙恩早厠儒廷爭酬造化樸
直乞江湖灩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
已已嬾計却區區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
（公自注此寺有晉王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形像）應經帝子渚同

[illegible]

[illegible]

泣舜蒼梧朔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
俶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
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
不易呼（異代同歎）五雲高太甲（太甲父考注謂以太甲比代宗繆且）
（無摺）六月曠搏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山
林託疲薾未必免崎嶇（洙曰神女峯昭君宅注見前左傳鄭子家）
曰小國之事大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
急何能擇詩狼跋其胡謝玄暉詩餘霞散成
綺澄江靜如練夢符曰本草水馬生水中善
行如馬亦謂之海馬蘇曰王粲登樓賦壯彌

[illegible]

陶牧注陶鄉名江陵縣西有陶朱家爾雅釋地郊外謂之牧（洙曰）宜都峽州也（趙曰）廷爭詶造化公嘗論房琯不宜廢（夢符曰）梁張僧繇嘗於江陵天皇寺栢堂圖盧舍那佛像夜有奇光發自星壁又於堂內圖孔子十哲像或謂釋門之內寫素王之容雖曰神異無方豈可夷夏同貫僧繇笑曰吾誠偶然安知不利於後陶者莫知其旨及後周滅二教梁為附庸荊楚祠宇莫不毀撤惟天皇寺有宣尼像遂為國庠時人歎其先覺又嘗於此寺畫龍不即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見諸宮故事定功曰屈原九歌帝子降兮北渚注帝子堯二女也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史記舜南狩行死於蒼梧之野歸葬於江南之九疑（洙曰）湛盧越王劍名晉天文志昴為旄頭胡星也

書緯徵纂和似撥天紀鶉首秦之分野屬雍州（趙曰）鶉首麗泥塗謂至德元年長安陷也（洙曰）伊呂韓彭謂伊尹呂望韓信彭越也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又廓然寥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兼諸公攜酒樂相送率題小詩留于屋壁　律

臥病巴東久。今年強作歸。故人猶遠謫。茲日倍多違。接宴身兼杖。聽歌淚滿衣。諸公不相

棄。擁別借光輝。（鶴曰山谷詩集有戲題巫山縣用杜子美韻云巴俗深留客吳儂但憶歸直知難共語不是故相違東縣聞銅臭江陵換袷衣丁寧巫峽雨愼莫暗朝暉）

方云第三聯非月無故三字未為匠也作者何以為手自閑云動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律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酒。明星惜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邊。（鶴曰峽州有下牢戍）

[illegible]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古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最磊落。巧偽莫敢親。介立寔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汙眞。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鸞鳳有鎩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却生筋。一失不足傷。念子孰自珍。泊舟楚宮岸。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厥土巫峽鄰。登陸將首途。筆札枉所

申歸朝跼病肺敘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
轉頗彌旬我能汎中流搪突鼉獺嗔長年已
省柂慰此貞良臣（〔洙曰〕左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夢弼〕曰永泰代宗年號〔鄭〕曰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悉是蠻夷子孫後漢書注云今在辰州界〔洙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鸞翮有時鎩鎩所拜切殘也〔希曰〕施州爲清江郡〔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洙曰〕長年操舟者）

泊松滋江亭（〔鶴曰〕松滋縣屬江陵府）律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凡水深處必黑惟湖光最白非子美誰能道此）松竹遠還青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恨無復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洙曰〕一柱觀在江陵高唐觀在巫峽）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排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開闔畧見）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

勤依槳春鷗懶避船王門高德業（公自注時陽城郡王衛伯玉爲江陵節度使）幕府盛材賢行色兼多病蒼茫况愛前（泛泛舡愛同前至江陵息此老病也〇兩句字字有意〇夢弼曰郡國志荆州當陽縣東南有麥城洙曰史記箕子過故殷墟作麥秀之歌）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夢弼曰時杜位爲江陵行軍司馬）律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令弟雄軍佐（公數自稱令弟皆創意傳後可據耳）凡材汚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

上巳日徐司録林園宴集 律

鬢毛垂領白花蘂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老人語別）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洙曰潘岳秋興賦班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宴胡侍御書堂（公自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歸字韻）律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書籍滿，輕輕花絮飛。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洙曰漢揚雄作長楊賦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鶴曰翰林以稱鄭李及胡侍御）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絶句

前有胡侍御書堂李尚書之芳同集五言得詩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鐏下馬復同傾。（甚得當日之意）
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隱有冀其死嘆）

（黃云遮莫蓋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你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代自簪纓）

○江南逢李龜年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注崔九即殿中監崔滌○興來感舊不覺眞率自然）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鶴曰按史岐王範睿宗子然以開元十四年薨此當是指嗣岐王珍也　洙曰明皇雜録云天寶中上命宮中女子數百人爲梨園弟子時有馬仙期李龜

註意栝老夫
傍人什言之乎
丞不當也

方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按[illegible]天寶
十五年崔滌卒
于開元中時杜公
方十五歲[illegible]
杜公未必[illegible]
此詩王[illegible]
題

年賀懷智皆洞知律度龜年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爲人歌數闋座上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夢弼曰雲溪友議明皇樂工李龜年奔迫江潭曾於湖南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公多採擷此物最相思又云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慇懃囑歸鴈來時數附書此詞皆王维所作也

南征　律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
更霑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
苦未見有知音（此詩不忍再讀）

地隅　律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
是窮途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
折行路日荒蕪（洙曰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楚大夫屈原宋玉也）

歸夢　律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
已三朝（紀事有情孰不愛）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遥

不爲佳
日老筆

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趙曰楚地多楓此言南下之景黑水在鄂杜之間去長安爲近）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排

星拆台衡地曾爲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趙曰晉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拆勸華遜位華不從後竟被誅今以言李長史之父惜乎無所考洙曰漢成帝時歌謠曰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漢韋賢父子明經位至丞相易訟卦六二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無成象九二子克家夢符曰南史謝鳳子超宗宋文帝見其作殷淑儀誄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洙曰龍泉楚王劍名趙曰赤壁言李長史所經之地蘇州稱姑蘇本山名）

[illegible]

画蒲好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排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

[illegible]

徹籍甚衆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北宸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御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薫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樽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洙曰〕後漢韋彪議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孫季昭示兒編云村詩中多有反經史字音論語磨而不磷力刃切公慕春送馬太卿曰既道未磷緇別崔湜曰但取不磷緇皆作平聲〔趙曰〕潘陸謂潘岳陸機〔洙曰〕孫吳謂孫武吳起書卿士惟月〔趙曰〕金掌謂承露仙人掌此譬其近於顯要也王春度玉墀言其以春時請天子之丹墀也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鶴曰〕湖亭在峽州）律

海內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

所以全論

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三絶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盗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師曰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鴻漸討平之又部卒翟封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楊子琳討平之鶴曰唐志渝州屬劔南開州屬山南杜鴻漸平吳璘楊子琳平翟封在大曆元年與三年學林新編云子美杜鵑詩前四句或者謂是題下注此論殊非子美又有絶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正與杜鵑詩相類自是一格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齧臂時迴頭却向秦雲哭（希曰唐志鳳翔府盩厔縣有駱谷關西南界入洋州路）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羗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師曰時天子命陸璀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羗渾謂吐谷渾本西羗之種也）

李商隱擬杜詩有松州猶駐殿前軍句正此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

聞爾爲（聞字不可解或當字也）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

宜朋酒日歡會老夫今始知（試齋謂此識諸公會不見招耳至佷哉得意外意。［朱曰］渥洼汗血馬見漢書禮樂志南史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詩朋酒注兩樽曰朋）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律）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樽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朱曰謝玄暉詩餘霞散成綺習山簡遊習池鄭子真耕於谷口並註見前）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天曆三年夏江陵府作）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洒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寞隨煙

爔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鴈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吾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御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趙〕曰向卿其名無所考鶴曰尚書謂衛伯玉也時爲荊南節度江陵尹〔趙〕曰公之遠祖杜預在晉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採韻得深字（〔鶴〕曰唐志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 律

醉酒揚雄宅升堂子賤琴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烏臺俯麟閣長夏白頭吟（〔洙〕曰揚雄有宅一區家素貧耆酒子賤治單父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御史府名烏臺注見前〔希〕曰唐改秘書省爲麟閣）。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夢弼〕曰李尚書名之芳宇文名彧尚書之甥也石首縣屬江陵）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甫）酒香傾坐側帆

影駐江邊。之芳程表郎官瑞。鳧看令宰仙。或雨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數語歌紗帽。高文擲綵牋。之芳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或單父長多暇。河陽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爲別幾淒然。之芳○（洙曰晉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書羽畎夏翟注翟雉名漢蕭望之爲郎有雉數十常隨車翔集王喬鳧舄宓子賤治單父潘岳爲河陽令並見前注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illegible]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 律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兀火雲升。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山陰野雪反語○鄭曰暍音謁暑病也趙曰唐制百官賜冰洙曰漢陳遵每飲賓客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時北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應休璉與公琰書仲孺不辭同産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晉王子猷居山陰雪）去

（夜棹戴安道經宿舟詣之造門不前而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排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紅還積浪弱纜且長堤歸路非關北行舟却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飧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擕蹉跎長汎鷁展轉屢聞雞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齎杖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囷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趙曰澤國字出周禮勤雨字雖出穀梁傳言不雨者勤雨也而此乃勤數之義孫曰家語孔子歎美不勝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吳周瑜未貴糧於魯肅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

周瑜成都城北有昇遷橋司馬相如初西去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

江陵望幸 排

雄都元壯麗望幸欻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且悲且喜倉卒有氣）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鶴曰〕按史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爲南都又按廣德元年吐蕃入寇代宗幸陝以衛伯玉有幹畧可當方面任大事乃拜荊南節度使意是時代宗有意幸江陵故公有此作王內翰注云時大駕在蜀然明皇幸蜀時未以江陵爲都也〔洙曰〕周穆王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漢武帝南巡至于盛唐注盛唐南郡也景帝時七國反以誅鼂錯爲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蕭何漢之宗臣〔鶴曰〕宗臣指郭子儀時代宗幸陝郭子儀旋復京師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夢弼曰唐書楊貴妃有姊三人長封虢國並承恩出入宮掖）

凡人之細凡人之調

遺悶 排

[illegible]

地闊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
避烏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凉行雲星隱
見疊浪月光芒螢鑿緣帷徹蛛絲罥鬢長（闕冷
不厭）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倚著如秦贅過
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
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清疑武畧世亂跼文場
餘力浮于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
耿難忘（趙曰沿船道城日爲城所障故云城日避烏檣此公之巧句也螢鑿者以
螢光可以照物也鄭曰賈音吹拙也沐同賈誼傳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論語楚狂接輿
晉張華見劍氣衝牛斗史記平原君曰士之處世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毛遂曰使
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而巳謝莊月賦端憂多暇）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
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鶴曰節度使衛
伯玉也）律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窻宿
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

美投壺散秩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脩可曰晉羊球登西樓賦云晝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湛濛濛之飛雨王逸少見之愛羡竟日洙曰漢宗資爲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震悚祭遵爲將軍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

又作此奉御王 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

鄭玉與竹清處

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出語如此江風山月何足陳哉）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爲大夫（洙曰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傳公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爲寡人賦之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

江邊星月二首 律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珠斷緣空一鏡升餘光憶更

何

漏。況乃露華凝。（洙曰謝玄暉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趙曰金波謂月）（玉繩謂星也洙曰漢志五星如連珠）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客愁殊未巳。他夕始相鮮。（種謂星注引白榆繆但賦雜他語如何見是星月子美詩）（每有此○洙曰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

舟月對驛近寺 律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

舟中 律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秖應學水仙。（趙曰鮑照詩風餐委松栢雲臥恣天行南庭老公自謂也）（南庭者猶北地謂之北庭耳鄭曰結字音係出漢書張釋之號爲王生結韈注結讀曰係）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排

[illegible]
叶較呈佳
叔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llegible] R.O.C.

[illegible]

昔承推奬分媿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
袞職陪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illegible]）罪戾寛猶
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
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火三蟄楚
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廻蛟螭深作横
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琴烏
曲怨憤庭鶴舞摧頽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
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

[illegible]

腸有禍胎（意甚）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飢
籍家家米（公自注[illegible]）愁徵處處杯休爲貧士歎
任受衆人咍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
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
才漢庭和異域晉史坼中台（[illegible]）霸業尋常體宗
臣忌諱災（[illegible]）羣公紛戮
力聖慮窅徘徊數見銘鐘鼎眞宜法斗魁願
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翦凶門轂

少推垂旒資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賢非夢傳野隱類鑿頹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翛然而止○〔師曰〕唐六典注補闕拾遺武后時置取詩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之義以名今公正言爲拾遺時也〔洙曰〕漢朱雲折檻詳見後折檻行注明帝圖畫功臣於南宮雲臺〔趙曰〕廣雅玄鳥燕也〔洙曰〕漢魏豹傳人生一世如白駒之過隙語鑽燧改火漢欒巴嘗噀酒以救蜀火〔趙曰〕月令仲秋之月雷乃收聲公以八月在夔在江陵是見雷之三蟄矣楚祠楚人祠祭也〔希曰〕公自入蜀至下峽之年恰是九春其中在夔三年耳〔洙曰〕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爲杜鵑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責以爾貢包茅不入及昭王南征不不復楚子使屈完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按昭王南征至漢以膠舟故溺死〔趙曰〕琴奏烏夜啼之曲而庭鶴爲之舞也〔洙曰〕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猛虎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秦記龍門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曝腮而返漢書結諫臣之舌又禍生有胎晉阮籍爲步兵校尉痛哭途窮漢末王粲字仲宣以避難流離作七哀詩漢高帝與匈奴結和親之約晉張華傳中台星坼未幾華被害〔鄭曰〕胥伊烏切〔宋曰〕漢紀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史記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圭曰以此封君〔夢弼曰〕淮南子君命將臣辭而行乃爪鬋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洙曰〕馮唐傳古者命將號而推轂曰閫以外將軍）

制之史記成湯見野張網乃令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老子天網恢恢春秋演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爲黃玉（趙曰）遇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注赤雀主銜書陽精也瑞應圖曰黃龍四龍之長也主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此皆言祥瑞也（夢弼）曰淮南子魯君欲相顏闔使人以幣先焉顏闔鑿坯而遁揚雄解嘲云士或鑿坯以遁

△江漢 律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古今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詩謂之村夫子有鄉人以杜詩強大年大年不服因曰公試爲我續江漢思歸客一句大年亦爲屬對鄉人曰乾坤一腐儒大年似少屈（趙曰）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公之意蓋以自喩也

朝[illegible]
之乱其調合之
而傷

遠遊 律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夢弼曰）唐志越嶲郡南道也（洙曰）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

[illegible]

王不行黒
貂之裘弊

折檻行

（〔鶴曰〕此詩似爲崔旰作也大暦初杜鴻漸入蜀表旰爲節度使是年四月旰入朝五月加檢校左散騎常侍未幾又加檢校工部尚書公蓋深惜當時朝廷無一人敢言者〔夢弼曰〕漢成帝時朱雲上書乞斬張禹上怒令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故後世殿檻皆曲以雲故也）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襟胄
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
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
先皇容直臣（〔洙曰〕房魏房玄齡魏徵也初太宗爲秦王開文學館有十八學士〔鶴曰〕青襟胄子謂國子生也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定功曰〕魏龐德常乘白馬與關羽戰射羽中額羽軍謂之白馬將軍脩可曰左太冲魏都賦階陷嶙峋注高也〔容齋二筆云杜詩折檻行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此篇專爲諫爭而設謂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婁公既無一語何得爲直臣錢伸仲云朝有闕政或婁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璟爲相其亡久矣杜有祭房相國文言肇公間出魏杜婁宋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謂玄宗也婁氏別無顯人有聲開元間爲）

吳

[illegible]

（不可曉）

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

奉薛尚書頌德叙懐斐然之作三十

韻（鶴曰石首江陵屬邑也薛尚書景仙也按史永泰大曆間吐蕃再遣使者來聘以戶部尚書薛景仙往報）

南徂爲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舃秋來

把鴈書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閑道和親

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

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風塵相澒洞天地一

丘墟殿瓦鴛鴦坼宮簾翡翠虛鉤陳摧徼道

槍槊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

呵獂貐首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

雎（公自注秦拜范雎爲客卿卒聽其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其相秦也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又以其謀縱反間於趙以馬服子代廉頗大破趙於長平皆范雎之謀故以比諸將）屍填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滏口師仍會

函關憤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乘輿平聲）

（如諒闇唐人多此類）賞從頻峨冕殊恩再直廬（〔公自注〕公舊執
（金吾新授羽林前後二將軍）豈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
集翻翔鳳追攀絕衆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
穰苴鑒澈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嚮來披述作
（〔公自注〕石首處見公新文一卷）重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
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公自注〕公頃奉
使和吐蕃已見上）應訝躭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
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

休煩獨四字
詩紀載

但驚飛熠燿。不記攺蟾蜍。煙雨封巫峽。江淮
略孟諸、（歷落嶔然不寒窘）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填淤
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趙曰〕西陂秋日也鳧鷖指薛明府鴈
書謂明府得薛尚書音問也〔洙曰〕漢姜肱兄弟三人友愛嘗同被而寢唐以六尚書左右
僕射合爲八座〔趙曰〕朗星指言祿山也〔洙曰〕鄴都銅雀臺皆鴛鴦瓦西京雜記有翡翠簾
〔趙曰〕魏文帝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爲鴛鴦〔洙曰〕班孟堅西都賦周以勾陳之位又徼道綺
錯揚雄長楊賦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注槍纍作木槍相纍爲柵也纍力軌切儲胥言儲蓄
以待所須也又儲胥館名鄭曰猰鳥黠切貐翼乳切獸名〔趙曰〕左傳取其鯨鯢而封之以）

爲京觀【夢弼曰】漢書蕭何爲一代之宗臣此以比郭令公【洙曰】大行山在河北浚儀梁汴河也【夢弼曰】滏扶甫切光黃之間水名言尚書公督諸郡節度兵會於滏口也【洙曰】晉天文志大角星名天王座也左傳晉侯賞從亡者【夢弼曰】以漢衛青霍去病比其武功以魏應德璉徐公幹比其文學也【趙曰】鶺鴒喻其兄弟也【洙曰】驟狙出莊子史記韓信有司馬兵法誠齋詩話云有用文語爲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洙曰】湖橘潭州有橘洲也投閣曳裾注見前熠燿螢火也蟾蜍謂月也【夢弼曰】爾雅十藪宋有孟諸注今在梁國其乃公追言梁宋之舊遊也【趙曰】遼海指幽燕漢志注填淤壅泥也

○哭李尚書（之芳【鶴曰】尚書唐宗室也天寶末爲范陽司馬祿山反自投歸京師廣德初使吐蕃被留二年乃得歸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薨）排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憶戴船。（極是傷痛）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容易沉著）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塊昭丘遠。歸魂素滻偏。樵

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洙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濵田橫門人挽歌二章薤露蒿里[希曰]漢書注蒿里死人里也[洙曰]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札乃解其劒繫之冢樹而去世言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趙曰]管輅見魏志方技傳[夢弼曰]李使夫張霸謂李之芳廣德間嘗使吐蕃按公秋日夔府詠懷百韵末云途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亦爲李之芳而言也[洙曰]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禮記骨肉歸復于土王粲登樓賦西樓昭丘注楚昭王墓也[趙曰]淮水名在長安潘安仁西征賦地有玄灞素滻[洙曰]後漢李固應詔對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爲陛下之喉舌也劉安招隱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五臣註文選[illegible]

。

重題 律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悵然何所不盡）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公自注]公歷禮部尚書薨于太子賓客○[洙曰]蕪城賦歌曰邊風起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趙曰]魏文帝爲太子時應瑒劉楨並見友善[洙曰]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

獨坐 律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歛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洙曰〕本一作滄溟恨衰謝〔趙曰〕公爲尚書郎賜緋矣故云朱紱）。

哭李常侍嶧二首 律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自是可感）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猶有餘歎〔趙曰〕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言李常侍之從自廣南來也梅嶺今南安軍桂林今靜江府〔鶴曰〕唐志左右散騎常侍隸門下中書省皆金蟬珥貂）

青瑣陪雙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可痛）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假對）發揮王子表。不愧史臣詞。（〔洙曰〕青瑣謂省中門也銅梁蜀中縣名〔定功曰〕前漢書有王子侯表李常侍乃宗室之子也）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律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飄泊。世事

各艱難逆旅招邀近他鄉意緒寬不才甘朽質高卧豈泥蟠（洙曰漢高帝入關諸將道亡者數十人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晉謝安桓溫請爲司馬將發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揚子龍蟠于泥）汎愛容霜鬢留歡卜夜闌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

久客 律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洙曰漢書翟公書其門曰一貧一富乃知交態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賈誼文帝時上政事䟽云可爲哭痛者一張綱傳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品
飄然神來
三字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鶴曰〕

（時公自江陵移居公安公安在江陵之南故云南浦也時鄭審爲江陵少尹○大曆三年秋公安縣作）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此送字氣味別如送葬之送甚可傷也）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雨洗平沙淨天銜闊岸紆鳴螿隨泛梗別燕起秋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棲託難高卧飢寒迫向隅寂寥相呴沫浩蕩
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鴈影徂南征問懸
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卞泣誅經
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原曰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潘岳關中記漢武帝遊昆明池見魚銜鉤求其鉤放之其後魚銜珠以報北山移文霧吹草堂濕巾北岳淮南子甯戚欲干齊桓公無以自達於是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命後車載歸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以獻厲王王使人相之石也王以爲誑刖其左足及武王即位又獻之王又以爲誑刖其右足文王即位乃抱其璞哭於楚山之下漢書鄭莊置驛馬請謝賓客）

移居公安山館（舊曰公安縣屬江陵府吳太帝排蜀先主爲左將軍荊州牧鎮汚口時人號備爲左公因名曰公安）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
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
館世亂敢求安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舊曰顏乃公安尉也）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

妙品

帶蒹葭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趙曰〕庾信夜聽擣衣詩調聲不用吟）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鶴曰〕即顧八分文學）

神僊中人不易得（一句杜）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注〕顧況吳人）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掃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歌主客（〔鶴曰〕神仙中人正以顏爲尉而言也漢梅福尉南昌後得仙今稱仙尉本此〔洙曰〕杜陵漢宣帝陵在長安即公之鄉也子虛賦楚有七澤〔夢弼曰〕蜀嶲州嶲山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白蠻赤壁在鄂州〔趙曰〕主則顏少府客則公與顧也）

具品

移居公安敬贈衛太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故有狂態）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海

由來合。風雲若有期。形容勞宇宙。質朴謝軒墀。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鬬。傷弓鳥雀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交態遭輕薄。今朝豁所思。（趙曰質朴謝軒墀言不復仕於朝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逍遥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語各矜重。田曰北史韋夐養高不仕周明帝號之曰逍遥公唐宰相世系表韋氏九房以夐之後爲逍遥公房嗣立之後爲小逍遥公房洙曰能書一作常能鶴曰按史是年秋吐蕃入寇京師戒嚴）

贈虞十五司馬

遠師虞秘監。（公自注世南）今喜識玄孫。形象丹青逼。家聲器宇存。淒涼憐筆勢。浩蕩問辭源。爽氣金天豁。清談玉露繁。佇鳴南嶽鳳。欲化北

砂知

溟鯤○交態知浮俗○儒流不異門○過逢連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風吹葉○雲江月上軒○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辭喧○書、籍、終、相、與○青、山、隔、故園○（[洙曰]董仲舒有玉杯繁露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沈休文詩客位紫苔生[夢弼曰]魏志蔡邕奇王粲聞其至門倒屣迎之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語有氣格過公安時景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鄭曰]吳孫權封呂蒙爲孱陵侯即公安在漢爲孱陵縣[魯曰]先主爲荊州牧治公安[趙曰]灑落君臣契謂先主與孔明也）

刑

呀鶻行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雁歸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踈翮稀毛不可壯、彊神迷復皁鵰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

能知

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晋肅入蜀余下沔鄂

（夢弼曰晋肅即李賀之父鶴曰公以是年冬發公安至岳陽）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樯烏相背發塞鴈一行鳴南紀連銅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飄泊問君平（可念。洙曰柴桑里在江州銅柱在交趾漢馬援所立錦城成都府也趙曰漢嚴君平賣卜於成都市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甚自重。趙曰漢初老謂四皓避秦至漢興猶隱而不出）也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岑青輝慘幺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

心違涙交墮。（亦懇款數四）弟子誰依白茅室、盧老獨啓青銅鎖、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恍惚語）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本寂語。四句極俯仰形容之妙）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祕訣隱文須內教、（教平聲）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鼓瀟湘柂。（此憶昔與昔遊皆託方外）

。〔趙〕曰公昔遊詩云昔謁華蓋君緑袍崑王脚人憐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頂巾几猶未却詳考二詩之意蓋公遊王屋本欲謁華蓋君適值君已化〔鶴〕曰董鍊師即昔遊所謂董先生者方公遊王屋山時董在東蒙今在衡嶽〔范〕元實詩眼云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關元以下多此體張子平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三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酬觴游
瀉

中郎石經後。八分蓋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揄揚非造次。（公自注明皇師韓擇木嘗於彩牋上八分書賜張說）三人並入直。恩澤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鉤深法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閒。白首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儻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形體。病渴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躓。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苦辛行。順從衆多意。舟檝無根蔕。蛟鼉好爲祟。況兼水賊繁。特戒風颸駛。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勸勉防縱恣。邦以民爲本。魚飢費香餌。請哀

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卒不知顏何名）○洙曰後漢蔡邕為中郎將熹平中表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西京記正觀中得邕石經數板皆八分書韓蔡韓擇木蔡有鄰善八分開元時人東觀餘論云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此詩蓋謂顧誡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虚稱之耳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脩可曰韵書贔屭壯士作力貌師曰書苑明皇工八分章草豐茂奇特張說為麗正殿學士獻詩明皇於彩牋上八分書讚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所謂御札流傳者此也洙曰顧於韓蔡內拚眼工小字謂八分外尤能小字也師曰拚眼謂於字中號明眼者玉珂車馬之飾也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器洙曰才盡字如江淹人謂才盡汙字如漢書李尋云久汙玉堂之署此乃公自叙也鶴曰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按史吐蕃寇邠靈州又商州兵馬使劉洽殺殷仲卿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皆是年也東諸侯者自長安言之洪吉在東也又言皇華使蓋洪在唐乃西道採訪使所治洙曰樂府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洙曰〕晉惠遠師居廬山僧惠休姓湯能詩廬山有香爐峯）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色生態能幾時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鴈鳴桒弓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逹官厭酒肉此輩杼柚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殺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刻泥爲之

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首尾痛徹。子美晚年詩多雜亂無復語次如此歌本說射鷹隔數句後方出汝字應前未了後說時事因及私鑄未了終以畫角老人語態不可拘以常格得以此失以此山谷專主此等流弊至不可讀亦不得不以爲戒也。〔定〕功曰隋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爲名洙曰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用人之力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爲之庸又唐制盜鑄者死沒其家屬至天寶間盜鑄益甚雜以鉄錫無復錢形號公鑄者爲官爐錢〔夢〕弼曰刻泥謂刻泥作模也）

發劉郎浦

（〔鮑曰〕十道志劉郎浦在荊州先主納吳女處也呂溫詩云吳蜀成婚此水潯珍珠步障幄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鼎峙心）

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上空村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尤相催。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洙曰〕黃帽乃籜冠青鞋乃芒鞋也）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檝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着白帽、采薇青雲端、（〔夢弼曰〕孝子薦其甘旨也謂董頴有毋也〔趙曰〕小長安鄧州也見光武紀注趙公必鄧州守也門盧望用戰國策齊王孫賈之毋謂賈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夢弼曰〕漢書公孫弘食一肉脫粟飯〔鶴曰〕漢陽峴首乃適鄧之所經行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嚥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

復浩蕩。歲暮有餘悲。（夢弼曰夔疑作夔趙曰南史實誌見徐陵曰天上石麒麟也則麒亦可言在赤霄矣坡公曰惠論張謂惠遠許詢也夢弼曰見一作在李洋曰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以獲寒天得其寢注云服元和謂咽津液師曰按唐史拾遺惠明前詩與甫友善常以詩倡酬故子美此詩思之也）

泊岳陽城下（鶴曰岳州也居天岳山陽故曰岳陽）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寶語別）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史記滯夫增氣深[illegible]南見莊子）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鶺鴒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爲覓酒家壚。（洙曰漢書鄭莊置驛請謝賓客此簡鄭判官故云然洙曰漢書文君當壚注賣酒之處累土爲壚以居酒瓮形如鍛壚）

登岳陽樓

神品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氣壓百代爲五言雄渾之絕下兩句略不用意而情境適等）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趙曰戰國策吳起對魏武侯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唐子西語錄云過岳陽樓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飢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黒貂弊得無妻嫂欺尚爲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

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游子悲。侍婢豔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眄合。珠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自道其平生所過有可思者）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洙曰鄭公魏徵也趙曰晉元帝幼特嵇康異之謂人曰琅琊王毛骨非常麟兒注見前洙曰貞觀太宗年號時鄭公輔政多所獻替行色謂魏佑之交廣也莊子車馬有行色鶴曰蒼梧山在道州今云蒼梧涂則在潭岳也洙曰司馬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國策蘇秦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大困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趙曰長卿季子皆以比魏佑師曰輕土宜謂去鄉土也洙曰書惟辟玉食夢符曰博雅碧玉也子虛賦錫碧金銀洙曰晉書石崇與王愷爭豪武帝助愷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

鄠杜衡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趙曰將公自言也以嘗爲節度參謀耳希曰漢書運籌帷幄之中故用坐幄字洙曰古詩蕩子行不歸鄠縣杜陵但在長安鶴曰西戎鄠杜傍是年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洙曰鄒陽傳傾蓋如故夢弼曰吳越春秋干將莫耶之劍能決吹毛遊塵）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大曆四年春岳陽作）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遠近濃淡著色有情）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洙曰後漢徐穉字孺子豫章太守陳蕃不接賓客惟見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南史謝玄暉長五言詩嘗爲宣城郡太守史記楚屈原放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漁父見而問之離騷濟沅湘以南征）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鄭曰砅理罽切）

（水深至心曰砅今作厲此古深則厲厲字也荼今作厲）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爲

鈔五

秦王
二句接

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翦髻鬟鬻市充盃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及乎貞

觸挺拔
異常

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

袍。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舸。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鼇。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皐。（鶴比王鶴自喻。西清詩話唐書列女傳王珪微時母盧氏嘗云子必貴但未見汝與遊者珪一日引房玄齡杜如晦過之母曰汝貴無疑所載止此質之少陵詩乃珪之母杜氏非盧氏也能識眞主於側微尤偉甚少陵詩上下詳諦如）

此史乃失之世號詩史信矣桐江詩話云西清詩話辨王珪母姓杜不姓盧引少陵詩爲證今觀其詩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訛如此（容齋隨筆云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之史大不合蔡條詩話引唐列女傳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賢之此時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寻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三人過其家母李寬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爲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爲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收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

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一日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別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夢弼曰〕王珪母李氏珪之婦杜氏詩中所稱則皆指李氏也馮翊郡同州也水花言水浪也〔洙曰〕京江南賦青袍如草〔希曰〕漢宣帝於廷尉置左右評貟四人魏晉以來直謂之廷尉評見六典註〔趙曰〕節制收英髦言南海節度使幕中需賢材也〔洙曰〕唐制鄂州有漢陽縣傳張戀切傳車也如今之乘驛是矣〔鄭曰〕瀧音雙舸音刀〔趙曰〕嶺南人呼急湍爲瀧〔夢弼曰〕集韵瀧水名在嶺南韓昌黎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鄭曰〕番禺廣州也本二山名番蒲何切禺音愚〔趙曰〕番禺親賢領必宗室之子爲節度也〔鶴曰〕按史時李勉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趙曰〕舊唐書盧奐爲南海太守自言開元以來廣府節度使清白者有四裴由先李朝隱宋璟及奐也寶貝休脂者謂康絜而不汙於貨利也漢孔奮清絜身處脂膏而未嘗自潤廣南有溪洞蠻其長謂之洞主降戶江切禮記堂上接武番禺雜錄舶大船也番商遠國運奇貨非舶不可船揔名曰艘猶今言幾隻也〔洙曰〕晉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

過南嶽入洞庭湖（〔鶴曰〕時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

引舳艫、（終勝寒倫）翠牙穿裛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比他人言衰又甚矣）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洙曰鄂渚在江夏西黃鵠磯上楚詞乘鄂渚而返顧鄭曰說文舳舟尾艫舟前也趙曰蔣舊作槳詳詩意乃菰蔣之蔣蓋蒲有節而蔣有牙也夢弼曰王荊公本作蔣洙曰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道死沅湘之間曹公曹操也以舟師敗於赤壁趙曰殘孽謂吐蕃也洙曰漢蒯通傳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注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趙曰晉書嵇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之下洙曰蕭何傳韓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誅信高祖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衛邵平者故秦東陵侯謂何曰禍自此始矣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悅）

宿青草湖（鶴曰青草湖與洞庭湖相連在岳州）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

神品

起○人來故北征○（趙曰所以隱棹曰槳楚人於湖中種田故宿槳依之也郵籤謂漏籌舟中所用以知時也）

宿白沙驛（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溟○

上水遣懷

我衰太平時○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爲○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親舊友○低顏下色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于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没二悲魂○蕭條猶在否○崷崒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盃酒○謌謳互

激遠。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蒼衆色晩。熊挂玄蛇吼。黃羆在樹顚。正爲羣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顔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朱曰〕左傳餬其口於四方〔鄭曰〕中陟仲切〔朱曰〕朱叔元與彭寵書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鶴曰〕公以天寶十四載冬避亂離長安自關隴入蜀至大暦三年春出峽恰一紀非謂在蜀一紀而始出也〔洙曰〕山海經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之處也陶唐帝堯氏也其民淳朴無知至治之世也〔脩可曰〕屈原没汨羅賈誼謫長沙皆以被讒毀而廢黜也〔鄭曰〕酋音酋崒蒼没切酋崒山峻貌〔趙曰〕觀篙工之逞巧回斡如此善知者應觸類以推之於他事莫不各有穎脫之手而求古來經濟之才如操舟之妙者何獨罕有乎詩疏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顚倒投地而下柳子厚作熊說云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羆觀公詩意以羆在樹而守虎明矣）

湘夫人祠

蕭蕭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晩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趙曰〕博物志舜死湘妃以淚揮竹染竹成斑）

袁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沫曰百丈牽紲索也連竹爲之）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石間采蕨女。鬻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貰縕袍。（沫曰莊子漁父篇曲腰磬折朱崖南海縣名漢賈捐之罷擊朱崖鄭曰即潭州之井崖也通圖左傳錐刀之末沫曰漁奪謂侵奪如漁獵然不以法也鄭曰貰傷夜切貸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言外欵曲）向來雲濤盤

（公自注雲濤巖灘名極爲險阻）衆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艣本無蔕。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兹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趙曰呀虛加切趙曰呀坑者坑如口之呀開也夢弼曰坑一作硎呀硎乃谿口也東坡曰讀子美詠米徵同舟之句則可以想其儲於百世之下也又曰杜甫詩固無敵然自致遠已下句真村陋也世人雷同不復譏評過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檝不敢繫。回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極悶滅之時安得不悲）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此彖繫亦何嘗晉引耳趙曰易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早行

歌哭俱在曉。（典到除語）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

會三右
香印齋

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趙曰易繫辭作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夢弼曰蕭太傅辭奪禮表不勝崩迫之情）

過津口（夢弼曰津口屬江陵）

南岳自兹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檝春日漲雲岑（自是景意可喜）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趙曰梁元帝烏棲曲沙棠作船桂作檝夢弼曰陸士衡詩甕餘殘酒膝有橫琴）

次空靈岸（師曰舊作空舲灘元水經湘水縣有空舲峽）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檝遲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可使營吾居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爲達人誚廻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洙曰栝古活切木名）

謝靈運云徒旅若奔峭〔師曰〕奔謂奔流峭謂峭峯

宿花石戍

（〔鮑曰〕按唐志潭州長沙有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開。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十字盡不能極舉目妻然）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鄭曰〕罷音疲〔洙曰〕罷人言民困於征役而罷敝不在村謂其不安居也〔夢弼曰〕左傳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閱世知道者之言可以有省）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醒。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

盛側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
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
適從疑惧此二柄（洙曰漢袁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脩可曰左傳罷於奔命洙曰一作雖擾洙曰史記夷齊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食之蘇秦張儀歷聘六國諸侯皆以粟馬資之）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
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

妨危沙折花當（當雖花根與玉巵無當同然對上文妨字則不等劍鋒聲謂言危沙記驗無他標識故摘花以當之飲有理）羇棲暫愉悅羸老
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疎放（陳曰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言春水張而船所經者高也師曰花當乃花根也）

登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花叢
笑不和（鳥則宿矣吾行猶去亦吾笑作者自然別）人人傷白首
處處接金盃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能品

歸鴈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清麗辭）是物關兵氣（老語）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夢弼曰〕漲海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也羅浮山在嶺南惠州）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遥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

具品

去無補聖明朝（〔公自注〕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果有此嶺〔夢弼曰〕裴遜之詩納納江海深〔洙曰〕古樂府行行重行行〔黄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希曰〕書注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鶴曰〕唐志潭州有喬口鎮兵）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洙曰〕莊子其人與骨皆已朽矣）

銅官渚守風

（〔趙曰〕潭州長沙有銅官山云楚鑄錢處）

典氣莊
重三多一
融同概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鬧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早泊雲物晦逆行波浪慳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沐曰〕漢書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注云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也

北風（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甲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使晚唐諸人作北風詩形容蹇縮定不爾有豪意）滌除貪破浪愁絶付摧枯執熱沉沉在凌寒往往須且知寬疾肺不敢恨危塗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湧坐隅〔趙曰〕南史宗慤云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宋玉風賦盛怒於土囊之口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

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爲血。公侯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盖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薾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爲玆。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酆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洙曰〕莊子榮啓期曰人之所貴者男也而予幸得之一樂也胡雛指安史此追言天寶之亂兩京陷沒玄宗肅宗播遷于外〔夢弼曰〕本朝再樹立謂代宗時也貞觀太宗年號先王罪己謂肅宗即位嘗下詔痛自刻責）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足名數。多憂

仁

汗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受合馳騖羸瘠且如何魄奪鍼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為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趙曰〕湘水自桂州灘江而下歐云挂水〔鮑曰〕關五嶺坳不通也泥乃計切夢弼曰晉葛洪字稚川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遂將子姪俱行後止於羅浮山蜀志許靖字文休避董卓之難走至交趾後以劉璋招入蜀事先主〔蘇曰〕衡山上有祝融峯〔洙曰〕言老人星以在南極羅浮山則在嶺南也）

望嶽（大曆四年春晚自潭之衡復回潭州作）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嶫相望恭聞魏夫人

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脩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趙〕曰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朱鳥之星也〔洙〕曰書望秩于山川注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禮視三公〔夢弼〕曰淮南子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洙〕曰有虞今則亡謂巡狩之禮亡矣〔趙〕曰渴日望日影出於高峯也義如渴雨之渴五峯祝融紫蓋天柱石廩芙蓉也〔夢弼〕曰岳之諸峯皆朝於祝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鄭〕曰嶫音業山高貌〔田〕曰夫人晉魏舒之女也幼讀書好神仙嘗有四仙人降之書傳其秘術壽終日以材代尸而升天封南嶽夫人治南嶽）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衝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虛霑焦舉爲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洙〕曰騎竹謂騎竹馬也漢景帝子發封長沙王謚曰定賈誼爲長沙王太傅令其廟有井存焉）

（[洙曰]焦本作周後漢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輙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趙曰]鍾鼎謂鳴鐘而食列鼎而烹也）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蹴踘秋千皆清明景物分著二句而將雛遠更自憐然非謂軍典也）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語有渾渾意）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洙曰]劉向別錄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古今藝術圖秋千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趫[師曰]十年蹴踘言軍典也將雛遠謂挈子遠遊也[趙曰]後四句公懷長安而嘆其在湘潭也）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無。（[趙曰]任昉述異記南海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其眼

泣則出珠鮫人即泉仙也又名泉客〔鶴曰〕按史大暦四年三月遣御史稅商錢詩或爲是而作也

發潭州（〔鶴曰〕公自潭之衡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絶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洙曰〕賈傅注見前唐書褚遂良工隸楷大宗令侍書高宗時爲右僕射因諫帝不當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爲后左遷潭州都督）

雙楓浦（〔夢弼曰〕按圖經在潭之瀏陽縣）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材。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地有主。暫借上天迴。（欲尋無主之地傷世狹也〔趙曰〕此詩用乘槎意）

酬郭十五判官（受。〔鶴曰〕公至衡州郭判官自潭寄以詩）

才微歲老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洙曰〕荀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左傳隕石于宋土

隕星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注明月珠也又搜神記驚珠徑寸夜有光明夢弼曰檣洲在長沙郡之香口

杜貟外兄垂示詩因作此寄上

郭受

新詩海内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洙曰賈誼傳長沙卑濕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見津人操舟若神吾問仲尼曰操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習而後能鄭曰世說庾闡作揚都賦成人競傳寫都下為之紙貴）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偉壯可觀）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洙曰禮記諸侯賜斧鉞然後殺夢弼曰李勉鄭惠王之曾孫也）

迴棹

（鶴曰公至衡州畏熱復回將歸襄陽不果竟留於潭）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闌眼。餅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裛沉綿。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迴帆又省牽。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遊意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趙曰〕衡州志衡陽蒸水其氣如蒸水流至湘故曰蒸湘〔鶴曰〕爾雅凍雨夏月暴雨也凍音東〔鄭曰〕裛音邑〔夢弼曰〕沈休文蕭恤碑因遇沉痾綿留氣序〔希曰〕湖南土風唯尚煎茶客至繼以六七故知茗續煎之句蓋紀實也〔趙曰〕漢水峴山在襄陽公懷故鄉〔魯曰〕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而自衡回潭爲順水前後詩可考也〔洙曰〕晉杜預平吳後刻二碑紀其勳蹟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襄沔記王粲宅在萬山之東宅有井史記魯仲連齊人責新垣衍帝秦秦軍爲之却六十里平原君欲封之辭不受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爲書以遺燕將燕將見書自殺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冨事業。無取愧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曛黑。闕月未生天。白團爲我破。華燭蟠長煙。鴰鶡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師〕曰道州南邦也州長曰伯〔夢弼〕曰白團謂扇也〔鄭〕曰鴰古活切鶡何葛切鳥名）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趙〕曰唐志夔州本信州避皇外祖獨孤信攺爲夔〔鶴〕曰按唐志潁、州舊亦爲信州詳詩中海甸及潁川之句當是潁州也）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蒼生今日困。天子嚮時憂。井屋有煙

起。瘡痍無血流。壤歌唯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解龜踰卧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頴川何以醻。塵生形管筆。寒膩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別離同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謨。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

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趙曰〕世紀堯時老人擊壤而歌唯海甸則時淮海無虞也〔洙曰〕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臥轍不許去晉書劉眞長遣一傳教覓張孝廉船漢陳蕃為豫章太守特設一榻以待徐孺子去則縣之〔趙曰〕言王崟之待我如陳蕃之見孺子我將何以醻之乎頴川陳氏郡名謂陳蕃也以比王信州〔洙曰〕詩形管有煒戰國策蘇秦黑貂裘弊〔師曰〕塵生形管筆公自嘆嘗為左拾遺也〔洙曰〕曹子建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又劉孝標廣絕交論煙霏雨散漢書高祖以尉佗平南越使陸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說佗郊迎北面稱臣尉紆物切太史公自序留滯周南〔夢弼曰〕太史乃公自比也〔趙曰〕故人指王信州也〔洙曰〕堯稱陶唐氏淮南子

（盧敖見若士謂曰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外）

哭韋大夫之晉（[鶴曰]按集中大曆二年秋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詩當是韋鎮湖南死於鎮所）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眞不忝。端雅獨翛然。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纏。南過駭蒼卒。北思悄聯綿。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劒欲高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冲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眇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旐泛堂前。䌹幕疑風燕。笳簫急暮蟬。興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事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強詩篇。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洙曰]郇瑕晉地今河中府猗氏縣也左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希曰]士人一作丈人一作大人[洙曰]漢書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劉孝漂廣絶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

删

不見招［鄭曰］馮馮唐也［洙曰］漢書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有鵩飛入誼舍誼自傷以爲壽不能長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氷爲蜀守氷立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師曰］蜀郡人言蜀人思韋之德也［洙曰］吳季札解寶劍繫徐君塚樹詳見前注漢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師曰］綺樓闌樹頂言萬樓之高也闕一作高［鄭曰］幃音繹小幕也［夢弼曰］莊子虛室生白樸賦享虛白之室歸長夜之堂孝廉［夢弼］注見前［夢弼曰］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鶴曰］（江閣近潭州）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秖瘦。長夏想爲情。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甖。［洙曰］彫胡注見前［夢弼曰］（荆湘間有錦帶其苗嫩脆可食春末開花紅白如餅［彥輔曰］錦帶吐綬雞也其肉脆美堪作臛）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洙曰］（漢紀與郡守爲符注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集成

真品

（同舍郎見直不疑傳[趙]曰公嘗爲郎故用同舍）

潭州留別杜貟外院長　韋迢

江畔長沙驛相逢纜客船大名詩獨步小
郡海西偏地濕愁飛鵬天炎畏跕鳶去留
倶失意把臂共潸然（[洙]曰飛鵬跕鳶見前）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慙長者轍重得
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過
鴈看取北來魚（[洙]曰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希]曰衡陽有回鴈峯相傳鴈自此而止[洙]曰古詩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夢]弼曰韋詩相憶無南鴈故公以北來魚戲之盖謂鴈不過衡陽而瀟湘北流也）

早發湘潭寄杜貟外院長　韋迢

北風昨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峯翠湘
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爲郎相憶
無南鴈何時有報章（[趙]曰白首爲郎用馮唐顔駟意[鶴]曰湘漳縣屬潭州韋自湘潭寄詩而公在潭也）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千秋節有感二首（洙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宴百官於花蕚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大歷四年秋至冬潭州作）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劫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夢弼曰左傳鳳鳥氏歷正也鳳紀編生日）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箸。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九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千秋節有感二首（洙曰按唐紀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宴百官於花蕚樓下百官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大曆四年秋至冬潭州作）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生日。龍池塹刼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衢樽不重飲。白首獨餘哀。（夢弼曰左傳鳳鳥氏歷正也鳳紀編生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言禮官書誕節於鳳曆也趙曰明皇居藩邸東有舊井湧爲小池常有雲氣萬龍見開元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爲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然望西南去鄭曰塹七塹切坑也鮑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悉是灰墨後問西域胡僧曰此乃天地劫灰之餘也遹曰金吾將軍常禁衛者趙曰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樽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蕖豔。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夢弼曰明皇雜錄千秋節上宴勤政樓大）

（神賢樂洙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又迫而察之若芙蕖出綠波曹子建詩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張平子西京賦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索昔各切繩也謂走索以爲戲也鶴曰湘水之源自桂州灕江而下經零陵以至下潭也）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檝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

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接天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亦奇題曰後漢龐德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魏文帝爲太子時有七子從之遊皆能詩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宋曰揚雄司馬相如也師曰清鏡中指江上也宋曰）

漢志元豐中芝生甘泉齋房（夢弼曰本一作昨夜舟火滅湘娥謂虞帝二妃也容齋三筆云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殷殷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寄呈蘇渙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已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瓘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儕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成窠高挂惡

（木拔行人百步外目斷鳶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宛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漁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此爲河東之醜慨然起興以下全不相涉）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鄷城客子王季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常孫。引爲賓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時危可仗眞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爲羲和天爲成。用平水土地爲厚。

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曠前後死爲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風后力牧注及亦頗無謂鶴曰按豫章圖經唐王季友鄷城人家貧賣屐博極羣書李勉引爲賓客甚敬之喜爲詩見元結篋中集又按史李勉高祖子鄭王元懿之曾孫以廣德二年爲洪州刺史大曆二年入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四年冬入廣平馮崇道朱濟之亂時公在潭州故有此作夢弼曰按本傳李勉初爲梁州刺史梁屬山南道修可曰説文培塿小土山也培都苟切塿路苟切夢弼曰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洙曰風后力牧乃黃帝之臣也）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恩言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但借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老矣逢迎拙相於契托饒賜錢傾府待争米駐船遙鄰好艱難薄氓心杼柚焦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朝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

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化。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鵩爲鴞。（莫信服爲鴞可也鹿馬不可）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瓢。流年疲蟋蟀。（疲字沉著）體物幸鷦鷯。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洙曰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鶴曰】公之祖母盧氏參謀其族也故云【夢弼曰】公之母鄭氏參謀之母豈以鄭氏耶【洙曰】晉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趙曰】左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僑子產名也鄭好鄭鄭薄言盧之使江陵也當艱難之際杼柚空而民心焦不可多斂以爲鄰好之奉也客心空仲使公自言仲盧爲使星也【洙曰】潘岳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夢弼曰】謝宣遠荅靈運詩牽率酬嘉藻【洙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漢賈誼在長沙有鵩飛入誼舍鵩似鴞不祥鳥也詩蟋蟀在堂歲聿云暮莊子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師曰】滄洲神仙所居之地也【趙曰】左太冲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閬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秪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鬬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

蕩盡一匹無。龍媒眞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顦顇。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廻北狄。羅網羣馬籍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嘆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神内傷。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鴈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經過辨豐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本枝凌歲晚。高義豁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趙曰分源豕韋派言劉與杜同出也左傳）

晉史墨曰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以事孔甲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杜預注云劉累代彭姓豕韋之後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又范宣子曰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劉孝標書年事道盡容髮衰謝宋曰晉張華與雷煥望斗牛間紫氣寶劍之精在豫章豐城華補煥爲豐城令掘獄得石函中有龍泉太阿之劍吳鉤吳王所鑄之金鉤也光武與馮異璽書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劉琨與親舊書常恐祖生先吾着鞭

登舟將適漢陽（鶴曰公欲適漢陽不果迄留潭）

起句如風
兩聯主此
老益傷此拔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塞鴈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趙曰公二月到潭寓居焉故曰春宅宋曰莊子子貢南遊過漢陰見丈人爲圃畦抱甕而出灌子貢曰有械則一日浸百畦爲圃者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

復。悲。歌。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冰置玉壺多。（氣字多字較別）遭亂實漂泊。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撫接自在）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空乃）騫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鶴曰裴虯爲道州刺史蘇侍御時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騄。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

延。授鉞築壇聞意旨。頽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荅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黒白髮。儛劒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洙曰〕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荅曰在儀曰足矣〔蘇曰〕世說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之蒹葭倚玉樹〔鶴曰〕按集中有送裴二尉永嘉詩〔趙曰〕紫燕漢文帝良馬名騄耳周穆王之八駿也〔洙曰〕跋扈猶強梁也後漢質帝目梁冀爲跋扈將軍授鉞築壇言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事也晉武帝時侍御史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獷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又武帝嘗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

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恒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爲勝之禮記更僕注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立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鄭曰】振之人切儛與舞同【趙曰】蘇秦字季子徐穉傳角立傑出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此以言蘇侍御爲李子之雲孫定王城在潭州漁商市亦在【夢弼曰】茅齋蘇所居楚老公自謂漁商市公所寓也有與見前蘇侍御來訪詩序【夢弼曰】楚國先賢傳諸阮居市北而富以車徒每出有輿數十連袂牽車飲酣自若【鶴曰】市北謂商市之北郭南謂定王城郭之南抱甕隱几公自謂也【趙曰】後漢馬融爲大將軍西第頌頗爲正直所羞【鶴曰】此借以喻諸將平安史之亂有功於京師賜第也【洙曰】晉謝安起於東山

奉贈李八丈曛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騄驥
人得有。（得有者不可得有也）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
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
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區區猶歷
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篋
書積誠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
爲偶。所親問淹泊。汎愛惜衰朽。垂白辭南翁。

委身希北叟。眞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荊衡。知音爲回首。（洙曰）神堯唐高祖也（趙曰）騄耳赤驥周穆王之駿也（洙曰）秀氣衝星斗用豐城劒氣事（蘇曰）曹顏遠思友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洙曰）艱難體貴安言於艱難之際能脫畧細務也（夢符曰）陸機文賦文固無取乎冗長長去聲（洙曰）漢匡衡傳匡說詩解人頤（趙曰）莊子庖丁解牛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夢符曰晉史謝安謂郗超爲入幕之賓（洙曰）秉鈞謂作相也詩秉國之鈞漢書項籍使范增說項梁云南翁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班固幽通賦北叟頗識其倚伏用塞翁失馬事事見淮南子史記孔子纍纍然若喪家之狗（趙曰）洞庭長沙荊南衡陽皆相連之地也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洙曰）潘岳閑居賦壽觴舉慈顏和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世說殷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士因附書百許函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

（作致書郵蘇曰右樂府云黃雲暮四合高鳥各分飛寄語遠遊子月圓胡不歸）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夢弼曰建封劉文靜外曾孫也少隨父玠客隱兗州時子美父閑爲兗州司馬有契好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後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見本傳）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汾晉爲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食。後祀何踈蕪。彭城英雄稱。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不謂其序外祖至此）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童丱聯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湖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王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秘駕。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

雲巖。未覺栝柏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洙曰】隋大業中唐高祖鎮大原時劉文靜爲晉陽令裴寂爲晉陽宮監見天下盜起知隋必亡首建議勸帝舉大事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汾晉昔漢高祖起於豐沛故以爲比也【洙曰】漢以蕭曹爲宗臣見本傳贊【夢弼曰】彭城劉氏郡號也【趙曰】詩曰居月諸【洙曰】梁書范雲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駿善駿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於家躬營含歛晉嵇康與山濤結神交康後坐事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巨源濤字也【師曰】公得建封以其子擬之也【夢弼曰】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今以言韋之晉爲湖南而辟建封爲幕客也【洙曰】漢賈誼文帝時上痛哭流涕之書史記樂毅爲燕伐齊燕惠王疑之毅遂降趙惠王遺書謝之毅亦報書焉【趙曰】管葛管仲諸葛亮也【洙曰】漢明帝圖功臣於南宮雲臺十洲記蓬萊山在碧海之中水皆碧故曰碧海）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

（【鶴曰】公之祖母盧氏也韋尚書名之晉）

素幕渡江遠。朱幡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

落　歎

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深衷見士則。雅論在兵機。戎秋乘妖氣。塵沙洛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後代希。對颺期特達。衰朽再芳菲。空裏愁書字。山中疾採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

飛

立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朱曰朱幡丹旐也舊制二千石朱幡鶴曰素幕既渡江而朱幡乃登陸則又非丹旐矣此當是軍校送之者按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每軍一校則別爲幡耳深曰既助葬必執紼詩顛倒裳衣趙曰晉王濬爲龍驤將軍卒葬柏谷中大營塋域獬豸侍御史冠也世說陳仲舉言爲世範行爲士則塵沙落禁圍言吐蕃陷京師也他日掃除非言禦吐蕃不得上策也銅壺更漏也玉帳將軍之帳也洙曰黃閣老三公也漢書匈奴圍高帝於白登七日趙曰言天子雖動詢大臣而莫肯以白登之圍爲慮也晉殷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夷齊隱首陽山採薇而食趙曰撥杯揮杯也夢弼曰要平聲）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公自注伏羲造琴神農作琴舜彈五絃歌南風之篇）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震字無所屬雲川震澤）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寒望。羣雲慘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青岑。鬱鬱冬炎瘴。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鴞禽。興盡纔無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汩没。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爲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所欽。吾安藜不糝。汝貴玉爲琛。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哀傷同庾信。（公自注庾信作哀江南賦）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

向注太拙

麦

獨壽。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夭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學步。（情態深傷）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納流迷浩汗。峻址得嶔岑。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觧。許靖力難任。家事

丹砂訣。無成涕作霖。洙曰史記黃帝名曰軒轅漢律歷志黃帝使伶倫取竹於解谷上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音夢弼曰軒轅之制律所以通八節之氣而調八方之風令風之疾足見律管之錯而不能和諧也洙曰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書注震澤吳太湖名漢馬融好吹笛有長笛賦王粲仲宣登樓賦云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似鴞禽謂鵩鳥也修可曰風俗通汲令應彬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壁上懸赤弩照杯中如蛇宣惡之因得疾郴知之延宣於舊處置酒指曰此弩影

耳宣疾遂瘳〔師曰〕疑惑尊中弩言久病也淹留冠上眷言不用也〔洙曰〕魏辛毗諫文帝帝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趙曰〕漢楊雄校書天祿閣王莽時以獻符命投劉歆子棻於四裔辭所連及使者來收雄雄恐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此以喻昔日論房琯而忤肅宗也〔洙曰〕陸士衡詩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莊子綦奏不瘳〔趙曰〕女與汝通指湖南親友也琛寶也〔趙曰〕陳琳健於章奏曹公讀其檄而頭風愈今公自言就作異於陳琳不能愈風也漢志郎官賜錦帳公嘗爲貟外郎故云莊子是陸沉者也注沉不在水而乃在陸〔洙曰〕張華鷦鷯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漢書王密懷金遺楊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夢弼曰〕公謂諸公嘗餽食賜金也〔師曰〕春草封歸恨言不得歸故封也源花費獨尋言尚避亂也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有疾服藥行以宣導之漢外戚傳許后當娠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以飲皇后后有頃曰我頭涔涔也藥得無有毒乎〔趙曰〕潘岳西征賦夭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瘞於罽切埋也今詳句公必有喪子之禍但無所考矣〔鶴曰〕按元稹志公墓云嗣子宗武病不克葬則宗文爲早世甚明又按公集大曆二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有詩明年出夔二子尚無恙意是年春自潭之衡時喪宗文公在衡畏熱復回潭故下句又用渴死事公與聶令有舊當是瘞宗文於耒陽而後人遂誤以爲公之墳也〔洙曰〕列子夸父逐日於嵎谷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莊子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直匍匐而歸耳

又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鐔音淫劒鼻也［趙曰］詩巧笑倩兮［洙曰］後漢公孫述恃蜀地險自立爲王梁武時侯景舉兵反陷臺城［夢弼曰］北斗長安城也［趙曰］金陵記江南討吏止于傳舍將去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謂無再過之期矣不久復經此地飲此水遂爲昔時之莝刺喉而死故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剉諺又云千里井不反唾疑莝字之誤也［洙曰］左傳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漢楊雄作十二州箴晉葛洪爲句漏令求丹砂以尸解得仙［趙曰］蜀志許靖字文休王朗與靖書曰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公以喩己之南征而嘆力之難任也

燭斜
句法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竟無聞（不待雪字）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鶴曰］桂水注見前南樓在武昌庾亮與諸佐吏共登者必盧送韋尚書赴郴經過此地也）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間字好謂空中或有或無也）帶雨不成花（上句牽對）金錯囊垂罄銀

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公自注）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陳曰）王莽錢名錯刀以金錯其文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洙曰）史記蘇秦字季子嘆曰使我有洛陽負郭二頃田安能佩六國相印乎阮步兵詩沉醉似埋照漢書高祖使使徵盧綰綰稱病不行上怒曰綰果反使樊噲擊綰昭帝時傅介子刺樓蘭王持首還懸之北闕（鶴曰）按史是年十二月桂州人朱濟反容管經略王翃敗之故有此句（希曰）舜葬於九疑山在道州蘇徯適桂州所經從也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并序大曆五年潭州作）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没又六七年矣老病懐舊生意可知今海内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嘆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略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莫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遥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獨以服食取漢中）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夢弼曰高適乾元中刺蜀州永泰元年卒鶴曰公入蜀上元初始有草堂適人）

（日寄詩當在上元二年也［趙曰］按史適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故有瑤墀侍臣及鄠杜失鵰鶚之句鄠杜謂長安帝都也［洙曰］楚辭使湘靈鼓瑟兮漢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此言思漢中王而不得見也魏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善屬文漢淮南王劉安與八公著書言服食神仙事［趙曰］晉向秀傳聞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嵇生游宴之好感音而嘆作思舊賦洙曰宋玉哀屈原作招魂）

人日寄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

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遠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趙曰］身在南蕃無所預謂子美寄居荊楚之地而不預朝政也龍鍾行不進貌遠忝二千石此適自謂爲蜀州也［洙曰］東西南北人用孔子語［趙曰］公嘗有詩云甫也東西南北人）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爲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公自注嚴再領蜀都余後參幕府）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鳬聊暫出。蕭雉只相馴。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公自注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温清之問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太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王典撫孤之情眞所謂一死生不臧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食恩慙鹵莽。鏤骨抱酸辛。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塤篪鳴自、合。金石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曠絶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鴈五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轍中鱗。（趙曰嚴武初鎮蜀蕭使君參其幕府洎嚴之再來也蕭使君自幕府入爲舍人而公爲參謀繼蕭之後故有前後間清塵之句唐制凡詔旨制勑璽書冊命舍人皆起草朱曰王鳬王喬葉令雙鳬事魯恭爲中牟令翟雉馴於桑下又蕭望之爲郎有雉隨車此本用縣令事以云）

使君蕭姓也故兼用望之焉〔鶴曰〕蕭使君嘗宰縣公有蕭明府宴處覓桃栽詩〔脩可曰〕漢書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自是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輙得官爵唯獨任安不去〔趙曰〕禮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注〕獻賀也文子趙武也又左傳楚子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令按趙孟即文子趙武也范武子即隨武子士會也公詩意謂文子家事之所以存者以張老也猶今嚴公之有蕭使君也公記憶用事第以張老爲文子家臣而又以文子之稱范武子家事治語兼用之〔洙曰〕晉嵇康臨詩謂其子曰山公在汝不孤矣〔趙曰〕漢制刺史車畫熊於軾羅江縣屬綿州綿水則成都也漢志尚書郎奏事口含雞舌香公舊爲員外郎而今留滯於江南且多病故有曠絕伏枕及趨雁長卿之句停驂雙闕早則自言致仕之早也〔洙曰〕莊子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何侯曰周昨來中道見車轍中有鮒魚焉曰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奉送二十三舅録事之攝郴州（崔偉）

賢良歸盛族。吾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劉牢又異馬卿作古非）泥塗豈珠玉。環堵但柴荊。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

北至勾漏且南征（渾厚）必見公侯復終聞盜賊平彬州頗涼冷橘井尚凄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徐庶字元直其所與遊者諸葛亮龐士元司馬德操之流朱曰晉書桓玄曰何無忌酷似其舅無忌劉牢之之甥也趙曰林鳥反哺聲言崔舅侍大夫人以行也張華注禽經云慈烏曰烏烏長則反哺其母朱曰永嘉晉年號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趙曰彬州有橘井蘇耽之故宅也詳見前注朱曰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左傳當官而行何强之有也）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才美膺推薦君行佐紀綱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趙曰五嶺注見前寰宇記以湘潭湘鄉湘源爲三湘也朱曰晉山濤典選吏部並得其才其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漢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佗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官送亦千金趙曰此戒魏司直以廉止）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爲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交翻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趙曰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連城之價注謂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璧也蘇曰謝玄暉和登孫權故城詩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大白贈義興宰亦云天子思茂宰希曰山雉江花蓋疊用魯恭馴雉及潘岳種花事以美其之縣也）

同豆盧峰貽主客李貞外賢子棐知字韻

（鄭曰按唐表豆盧姓慕容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因賜以爲氏居昌黎棘城又唐志主客郎中貞外郎各一人掌二王後諸蕃朝見之事屬禮部）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爲○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謝庭瞻不遠○潘省會於斯○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鄭曰吳越春秋干將與歐冶子作劍棌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煉而爲劍定功曰穆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謠曰黃之澤其馬歃玉皇人壽穀漢書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賈復顧兒謂弟曰此吾宗大宛）

見也一日千里亦可田曰曹子建七啓云符采照燭魏文帝車渠椀賦發符采而揚榮趙曰傳玄乘輿馬賦曰符來橫發大率言符光雜糅也洙曰左傳鄭文公妾燕姞夢天使與已蘭而生穆公名之曰蘭晉郄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故及第者謂之折桂本此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晉謝安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往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趙曰晉潘岳秋興賦以太尉掾寓直于散騎之省今公乃工部員外郎李乃主客員外郎盧亦必省郎之官故云潘省會於斯夢弼曰樂府有鳳將雛曲洙曰鹿皮翁注見前卷

歸鴈二首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夢弼曰衡陽有回鴈峰鴈至此不過遇春而回希曰公在南而鴈北飛故曰背人洙曰鴈足繫書用蘇武事）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驟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小寒食舟中作

（鶴曰公在潭率舟居小寒食如小至謂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人字他本作辰字 輕似

一日也

佳人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題曰鶡冠隱者之冠也見袁淑眞隱傳舊注引漢輿服志以爲虎賁武騎之冠非也范元實詩眼云沈佺期云雪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皆不免蹈襲然亦未易優劣也公谷曰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之詩也雲卿得意於此故屢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佺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又曰前人詩有水面船如天上坐杜公改一春字而精神炯然可謂點鉄成金邵氏聞見録云或以沈雲卿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中果何本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處穿花

落水益霑巾。（〔洙曰〕古詩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金鐙下山紅日晚。（金鐙馬鐙也）牙檣捩柂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夢弼曰〕著直略切觸也〔趙曰〕漢書王褒傳齧膝〔注云〕良馬低頭至膝故曰齧膝〔洙曰〕朱建明善相馬魏文帝將出取馬入建閱曰此馬今日死矣及將乘馬惡香齧帝膝帝怒遂使殺之漢馬援南征交趾後又擊五溪蠻夷晉書葛強山簡愛將也〔夢弼曰〕廣韻鐙都鄧切鞍鐙也埤蒼云檣帆柱也檣尾銳如牙故曰牙檣〔師曰〕柂所以正船捩柂曰捩〔鄭曰〕捩力結切拗也〔趙曰〕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注〕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以唐氣朔考之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以清明值上巳則祓除之義尤明）

贈韋七贊善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

（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孝贊善必見素之後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與公若京兆人）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公自注斗魁下兩兩相比爲三台）時論同歸尺五天。（公自注俚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煙。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洙曰杜陵韋曲地名未央宮名並在長安　師曰塞悉則切　洙曰句踐既滅吳范蠡扁舟泛五湖）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旁舟檝。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折。（折字是）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趙曰古樂府能花勾引落蘂　趙曰公嘗有生憎柳絮白於綿之句赤憎猶生憎皆方言也　洙曰不作不來掇一作折　鶴曰爾雅鵙伯勞也）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修可曰盛弘之荆州記長沙西岸有祿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峰乃嶽山七十二峰之數曰湘西古渡登岸夾徑喬松泉澗盤繞諸峰疊秀下瞰湘江岳麓寺道林寺岳麓書院皆在焉）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清涼倶。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廻三足烏。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

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公自注宋之問之貶也塗經於此有詩尚在壁間〔洙曰〕玉泉地名洞庭在岳州之前赤沙湖在永州〔趙曰〕阿彌陀經極樂國王常作天樂晝夜六時雨曼陁羅華楞嚴經雪山大力白牛食其山中肥膩香草〔洙曰〕釋書有共命鳥二首一身三足鳥言寺額金榜有回鸞反鵲之勢也天台賦涉海則方丈蓬萊玄圃乃崑崙也張騫傳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騫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屈原卜居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趙曰〕桃源在今鼎州易制度言其宮室村略也易去聲〔洙曰〕橘洲湘江中四洲之一夏中水泛惟此不沒上多美橘故名老宿僧之年臘高者〔夢弼曰〕野客樊本作謝客謝靈運字客子爲永嘉太守性好山水肆意遊遨嘗於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太守王琇驚駭謂山賊不知爲靈運也何顒當作周顒詳見上嶢崒寺詩何顒好不忘〔洙曰〕一重一掩山也有如吾肺腑然〔希曰〕山谷跋此句云山鳥山花共友于易一吾字便覺不逮洪駒甫云謂兄弟爲友于者歌後語也）

奉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于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洙曰〕郇瑕晉地魏略侍御史簪白筆立殿陛書過以記不）

（法趙曰把臂言往別鄣瑕之時也師曰按百越言葵察楚越之郡趙曰漢書鄧通以擢船爲黃頭郎注云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詩或記典或紀事託名不必商於不商於也鮑曰商於乃張儀欺楚王之地楚世家注商城在於水中也商州也皆屬楚蔡百世曰此潭州詩主將謂崔瓘也時爲臧玠所殺侯景之亂景軍皆白馬青袍故云朱曰商或作傷趙曰商於當作傷於按商於山名在號州與此潭州之亂無相干斷不可楚詞哀郢涕潺湲其若霰）

能品

入衡州

（鶴曰公在潭以臧玠之亂遂入衡州按史是年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團練使崔瓘據潭州爲亂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衡州刺史陽濟各出軍討之）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素於圓

鑿方。寡妻從爲郡。兀者安堵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怨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燋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胼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

傷心人語

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妒。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問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公自注蘇生侍御渙〕勇

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
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
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雖謂郴爲清涼州可也）諸舅
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
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輿長。下流匪珠玉。擇
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公自注謂相張
鎬）柴荊寄樂土。鵬路觀翺翔。（趙曰漢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
漢官威儀洙曰易師卦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左傳瑾瑜匿瑕國君含垢金湯謂金城

湯池也楚詞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趙曰苦節士指崔瓘也按本傳崔瓘以士行修謹累大曆中爲湖南觀察使將吏寬弛不奉法少以禮法繩之下多怨者寡妻從爲郡元者安堵猶言寡妻平日遣[illegible]自從崔太守爲郡之後如元者安於堵墻之下不復驚動也元惡指臧玠也以崔瓘謹守府庫不能賜予裨將卒伍衣食不繼遂聚謀而爲亂也夢弼曰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趙曰書天道福善禍淫又明徵定保鄭曰莊子手足胼胝胼蒲眠切胝張尼切皮厚也郴丑林切郴州也秦屬長沙郡夢弼曰雲鳥埤言城高也埤部弭切或曰埤當作陴趙曰史表旗亭注市樓也立旗於上故名烽櫓者設烽燧於櫓也櫓者城上守望樓隍者城下之壕也漢書舜遊岩廊之上注殿下小屋也希）

章

曰漢書將軍爲國柱石又御史號獨坐風霜則御史之任特裴端公虬爲道州刺史陽中丞濟爲衡州刺史故云洙曰漢游俠傳劇孟以俠顯吳楚七國反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覽若一敵國云司馬相如字長卿有子虛上林賦二世及大人四賦夢弼曰史記張儀願爲門闌之廝又白起爲秦將善用兵趙曰劇孟馬卿以比刺史白起以比蘇渙渙爲人勇銳時在崔瓘幕夢弼曰易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趙曰郴州橘井已見前注又有馬嶺山亦名蘇仙山蘇耽入山學道其母往闞之見其乘白馬飄然故又謂之白馬嶺其上有壇夢弼曰時公之舅崔偉攝郴州公欲往依之詳符注見前洙曰南史江總字總持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勵名重當世尤所鍾愛晉謝安放情丘壑每游賞以妓女從趙曰我師稽叔夜公自言欲放曠懶散如嵇康也樂土謂郴州也鵬路翱翔謂衡州刺史也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

媿爲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當帳下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刄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疾辭。胡然泊湘岸。入舟雖苦熱。垢膩可

溉灌痛彼道邊人。形骸攺昏旦。中丞連帥職。封内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載霄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偏裨表三上。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闕。迴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守職甚昭焕。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筭。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歎。（趙曰舊本作反掌蔡伯世作反當字是蓋公自言平生有經世之心而反當脹下之難不能一叱白刃使散乃自以爲媿矣帳下指臧玠賢良指崔瓘也洙曰道邊形骸謂遇亂而死者趙曰中丞謂衡州刺史陽濟夢符曰漢書注上游水之上流也趙曰時澧州刺史楊子琳出兵同討臧玠故云上游兵也見後呈聶令詩中公自注田曰南圖字見莊子趙曰御史相呼爲端公時李勉自御史中丞出爲廣州刺史亦以兵討玠夢符曰老子天下神器後漢章帝時宋意上疏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

（幹弱枝也趙曰陸機文賦叩寂寞而求音）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鶴曰裴虬時爲道州刺史同平臧玠之亂）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憑雷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洙曰本一作南極伏波銅柱注見前趙曰武王代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

幹蠱蒼皐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illegible]）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趙曰旄頭胡星見晉天文志昴爲旄頭紫微帝宮也甚紫微言其位在此謂言安史之亂也洙曰漢書文翁爲蜀郡守興學宮以教蜀人從桃鸞肅兒曹子爲延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也詩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師曰曰紀紀里切綱也髣髴味切采曰史記子夏居西河殺授爲魏文侯師西河公謂采詩之官倦於跋涉而不來采吾詩吾之詩如史官載筆尚可備圖史之失墜也

朱鳳行

（鶴曰此詩爲衡州刺史陽濟作也時濟攝連帥之職以討臧玠之亂）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

江詩得代懐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
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
屬江漲泊于方田（鄭曰耒陽衡州屬縣）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耻義士烈女家風流
吾賢紹昨見狄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
後屈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瀚麾
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旐孤舟增鬱鬱僻路殊
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

愁當置清醥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子美將死猶憤憤詩興在北坑趙殊不衰颯此豈甘以醉飽失身命者）方行郴岍靜
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
消息眞開顏憩亭沼（公自注時臧玠殺崔瓘長沙擾亂聞崔侍御潩乞師于洪府師已至袁州比揚中丞子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洙曰史記刺客傳聶政殺韓相俠累而自死其姊嫈伏尸哭極哀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師曰狄相孫謂狄仁傑孫兼謩也南史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武帝語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當師事之）（趙曰本作前期蔡伯世本作前朝爲是豈聶令之父或

老年的摟

祖嘗任翰林之職乎羔以沼切大水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浩溔潢漾〔鄭曰〕醥普沼切酒清曰醥〔洙曰〕漢司馬相如作喻巴蜀檄秦武安侯白起破趙坑其降卒四十萬人〔夢弼曰〕公謂臧玠之徒不可以言諭宜悉坑之也〔鶴曰〕按史云公至耒陽聶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今以詩考之公是秋下洞庭欲歸襄陽尚有別湖南幕府親交及過洞庭湖詩其誣不足攻也

長沙送李十一銜（〔鶴曰〕公時在衡復回次潭蓋欲歸襄陽也）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說畫轉暢）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眞忝竊（自引李杜亦戇）朔雲寒菊倍離憂（〔鶴曰〕西康州即同谷縣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是年爲十二秋矣〔薛曰〕尚方賜履公嘗爲左拾遺故云〔洙曰〕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久留漢陳重雷義結交時稱如膠漆之堅左傳趙孟謝絳縣老人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靈帝時黨事起杜密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時人稱李杜焉以前有李固杜喬又范滂詣獄與毋訣毋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注云李膺杜密也）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舊曰是秋公將北首卒於潭岳之間蓋云竟以寓卒濱於岳陽）

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

禁愁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

誰憫弊貂裘

過洞庭湖（黎曰洪玉甫云此詩蜀人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王直方詩話亦載其說）

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

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

直欲泛仙槎

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 [illegibl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